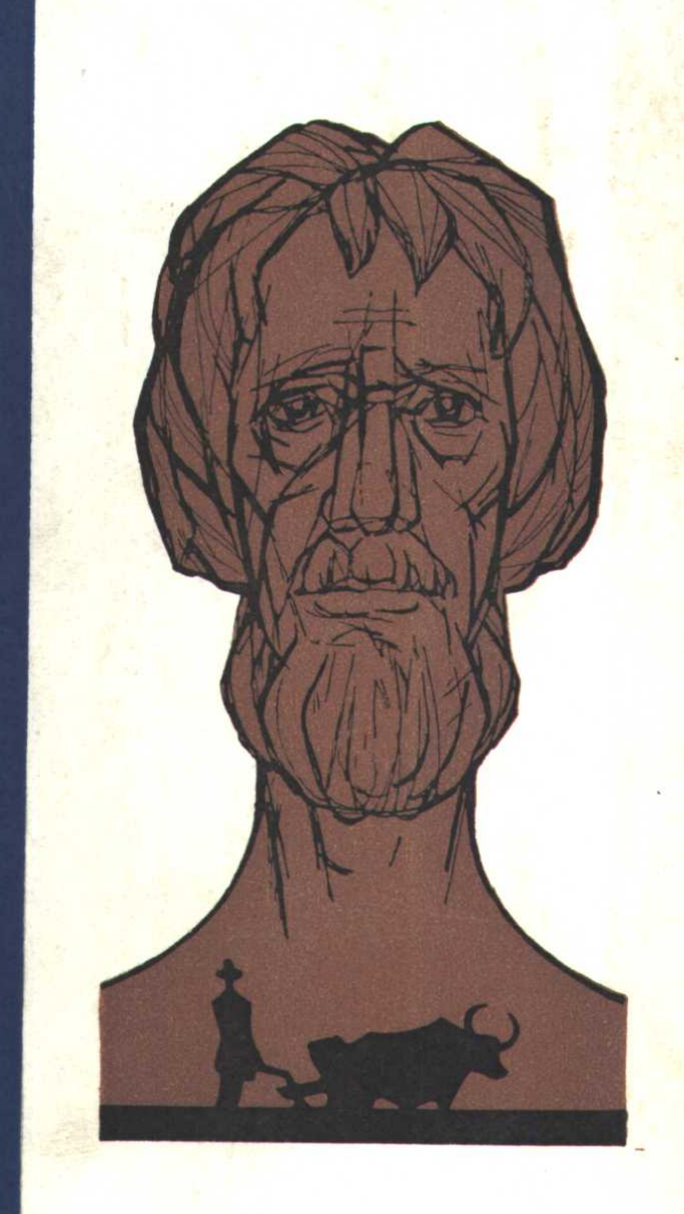
农民

第四卷 夏





莱蒙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波〕莱蒙特著

农　　民

第 四 卷

夏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Ladislas Reymont
THE PEASANTS

本书根据 Alfred A. Knopf, New York,1925 年版英译本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农　　民

第四卷　夏

〔波兰〕莱蒙特著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25　插页 5　字数 228,000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6,300 册
书号：10188·202　　定价：（五）1.15元

第一章

玛蒂亚斯·波利那就这样死了。

拉帕发出可怕的猖猖绝叫和号啕大哭，纵身扑到门上，叫人开门放它进去，这就把睡在屋子里、趁礼拜日休息一下的人们都吵醒了，然后它拉拉人们的衣服，往外跑几步，又回过头来瞧瞧人们是否跟它跑去，这就使汉卡终于有所觉察。

“去吧，犹兹卡，瞧瞧那狗要我们去干啥。”

犹兹卡高高兴兴地跟着狗跑出去，一路上跳跳蹦蹦的。

狗把犹兹卡带到了她父亲的尸体旁边。

犹兹卡一看到尸体，就发出可怕的尖厉的叫喊声，她们因此立刻都跑了出来，发现波利那浑身冰凉僵硬，脸朝下俯伏着，就象他临终时那样，双臂举成十字形，保持最后一次祈祷的姿态。

她们把尸体抬到屋子里，仍旧要设法把波利那救活。

千方百计的抢救，都毫无效果，躺在她们面前的是一具尸体，只不过是一具尸体罢了。

迸发出了一片辛酸凄楚的哭声：汉卡呼天抢地，哭得空气都震动了；犹兹卡哭得也厉害，不亚于汉卡，她还把脑袋往墙上猛撞；维蒂克和小家伙们放声恸哭，拉帕在屋子外边又是哀号又是吠叫。只有彼特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看了太阳一眼，就回到马厩里上床睡觉去了。

玛蒂亚斯如今躺在榻上，笔直僵硬，毫无生气，仿佛一块晒

干的泥土，或是一棵斫倒的树木。他握紧的拳头里仍旧捏着一小撮沙土。眼睛睁得大大的，远眺着天国某处，流露出一种惊喜的神色。

然而，从尸体上散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是那末凄凉，那末悲哀彻骨，使她们不得不用被单把尸体覆盖起来。

波利那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村。太阳才升到屋顶的上空，吊丧的人们便接二连三地涌来了，他们掀起被单，仔细端详他的眼睛，并且跪下来为他祈祷。其余的人，亲眼看到实际的例子，感到天主主宰着人的生命，心中敬畏有加，站在那里绞着双手默默哀悼。

与此同时，守丧的人们的哭泣声，继续不断地回响着。

接着，安姆勃罗司到了，他把大伙儿撵到屋子外面，关上门，同雅姑斯叮卡以及爬进门来在尸体旁边祷告的阿伽沙一起合作，动手为死者最后一次效劳。他总是心甘情愿为死者效劳的，往往还讲不少机智俏皮的话，但是这一回啊，他不知怎么的感到心情沉重。

"任何人的幸福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安姆勃罗司一边给波利那脱掉衣服，一边叨咕道。"每逢死神心血来潮，她就揪住你的颈子，打你耳光；而你呢，一咽气，就被弄到'神父的牛棚'里；可有什么人抗拒得了死神呢？"

甚至雅姑斯叮卡也是悲伤的，她用很沉痛的心情说道："可怜的人！在这个人世间，他们毫不关心照顾他，他还不如死了的好！"

"真的吗？那末，是谁做了什么损害他的事呢？"

"难道他们对待他是挺好的吗？"

"世界上谁又是万事称心如意的呢？咳，哪怕是大地主，国

王，也得遭难受苦啊。”

“他可既不必挨饿，又不必受冻；此外我们就没法说了。”

“啊，好奶奶，挨饿又算得了什么？心病折磨人，可厉害得多了。”

“确实如此。我经历过这种痛苦。雅格娜使他心都碎了，他自己的子女也没放过他。”

“不过，”阿伽沙打断了她自己正念着的祷告，插嘴道，“他也有好的子女，他们并没做对不起他的事。”

雅姑斯叮卡暴躁地冲着阿伽沙说道：“念你的祷告吧！你，就数你最好。吓，她始终都在听人讲话，难道她还会为死人哼挽歌吗？”

“请问，如果他的子女都是不好的，他们会这样为他痛哭吗？你倒听听他们的哭声！”

“如果他留给你这么多财产，你就会哭得惊天动地了！”

这时安姆勃罗司插嘴了。“别说话了，”他说；“雅格娜来了。”

雅格娜急匆匆地走进来，却呆呆地站在房间中央，一动也不动，连话也说不出来。

他们正在给尸体穿上干净衬衫。

“啊！……咽气了？”雅格娜终于说道，眼睛盯住波利那瞧着。恐惧揪住了她的咽喉，也揪住了她的心；她浑身血液冰冷，几乎气也透不过来。

“他们没告诉你？”安姆勃罗司问道。

“我在母亲家里睡觉：维蒂克现在才来叫我的。他确实死了？真的死了？”她踅近波利那，突然发问道。

“我在给他穿衣服，当然不是为了大喜，而是为了大殓！”

雅格娜听不明白，她脚步蹒跚，把身体靠在墙上。她以为自

己正在沉沉大睡，被梦魇纠缠住了。

她有好几次离开房间，但总是出去了又回来了：要想避而不看尸体是办不到的。她几次三番跳起身来想跑出去，然而她还是待下来守灵了。有时候，她一直跑到篱笆边，视而不见地越过田野远眺；或者，她就坐在茅屋外边，却又同那个房间和犹兹卡挨得较近。犹兹卡正在哭泣，扯着头发，老是在哀号：

"我的爸爸啊，我的去世的爸爸啊！去世了啊！"

里里外外是一大片嚎咷痛哭和呜咽抽泣的声音。在所有守丧的人中间，唯独雅格娜与众不同，她虽然四肢发抖，肺腑深处心潮起伏，却掉不下一滴眼泪，发不出一声哭泣。她只是来回蹀躞，眼睛阴郁地发光，表情严峻而又惶恐。

幸亏汉卡不久就克服了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的状态，她虽然涕泪滂沱，倒还能照料一切，铁匠和他的妻子到来时，她已镇静自若了。

玛格达哭泣；铁匠问起老头儿去世的详情，汉卡一一说给他们听了。

"天主耶稣让他去世得那末轻易，倒是件好事。"

"可怜的老人家！他往田野里跑，是想逃避死神的追逐啊！"

"昨天晚上我去看他，他还跟平常一样安静。"

"难道他不说话？一句话也不说？"铁匠擦着没有泪水的眼睛，问道。

"一句话也不说。我替他盖上鸭绒被子，喂他喝了点东西，就走开了。"

"走开了吗？那末他是独个儿起床的了！如果有人在那儿看护着他，也许他还不会死呢，"玛格达哭哭啼啼地说道。

"雅格娜睡在她母亲家里。她老是睡在母亲家里，眼前老婆

子病得很厉害啊。”

“这是必然如此的！——如今果然如此了！”铁匠说道。“这三个多月他一直是半死不活。不论是谁生这种病，也都是没法儿治好的，还不如让他快点死掉。他不再受苦了，让我们为此感谢天主吧。”

“是呀，你也很清楚，刚得病的那些日子里，请医生和抓药吃，我们也花了不少钱……可是全都不管用啊。”

“啊！”玛格达哀叹道；“他是个多么好的农民，多么能干的人才！”

“我感到最伤心的是，安蒂克回家时就看不到活着的老人了。”

“安蒂克不是小孩子了，不见得会因此就哭鼻子的——你还是考虑考虑办葬礼的事吧。”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咳，可惜罗赫现在恰巧出去了。”

“没有罗赫我们也能办。不要发愁：我会照料一切的，”铁匠答道。

铁匠露出一副愁眉苦脸，但，当他动手帮助安姆勃罗司折叠死人的衣服时，显然是在用假面具掩盖着某种隐蔽的动机。他在杂物间一束束毛线和零星东西之间找寻了好久；然后他又爬上梯子去——他说是去找那挂在高处的靴子。这家伙象一副手提风箱似的气喘吁吁，却快嘴快舌地为死者祷告，念得比阿伽沙还响，而且不断地追叙着死者的善行德行。但，与此同时，他的眼睛却在房间里东张西望，他的手却滑到枕头底下去了，或是伸到垫子的稻草里去摸索了。

雅姑斯可卡终于尖酸刻薄地说道：“你是特意在寻找什么东

西吗？”

“如果你不寻，就找不到了！”他回答道。于是他就公开地搜寻起来了。米哈尔从风琴师家急急忙忙赶来催安姆勃罗司回去，可是有人来到也丝毫阻挡不了铁匠的搜索。

“安姆勃罗司，马上就来啊：四个婴儿在教堂里等着受洗礼呢。”

“让婴儿等着吧，我必须首先把波利那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不，安姆勃罗司，你还是去的好，”铁匠说，一心想把安姆勃罗司摆脱掉。

“我自告奋勇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我不会不久又去殡殓另一个象波利那这样的人的。米哈尔，你替我在教堂里对付一下吧，”他转过来对那少年补充道，“让教父、教母们拿着点亮的蜡烛，绕着圣坛转圈子：他们会投给你好多戈比呢。”接着又瞧不起地说道：“怎么？你要当风琴师呢，可你连一场简单的洗礼仪式也还应付不了？”

这时汉卡带马秀进来，量量波利那的身材，好给他做棺材。

“别舍不得木料，把他最终的宿舍做得大一点吧，”安姆勃罗司用悲伤的语调说道，“让这可怜的人至少在死后享点福吧！”

“主啊，主啊！”雅姑斯叮卡小声儿说道，“他活着的时候，田地很多，还嫌不够；现在死了，四块棺材板就很够了！”

阿伽沙中断了祷告，泪水满面，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是个有田有地的人，就要象个有田有地的人那样下葬；但，有些可怜的人，却不知道要死在哪家哪户的篱笆下呢……愿永恒之光照耀你，愿——”她又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

马秀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他量过波利那的身材，作了个

祷告，便出去了。虽然这天是安息日，他却立刻动手干活。必要的工具，茅屋里一应齐全；几块干燥的栎木板，原是早就准备下了的，堆在楼上。马秀立刻在果园里安排了一个工作场地，卖力地干着活儿——而且使那奉命给他当助手的彼特，也出力干活。

天早已破晓了，太阳发出欢乐的灼灼欲燃的光芒。自从早餐时刻以来，天气已经十分炎热；整个儿田野和果园，都在慢慢地沉浸到白濛濛的沸腾的水蒸气里沐浴了。

有些地方，憔悴无力的树木微微抖动着叶子，就象为炎热所苦的鸟儿扑动翅膀一样。安息日的闲散气氛弥漫全村。燕子在池水面上飞掠而过，大车把邻村的人们载往教堂，在车子后面扬起尘埃如云；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不时有一辆车子在波利那家门口停下，有人透过打开的门窗朝屋内探望，向坐在那儿的凄凄凉凉的一家子致意，并且发出沉重的叹息。

安姆勃罗司快马加鞭，赶紧把出殡大殓的准备工作搞好：过不了多久，床搁到果园里，床上的被褥摊在篱笆上晾着；接着他就叫汉卡把杜松果拿来熏陈尸室。

但这时候汉卡却什么也没听见。她擦掉眼睛里最后的泪水，正朝着大路望过去，一心指望她随时可以看到安蒂克回来。

但，时间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过去，安蒂克却并不回来，汉卡想打发彼特到城里去打听安蒂克的消息。

“不要去，”别列察反对道，他从薇隆卡家来，刚走进门；“他打听不到消息的，只不过叫马辛苦一趟罢了。”

“可是警察局里总有些消息的。”

“准有消息；可是警察局礼拜天不办公。再说呢，如果手掌里弄不到油水，他们是啥也不会告诉你的。”

“唉！”汉卡对她的小姑诉苦道，“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唷，将来安蒂克还会使你感到芒刺在背呢，”铁匠嗤之以鼻地说道，迅速对坐在屋檐下的雅格娜看了一眼。他搜索钱财毫无结果，激起了一股无名火，恶狠狠地补充道：“他的两腿，必定因为戴脚镣而变得僵硬了；所以，他怎么能赶紧回家来呢？”

汉卡什么也没有回答，重新又跑出去看望大路。

弥撒钟声响起来的时候，安姆勃罗司嘱咐维蒂克几句，就上教堂去了。他叫维蒂克好好地给死人的靴子擦点儿油，因为靴子干燥得发硬，没法儿给死人穿到脚上去。

铁匠同马秀一起到村子里去了，茅屋里只留下妇女和维蒂克。维蒂克忙碌地给靴子擦油，拿到火上去烘软，有时候朝着犹兹卡那边儿瞧上一眼；犹兹卡的呜咽在逐渐微弱下去。

如今大路上压根儿没有什么动静，人们都在教堂里做礼拜；在波利那家里，除了阿伽沙在为死者念连祷外，也听不到什么声音。祈祷声如鸟儿啁啾，与杜松的烟氲一同冉冉升腾；雅姑斯叮卡正用杜松熏着茅屋和过道。

她们听到礼拜开始了。赞美诗从教堂里飘扬开来，在正午的寂静中清晰可闻，高音调的起伏有致的风琴声，也传到了她们的耳边，愉快而又悠远。

汉卡在屋子里安静不下来，所以她走到篱笆边踏脚墩附近，想在那儿把祷告念完。

“死了，死了，死了！”念珠在她的指缝间慢慢滑过去时，她心中这样沉思。——但她仅仅是用嘴唇在祷告罢了，她的脑子里，她的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惑不解的想法，而忧惧也不少。

“三十二英亩土地。还有牧场。一小块森林。偏屋和牲畜！”她长吁一声，爱惜地对她面前广阔的田地看了一眼。

“如果我们能花点儿钱把他们打发掉，把所有的土地都抓在手里，就象当年安蒂克他爹的光景，那有多好啊！”

骄傲和野心充满了她的灵魂；她朝着太阳凝望，无所畏惧地微笑，继续数着念珠祷告，胸中洋溢着称心如意的希望。

“不，我哪怕一半土地也决不放弃。一半房屋也是我的。我的那些奶牛，别人连一头也休想弄走！”

她就这样思量盘算了好久，一面念着祷告，用泪眼对那些土地瞧了又瞧。土地披一身阳光，仿佛是一袭金线织成的衣服。在那些土地上，黑麦欣欣向荣，锈红色的垂倒的麦穗摇摇摆摆；一块块颜色较深的大麦田在阳光中熠熠生辉，滋润而又微光闪烁；鲜明碧绿的燕麦（中间星星点点地撒满了开着黄花的杂草），在干燥的炎热里微微颤动；繁花盛开的紫云英，象一块血红的头巾似的铺陈在山坡上，一只大鸟张开翅膀，平衡身体，在紫云英上空往来滑翔；蚕豆开着白花千朵，兀立在那儿守护着土豆的幼苗；洼地里有几块亚麻田，小巧的花朵发出璀璨的蓝色，象是孩子在眩目的光芒里眨巴着的眼睛。

一切是那末美丽得惊人！在此期间，太阳愈来愈炽烈了；而温暖的微风，饱含着无数鲜艳花朵的芳香，以生气勃勃的力量，从田野里吹拂过来，使人心旷神怡。

“本乡本村的土地啊，神圣的、最最神圣的土地啊！”她一面说，一面俯下身子亲吻土地。

她听见教堂里的朗朗钟声在空气中回荡。

“亲爱的耶稣啊！一切，呀，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她热烈地喃喃低语，重又做起祷告来了。

但她听到附近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望。樱桃树下站着雅格娜，她身体靠在格子篱笆上，正陷在不愉

快的沉思里。

“咳，从来没有片刻的安宁！”汉卡叹息道；因为，一看见雅格娜，不由得勾起了尖锐刺心的回忆——象扎手的荨麻一样尖锐啊。

“是啊，还有移赠给她的土地。那可是事实！可不么，整整六英亩土地！啊，这贼！”她转脸不看雅格娜，可是她再也作不成祷告了。过去的日子里所吃的亏所遭的难，都涌上了心头，它们就象猎狗，不仅狂吠，而且猛咬，搞得她烦恼痛苦之至。

中午不久就过去了；原来畏缩的影子再一次地从树底下和房子附近爬出来了。稍稍向阳俯倒的麦子田里，纺织娘发出轻微而又尖锐的乐声；断断续续地，还有甲虫营营而鸣，或是鹌鹑扬声高啭。而气温却愈来愈热不可耐了。

大弥撒现在结束了，妇女们从教堂里出来，到池塘边脱掉鞋子，打破了汉卡独自一人的安静；大路上人和车子挤得满满的，汉卡这就回屋子去了。

波利那的遗体终于小殓就绪，供人吊唁了。

他躺在房间中央一条宽阔的板凳上，身上盖着一块布，四周是点燃的蜡烛。已经替他洗过身体，梳过头发，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但他的面颊上被安姆勃罗司的剃刀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已用一小片纸头遮住了。给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白色的带兜儿外套（为了同雅格娜举行婚礼特地缝制的），条纹裤子，以及差不多是全新的靴子。他辛劳过度的枯槁的双手里，捧着钦斯托霍瓦圣母像。

遗体旁边摆了一大桶冷水，使空气保持清凉；瓦片上放着正在熏烧的杜松果，吐出一股芳香的烟，使房间里弥漫着淡蓝的雾气，透过烟雾，令人畏惧的死之威严，朦胧中隐约可见。

玛蒂亚斯·波利那，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能干的人，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一个世代相传的农民——列普卡村第一号头面人物，他的遗体就这样默默地躺在那儿，供人吊唁。

他准备好了，快要离开了，快要同他的亲属和一切他所认识的人们告别，踏上伟大的征途了。

他的灵魂已经在天主的审判席前通过了，如今在烛光、烟氤和不断的祈祷声中，无力地微笑着躺在那儿的，不过是他的衰朽的肉体，不过是他的灵魂一度居住过的空虚的躯壳罢了。

接着是人们排成没完没了的队伍前来吊唁，有的叹息，有的捶胸，有的沉思，有的哭泣；人们压抑的呜咽和低声耳语，仿佛秋雨淅沥。人们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没有穷尽似的；富的和穷的，少的和老的，男的和女的，全列普卡村的人都来了。

虽然天气晴朗喜人，波利那的去世，却使整个村子变得阴郁和凄凉；人人感到深切的悲哀，大家对于“人人难逃一死的不幸命运”都在议论纷纷。

死者生前的朋友，许多人在屋子里踟蹰不去，有些主妇留了下来，要想用朴素的慰问语言，安慰汉卡和玛格达和犹兹卡，结果却由衷地同她们一起哀悼和哭泣了。

没有人同雅格娜说过一言半语。虽然雅格娜其实也不在乎主妇们的同情，但被她们这样难堪地丢在一边，她还是觉得痛苦；所以，她走到园子里，坐在那儿听马秀乒乒乓乓地钉棺材板。

“这个活宝啊！”乡长老婆在雅格娜背后嗤之以鼻地说道，“她倒居然大胆露脸了！”

“啊，随她去吧！”另一个主妇说道，“现在可没有工夫来考虑她的罪行。”

“是呀，让天主耶稣去管吧，天主以后会对罪行作出审判

的，"汉卡软心肠地补充道。

"至于你说的辛酸事儿，乡长会大大酬谢她的，"铁匠冷笑一声，说道；磨坊老板请他去，他就走了。也亏得如此，因为主妇十分恼火，象只火鸡，正准备向他扑过来呢。

铁匠发出一阵狞笑，匆匆忙忙地走掉了。其他的人留下来谈话，可是谈话没精打采，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心中悲伤，一部分是因为热得厉害。天气也确实太热了，所有的花卉草木都蔫儿了，墙上流泪似的渗出树脂来。

突然，听到了一声悠长而痛苦的牛鸣；一个农民赶着一头母牛，在池塘对岸经过。

农民紧拉着牛绳，他们默默地在一旁呆看。

"我猜得出，是把这母牛拉到神父的公牛那儿去配种，"雅姑斯叮卡说；但是没有人对她说的话发生兴趣。

晚祷的钟声响了，人们同汉卡告别。汉卡派维蒂克去请铁匠，要铁匠和她一同去找神父，讲好波利那葬礼的费用。维蒂克一忽儿就回来了，说是铁匠正同大地主和磨坊老板一起商量事情，一块儿吃着茶点哩，他的马儿系在门外，在树荫底下搔扒着土地。

"铁匠同大地主商量事情！——多新鲜的事儿！"但汉卡等不及了，她穿上最好的衣服，由玛格达陪伴着上神父家去。

神父在院子里，捎口讯说他愿在那儿接见她们。

神父坐在树荫下，靠近篱笆。院子中央，离农民用绳子拉紧的一头漂亮母牛不远，有一头强壮的花公牛正绕着母牛打转转；神父的长工拉着链子的一头，费劲地把公牛拉住，不放它乱闯。

"伐莱克！稍为等一下：公牛还没有准备好，"神父大声叫道。然后，神父擦擦他光秃秃的脑袋，招呼汉卡她们过来，问起

波利那的去世，以最大的仁慈安慰她们。但，当她们问起葬礼的费用时，他就打断她们的话，不耐烦地说道：

“这些事情以后再谈。我又不是什么敲榨勒索的人。玛蒂亚斯是村子里最大的农民；他不能草草下葬。不，我告诉你们，不能草草了事，”他粗暴地重复道，他的作风就是这样。

她们拥抱他的双脚，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啊！”神父突然喊道，“你们这些小流氓！我一定要揍你们！瞧他们，这些坏孩子！”神父是在对风琴师的儿子们说话，他们正偷偷摸摸地在篱笆外探头偷看——“哦，你们看我的公牛怎么样啊？”

“一头壮健的牲口！”汉卡答道：“比磨坊老板的牲口好！”

“这两头牲口大不相同啊，就象公牛和货车大不相同一样！你们瞧瞧这公牛！”神父和她们一起走近公牛，他拍拍公牛的侧腹，如今它正在逼近母牛了。

“啊，多么好的颈子！多么好的背脊！多么壮健的胸膛！多么好的喉头垂肉呀！”神父大声喊道，兴奋得气也透不过来了。“嘿，这不是公牛，简直是美洲野牛！”

“的确，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一头牛！”

“是啊，你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一头荷兰纯种公牛。花了我三百个卢布呢。”

“要那么大的价钱？”她们惊异地叫了起来。

“三百个卢布，一个戈比也不少。伐莱克，让它去吧……不过现在要小心；母牛是微不足道的——马上就要给它配种了……是呀，公牛可是非常昂贵的。但另一方面，列普卡村的人，如果他们想要有头等品种的牛犊儿，就得付给我至少一个卢布，再加十戈比给长工的小账！——磨坊老板是恼火了，可我讨厌他

的公牛生出来的那些可怜巴巴的牲口。——哦，那就跑开吧！”神父看到妇女们难为情地转过脸去了，便这样说道。妇女们动身时，他在她们背后叫唤道：“明天我们把遗体运到教堂里去！”农民手忙脚乱，控制不了他的母牛，神父就上去帮忙。

“用不了多少时候，你就会为了一头你生平从未见过的小牛犊儿，跑来感谢我的。——伐莱克，带公牛去休息一会儿……尽管事实上它可以根本无需休息……区区小事，算不了什么！”神父吹牛道。

汉卡她们到风琴师家里去，因为她们必须同他达成单独协议。她们不得不在他家里喝咖啡，喝过之后又谈判了好些时候，所以她们回家时，牲口也都在回来了。

雅赛克先生含着烟斗吞云吐雾，同马秀一起站在门廊里。雅赛克要想聘请马秀帮斯泰和盖房子，可是马秀似乎不怎么乐意受聘，不愿把话说定。

“至于锯木板，那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于盖房子……难道我懂行吗？我对故乡已经感到腻味了，也许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不，我没法儿把事情说定，”他这样说的时候，眼睛瞅着雅格娜；她正在牛棚外给母牛挤奶。

“那末，我明儿早上把棺材做好，然后我们可以来商量这件事情，”他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雅赛克先生走进陈放波利那遗体的房间，热情地为他作着长长的祷告，擦了好多泪水。后来他对汉卡说道：“但愿他的儿子就跟他一模一样！他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波兰人；他同我们一起参加起义；他自觉自愿参加的。我亲眼看见他战斗的：他打击敌人毫不留情。咳！他丧失生命，是由于我们的缘故啊！……我们该死。”他补充道，仿佛是在跟自己说话似的。汉卡虽然不

大懂得他说的所有的话，然而他的言语之间洋溢着仁慈之情，使她感激万分，她和身倒在他的足边，拥抱他的双足。

“别这样！”他愤愤地嚷道。“如果和你们不是平等相处，我成了什么人呢？”

雅赛克对波利那再看了一下，在蜡烛上点着了烟斗，便离开这个地方，刚走进过道的铁匠向他打招呼，他也没管理。

“嘿，今儿个这么傲慢？”铁匠嚷嚷道；不过，因为他正兴高采烈，这点儿失礼也没怎么惹恼了他。铁匠坐到他的老婆身边，悄悄儿地同她说道：

“玛格达，有件事你非知道不可，大地主正在设法同我们村子妥协——而且指望我给他帮忙。当然啦，我要捞它一大笔。可是，你别声张！我的老婆，关于这件事，连一句悄悄话也不能说：这可是件大事啊。”

铁匠这就上酒店去了，他邀请人们到酒店去同他商量大事。

沿着西边地平线上的那一片天空，看上去象是一大张生锈的铁皮，只有很少的几块云仍在上方发出金色的光芒。

大家做完黄昏时的所有家务，便在遗体周围聚拢来了。在波利那的脑袋附近，点燃了愈来愈多的蜡烛；安姆勃罗司再三地剪短蜡烛芯子，照着书本唱赞美诗；所有在场的人也都随声唱和，一个接一个地饮泣和痛哭。

邻居们也来了，但由于屋子里很闷热，都留在屋子外面，一面跪下，一面哼着连祷文中冗长而悲伤的曲调。

这一切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时大家都回去休息了，只留下安姆勃罗司和阿伽沙守灵到天明。

他们两人守灵，开头还高声唱着赞美诗。可是，当周围的一切声音和活动都停止的时候，他们就感到昏昏欲睡了；接着，甚

至拉帕走进来舔它主人的靴子，也没有把他们吵醒。

子夜前后，天地万物都变得黑暗异常，压根儿没有一颗星星发亮。而且，到处是一片深沉、死寂的静默，除了树木轻微的飒飒声，或是遥远的、消失在远方的某种怪声（不是叫嚷呼唤，也不是轰然碰撞之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打破这种寂静。

此时此刻，列普卡村家家户户都没有灯光了，只有波利那家还被苍白的烛光所照亮；在黄色的烛焰下，恰好看得见遗体，只是被缭绕香烟弄得模模糊糊，仿佛是透过一团淡蓝色的雾霭所看到的。不过，安姆勃罗司和阿伽沙，脑袋垂倒在遗体上，两个人都在呼呼大睡哩。

短促的夏夜不久就过去了，仿佛赶紧要在第一声鸡啼以前离开似的。所有的蜡烛，一支复一支地都熄灭了，只剩下最大的那一支蜡烛，仍在吐着长长的摇摇晃晃的火焰，象是一片金叶。

灰白色的、雾气濛濛的曙光，终于照进房间，照到波利那的脸上来了，他仿佛多少有点儿从沉沉酣睡中醒过来了，正在谛听着雏鸟第一声啁啾，并且透过没有血色的眼皮凝望着依然遥远的黎明。

此刻，池塘发出叹息之声，池水慵倦地荡漾着。森林开始黑沉沉地显现，看上去象是拥抱着大地的连绵黑云。正在消融的夜透出磷光，分散在这儿那儿的零星树木，清晰地露出形体，映衬着正在亮起来的地平线，象是一簇簇黝黑的羽毛，而第一阵早晨的清风也吹过来了，戏弄着果园里的树木，并且在睡在户外的人们的耳朵里喃喃细语哩。

然而，睁开眼睛醒来的还是少数，因为人多少有点儿疲倦，礼拜日或是赶集以后，往往是这样的。

于是，雾霭沉沉的白天来临了，虽然太阳尚未升起，却有云

雀朗诵晨祷，流水潺潺欢歌，麦子响起丰富多采的乐声；不多一会儿，又有羊咩咩哀鸣，鹅嘎嘎叫嚷，人声此呼彼应，门轧轧地响，马萧萧地嘶，以及起身于日常工作的人们熙来攘往的声音。但，波利那家的房子里却还是一切都静悄悄的。

她们正在沉睡，绞得她们心痛肠断的悲哀，把她们压垮了。

风从打开的门窗里吹进来，嘘嘘地吹动老人的头发，拂得最后一支蜡烛的火焰前后左右乱晃。

波利那象一块石头似的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不再打算亲自出马赶紧干活，也不再打算督促别人辛勤劳动了。如今他对一切召唤都永远不闻不问了！

风正在大起来，以更大的力量穿过果园，使树木摇摇晃晃，簌簌作响，忽东忽西，忽俯忽仰，似乎要透过窗子，偷偷地瞧瞧波利那灰白色的脸。修长苗条的蜀葵也是要瞧瞧波利那，它弯下身子，俯向窗口，同脸颊渲红的乡村少女煞是相象。时刻有一只蜜蜂从大地主的蜂房飞到这屋子里来看看，或者是一只蝴蝶借着烛光来瞧上一眼；一只燕子犹犹豫豫地发出呢喃的鸣声，窜进了屋子又窜了出去；还有苍蝇、大甲虫以及各种昆虫也都要进来。所以，房间里充满了一种寂寞的嗡嗡嘈嘈、唧唧哝哝的声音——所有这些昆虫的声音，都在反反复复地念道：

“死了——死了——他死了！”

太阳升起来了——一个巨大的又红又热的圆球，它使所有这些昆虫的声音都沉寂下去了；然后，太阳又突然把它辉煌灿烂的、万能的、给万物以生机的脸遮掩起来，藏在浓厚的雾霭后面了。

世界蔚为灰白色；顷刻之间开始沛然降下温暖的小雨点，不久就听到雨点落在每一块田地每一个果园里的声音，淅淅沥沥，

响个不停。

大路凉爽起来了，散发出独特的雨水的气味；众鸟尽情高唱，表示欢迎；世界沐浴在淡灰色的、颤抖着的、濛濛细雨里；干渴的麦田，萎缩的叶子，树木，喉咙干燥的小溪，烤干的泥块——都在酣畅地痛饮，而且在默默地吐露感谢之情。

“多谢了，雨水兄弟！多谢了，雨云姐妹！我们大家都感谢你们！”

睡在打开的窗子附近的汉卡，第一个被洒在她脸上的雨点弄醒了，她立刻跑到马棚去。

“起来，彼特！雨来了。——跑去把苜蓿堆成锥形小堆。快！要不苜蓿就会发热霉烂了！——还有维蒂克，你这懒孩子！把我们家的牛赶到田野里去。别人家的牛，现在都在外边了。”汉卡一边说话，一边把鹅从棚子里放出来，鹅儿就赶紧跑到池塘里去欢乐地泼水戏水了。

汉卡正这样忙着的时候，铁匠来了；他们一起商量定当一件事情：为了准备明天举行葬礼的酒席，该到镇上去买哪些东西。铁匠拿了钱；但坐上车要走的时候，他唤住汉卡，悄悄说道：

“汉卡，分一半给我吧；关于你盗取老头儿的钱的事，我就决不泄漏一个字！”

汉卡的脸涨得象甜菜根一样地红，她怒气冲冲地大声嚷道：

“你要说什么，你就说去吧，去说给全世界听吧！——瞧这家伙！他以为大家都象他一样呢！”

铁匠捻着胡子，瞪眼瞧她，接着就驱车走了。

汉卡确实很忙，不久就听见她在到处发号施令的声音。

在波利那遗体的两边，又点了两支新的蜡烛，遗体上铺了一条被单。阿伽沙继续不断地祷告着，隔一会儿就在炽热的煤上

添些杜松果。

早饭以后，雅格娜从她母亲家里回来了，不过，她对死人十分害怕，一直没有走进房间，只是在屋子外边徘徊，瞧马秀做棺材。他刚把钉子敲好，正要在棺材盖上添个白十字时，看到了她：站在马棚门口，一声不响，心中十分哀恸地瞅着漆黑的棺材盖。

“雅格娜啊！”他同情地悄悄说道，“现在你是个寡妇了——是个寡妇了！”

“是，是，我是！”她用凄凉的克制的声音答道。

他觉得她十分可怜：那末憔悴，那末苍白，那末神色凄然，象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

“这是常见的命运啊！”他庄严地对她说道。

“寡妇！寡妇！”她反复说道。泪水涌到她深蓝色的眼睛里；深沉的叹息发自她的肺腑。她跑到外边儿雨水之中大哭特哭，汉卡出来把她拖回屋子里去。

“哭有什么用呢？我们也受不了啊。可是，对于你，一个孤零零的寡妇，这倒确实是个更大的打击，”汉卡软心肠地说道。

雅姑斯叮卡总是那个老样子，她在这时插嘴道：

“哭个死去活来吧！不过，一年还没有过完，我就要为你唱一支新婚燕尔的歌，唱得你如痴如狂地跳起舞来。”

“说这样的笑话，现在可不合时宜！”汉卡责备道。

“我说的是实情；不是笑话！唉呀，难道她不是富裕、美貌、年青吗？把男人们从身边赶走，她需要有根粗大的棍子才行呢！”

汉卡出去给猪洗澡，眼睛沿着大路张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她疑虑重重地想道，“原说是礼拜六要释放安蒂克的：今儿个礼拜一了，可他音讯全无！”

但她没有时间沉思默想。把其余的干草翻一翻，把刚割的苜蓿全部堆成锥形小堆，都需要她帮上一手，因为雨一直没有停过，正倾泻而下哩。

黄昏时分，神父同风琴师以及兄弟会的人来了，拿着点亮的蜡烛，来把波利那的遗体放进棺材里去。马秀把棺材盖钉好，神父念了些祷告，在棺材上洒了些圣水，人们便列成队伍把棺材送到教堂里去了，这时候安姆勃罗司敲着丧钟。

她们回到家里时，屋子里是多么空虚，寂静得多么可怕啊！犹兹卡精神上完全垮了。汉卡说：

"好多日子以来，他就象一具尸体一样了，可我们还是觉得有个主人和我们在一起！"

"不过，安蒂克就要回来了，"雅姑斯叮卡安慰她道，"那时就又有一个主人了！"

"但愿不久就如此！"她叹息道。

可是，因为下雨天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赶紧把眼泪抹了。"来吧，好人们！"她大声说道。"如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死了，他也是象石沉大海——永远捞不上来了；土地可不等人，咱们必须劳动、耕地。"

于是汉卡就把大家带去替土豆幼苗壅土。犹兹卡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婴儿，因为她悲不自胜，害病了。拉帕经常在她身边，瞧着她，还有维蒂克的鹳鸟，它缩起一只脚，独立在门廊里，仿佛守卫似的。

倾盆大雨下了好久，雨又猛又暖，所以这时候众鸟都停止歌唱，所有的野兽都默默地静听着倾泻而下的雨水的汩汩潺潺之声。只有鹅儿兴高采烈地在冒泡的水坑里游来游去，发出一片喧闹的声音。

“明儿一定是天气晴朗，”人们说道，他们从田野里回来，看到太阳在黄昏时明晃晃地照耀着，还用它那火红的眼睛偷看乡村哩。

“但愿明天仍旧下雨才好！对我们说来，雨水抵得上黄金万两！”

“可不吗，我们的土豆幼苗差点儿都毁了。”

“燕麦也干旱得厉害啊！”

“如今看来光景要转好了。”

“如果能接连下它三天雨，那就好了！”

大雨一直不停地落到夜间，农民们心情愉快，站在茅屋外呼吸着凉爽的芬芳馥郁的空气。同时，古尔巴司家的小子正怂恿男女儿童冲将出来，到邻近的高地上去点燃“索博特基”篝火。但是天气不作美，那天晚上只有几堆篝火在树林边缘闪烁生光。

维蒂克很想叫犹兹卡同他一起去参加“索博特基”篝火活动，可是犹兹卡说：“我不愿去。如今，我可没有心情玩儿……对世界上任何事情，我都提不起兴致来！”

维蒂克还是竭力怂恿她去。“咱们只是燃起一堆篝火，纵身跳过篝火……这就重新回家来了。”

“不去！而且你也得待在家里：你出去的话，汉卡会知道的。”她吓唬他道。

不过，维蒂克还是去了——而且很晚才回家，没赶上晚饭，肚子很饿，十分狼狈地溅得浑身都是泥浆，因为雨始终在下个不停。事实上，雨到第二天举行葬礼的时候才停。

即使是这个时候，天气也是多云有雾，把青翠欲滴的田野映衬得更美。田野里到处有纤细的银色溪水流贯其间。天气是新鲜、清凉、愉快的：土地浸透吸饱了雨水，似乎有强大的生命力在

发酵。

教区神父主持谢恩安灵弥撒。他后来由坐在圣堂两边靠背长椅上的斯伍皮亚的神父和风琴师陪伴着，用拉丁语唱着 Officium Defunctorum。波利那的遗体高陈在灵柩台上，处在点燃着的烛林之间。全村的人恭而敬之地跪在遗体四周，作着祷告，谛听着拖长的忧伤的挽歌——挽歌时而象恐怖的叫喊，使他们心惊肉跳，不寒而栗；时而吐出压抑的泣不成声的单音，低沉的痛彻心肺的呜咽，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时而又以超凡入圣的狂喜之情，响遏行云，仿佛是处于永恒的幸福之境的天使唱的赞美诗；于是听众们就会擦掉他们的眼泪，或者发出一阵怎么也控制不住的哭泣。

仪式进行了整整一个钟点。最后，安姆勃罗司从烛台上取下蜡烛，分给会众们；神父在遗体前作罢祷告，便一面绕着遗体行走，一面摇晃着他的银香炉，使得周围的空气里都有蓝色的烟氤缭绕。然后，神父把圣水洒在遗体上，并以十字架为前导，向教堂大门走去。

接着，教堂里发出一片混乱的呼天抢地、嚎咷大哭、呜咽啜泣的喧声，这时候，几个最有地位的庄稼汉，扛着棺材，把它抬到门外的车子上。装棺材的大篓子里塞满了麦秸。雅姑斯叮卡用一块干净的麻布包好一只大面包，偷偷地把它丢在棺材底下——不然的话，神父们就会看见，就会阻挡这个迷信的举动。

凄凉的丧钟响了，黑旗举起来了，火光闪烁摇晃。斯泰和举起了十字架，两个神父吟诵道：

愿上帝怜悯我……

可怕的曲调，死的赞歌——无穷的悲哀的挽歌——开始呜呜咽咽地唱起来了，他们向墓地走去。

仪仗的前头是绣着骷髅和大腿骨的黑旗，飘飘荡荡，象一头恐怖的鸟，后头是银色的十字架，长长的一列手持圣烛的人们，最后是穿着黑色斗篷式长袍的神父们。

然后出现的是抬得高高的、一目了然的棺材，大声痛哭的居丧的人们，而全村的人们走在最后，悲哀凄凉，一言不发。甚至连病人和瘸子也都来送丧了。

空中灰色的云低垂，几乎要压在白杨树顶上了，云纹丝不动，仿佛专心听着人们唱赞歌。轻风吹拂过来的时候，树木对着棺材洒下了泪水，而田里的麦子弯倒了腰，好象是对那永远离开它们的主人鞠躬致敬。

挽歌同呻吟的钟声一起在空中荡漾，把死一般的寂静渗透到听众的心里；当居丧的人痛哭流涕的时候，旗帜悠悠飘扬，车轮轧轧作响——而云雀在遥远的田野里高唱。

赞美歌① 再一次地响起来了，对那些在场的人们，在感情上产生了魔术般的效果。

他们的心仿佛已经奄奄一息；他们的眼睛茫然若失地从大地之上瞧到灰色的天空，请求天主怜悯。随着情绪的紧张，他们的脸色愈来愈苍白；他们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不止一个人从他土色的嘴唇里吐出低声的祷告，并伴之以沉重的叹息、捶胸以及由衷的悔罪。而在大家的心头，都压着一种损失无可挽回的沉重之感，一种苦恼无穷之感，这就带来了深切的哀思，因而他们都情不自禁、放声大哭了。

---

① 拉丁语译本第五十一篇《赞美歌》，其第一句即："愿上帝怜悯我……"

他们沉思默想着人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人的种种努力都毫无结果；人的生活、欢乐、财产、希望全然是空虚——统统不过是烟云、尘灰、幻想和虚无罢了！——人出于愚蠢，把自己看得比任何人都高明——其实他不过是一丝微风，谁也不知道它从哪儿吹来，为什么要吹，又吹向哪儿；人，哪怕是全世界的皇帝，享受到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幸福，也难免一死；如此说来，人的灵魂又干么要拖上一个麻木不仁的肉体呢？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人们列队行走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他们以不可言说的苦恼的眼色，瞧着周围苍翠的田野，他们的脸绷得紧紧的，他们的灵魂在身体里颤抖。

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十分明白：他们的安身之所，唯一的安身之所，就在天主无限的善意和仁慈之中。

愿我主大发慈悲！……

神秘的拉丁文，好比一块块冻硬的泥土，落在他们的心上；当他们一路往前走时，他们本能地低头谛听这吟诵之声，正如人们必须对铁石心肠的死亡之镰低头一样。如今，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产生了完全听天由命的情绪——他们置之度外，漫不经意，就象他们所看见的、在附近田里露出来的灰色顽石一样，就象休耕地和开花的牧场一样，就象随时可能遭到雷击火焚、却勇敢地昂首仰望天国、默诵着欢乐的生命之歌的高大树木一样。

他们就这样地穿过全村，每个人都出神地思索着生死大事，感到仿佛是独自一人在无垠的沙漠里似的，并且以他心灵的眼

睛，幻见了他的祖祖辈辈给抬到墓地去的情景。如今穿过白杨树粗大的树干，望得见墓地了。

如今，在凄凉的钟声里，看到墓地的全景了。墓地隆起在麦田中间，一丛丛的树木，一个个的十字架和一个个的坟墓——在他们的面前敞开着世世代代都要渐渐掉下去的、可怕而贪婪的深渊。他们透过雨丝朦胧的空气凝望，自以为能看见家家户户在把棺材抬出来，出丧的行列在条条大路上蠕蠕移动，人人都在为失去亲爱的人哭泣呜咽，全世界充满哭声，淹没在辛酸的泪水里。

他们已经转了弯，折至教堂墓地的小巷里时，大地主也跟着他们来了，他下了马车，徒步伴送棺材——这倒有点儿难办，因为小巷很狭窄，两旁围着麦田的地方密密地种上了白桦树。

神父唱完赞美诗时，由雅格娜搀扶着的多米尼柯娃（她弯着腰走路，眼睛差不多瞎了），尽她力所能及，唱起诗篇来了："天主居住在……"他们都怀着热烈的虔诚之情同声唱和，表明自己对天主无限信任，并借以安慰自己的沮丧情绪。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墓园。

庄稼汉里的头挑人物扛着棺材，大地主在他们沿着黄色小径走过时亲手帮助抬了一下；他们走过草地、十字架、坟墓，来到小礼拜堂后、刚才在榛树和接骨木丛之间挖出来的墓穴跟前。

看到墓穴，哭声又迸发出来了，更加响了。墓穴周围都是旗帜和圣烛，人们围拢来，寒心地凝望着空虚的沙坑。

神父登上了挖出来的沙所垒成的沙堆，转了个身，提高嗓门儿对人们说道：

"基督徒和列普卡村的村民们！"

所有的声音立刻都静下来了，只听得遥远的钟声和犹兹卡

的呜咽声。犹兹卡伸出两臂扑在她父亲的棺材上，抱住棺材不放。

神父吸鼻烟，擦掉眼睛里的泪水，这样说道：

“兄弟们，今天你们在埋葬的是谁？我问你们，是谁？

“你们会回答我，葬的是玛蒂亚斯·波利那。

“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现在所埋葬的，也是你们的最体面的庄稼汉，一个诚实的人，教会的真正的儿子。

“我认识他多年了，我可以证明，他一生嘉言懿行，为人表率，虔信宗教，经常忏悔，定期领圣体，热心帮助穷人。

“哎，他热心帮助穷人，”神父加重语气重复道，然后停下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神父一停，哭声就更加响亮地迸发出来了。神父用悲伤的音调重新说下去：

“可怜的玛蒂亚斯！他再也不和我们在一起了！

“他去世了！——被死神攫走了，这狼为它自己在羊群中挑选了最好的公羊——在大天白日，毫无阻挡地把他攫走了。

“仿佛闪电击中高大的树木，把它一劈为二，残酷的死神之手就这样地把他打倒了。

“不过，正如《圣经》所说，他还没有死。

“因为，你们瞧，他这个来自尘世的游魂，站在天堂的大门口，敲着门，可怜地叫喊着，请求让他进门，圣彼得终于问他道：

“‘哦，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我是列普卡的波利那；我求天主怜悯……’

“‘怎么！你的兄弟竟折磨得你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统统都要禀告你的，圣彼得，’玛蒂亚斯说，‘不过请你先开一点儿门，好让我在天主仁慈的温暖里稍稍暖一下身体，因

为我在尘世逗留之后，浑身都冰冷了。’

“所以圣彼得把门稍为打开了一点儿，但还不让波利那进去。他说：

“‘现在你把真相说给我听吧，因为说谎的人谁也不能在这儿骗人。——好人，你大胆地说吧，说说你为什么离开了尘世。’

“玛蒂亚斯这就跪了下来，因为他听到天使唱歌，小小的铃声朗朗，就象举行举扬圣体弥撒时一样。他垂泪答道：

“‘我要道出真相，甚至就象忏悔一样。瞧哪，我再也不能在尘世待下去了。人与人相处就好象狼一样，吵架成风，大闹纠纷，犯违逆天主的重罪。

“‘圣彼得啊，他们不是人，不是具有人性的人，简直可以说是疯狗……你瞧，他们作恶多端，我无法把他们所作的恶统统讲出来……

“‘服从，丢掉了；诚实，丢掉了；种种仁德也都丢得干干净净了！弟弟起来反对他的哥哥，孩子起来反对他的父亲，妻子起来反对她的丈夫，仆人起来反对他的主人。他们既不尊重耆老，又不尊重高位显职，甚至对神父的圣职也不加尊重——他们再也不尊重任何事物了。

“‘恶魔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心；在恶魔的统治下，淫乱，酗酒，仇恨，日益滋长。

“‘恶棍受恶棍驱使，那驱策小恶棍的恶棍，又受大恶棍的鞭策，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伙！

“‘到处是诡计、欺诈、残酷的压迫和大胆的偷盗！你手里的东西才放下，别人就立刻把它抢走！

“‘他们放出他们的牲口，在你最好的牧场上吃草，把牧草践踏糟蹋得不成样子。

“‘即使你只有一片土地，他们也会抢去，当作自己的田地耕耘！

“‘只要让一只家禽跑出你的园子，他们就立刻把它抓走了！

“‘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喝伏特卡，做不干净的丑事，把礼拜天主抛在脑后。他们是异教徒，谋杀基督徒的人，而他们的帮凶犹太人，若论诚实可靠和敬畏天主，倒胜过他们几十倍呢。’

“这时圣彼得打断了波利那的话，问道：‘啊，你们列普卡教区竟是这样的吗？’

“‘也许别处也好不了，但哪儿也不比列普卡村更糟。’

“于是圣彼得拍了一下巴掌，眼睛里闪出炯炯的光彩。他把拳头伸向下界，开言道：

“‘列普卡村的人们啊，你们竟是这个样子的吗？竟是这样可恶的无耻之徒，比德国佬还要糟糕的异教徒吗？你们拥有良田，土地肥沃，还有牧场和草地，一部分森林，你们竟这样自卑自贱吗？咳，你们成了无赖了，面包吃多了，人倒养肥了！——我一定要把你们的恶德败行告诉天主，从此天主就要严厉处置你们了！’

“玛蒂亚斯本是个好人，他竭力为他村子里的人们求情；但圣彼得发怒了，他顿着足，大声喊道：

“‘不要为他们说好话，一句好话也不要说：他们是恶棍，他们统统是恶棍！我告诉你一件事：叫这些犹大的子孙在三个礼拜之内改悔，修苦行，不然的话，我就要用饥饿、火灾和疾病严惩他们，叫这些流氓知道我的厉害，牢记不忘！’”

神父用同样的毫不留情的方式继续讲道，以天主的震怒威胁着人们，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全体会众发出悔悟的呜咽，以捶胸表示懊丧不迭。

过了一会儿，神父又讲到了去世的波利那，指出波利那是为了大家的缘故而丧生的；他在讲道结束时呼吁大家和睦相处，不要犯罪作恶，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回要挨到谁听候天主的严厉审判。

有人看到连大地主也擦了一下泪水。

下葬的仪式一结束，神父便跟大地主一起走了。砰的一声，棺材沉重地下放到墓穴里，沙土开始忽喇喇地倾泻在棺材上；这时候，爆发出了一阵暴风雨般的哭喊声，一阵震耳欲聋的嚎咷声，即使是铁石心肠，也要为之酸鼻的。

犹兹卡放声大哭；玛格达、汉卡、所有的近亲和远亲，甚至还有许多毫无亲戚关系的人，也都大哭了。雅格娜尖声痛哭，其声音之高，不亚于哭得最响的人；她觉得有什么东西揪住了她的心，撕裂着她的人，弄得她如疯如狂，不能自已。

“啊！啊！现在她哇哇地哭了：可她平时老是拿丈夫恶作剧呀！”有人偷偷地议论道，普洛希柯娃擦擦眼泪，说道：

“她很想讨她们的欢心，免得被赶出家门。”

“难道她以为她们都是大傻瓜，她这样一哭，就能使她们受骗上当了吗？”风琴师的老婆直捷爽快地评论道。

雅格娜完全没有留意旁人的说三道四。她伸开四肢躺在一个沙堆上，疯狂地嚎咷大哭，心里感到仿佛那些隆隆地倾泻而下的沉重泥块，如今正倒在她的身上，而那么悲痛地鸣响的丧钟是为她而敲的，人们那么悲伤地哭泣也是为她而发的。

村民们这时开始走散了：有的人临行时停步跪下，为某些死去的亲人祷告；有的人在坟墓之间徘徊，满脑子是凄凉的哀思；有的人在这里那里逗留未去，因为他们看到汉卡和铁匠正在按规矩邀请送葬者去吃丧事筵席。

坟墓上的泥土打结实了，黑色的十字架也插在坟上了，大家便三五成群地跟着居丧的人回到家里去，他们低声谈话，安慰她们，有时还掉眼泪。

屋子里已准备就绪，靠壁摆着一列桌子和高背长椅；客人们一坐下来，面包和伏特卡便端到他们面前。

客人们开头喝得很有礼貌，稍为撕点儿面包吃。风琴师念了一段合适相宜的祷告，大家为死者吟唱连祷，只是在铁匠巡回倒酒、雅姑斯叮卡给大家添面包时，才停顿一下。

妇女们同汉卡一起聚集在另一个房间里，喝茶，吃甜点心；由风琴师的妻子带头，她们唱着悲哀的伤心的曲调，弄得果树园里的母鸡也咯咯咯地叫起来了。客人们就这样且吃且喝，肃然起敬地追忆去世的波利那，为之垂泪哭泣，为他的灵魂唱虔诚的赞美歌——适合于这样的场合、这样的人物的赞美歌。

汉卡毫不吝惜食物和伏特卡，她慷慨地劝大家大吃大喝。正午时分，许多人都想走了，却端上来了一盆牛奶煮风肉，接着又端上来了卷心菜豌豆烤肉。

"别的人家，" 波莱斯劳斯的老婆悄悄说道："哪怕是结婚的酒席，也没有这样讲究的菜啊。"

"确实如此；不过，他留给她们好大一宗遗产呢！"

"而且必定有一笔现款。"

"铁匠讲过，现款曾经藏在这屋子里——可是失踪了。"

"哎，铁匠还诉苦呢；不过，老头儿把钱藏在哪儿，铁匠肚子里是完全清楚的。"

风琴师这时有点儿酩酊了，他站起身来，手中拿着酒杯，用十分夸张的辞句，引证了不少拉丁语录，来恭维赞颂已故的波利那，人们尽管听不懂他讲的话，还是痛哭流涕一番，就象他们听

到弄不明白的讲道时便痛哭流涕一样。

人声热闹起来了，脸渐渐泛红了，人们用绝妙的方式叮当碰杯了：有人伸出一只手摸索杯子，伸出另一条胳膊抱住邻居的颈子，口中可怜地罗罗唆唆、结结巴巴地说话。有人还竭力保持那种适宜丧葬场合的悲伤语调，然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大家都找上自己喜欢的同伴，万分亲热地说着话儿，再三地干杯祝酒。

只有安姆勃罗司那天跟他平日不一样。他确实喝得不比任何人少，不，说不定还比任何人多，他已经尽他的酒量喝过了；可他这时垂头丧气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擦着眼泪，沉重地叹着气。

有几个客人千方百计要把他弄得心情愉快。

"别拉我了，我没有心思寻欢作乐，"他叨咕道，"我不久就要死了。就要死了！对着我呜呜哭叫的，看来只有狗了，说不定还有个老太婆会为我敲敲破罐子吧，"他说话含糊，呜呜咽咽地哭了。

"是呀，玛蒂亚斯受洗礼时，我在场；他第一次结婚时，我闹得可欢呢。他的父亲，也是我埋葬的。啊，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主啊！还有好多人，是我把他们埋到坟里，给他们敲响丧钟的啊！现在是轮到我去世的时候了！"

安姆勃罗司突然站起身来，跑到果树园里去了。维蒂克后来告诉大家：老头儿在茅屋背后坐了下来，哭了好久好久。

不过，安姆勃罗司可不是大家十分关切的人。而且正当黄昏临近时，神父由大地主陪伴着，出乎意外地走进门来了。

神父安慰遗族，拍拍孩子们的脑袋，喝了点犹兹卡给他沏的茶；大地主在同各色人等寒暄几句之后，接过铁匠递给他的酒杯，祝大家身体健康，并且对汉卡说道：

"若论谁有理由为玛蒂亚斯的去世而悲痛，那当然要数我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就可能同列普卡村取得协议了。"他扫了周围一眼，提高声音补充道，"而且说不定我甚至会同意你们所有的要求。然而，我去跟谁谈妥条件呢？我同专员①风马牛不相及；你们这些人中间，如今也没有人能代表列普卡村的。"

村民们十分注意地听着，对大地主讲的每一个字，都掂了掂分量。

大地主讲了一些时候，提了几个问题；他要是对墙壁说话，效果也差不多。没有人想到要随意鼓舌或开口说话。

村民们只是点点头，搔搔脑袋，我看你，你看我……最后，大地主看到他无法打破猜疑谨慎的障碍，便跟着神父走了，所有的来客都送他到门口。

村民们的惊异和惶惑，在大地主走了以后，才从嘴里吐露出来。

"啊唷！大地主居然亲自参加农民的葬礼！"

"他讨好我们；看来他是有求于我们，"普洛希卡说。

克莱姆巴为大地主辩护。"为什么他不可以作为朋友来访呢？"

"你年纪活了一大把，可没长智慧。什么时候大地主作为朋友到农民家里来过？你倒说说看：什么时候？"

"他既然很想订立协议，必定还怀着什么鬼胎。"

"不过是他比我们更需要协议罢了。"

"我们有办法把事情拖延下去！"喝醉了的西可拉大声说道。

"你也许有办法拖延；我们大家可不行！"乡长的弟弟格利哥

---

① 指俄罗斯沙皇政府的代表。

里愤愤地嚷道。

人人都亮出他自己的观点，他们开始吵起来了。

“让大地主先放弃木材和森林地，然后我们就可以和他达成协议。”

“我们根本无需这么办。法庭就要判决了，一切都会依法归我们所有的！”

“这狗娘的！让他去要饭吧；他活该如此！”

“因为犹太人把他克住了，你瞧，他就呜呜咽咽地来求我们农民帮忙了！”

“从前大地主只是一个劲儿地吆喝：‘庄稼汉！给我让路，不然就留神我的鞭子！’”

这时有个喝得大醉的人大声喊道：“我跟你们说：永远别相信大地主；大地主和大地主之类的人物，都只会千方百计地坑害我们农民。”

这时铁匠高声说道：“农民们，听我的话吧——听我这识时务的话吧！如果大地主要同我们讲和、订个协议，那就无论如何要订个协议，俗话说得好：‘能弄到手的就拿，别往柳树上找梨子。’”

格利哥里强烈地支持铁匠的意见。

“这可说的是天理！——你们大伙儿都跟我上酒店去吧，让我们去把事情商量妥当。”

他们大家一齐跑出屋子去。由于天色已经晚了，一路伴送他们的，有鹅群的嘎嘎声，从田野归来的牲口的鸣声，还有不少牧童吹笛子的声音。

他们闹盈盈地走着，不止一个人放声大叫，只不过是为了在酒醉饭饱后抒发满足之情，而且，打个譬喻来说，放掉多余的

蒸汽。

与此同时，经过一番收拾，波利那家里一切都是寂静、凄凉和阴森森的。

雅格娜在她自己房间里东奔西跑，象鸟儿在笼子里乱扑翅膀一样；不过，她注意到别人都悲伤得呆若木鸡，便走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跟别人说。

这地方这时静得象坟墓一样。晚餐完毕了，晚上的家务做好了，她们大家都迫切地要想睡觉，可是哪一个人也不想离开大房间。她们坐在火炉旁边，端详着将熄未熄的余烬，战战兢兢地谛听着她们听到的每一个声音。房子外面一片沉寂；只有风间歇地嘘嘘吹过，不时地使树木飒飒簌簌，篱笆叽叽嘎嘎，窗玻璃丁丁震响。再不然就是拉帕狺狺而吠，背上的毛因恐怖而倒竖起来。接着，无穷的沉闷的寂静又重新笼罩一切了。

她们坐在那儿，因为愈来愈恐惧而哆哆嗦嗦，她们惊慌之至，不止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划着十字，作祷告时上下牙齿格格打战。大家都感到确实有什么东西在走来走去：在上面阁楼里蹀躞，弄得椽子叽叽嘎嘎地响；在大门口摸索，又从窗口往里探望，弄得窗闩呱哒呱哒地响；然后又绕着整个儿房子踏着沉重的步伐兜圈子了。

突然，从马棚里传来一声马嘶萧萧。拉帕猛烈地吠叫着往大门上扑过去，犹兹卡涌出惊惶的眼泪，在无法控制的痛苦中大声叫了起来："是爸爸呀！天主啊！真是爸爸呀！"

于是雅姑斯叮卡就接连三次伸出手指，庄严地说道：

"不要哭泣。哭泣只不过使亡灵在尘世待得更久，你一哭，就会妨碍亡灵安心离去。打开大门，让游魂远走高飞，到天主耶稣的国土里去。——但愿他走吧，祝他平安吧！"

她们打开大门，顷刻之间，又是万籁无声，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发红的眼睛恐惧地东张西望，这时拉帕在每一个角落里闻闻嗅嗅，不时发出哀鸣，摇晃尾巴，仿佛是在向某一个人——某一个看不见的人乞怜呢。她们如今越发强烈地感到：死者的灵魂还在她们家里什么地方留连未去。

汉卡终于想起了《黄昏赞美诗》，她用颤抖而嘶哑的声音吟唱道：

今日我等所作所为，

尽皆上呈我主足下！……

其他的人由衷地同声唱和，心中感到大为快慰。

第 二 章

这是夏季里天气理想的一日。

上午大约十点钟光景；太阳站在东方与南方之间的中途，放射出格外炽热的火光。列普卡村教堂钟楼上所有的钟，都全力以赴地响起来了。

最响的是叫做彼得的钟；它放开嗓子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就象一个农民，喝得有几分酩酊醉意，在大路上踉踉跄跄东摇西晃地行走，口中大吼大叫，要把心中的洋洋得意，说给全世界听听。

其次是稍为小一点儿的，据安姆勃罗司说是正式命名为保罗的钟，它响起了更加活泼、更加高昂的曲调，悠长铿锵，透着狂热的欢乐；就象一个少女，在春日里恋情洋溢，跑到原野上，奔进麦田里，对着风、土地、澄清的天空，对着她自己的欢喜万分的心，回肠荡气地纵情歌唱。

其三是名为悉格那妥尔卡的钟，它倾泻出丁丁之声，宣告弥撒开始了；就象一只小鸟，虽然白费力气，却尽其所能，用它那急急忙忙、咭咭喳喳的歌声来和其余两只竞争。

这三只钟一起鸣响，形成了一个宏大的管弦乐队——一支吼叫的巴松管，一只啭鸣的小提琴，一个叮叮珰珰的铙钹——发出尖厉而又颤动的乐声。这音乐十分庄严而又十分悦耳。

这天是当地的节日——圣彼得和圣保罗节——钟声那么欢乐地召唤人们，就是为了这个节日。

在教堂前面的广大空地上，在明亮耀眼的阳光和火烧般的炎热里，买卖人从清晨起就在搭起天篷摆摊子，在天篷下面放着桌子和柜台。

快乐的钟声刚传遍乡村，便有各式各样的车子，从极目可见的远方，扬起尘灰如云，滚滚而来，还有一大群一大群的人们步行而来。所有的大路、小巷和田塍上，红的是妇女的衣衫，白的是男子的带兜儿外套。

从这些钟的黄铜嗓子里仍旧吐出铿锵的音乐，把它们的赞美歌和响亮的祈祷，向太阳飘送过去。

"主啊！——主啊！——主啊，请怜悯我们！"

"圣母啊！——圣母啊！——最神圣的圣母玛利亚啊！"

"天主啊！——我向你呼唤——我呼唤——我大声呼唤！"

所有的房子都用青枝绿叶装饰点缀着；在这十分庄严的著名节日里，在列普卡全村的面貌上，有一番使人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气象。

不久，条条道路上都塞满了行人、马儿和车子；车子上的旅客惊讶地凝望着四周的景色：为了这一盛大的节日，大自然把村庄打扮得美丽极了。

整个景色都让位给洪水泛滥一般的野花了。每一条小径的旁边，都丛生着茂盛得惊人的、金色紫色以及柔和的白色的花朵。隐藏在麦田里的飞燕草和牵牛花探出了它们的芬芳的脑袋；每一块田里触目皆是风信子和矢车菊；曾经积过水的坑坑洼洼，如今长满了毋忘我草，使得那洼地看上去象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一小片蓝天。还有一眼看不到边的一簇簇的野豌豆，不可胜数的金凤花和蒲公英，野蓟和苜蓿的紫花，混杂在一起的雏菊和甘菊——以及无数的其他野花，只有天主知道它们的名字，因为

它们只是为天主而开花的。从田野里飘来了一股馥郁的香气，仿佛神父在教堂里对圣体焚的香一样芬芳扑鼻。

新到的人们以极大的愉快闻着这种种芳香之气，但还是不惜加鞭策马，匆匆忙忙地飞跑而去，因为天气热得不堪，简直是势不可当。

没有多久，整个列普卡村都挤满了，甚至挤到了森林的边缘。

不论什么地方，只要稍为有点儿庇荫之处，就有马车停下来，给马卸下挽具；至于教堂面前的空地，几乎挤得水泄不通了。

池塘边上，妇女们成行成列，她们从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走过来，把脚洗干净，穿上鞋子，打扮一番，好上教堂去。年长的农民们互相寒暄致意；年轻的一代——少男少女们——或者大伙儿眼红地在货摊面前走过，或者密密层层地围观一个奏筒风琴的人，筒风琴上坐着一只从海外带来的奇怪小兽，浑身上下穿的是红衣服。小兽的脸长得跟德国老头儿的脸一模一样，它东跳西蹦，做出种种滑稽动作，逗得少男少女们都捧腹大笑。

音乐奏得明快欢乐，他们不由自主地在原地跳起舞来。不过，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曲调在唱和着，那便是巡礼乞丐为求乞而唱的颂歌。从教堂大门口直到墓地的停柩门口，巡礼乞丐排成了两列；停柩门口坐着一个老是有一条狗给他带路的、胖胖的巡礼乞丐。唱得最热心的正是他；他用最慢的拖音，拖拖拉拉地把一个个的字唱出来。

听到举行大弥撒的钟声，整个儿人群都向教堂涌去，仿佛山洪猛涨似的；转眼之间，教堂里就挤满了——简直挤得可怕，人们感到自己的肋骨仿佛劈里啪啦地折裂了。确实有过一阵猛烈的拥挤，甚至还吵了几句，来做礼拜的人们，大部分不得不留在

教堂外面的墙旁树下。

有几个神父是从较近的教区来的。树下搭有忏悔室，神父立刻在室里就了位，开始听村民忏悔。

天气闷热得极为可怕，风已经息了，但人群耐心地聚集在忏悔室的四周或是教堂墓地里，想找个躲避酷热的地方而不可得。

汉卡和犹兹卡一起到来的时候，弥撒正好才开始。但，哪怕要走到教堂门口也办不到了；所以她们便站在离墓地墙垣不远的、毫无遮掩的烈日之下。

风琴的轰鸣声宣告着大弥撒正在进行。大家都虔诚地跪下，要不就坐在草地上祈祷。这时正是中午，纹丝不动的空气里的暑热是惊人的。笼罩在人们头顶上的天空，象是白热化的炉灶里的瓦片，光芒咄咄逼人，照耀得人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脚底下的大地，周围的墙垣，也都闪耀着酷热；而可怜的人们一动也不动地跪着，几乎气也透不过来——仿佛是在太阳的残酷的光焰里烘烤似的。

从教堂里传出来风琴的乐声，中间夹杂着人们喃喃的祈祷声；有时远远地从圣坛那儿腾起了人语声；有时小铃铛响了，有时风琴师高昂而又嘶哑地唱了。接着，有一段不短的间歇，熔炉般的教堂里一片相对的寂静，这时芳香的烟氤从教堂大门里飘出来，织成淡蓝色的馥郁的花彩，在下跪的人们的脑袋周围袅袅缭绕。

但，在白昼耀眼滚烫的阳光里，教堂前的空地和墓地里散布着许多华丽夺目的衣衫，自有一种大百花园的气象。这些就是崇拜天主的善男信女，在这神圣的时刻，他们低首俯伏在天主的面前；而天主则藏在燃烧着的太阳的层层面纱之后，隐在笼罩着大家的神圣的寂静之中！

甚至巡礼乞丐也停止了他们的缠扰不休的求乞，只是偶尔有个乞丐从昏睡中醒来，说声“福哉玛利亚”，用较响的声音乞求布施。

天热得几乎象一场大火一样，田野和果园仿佛都快要化成白色的火焰了。

寂静也更甚地逼得人昏昏欲睡；有人打盹，有人跪在那里就睡熟了；有人退席，无疑是去用冷水清醒一下头脑的，因为听得见井边桔槔叽叽嘎嘎的声音。

洪钟配合教堂里全体会众的合唱而镗镗震响的时候，他们才完全醒过来了；那时，旗帜飘扬着出了教堂，跟在后面的是神父，他仅仅由教区里的大地主搀扶着，在绛色华盖下高举着圣体龛，走入仪仗行列。全体教区居民都在神父背后跟了上来。这是条波动着的满潮的人流，人们以庄严强烈的宗教热情唱着上达天堂的圣歌，同歌声相应和，人流绕着教堂的墙垣缓缓流动。墙垣白得发亮，在太阳下璀璨生光。人流之上飘浮着绛色的华盖，被香炉里升起的烟氲完全遮住了，只是偶尔这些烟云里有条裂缝，才可以看到一眼华盖下的圣体龛，金光灿烂，好比太阳。旗帜象大鸟一样在拥挤的人群的头上扑动着翅膀；雾一样的轻纱裹着圣骨龛，人们抬着它蹒跚前进。风琴雷鸣，欢乐的钟轰隆隆地响；全体村民一起从心底里唱出歌来，他们心迷神醉，灵魂悠悠荡荡地飞远了，向天国，向天主，向正义的太阳飞去了。

* * *

礼拜终于结束了。大地主们从教堂里出来，想找个有点儿树荫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后来安姆勃罗司在一棵树下给他们腾了点地方，弄来了几把椅子，使他们方便不少。

伏拉的大地主也来了，不过他并不同其他地主们一起坐下，

却一刻也不停地到处走动。他看到列普卡村民中的熟面孔，就走过去打招呼，象个朋友似的。碰巧见到汉卡，他就从人群中挤到她身边去。

“你丈夫还没有回来吗？”

“咳！还没回来。”

“你当然要去接他的吧？”

“办好公公的丧事之后，我立刻就去了，可是人家通知我：要过一个礼拜才释放，那就是这礼拜六才释放呢。”

“那么保释金——保释金又怎么讲定的呢？你把钱都付出去了吗？”

“罗赫在料理这件事，”她谨慎地有所保留地答道。

“如果你付不了这笔钱，我愿意替安蒂克作保。”

“谢谢，十分感谢，”她深深鞠躬致意道，“大概罗赫能一手把种种事情料理停当的，如果不行，他也会给逼得另想别法的。”

“你可记住了，如有需要，我愿意替他担保的。”

大地主向前走去，看见雅格娜挨着墙坐在她的母亲身边，正专心诚意地作着祷告；大地主想不出和她谈话的话题或是托辞，只是对她微微一笑，就回到他那些大地主同伴身边去了。

雅格娜的眼睛盯着大地主家里的人，她对年轻的地主太太们很感觉兴趣，对她们的那种衣着打扮，她不禁叹为观止，而她们面孔之白净和腰身之纤细，也使她惊奇不已。主啊，她们呼出的芬芳的气息，香得同香炉里喷出来的缭绕香烟一样！

还有她们轻轻摇动、使双颊凉快的那件东西哩！呀，倒是很象火鸡的尾巴！还有那些地主少爷们，走过来同她们眉目传情！她们那么高声大笑，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啊！

这时候，从列普卡村的尽头，也许是从靠近磨坊的桥边，传

过来一阵突然的马蹄得得、马车辚辚的声音，扬起的一股白漾漾的尘埃越过了树冠。

“望弥撒的话，可来得太晚了！”彼特低声对汉卡说道。

“正好赶上吹熄蜡烛！”有个人大笑着说道。

其他的人视线越过墙垣，张望着池塘边上的大路。

过了不多一会儿，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汪汪犬吠声中，一长列白篷运货车便出现在眼前了。

有人喊道：“德国佬！ 从波德尔赛来的德国佬！”

确实是德国佬。大致有十五辆左右由壮健的马儿拉动着的运货大马车。妇女和孩子们坐在马车里，还可以看得见用篷布遮盖着的整套家具什物。许多魁梧的红头发的德国佬，在这些马车旁一边大踏步赶路，一边抽着烟斗。几只大狗在他们的身旁奔跑，时常对着列普卡村的那些猛烈冲击它们的狗，露出牙齿，狂吠反击。

村民们走拢来看德国佬，有几个人甚至跑出墓地，凑近去细看。

德国佬好不容易通过这车马杂乱的地方，慢慢地驱车前行；但，当他们经过教堂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脱下帽子致敬。他们瞪眼睛、吹胡子——无疑是怀恨在心。他们还用杀气腾腾的眼神瞅人。

“哈哈！ 长裤汉！……臭死尸！”

“马生的孬种！”

“猪拉的屎！”

这一类的臭骂象下雹子似的嚷开了。

“怎么样？”马秀对他们喊道，“德国佬，究竟是谁胜利了啊？”

“究竟是谁不得不滚蛋了，是你们还是我们？”

"我们的拳头太硬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来吧，歇一会儿吧；今天是我们地方上的节日——我们要同你们一起在酒店里寻欢作乐。"

德国佬不答理，只是挥动鞭子，策马前进。

"别跑得太快了，不然你们的裤子会掉下来的！"

这时有个孩子向德国佬丢了块石子，随即有几个人跟着捡起砖头要扔过去，不过，有人及时把他们劝阻了。

"让他们去吧，小伙子们，让这些瘟神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吧。"

"你们这些不敬神的狗杂种，叫你们突然暴死！"

一个列普卡村的妇女伸出拳头，在德国佬后面大叫：

"但愿你们都象疯狗一样的死掉！"

德国佬就这样地走过去了，在白杨大道上消失了，这时，马车的辚辚声随同马车所扬起的冲天尘埃一齐消失了。

列普卡村的居民欢天喜地，无心再做祷告了，却过来聚集在大地主的周围，人数愈来愈多。这使大地主大为高兴，他愉快地和他们谈天，请他们吸鼻烟。

"啊！"大地主终于说道；"你们把他们熏出去了，嘿，这帮家伙溜了！"

格利哥里用假装惋惜的口吻答道："我们的老羊皮的气味，他们的鼻子受不了。而且他们和我们做近邻，他们也太娇嫩了：如果我们和他们任何人打上一架，呀，那他就立刻被打倒了。"

大地主好奇地问道："怎么，你们已经在什么时候一起打过架了？"

"啊，不……那还算不上打架……我们的马秀先打招呼：'赞美耶稣基督，'德国佬没有还礼，因此，马秀只不过把德国佬

轻轻拍了一下。一瞧，那家伙竟立刻浑身是血，差点儿要见魔鬼去了。”

“他们是个手脚娇嫩的民族，”马秀温和地解释道，“用眼睛看外貌，他们强壮得象棵栎树；可是伸出拳头打过去，就感觉好象打在一床羽毛被褥上了！”

“而且，住在波德尔赛，他们时运也不济。据说，他们的牛都死了。”

“确实如此，如今他们连一头牛也没带走啊！”

“柯勃司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有人刚开口说话，就被克莱姆巴敏锐地打断了：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牛都是瘟死的。”

人们前仰后合，暗暗好笑，但还是克制住了，这时铁匠挤上前来，说道：“如果德国佬走了，我们都是托大地主阁下的福。”

“因为我宁可把我的田地卖给我本乡本土的人，条件如何，毫不计较，”大地主使出浑身解数表白道，而且继续丑表功，说是他的祖父和曾祖父也总是同农民站在一边的。

西可拉听到这话便冷笑，低声说道：“是呀，这倒是事实，大地主的父亲用马鞭子抽打我的背脊，叫我牢记他的恩典！如今我背上还有伤疤呢！”

不过，大地主显然没有听到西可拉的话，他继续讲着为了撵走德国佬他曾经怎样出过力、伤过脑筋。农民们听他讲话时客客气气地点头称是；但对于大地主的那份慈悲心肠，农民们却都保留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恩人嘴里的奶油，必定是不会溶化的，”西可拉冷笑道，克莱姆巴叫他闭嘴别说。

当他们这样互相恭维的时候，一个穿法衣的神父，手里端着

一个盘子，挤到人群中来了。

“呀，那不是风琴师的儿子扬尼克吗？”

是扬尼克，不过他现在穿着神父的法衣，正在募化。他向每个人道好，募化也很顺利；因为大家都认识他，不纳点儿贡就让他走过去是不可能的。人人都解开各自的钱包，时常有一枚银的兹罗提叮叮当当地落在盘子里的铜币中间。大地主抛出了一个卢布，伏拉的少妇们投入了不少小银币。扬尼克大汗淋漓，脸红得象火一样，可是他兴高采烈，容光焕发，毫不疲倦地穿过墓地进行募化，他不放过一个人，对每个人都说句好话。他遇到汉卡，亲切地向她鞠躬致意，所以她贡献了二十个戈比。但，当他面对面地遇到雅格娜，在她面前把盘子里的钱摇得叮当响的时候，她抬起眼睛——却惊讶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被她的失魂落魄弄得吓了一跳，一句话也不说，立刻朝前跑过去了。

她甚至忘了拿钱丢在盘子里，因为她盯着这青年人看得正出神。——简直就是两旁圣坛上画着的圣徒的肖像啊，她想，那末年青，那末修长，看上去那末美丽！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向她投来了多大的魔力啊！……她擦擦眼睛，一再地划十字，还是摆脱不掉这一魔力。

雅格娜的周围一片喊喊嚓嚓的低语声。

“不过是个风琴师的儿子罢了，可他穿得好神气呀！”

“他的母亲一提到他，就象火鸡一样自鸣得意。”

“从复活节起，他一直在学校里学习当神父呢。”

“神父今天叫他来募化的。”

“那个贪婪的老守财奴，至少对他的儿子是够慷慨的了。”

“当然啦，当上神父的光荣，岂不也给老头子增光吗？”

“是呀，老头子将来也可以获利不少啊。”

但，雅格娜正用入了迷的眼睛瞅住扬尼克，人家说的话，她一句也没听到。

礼拜完全结束了，会众正在散出去；当汉卡向大门走过去时，巴尔绥柯娃带着重要消息来找她了。

"你可知道，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同小姑娘娜斯特卡之间的结婚预告，刚才公布了！"

"噢，那么多米尼柯娃会有什么意见呢？"

"当然又要有一场大吵大闹。"

"她根本没办法阻挡：西蒙是对的，而且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家里要吵得象个十足的地狱了，"雅姑斯叮卡评论道。

汉卡叹息道："实际上，吵架和违逆上帝的罪难道还少吗？"

普洛希柯娃便问她："你可听到关于乡长的新闻吗？"这就把她的大肚子和发胖的脸讨厌地靠近来了。

"我为殡葬的事忙得晕头转向，近来又有许多事要料理，因此，村子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嗯，政府机关里的头头告诉我丈夫说：村子里的账目上，短缺了一大笔钱。如今乡长正东奔西跑哀求别人借钱给他；因为随时都会来调查的。"

"公公过去常说，一定会弄出这样的结局来的。"

"哎呀，他可神气、骄傲呢，还装出个大人物的模样来；这一回他可得为他的大模大样吃苦遭殃了。"

"可以没收他的土地吗？"

"当然可以没收；如果不够退赃的话，他还得进监狱，"雅姑斯叮卡说道；"这流氓花天酒地的享受过了，该叫他受那罪有应得的惩罚！"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他近来一直不在我家露脸，连公公的葬礼也不参加。”

“啊，他关心的不是波利那，而是波利那的寡妇！”

可是，雅格娜正搀着她母亲的手经过，她们就不吭声了。不过，虽然老婆子多米尼柯娃弯着腰走路、眼睛还裹着绷带，雅姑斯叮卡仍旧忍不住要讥刺她一下。

“西蒙什么时候结婚呀？我们今天在教堂里听到宣布结婚预告，觉得真是出乎意料啊！其实，如今小伙子不肯做姑娘们做的家务活儿了，很难禁止他当个男子汉大丈夫了。何况，”她嘲笑地补充道，“如今娜斯特卡也愿意替他做家务活儿啊。”

多米尼柯娃突然挺直身子，气呼呼地对雅格娜说道：

“带——带我走开吧，不然毒蛇又要咬我了。”

她呜咽着走开了，普洛希卡吃吃地笑了出来。

“她尽管眼睛瞎了，你是什么人，她心里可十分明白！”

“她也不见得完全瞎了眼了，至少她能留神揪掉西蒙的头发呢。”

“啊，愿天主开恩，别让她再伤害别人了！”

谈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走近大门时，人群大为拥挤，汉卡就同其他的人挤散了；听不到她们很欣赏的那种背后残酷地挖苦人的话，她倒并不感到多少遗憾。她给每个巡礼乞丐一个戈比；给那带狗的盲丐五个戈比，并且对他说道：“巡礼的人啊，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吧！——到波利那家来吧！”

巡礼乞丐抬起头来，翻动着他那啥也看不见的眼睛。“我想你就是安蒂克的妻子吧。——愿天主赐福给你！——我一定来……马上就来。”

出了大门，人群就不那末密集了；但外边儿也坐着巡礼乞

丐，人数更多，排成并列的两行，发出各种不同的哀求声。行列尽头是一个年轻人，眼睛上方戴了个绿色眼罩，他一面以提琴伴奏，一面唱着关于"古代国王"的民歌。他身边围了一大群人，时常有人把钱币投到他的帽子里。他的演唱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汉卡站在靠近墓地的地方，寻找着犹兹卡，却出乎意外地看到了她的父亲。

他也置身于巡礼乞丐之间，伸出双手请求布施，用巡礼乞丐的异乎寻常的哀鸣乞求着。

开头，她以为是自己的眼睛看错了，她擦擦眼睛，再瞧瞧。没有错。正是——正是——她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巡礼乞丐！天主啊！"她感到羞耻，脸涨得火红，她用头巾盖住额头，从她父亲坐在那儿的马车背后绕到他身边去。

"怎么，啊，怎么你在这里啊？"她哭哭啼啼地说道，身体缩在他背后，以免被人看见。

"汉卡！……是呀……是我呀。"

"跟我来吧！——到家里来吧！——马上就来！——天主耶稣啊，竟这样给我们大家丢脸！来吧。"

"我不愿意来……我早就想做巡礼乞丐了。……如果好心肠的人愿意周济我，我干吗要拖累你们呢？……我决心同其他的巡礼乞丐一起上路……去见识世界……参拜圣殿……听听新鲜事情。——嗳，我还会给你把钱带回家来。你瞧，这一个兹罗提是给你的：拿它给小彼特买个玩具吧。——给！"

汉卡坚决地一把抓住了父亲的领子，几乎用足全力把他从杂乱的马车之间拖了出来。

"听我说，立刻跟我回家！——啊，难道你不识羞耻吗？"

“你放手，不然我要跟你生气了！”

“把那个叫化袋扔掉！快！不然就给别人看见了！”

“你好生听着，我喜欢干啥就干啥。常言道：‘谁是饥饿的兄弟，叫化袋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为什么我该觉得羞耻呢？”他说完这话，身子使劲一扭，挣脱了她的手，在马匹和车子中间窜了出去，没了影儿了。

教堂周围都是拥挤的人群，当然休想去追寻他了。

虽然浑身都湿透了汗水，喉头差点儿被尘埃塞住，暑热又接近火熏火烤，人们在这沸腾的大锅里却依旧尽情欢乐，玩个心满意足。

简风琴快乐地鸣响，巡礼乞丐大声嚷嚷，小孩子们吹着新买的陶鸟哨子；马儿互相咬啮着、嘶叫着，因为那天异乎寻常地受到苍蝇的困扰；男人们同他们的朋友聊天，或是结伴去瞧瞧货摊；包围货摊的人，姑娘们特别多，她们聚集在货摊跟前，好比蜜蜂聚集在蜂房周围。

货摊上出售的，大致就是一年一度的集市上出卖的那些东西：圣像、食物、家常美点、服装、缎带、念珠等等；每一个货摊前都汇集了一群人，他们从教堂里出来就在货摊前止步了。

逛过货摊，有的上酒店，有的直接回家去。还有些人，疲倦不堪，便在马车底下或是果园和场院附近，躺了下来，吃点东西，休息休息。

处身于这样猛烈的暑热之中，他们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没有什么人想聊聊天儿，甚至连动也不想动；许多人感觉昏昏沉沉，几乎要昏厥过去。正是在这个时候，村民们都坐下来吃午饭了，因而这个地方终于也逐渐沉静下来。

神父在家里为邻村的神父和大地主们大摆筵席。透过打开

的窗子，可以看到客人们的脑袋；从窗户里传出了谈话声和碰杯声，同时也飘出了使过路人流口水的鲜美的香味。

安姆勃罗司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戴上他所有的军队里的勋章之类的东西，正继续不断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可以听到他再三地在门廊里吆喝："你们这些小流氓，快滚开，要不我就把你们打个半死！"

可是他的威吓一点也不起作用；顽童们象麻雀，全都爬在篱笆上，胆子最大的甚至爬到窗户下面来了。安姆勃罗司只能吆喝，用神父的棍子吓唬他们。

正在寻找父亲的汉卡，这时正好来到安姆勃罗司跟前，问他是否看见过他。

"别列察吗？——哎，天热得那么可怕，他一定在什么荫凉的地方睡觉了。——啊呀，你们这些小鬼！"他嚷道，顿着足追赶顽童们去了。

汉卡心烦意乱地走回家去。薇隆卡来和她一起吃饭，她就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

但薇隆卡只是耸耸肩膀。

"他参加到巡礼乞丐那一伙里去，又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倒可以替我们减少困难。比他处境好的人，结局也同样做了巡礼乞丐呢！"

"不过，天啊，让我们自己的亲生父亲出去要饭求乞，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安蒂克又会怎么说呢？——还有别的人，我们的邻居们，他们难道不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把他撵出去讨饭吗？"

"他们要嚷嚷，就让他们去嚷嚷吧！谁都能嚼舌头的，可是谁愿意出力周济呢？一个人也没有。"

“可我——我决不允许我的父亲去求乞。”

“那末高傲自大？那你就接他去养他吧。”

“我要接他养他的！——你，你连一丁点儿食物也舍不得给他吃——啊，我现在明白了！……是你把他逼到这种地步的！”

“什么？什么？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宽裕的呢？难道叫我把食物从孩子们嘴里挖出来给他吃吗？”

“你可别忘记了，他把土地传给了你们，他在法律上就可以要求你们养他。”

“自己没有，怎么给人吃？我可不愿搞得心碎肠断。”

“就该这样，总得给爸爸吃：爸爸有优先权！他不止一次地来向我诉苦：你叫他挨饿，你对待爸爸，还不及你对你的猪关心呢。”

“说得一点也不错啊。我叫爸爸挨饿，自己却象个有钱的太太一样过好日子！我的身体长得那么肥胖壮实，所以衬裙也从屁股上滑下来了，几乎连爬行的力气也没有了！”

“别这样说了，人家会以为你说的都是真的了。”

“可我真是这样苦啊！要是没有杨开尔的话，我们吃的土豆和盐也弄不到手呀。——啊，俗话说得一点不错：‘饱汉哪知饿汉饥’。”

她就这样说下去，越说越是怨气冲天，这时候，那个巡礼盲丐，由狗牵引着，出现在茅屋附近了。

“你就靠近房子坐在这儿吧，”汉卡说道，急急忙忙地去给他端菜。

菜肴已经摆在树荫之下，各种菜的香味向盲丐的鼻子里直扑过来。

“麦片肥咸肉，真是好极了。祝你招财进宝！”乞丐喃喃说道，

他嗅着菜香，咂着嘴唇。

乞丐的狗蹲在紧挨着墙的地方，它张大嘴巴喘气，把舌头也伸了出来；暑热是那末猛烈，要把他们统统都融化掉哩。在这炎热得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里，只听得汤匙刮净盆子的声音，有时还有屋檐下燕子呢喃的声音。

"啊，再有一小杯酸牛奶的话，该多凉快呀！"巡礼乞丐感慨系之地说道。

犹兹卡立刻答道："别急，我去替你拿点儿来。"

"哦，你今天大声叫化，收入不少吧？"彼特用汤匙懒洋洋地敲着盆子，问道。

"天主怜悯一切罪人；亏待巡礼乞丐的事，天主也不记在心上！——收入不少，可真不假啊！无论谁看到巡礼乞丐，就必定眼望青天，不然就绕道回避。再不然的话，掏出几个可怜巴巴的小钱，倒想找个五戈比的钱币回去。我们巡礼乞丐都快要饿死了！"

"不过，"薇隆卡反驳道，"今年收获之前那段青黄不接的艰难日子，压得我们大家好苦。"

"那倒是实情；不过，尽管如此，可没有人短缺伏特卡呀。"

犹兹卡把一碗酸牛奶递到盲丐手里，他就迫不及待地喝起来了。

不久，他又开口道："听人家说，列普卡村的村民要同大地主妥协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也许他们会妥协，"汉卡说，"如果大地主承认他们的权利的话。"

"你可知道，"维蒂克插嘴道，"德国佬离开我们这儿了！"

"啊，但愿他们遭瘟断气！"巡礼乞丐愤愤地捏紧拳头，大声

骂道。

"这么说，你也吃过德国人的苦头？"

"昨天晚上我到德国佬那边去过的：他们放出狗来咬我！……这些人类的渣滓，狗养的匪徒……我听说列普卡村的人闹得挺凶，德国佬待不下去了……哈哈！我也要活活地剥掉他们的皮，叫他们哪一个身上也不留一片皮！"他说道；他喝完酸牛奶，喂饱了他的狗，便准备走了。

"现在是你的收获时节，你必须走一趟把它收进腰包啊，"彼特讽刺地说道。

"我确实必须走一趟。去年我们总共只有六个巡礼乞丐在这里，今年我们有二十四个之多，我们叫喊的声音，震得我的耳朵直响。"

犹兹卡说："请你到我们家里来宿夜吧。"

"你这把穷苦饥饿的人牢记在心的姑娘，愿天主赐你健康长寿！"

"好一个饥饿的人！肚子那末大，都快走不动了！"彼特一面瞧着那盲丐在大路中央用叫化棒探着路上的障碍，吃力地蹒跚行走，一面嘲笑道。

接着，大家又走出家门去了：去参加晚祷，欣赏风琴美妙的声音，在教堂里哭个畅快，然后再去逛逛货摊，对着陈列在那儿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哪怕只不过饱一饱眼福，也是好的。

西蒙给娜斯特卡买了一串琥珀项链，一些缎带和一块鲜艳的猩红头巾；娜斯特卡把它们立刻都穿戴在身上了。于是他们俩互相用手臂搂着对方的腰肢，从一个货摊走到另一个货摊，洋溢着喜悦之情，陶醉在欢乐里了。

犹兹卡跟在他们后面，到处对出售的东西还价，始终伤心地

数着她的钱——总共才一个可怜的兹罗提！

雅格娜离他们不远，假装没看见她的哥哥，独自走着，悲伤而又孤独。所有这些飘扬的缎带，如今都不能使她兴高采烈了，简风琴奏的曲调，拥挤的人群及其喧哗热闹，也都不能使她兴高采烈了。

她跟着人群随波逐流地一路走过去，人家停下来她也停下来，她既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又不知道要上哪儿去。

马秀悄然来到雅格娜身边，柔声低语道：

"可别把我从你身边撵走！"

"我几时撵过你啊？"

"确实撵过一回。还连撵带骂呢！"

"因为你说了你不该说的话——我不得不如此。——有人——"

她突然不说下去了；扬尼克正挤在人群中向她慢慢地走过来。

"他在这儿啊，怎么办呢？"马秀指点着那个年青神父，低声说道。人们要来吻扬尼克的手，他微笑着拒绝了这种敬意。

"他举止行动倒象是大地主家的子弟似的。可我记得清清楚楚，不久以前，他还跟在牛屁股后面跑呢！"

"他，放牛？——决不会的！"她大声说道，一想到扬尼克放牛就伤了她的心。

"我已经说过了嘛。我记得一点儿不错，有一天，他让牛到普利乞克的燕麦田去吃麦，自己却在一棵梨树下睡熟了，风琴师因此打了他一顿。"

雅格娜离开马秀，怯生生地向那年青的神父走去；他向她微笑，可是发觉旁观者都在瞧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便立刻把眼睛转

过去了；他在一个货摊上买了几张小小的圣徒版画像，分送给随便哪个想要的人。

她象生了根似的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用热情的眼睛凝望着他。她的殷红的唇边浮现出了微笑——明朗，宁静，甜如蜜的微笑。

"雅格娜，送你一个守护神，"他说，递给她一张圣阿格尼画像。——他们两人的手刚一接触，便分开了，象是被火烫痛了缩回来似的。

她浑身哆嗦，不敢说一句话。他补充了一二句，可她依旧默默无言，她的眸子沉溺在他的眼睛里。

人群把他们两人挤散了。她把木版画像放进紧身胸衣里，向她的四周张望了好久。再也看不见他了，他又进了教堂；教堂里正在进行另一场礼拜。但她在幻想中还是看到了他。

"他同圣坛上的圣徒是多么相象啊！"她把内心的思想高声说了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姑娘都盯着他瞧的缘故！——她们都是傻姑娘。'腊肠恐怕不是为狗做的吧'。"

她赶紧向四周一看：原来马秀就站在她身边！

她喃喃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想方设法要摆脱马秀，可是摆脱不了，马秀一步步地紧跟着她。然后，也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大胆把问题提了出来。

"雅格娜，你母亲对西蒙的结婚预告怎么说呢？"

"母亲能说什么呢？他有他自己的意志，如果他打定主意要结婚，那就让他结婚吧。"

他做了个苦脸，犹犹豫豫地问道：

"可是请你告诉我，你母亲肯把西蒙那一份田地分给他吗？"

“我怎么知道呢？母亲什么也没有跟我说。他自己可以去问母亲嘛。”

这时西蒙和娜斯特卡来和他们结伴，再加上突然出现的安德烈，他们五个人就这样结成了一伙。西蒙先说话：

“雅格娜，你别支持母亲；她会亏待我的。”

“不，我支持的是你。——可是，天啊！这几天你的变化真大啊！……简直是棒极了！”的确，现在她眼前见到的哥哥是个十分漂亮的年轻人——胡子刮得精光，背脊挺得笔直，帽子侧在一边，披一件雪白的外套！

“因为我不再是母亲使唤的苦力了。”

“不受管束了，你日子过得安乐吧？”她问道，对他的精神抖擞觉得高兴。

“去问问你手里放掉的鸟儿，你就知道了……你听说结婚预告宣布了吗？”

“那么，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时，娜斯特卡温柔地偎依在他的身边，用手臂挽着他的腰，回答道：

“三个礼拜以后，打谷进仓以前，”说话时她的脸涨得通红。

“婚礼如果在酒店里举行的话，我就不愿去求母亲让我用她的房子了。”

“不过，你可有地方给你妻子住吗？”

“当然有啊；我要搬到我们家里母亲的房间对面去住。我不到村子里去租房子住。让她把我该得的那份田地分给我——我就可以搞得挺好！”他说道，自信得趾高气扬。

“而且，我们也不会让娜斯特卡两手空空出嫁的，”马秀宣布道，“要给她一千个兹罗提现金做陪嫁。”

这时铁匠来了，把马秀拉到一边，说了句悄悄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他们继续谈着话，充满了空想的细节。西蒙眼睛闪闪发光，想到一旦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东西，他就可以安心干活，就会成为一个好农民。啊，人们不久就可以看到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娜斯特卡凝视着他，惊奇得张开了嘴巴。安德烈用同样的意思说着话；只有雅格娜神思恍惚，他们说的话她只听到了一半光景。她对这些话也不感觉兴趣。

"雅格娜！"马秀大声说道。"到酒店里来吧。乐队要演奏呢。"

"我对这种娱乐再也不喜欢了。"她悲伤地回答道。

她泪眼模糊。他向她的眼睛扫了一眼，拉下帽子，推开挡路的人，跑掉了。在神父的住宅前面，他遇到特雷莎。

"上哪儿去呀？"她胆怯地问他。

"上酒店去。铁匠在那儿召开一个会议。"

"我很乐意跟你一起去。"

"既不是我把你抛在一边，又不是酒店里没有座位。不过你得留点儿神，不然的话，因为你的眼睛东瞧西瞧，人家又要说你坏话了。"

"他们硬是在讲我坏话，就象狗撕裂死羊一样，他们要把我撕得粉碎啊。"

"那末，为什么引起人家说坏话呢？"他问道，现在他逐渐不耐烦了。

"为什么？嘿，你自己知道为什么！"她用嘶哑的声音回答道。

他向前走去，走得很快，她几乎跟不上。

他突然向她转过身来。“得了，得了！”他大声说道：“瞧你，哭得象头小牛犊儿！”

“不，不是的！不过是一点儿灰尘掉到我眼睛里去了。”她回答道。

出乎意外地，他放慢了步子，而且同她肩挨肩地走着，十分温存地对她说：

“这点儿零钱给你：到哪个货摊上去给你自己买些东西吧。——然后你再到酒店里来，我们一起跳舞。”

她真想拜倒在他脚边感谢他。

“钱，我倒不在乎；可是你的好心好意，那是多么伟大的情谊啊！”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她的脸红得象火一般。

“哦，那就来吧；不过，来得晚一点。黄昏以前，我忙得不可开交。”

他在台阶上作了个告别的微笑，便走进酒店去了。

酒店里人很多，又闷又热。大店堂里人挤得满满的，正喝着酒互相闲聊；单间小室里却坐着列普卡村青年里的头挑人物，为首的是铁匠和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还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农民：村长，普洛希卡，克莱姆巴以及波利那的堂兄弟亚当。连柯勃司也不请自来，想方设法进了单间。

马秀进来时，格利哥里正十分认真地讲着话，还用粉笔在桌子上写着字。

根据大地主所提出的协议，大地主答允按照四英亩换一英亩的比例，用波德尔赛的农田来换取村民们出让给他的森林地，而且他还要让村民们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同样多的土地。此外，大地主还要赊给他们盖房子用的木材。

格利哥里把这些条件一条又一条地都讲了出来，还把数字

算了出来：土地怎样分，每人又可分到多少。

“‘诺言是玩具，傻瓜空欢喜。’”普洛希卡咕哝道。

“不过，这——这是事实，不是诺言。大地主要在公证人那儿对这一切都签字的——可别忘了这一点！我们村子里的人可以到手好多土地呢！列普卡村里每一户人家都将有一份额外的家产，我的户主们啊，你们考虑考虑吧！”

铁匠反复说着大地主指使他说的话。

他们注意地听他说，不发一言，一面注视着桌子上的粉笔数字，一面思考着问题。

“是很不错——是个好机会；不过专员会批准吗？”村长第一个说话，他用手指搔搔蓬乱的头发，问道。

“专员非批准不可！”格利哥里雷鸣似的吼道，“我们开会作出了决定，我们就不必请求官员批准。当官的可毫无办法！我们就要这么办！”

“批准不批准，也不用那么大声嚷嚷啊。你们谁出去看看，警察可在墙外偷听？”

“刚才我看见警察正在柜台上喝着酒呢。”马秀说。

“那末，大地主可曾说他什么时候去签字呢？”有人问道。

“如果你们要明天签字，明天也行。”他答复道。“只要我们接受协议，大地主便立刻签字，这之后，我们就可以丈量土地了。”

“这样说来，夏收以后，我们立刻就到手土地了。”

“于是在秋天里把土地好好耕一耕？”

“啊！妙极了！……那时就有奔头了！”

大家开始兴奋地谈话。他们满心欢喜；一想到快要成功了，他们的眼睛发亮，他们伸出手臂，仿佛要去抓住那盼望已久的田产似的。

由于心中十分高兴，有的哼着小曲，有的叫犹太人拿酒来。有的对他们将要分到的那一份土地讲了不少胡言乱语。对于行将归他们所有的新的土地、财富和幸福，人人都有种种幻想。

他们象喝醉的人一样：嘴里喋喋不休，拳头擂着桌子，双脚顿着地板，闹成一片惊人的喧哗。

“啊！那时候——那时候列普卡村的地方节日准是热闹非凡了！”

“每逢狂欢节，就会有好多好多的人结婚！”

“呀，列普卡全村的姑娘都算上，也不够数啊！”

“嘿，我们就从镇上再娶点姑娘来！”

“小伙子们，静一点！”普洛希卡老头大声说道，他擂着桌子叫大家静下来。“你们这样哇啦哇啦地大叫大闹，就象安息日犹太人在他们的会堂里一样。——我要想讲的话是：大地主的提议里边，可有什么阴谋诡计？”

这是在他们的热情上泼了一桶冷水。他们大家突然都变得沉默了。最后，村长说道：

“我也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使得大地主那末宽厚大方的呢？”

“是呀，”有个年纪较大的人附和道，“其中必定有什么问题，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几乎白白地送掉那么多土地呢？”

格利哥里勃然大怒，嚷了起来：

“依我看来，你们是一大群尽说傻话憨话的笨蛋！”

于是他再一次地作了种种解释，直讲得浑身大汗。铁匠也尽其所能地渲染一番。可是都没有使普洛希卡老头信服。他只是摇摇头，怀疑地笑笑；格利哥里按捺着怒火，浑身发抖，终于捏紧拳头向他扑了过去。

“既然你认为我们的主意一钱不值，那末，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吧！”

“我要讲的。——我对这帮猎狗是看透了；你们要听信我的话：在看到白纸黑字写下来之前，你们什么也不要相信。他们一向是靠损害我们养肥自己的；现在他们是想用别的阴谋来赚大钱。”

“如果你这样想，你不妨不投赞成票；但你不要阻挡别人！”克莱姆巴喊道。

“你——当初跑到森林里去和大地主斗的人们，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啊；难道你现在反而袒护起大地主来了？”

“当初我去斗过，今后如果有必要，我一定再去斗！我可不袒护大地主，我只不过是赞成那个对我们大家有利的公平协议罢了。只有傻瓜才看不出这样的契约是对列普卡村有好处的。只有傻瓜才拒绝送上门来的好处。”

“你们才统统都是傻瓜呢！你们为了一副吊裤子的背带，情愿把裤子卖掉。——哎，双料的傻瓜啊！因为，如果大地主现在愿意给这么多，也许将来他还得多给呐。”

他们继续争论着，其他的人都赞成克莱姆巴的意见；吵闹声震耳欲聋，所以杨开尔走了进来，把一瓶伏特卡放在桌子上。

“请吧，请吧，各位好农民！”他喊道，“为波德尔赛——为这新的列普卡村——干杯！祝你们大家都在那儿发家致富！”他说着就把伏特卡向大家传递过去。

喝酒引起了一番更厉害的喧哗热闹；不过，这时人人都赞成那个协议了，只有普洛希卡是例外。

在所有的人中间，铁匠讲话讲得最响，——他担任这个好差使，必定得了不少钱——他大捧特捧大地主及其光明正大的意

图，他买酒请大伙儿喝，一忽儿是伏特卡，一忽儿是啤酒，一忽儿是配有所谓“香精”的朗姆酒。

他们就这样地尽兴大喝起来，——有几个人确实尽兴得太过分了——这时，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柯勃司突然跳起身来，用恶狠狠的臭骂攻击大家。

“这对我们柯莫尔尼基又有什么好处呢？”他锐声问道，“难道我们只是充当‘猫脚爪’，给人利用吗？我们无田无地，我们大家都反对这个协议。有人大腹便便，胖得路也走不动；别的人却饿得要死，这象话吗？土地必须平分给我们大家。——你们和大地主，你们统统都是腐臭的死尸！——瞧瞧他们吧，那些光着背脊的家伙，把头抬得高高的，仿佛他们还瞧不起我们大家呢！”他大叫大嚷，恶言恶语，所以他们便把他撵出门去了；但他仍旧在酒店外边继续痛骂和诅咒。

随后他们就分手了，有的回家，有的因为音乐刚开场，便乘兴跳起舞来。

黄昏正在降临。满天都是熊熊的火云，把果园的树冠和田里的麦穗染成了赤色和金色。潮润而柔和的风在吹拂，青蛙的鸣声和鹌鹑的啼声响起来了；还听得到田畴里纺织娘清越的叫声，麦秆永远不断的飒飒声，路过大车的辚辚声，以及不时传来的、踏上归途的醉汉的唱歌声，响成一片。

这些声音渐渐地消失了。村民们坐在房子外面，享受着黄昏的宁静和凉快。

男孩子们在磨坊附近洗澡，又是泼水，又是叫喊；小姑娘们在篱笆里面，正唱着乡村的山歌。

波利那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汉卡跟孩子们出去了；彼特躲到什么地方去了，雅格娜在晚祷后就走了。

只有犹兹卡和那个盲丐在家；犹兹卡正忙于黄昏时分的家务。盲丐坐在门廊里乘风凉，他一面念着祷告，一面注意地谛听着维蒂克的鹳鸟走过来的声音，鹳鸟正在侧身行近乞丐，要用它的嘴巴对他的腿来个奇袭。

“啊，你这恶棍，该死的，啄得好疼啊！”他嘟嘟囔囔地骂道，一面把两腿缩到屁股底下，将长长的念珠挥来挥去。可是，鹳鸟只不过后退了几步，它那伸得长长的嘴巴，又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进攻了。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回你可啄不到我了。——不过，倒是一只聪明的鸟儿！”他喃喃地说道。但就在这时候他听见院子里有人拉提琴；为了更加舒畅愉快地听听提琴的乐声，他接连挥了几下念珠，把鹳鸟撵走了。

“犹兹卡，是谁提琴拉得这么好呀？”

“没有别人，就是维蒂克！他跟彼特学拉的提琴；如今他老是在拉提琴，闹得人家的耳朵里嗡嗡直响。——维蒂克，别拉了，给小马喂苜蓿去吧！”她使唤他道。

提琴声停止了。巡礼盲丐突然想到一个念头，维蒂克进来时，他便用十分友好的声调对他说道：

“这钱给你。拉得这么好的提琴，可真值五戈比哩！”

维蒂克高兴得不得了。

“你也能拉敬神的曲调吗？”

“我听到过的，我都能拉，不论是什么曲调。”

“啊？不过，‘每只狐狸都称赞它自己的尾巴美。’——哦，请了，请你拉拉这个曲调吧，”他就象羊叫似的哼了一支巡礼乞丐叫化的曲调，清越而缓慢，还有点颤音。

维蒂克在巡礼乞丐唱完之前，已经把提琴拿来了，他第一遍

拉的是毫不走样地模仿巡礼乞丐所哼的曲调，接着再奏一遍时却还配上了他在教堂里听到过的变奏曲。巡礼乞丐大吃一惊。

“好啊，小家伙，你甚至还可以成为风琴师呢！”

“唔，从大地主庄园里听到的音乐，到大家在酒店里唱的山歌——我什么都会拉。”维蒂克这样夸口道，继续把他所听到过的曲调，每曲都拉上一段，一直拉到鸡棚里的鸡都咯咯乱叫，已经回家的汉卡差他去帮助犹兹卡干活，方始罢休。

汉卡坐在门廊里，一边给她的婴儿喂奶，一边同巡礼乞丐谈话。乞丐自始至终都在给她讲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她也不表示怀疑，只是静听着，她那悲伤的眼睛向外眺望着夜色。

雅格娜还没有回来。她出去看几个女朋友；可是，纷扰不宁的心情翻腾不已，她哪儿也待不下去。她再三地感到非离开女朋友家不可，她终于一个人在村子里徘徊。她长久地凝视着池水，如今黑魆魆的，可是在微风吹动之下依然隐约可见；她凝视着微微摇曳的树影；她凝视着屋子里的灯光，灯光照在池塘水面上，又在远处消失了。接着，她又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眼睛越过磨坊，望了一下笼罩在温暖白雾中的牧场，这时候田凫扑动着翅膀，在她头顶上空飞过。

在高大的昏昏欲睡的赤杨树下，流水翻滚着穿过水闸，往下注入阴暗的河口；她在这里侧耳倾听水声，觉得这声音是个悲痛的呼唤，是个如泣如诉的曲调。

她从列普卡村的这一头徘徊到那一头，惘然若失，好比那些找不到出口的流水，永远在通不过的石墙之间悲伤地激荡。

有什么东西在咬着她的心。不是哀愁，不是憧憬，也不是恋爱的感觉。她的眼睛里燃烧着一种枯涩的红光，她感到自己胸中冒出来一阵可怕呜咽，仿佛快要把胸膛都撕裂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搞的，竟发觉自身已走近神父的住所了。一辆马车和几匹马停在大门外；她听见马儿烦躁地用脚蹴地的声音。只有一个房间里有灯光，客人们正在那儿打牌。

她对这一切都好整以暇地看了个心满意足；然后她便沿着克莱姆巴的田地和神父的大园子之间的那道篱笆走将过去。她紧挨着树篱溜过去，心中十分焦躁激动；下垂的树枝把树叶上的露水泻到了她的脸上。她机械地向前移动，从来没想到她的脚步正在把她带到哪儿去……风琴师家的平房终于兀立在她眼前，挡住了她的路。

四个前窗都打开着，还点着灯。

她把身体缩在树篱黑影里，向前挨过去，直挨到近得可以往屋子里张望为止。

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灯；父母和孩子们在灯下喝着茶，但扬尼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正在跟他们谈话。

她听得清扬尼克说的每一句话，地板发出的咭咭嘎嘎的声音，时钟继续不断的滴答声，甚至连风琴师的沉重的呼吸声她也都听到了。

扬尼克正在讲的是她毫不理解的事情，她连一个字也没有能听明白。

不过，她一面象注视圣徒像似的凝望着扬尼克，一面象饮酒似的谛听着他说话的每一个声音，对她说来，真比最甜的蜂蜜还要甜啊。有时候，他走到房间的那一头去了，这就看不见他了；然后他又重新出现，来到灯火照投下的光圈里了。他有好几次站在窗口，她生怕被他看见，便把身体缩到后面；但他总是不过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说几句有趣的话，逗得人口角微笑、眼睛

闪光而已。最后，他在他母亲身边坐下，他的小妹妹们爬到他的膝上，搂住他的颈子，而他也疼爱地拥抱和爱抚她们，同她们一起嬉耍，终于屋子里响彻着天真无邪的笑声。

时钟响了。他的母亲站起身来，说道：

"你老是在说话，可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你明天大清早就得出发了。"

"一点不错，亲爱的母亲。——咳！在我看来，今天这一天实在太短了！"他诉苦道。

雅格娜的心象绞也似的疼痛，泪水象泉水般的涌到了眼睛里。

"不过，"他补充道，"我们快放假了，而且我们的校长答允让我早点回家，只要神父写信要求他就行了。"

"我一定求神父写信；不用担心，神父会写信的，"他的母亲说道，她正在对着窗子的地方给他铺一个床。

睡前道别又长又热烈，他的母亲把他抱在胸前，吻他。

"睡吧，我的最亲爱的，好好睡吧。"

如今他终于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了！

雅格娜看到她们在别的房间里踮着脚走路，压低声音说话，以免打搅了他。她们关上窗子，整个房子不久就寂静无声，让扬尼克可以睡得更熟。

雅格娜本来也要回家去了，可是有什么东西使她象生了根似的迈不开步子；她着魔似的站在那儿，朝那最后一扇打开着的、亮着灯光的窗子里呆望。

扬尼克对着一本大书诵读了一会儿；接着便在窗畔跪下，划着十字，合掌作着祷告，两眼仰望天空，口中开始吐出动人的喃喃低语。

深夜了。万籁俱寂；星星在高空闪烁。田野里吹来温暖芬芳的风，不时地有树枝簌簌轻拂，鸟儿啾啾低啭。

雅格娜此刻愈来愈情不自禁。她的心疯狂地跳动，她的眼睛里闪耀着火光，她丰满的嘴唇烧得火烫。她本能地向扬尼克伸出手去；尽管在此同时她内心里是畏畏缩缩的，她还是感到有一种奇怪的、不可抗拒的亢奋激动之情支配着她，她不得不把身体靠在篱笆上，她哆哆嗦嗦，篱笆也就吱吱嘎嘎地响。

扬尼克向窗外和四周张望一下，又继续作祷告了。

这时她内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她是永远也搞不明白的。那么一股火焰流贯四肢，深入骨髓，把她烧得好不痛快，她简直要大声叫喊出来。颤栗象迅雷闪电似的震荡着全身；她觉得一阵燃烧的旋风把她席卷而去；迫不及待地要冲出口来的、狂野的叫喊，充塞在她整个儿身体里，一种莫可名状的渴望使她万分紧张。她要向扬尼克爬去——爬得近些——再近些——但那也只是为了用她的嘴唇去吻他的雪白的手——向他下跪——在他身边凝视他——仿佛对着圣徒像似的对着他祷告！不过，她还是克制住了，一种神秘的恐惧之感，怕犯罪闯祸的蒙眬之感，把她吓住拦住了。

"耶稣啊！仁慈的耶稣啊！"从她的嘴唇里漏出了低沉的呻吟。

扬尼克站起身来，从窗口探出头来张望，而且好象已经看到她似的，说道：

"谁在那儿啊？"

雅格娜吓得命都快没有了，她屏息静气。她的心停止跳动，她因某种神圣的恐惧而浑身瘫软无力。她的灵魂，在焦虑不安的痛苦和大喜若狂的烦恼之间摇摆——仿佛就在她喉咙里跳

动！

可是扬尼克除了篱笆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关上窗子，迅速脱掉衣服，把灯也灭了。

于是夜色笼罩着她了。她仍旧在那儿呆了好久，盯视着寂静的黑暗的窗子。黑夜的凉意沁入她的肌肤，把银色露珠洒在她炽烈的欲望上，把她血液里的热情之火熄灭掉，把一种不可言说的幸福之感润泽她的整个身心！她的灵魂里弥漫着一种甘美庄严的安宁——日出前做着梦的花朵的安宁——于是她就倾吐出了没有言语的祷告，祈求天福极乐——心灵洁净的梦所带来的狂喜之情的神奇舒畅——有如春天曙光初露时的不可言传的欢乐。随着祷告，她流下了念珠般大的快乐之泪——感恩节贡献给天主的念珠上的连珠啊！

第　三　章

“汉卡呀，请问，我可以回家去吗?”犹兹卡恳求道，她把自己的头倒在教堂椅子的座位上。

“好呀，回家去吧，象一头傻小牛似的去到处奔跑吧!”低头数着念珠的汉卡，抬头看了一眼，责备犹兹卡道。

“可是我感觉昏头昏脑，疲倦极了!”

“都快结束了，别那么坐立不定的。”

神父正在结束一场为波利那的亡灵而作的小弥撒，那是家属为波利那第八天的忌日特别恳请神父主持的。

波利那的所有的近亲都坐在两边的座位上。唯独雅格娜和她的母亲跪在圣坛前面。在唱经班里的什么地方，阿伽沙正在喃喃地大声作着祷告。

教堂里凉快，安静，阴暗，只有一道亮光从打开的门里射进来，把直到圣坛为止的那一片地方照亮。

风琴师的学生米哈尔为弥撒执事，象往常一样，小铃玎玎珰珰地摇得很响，也象往常一样，燕子飞出飞进，他的脑袋便跟着燕子转动。

神父把弥撒结束了，他们大家都走出教堂门，到墓地去；但他们经过钟楼的时候，安姆勃罗司叫唤他们。

“神父要同你们说话呢。”

神父几乎立刻就赶来了，他胁下夹着祈祷书，擦着秃顶上的

汗水。他亲切地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便说道：

“我的朋友们，我要说的是：你们为死者举行弥撒，真是功德无量。弥撒会帮助亡灵升向天国，得到永久的安息。我敢向你们担保，必定会如此的。”

神父闻了鼻烟，猛烈地打过喷嚏，便问他们今天是否打算分遗产。他们说，举行葬礼之后，通常都是在今天这个忌日分遗产的；他听到这样的答复，便继续说道：

“关于这件事，我有些话要对你们讲。在分遗产的时候，你们记住，一切都要征得大家的同意，处理要公平合理。别让我听到你们有什么吵闹和纠纷。波利那花了一生的心血才创了这一份兴旺的家业，如果他知道你们象狼抢吃羊羔似的争夺遗产，那他在坟墓里也要转辗反侧、睡不安宁的。而且，天主禁止你们亏待任何遗孤！犹兹卡还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子；格利哥里又远在他乡。让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遗产，连一分一厘也不差！——分遗产的时候，也要注意尊重他那大家都知道的遗嘱。说不定此时此刻他的亡灵正瞧着你们呢！……正如我总在布道中告诫你们的：和睦是个伟大的道德——和睦支持着世间的一切——失和就一事无成——只会犯罪和违背天道。还有，你们应该念念不忘教堂。波利那总是慷慨解囊的，不论是为了圣烛也好，弥撒也好，其他任何需要也好，他从来不吝惜钱财。就因为这个缘故，凡他双手操劳的，天主都保佑它兴旺发达。”

神父用这种调子继续讲了好一会儿。她们以感谢的心情拥抱神父的双膝。犹兹卡大声哭泣着跪下去吻神父的手。神父把她抱在怀里，吻着她的头顶，安慰她道：

“小丫头，哭是愚蠢的：天主特别关怀孤儿。”

汉卡深受感动，低声说道：“她自己的亲生父亲也不可能比

神父更慈爱了。"神父自己也十分感动，因为他连忙擦去一滴眼泪，把鼻烟递给铁匠，并且改变了话题。

"怎么样，你们正在同大地主达成协议吗？"

"正在协商；今天我们有五个人到大地主的庄园去了。"

"赞美天主！我一定要为这种和解的意愿免费举行一场弥撒。"

"我以为全村该庄严隆重地诵一场还愿弥撒。可不吗？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无缘无故的，不是都到手了一块新田地吗？"

"你说得对，米哈尔。我在大地主面前替你们说过好话了。——哦，你们走吧：可要记住和睦与公平合理！"

"啊，还有件事呢，米哈尔！"铁匠刚走开，神父又在他背后叫唤他道，"回头你上我家来看看我那双轮马车，右边的弹簧弄歪了，碰到车轮轴杆了。"

"噢，大概是拉兹诺夫教区的胖神父把它压坏的吧。"

他们大家都到波利那家去，雅格娜走在最后面，她母亲自个儿走不了路，她搀扶着她。

这天不是休息的日子，池塘边的大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些小孩子在玩儿。虽然是大清早，太阳已经很猛，只是被风调节得气候宜人罢了。风吹得强劲有力，足以叫果树园里结满红熟樱桃的树枝东摇西摆，麦田里激起喧哗的波浪直冲到篱笆跟前。

家家户户的房屋都打开着门窗；被褥摊在树篱上晾着，人人都出了家门下田干活去了。有人在把最后一批干草弄回家来，干草芳香扑鼻；堆得高高的货车在树木下经过，在树枝上留下了长长的一束束干草，摇摇曳曳，仿佛犹太人飘拂的长髯。

他们一路走回家去，心里思量着遗产该如何分配的问题。

一支民歌小调被风吹送过来了，可能是从有人在干活的马

铃薯田里传来的；从磨坊那边传来了水轮转动的声音，其间还夹杂着洗衣妇在附近捣衣裳的声音。

“如今磨坊是在继续不断地磨粉啊，”玛格达说道。

“是呀，收获之前，是磨坊老板日进斗金的时期。”

汉卡叹息道：“今年的日子比去年难过得多。人人都在辛酸地诉苦，柯莫尔尼基们确实是在饿肚子了。”

“还有柯齐奥尔一家子，”铁匠补充道，“他们东游西荡，随便什么东西，只要伸手可拿的，他们都捞去了！”

“别这么说。穷苦的人都在千方百计把生活维持下去。昨天柯兹洛娃把她的小鸭卖给风琴师的妻子了，这才换来了一点钱。”

“她们不久就会把钱统统喝光的，”玛格达答道。“我不想说什么损人的话；可是说也奇怪，父亲下葬时我丢了一只雄鸭，我儿子却在他们家的牛棚后面找到了鸭毛。”

“就在同一天，把我们家的被褥拿走的，又是谁呢？”犹兹卡问道。

“他们控告乡长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

“不会那么快。不过普洛希卡是支持他们的，他们要把乡长夫妇弄得狼狈不堪。”

“普洛希卡对于别人家的事情，总是要插一手。”

“我们的朋友在到处讨好，他自己想当乡长啊！”

这时，杨开尔揪住一匹瘸腿马的鬃毛，拖着它走过，马甩尾巴反击，用足全力抵抗。他们哈哈大笑，拿杨开尔打趣。

“你们倒是好，可以哈哈大笑！我为这头牲口可吃足苦头了！”

“给它塞满麦秸，装上一条新的尾巴，然后牵着它到市集上

去；把它当做一匹马是绝对不行了，不过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头牛宰掉！”铁匠嚷嚷道。他们哈哈大笑，因为那马把身体一扭，挣得了自由，跃进了池塘，不管你威吓也好，恳求也好，它可躺下来在水里打滚了。

“一匹希奇古怪的马，一定是从吉普赛那儿买来的。”

“你摆一桶伏特卡在它面前，说不定就可以把它引上岸来！”风琴师的妻子插嘴道。她坐在池塘边上，瞧着一群绒毛仿佛黄色杨花的小鸭，而一只母鸡却惊惶地沿着岸边一面跑一面咯咯地叫。

“好漂亮的一群小鸭——想必是从柯齐奥尔家买来的吧？”

“是的。不过小鸭总是要溜到池塘里来，”她撒了一把土耳其麦子在水里，设法把小鸭呼唤回来。

不过，看见小鸭正在向对岸游过去，她就急急忙忙地追到那一边去了。

他们一到了家，汉卡忙着准备早餐，铁匠便到处走动，正房里的每个角落，宅基上所有的地方，都去看过了，连马铃薯窖也察看过了。最后，汉卡禁不住说道：

“你以为马铃薯短少了吗？”

“不见实物，我决不瞎买东西。”他答道。

“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得比我还清楚啊，”她一面倒咖啡，一面生硬地说道。“来吧，多米尼柯娃！来吧，雅格娜！一起来喝咖啡吧！”

因为她们母女两人一到家就进了对面的房间，把门也关上了。

起初没有人愿意开头说话。汉卡极端谨慎，心存戒备，她殷勤地请大家吃东西，大量地给大家倒上咖啡，但她的眼睛却始终

小心翼翼地看着铁匠;铁匠正从他的座位上东张西望,眼光朝着各个不同的方向射去,一再地清清喉咙,象要说话似的。雅格娜愁眉苦脸地坐着,她的眼睛闪着水汪汪的光,仿佛才不久痛哭流涕过似的。多米尼柯娃在她身边悄悄地说着话儿。犹兹卡从这个盆子跟前飞跑到另一个盆子跟前,盆盆盛满煮马铃薯,只有她一个人同往常一样,无拘无束地信口闲谈。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闷局面之后,铁匠说到正题上来了。

"那么,我们怎么分遗产呢?"

汉卡一惊,但她立刻恢复了镇静;她显然已经考虑成熟,沉着地答道:

"我们究竟怎样分遗产吗?我在这里只不过是看管我丈夫的产业罢了,随便什么事情,我都无权决定。安蒂克回来时,他会处理分遗产的事的。"

"不过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事情可不能这样拖延下去啊。"

"非拖延不可!公公生病时,事情就拖延下来了,只有拖到安蒂克回来。"

"不过,安蒂克并不是唯一的继承遗产的人。"

"然而安蒂克是长子,土地要从父亲手里传给他。"

"继承土地,他同我们任何人比起来,并没有更多的权利。"

"你们也可以分得一份土地,只要安蒂克乐意这么办。我可不同你们为这件事争吵:作决定的不是我。"

"雅格娜!"她的母亲怂恿道,"讲一下你自己应得的权利吧。"

"我干么要讲呢?她们知道得够清楚的了。"

汉卡的脸色变了,红得发紫了;她踢了蜷缩在她脚边的拉帕一脚,咬牙切齿地说道:

“侵犯我们权利的事，哎，我们可记得牢牢的！”

“正如你所讲的。胡言乱语是无足轻重的，可是那六英亩地——却是雅格娜死去的丈夫移赠给她的。”

“只要你手里有移赠的凭据，谁也不能把土地抢走的，”玛格达愤愤地嚷道。她在此之前一直一言不发，坐在那里给孩子喂奶。

“当然啦，笔据是正式签过字、检验过的。”

“不过，大家都必须等待一个时候，雅格娜和其余的人也得等待。”

“当然啦。不过，属于她个人的东西，她可以立刻拿走的：她的母牛，她的小牛，她的猪，她的鹅……”

“不行！”铁匠用强硬的口吻插嘴道，“这些都是公共财产，要平分给大家的。”

“大家平分吗？这是你的意图吗？我给女儿的陪嫁，别人谁也不能拿走！”她提高嗓门儿，大声喊道：“你们打主意要分掉她的衬裙吗？也要打她的羽毛被褥的主意吗？”

“我不过开个玩笑；你倒立刻跟我吵架了！”

“因为我看透了你的心！”

“得了，得了，这一切吵吵闹闹有什么用呢？”他继续说道，“汉卡，你说得对；我们必须等到安蒂克回来。——我现在就得赶紧走了，去同大地主会面了：他们等着我呢。”他说罢就站起身来。

可是，看到他岳父的羊皮挂在角落里，铁匠便想把羊皮拉下来。

“这羊皮给我最合适了。”

“别动它，羊皮是挂在那里晾干的，”汉卡说。

“好吧，那么让我拿走这双靴子。这靴子只有靴统还可以，

而且全都打了补钉了。”他一面找借口，一面设法把靴子取下来。

“一件东西也不要动。如果你拿了一件，人家就会说你把一半家产都拿走了。让我们先搞一个遗产清单，正正式式搞一个。清单没搞好，篱笆上的木桩我也不准抽掉一根。”

“哼！”玛格达说。“可是父亲的羽毛垫褥没有了，也不会记在遗产清单上了。”

“我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们了。就在老人去世之后，我把垫褥摊在树篱上晾一晾，有人夜间来把它偷走了……光我一个人，我无法什么都照料周到。”

“奇怪的是那个贼竟那么近便凑手！”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把东西偷了，现在来撒谎骗人吗？”

“安静些，玛格达，别吵架。……偷被褥的人，就让他用它来做自己的裹尸布吧！”

“呀，光是羽毛就有三十磅重呢！”

“你听着，闭嘴！”铁匠对他的老婆吆喝道；他请汉卡跟他一起到院子里去，说是他想看看猪。

汉卡跟他去了，心里却加意戒备。

“我很想对你进一番忠告。”

她注意听着，捉摸不透对方会讲出些什么来。

“这几天，随便哪个晚上，在搞出遗产清单之前，你必须把两头牛赶到我的牛棚里。我们可以把母猪托付给我们的堂弟，并且尽可能把一切东西藏到我们的熟人家里去。——同谁打交道，我会关照你的——你一定要在遗产清单上声明：谷物都卖给杨开尔了；你给杨开尔两蒲式耳，他就愿意为任何事情作证了。磨坊老板肯收留一匹马，可以在他的场院里边喂养。至于器皿工

具，有的可以藏在马铃薯窖里，有的可以藏在黑麦田里。……我讲给你听的，是一番友好的忠告！……他们都这样干的——一切并非傻瓜的人都这样。……你曾经拚着命干活，正是你应该分到较多的遗产。对我，你只要给点面包屑就行了。别害怕：我一定自始至终给你帮忙；哦，我也要把这件事当做我自己的事来办：叫所有的田地都归到你自己手里！……你只要听我的话：谁也不会给你更好的忠告了。——吓，连大地主也高兴地听从我的忠告呢。——哦，你看怎么样？"

她以轻蔑的神色，目不转睛地瞅着铁匠，用慢吞吞的声调答道：

"属于我的，我一点儿也不愿放弃；属于别人的，我同样一点儿也不要——不多拿也不少拿，就是这样！"

铁匠站立不稳，仿佛挨了一闷棍似的——接着，他愤愤地瞪眼瞧着她，声嘶力竭地说道：

"还有，你把老头儿的东西据为己有的事，我也不会向任何人吐露一言半语！"

"你愿意说给什么人听就说给什么人听好了！——可我一定要把你的忠告讲给安蒂克听，他会为这事找你说话的！"

这辛辣的詈骂他可没法儿吞咽下去。不过，他只是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便匆匆忙忙地走掉了，走时又从打开着的窗子外向他的老婆叫唤道：

"玛格达，仔细留神一切东西，不然这儿还要发生失窃的事呢！"

然而，铁匠走过时，汉卡用多么鄙夷轻蔑的神色瞧着他啊。

铁匠被汉卡的藐视气得往外跑，却遇见了刚走进院子里来的乡长的妻子，便停下步来同她商量了一会儿，依旧愤愤地捏紧

着拳头。

她随身带来了一件公文。

“汉卡，这公文是给你的；警察从官府捎来的。”

“也许是有关安蒂克的事情！”她胆战心惊地猜想着，用围裙裹着手把公文接了过来。

“我看是有关格利哥里的事。我丈夫出门去了，到区公署去了——警察只说是关于格利哥里去世的事，或者……”

“耶稣，玛利亚啊！”犹兹卡大声叫喊，玛格达害怕得跳了起来。

势不可当的恐惧袭上心头，她们无可奈何地把那不祥的公文翻过来复过去地端详。

“雅格娜，也许你能看得懂这公文吧，”汉卡恳求地说道。

她们站在雅格娜的周围，提心吊胆，气也透不过来；然而，雅格娜虽然花了好长时间想方设法要把字拼出来，后来还是只好作罢了。

“我读不出，这公文不是用我们波兰文写的。”

“而且也不是当着她的面写下来的，”乡长的妻子嘲笑道，“不过，有些别的事情，她倒比一般人高明呢。”

“去你的吧，”多米尼柯娃怒吼道，“让人家安静点儿吧。”

但乡长的妻子不愿错过打击多米尼柯娃的机会。

“你责备邻居倒很有一手。不过，你最好还是管管你的女儿，禁止她躺在那儿等候别的妇女的丈夫吧！”

“算了，别再多说了，好太太，”汉卡眼看一场争吵就要爆发，便插嘴劝道；但乡长的妻子却反而越发恼火了。

“啊，现在我要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免得以后再说！——她，她破坏损害了我的家庭生活，我到死也不会饶恕她的！”

“好吧，你就把你肚子里的话倒出来吧！恶狗也吠叫得比你响亮呢！”多米尼柯娃咆哮道。老婆子冷静对待，雅格娜却脸红得象甜菜根了。雅格娜虽羞不自胜，却借莽撞顽固遮羞；仿佛故意惹恼对方似的，她昂起头，两眼紧盯着对方，脸上还露出奚落的神色和恶意的微笑。

这神色，这微笑，激怒了对方，对方便用滔滔不绝的谩骂，数落她的放荡丑行。

“你这是疯言疯语，怨恨使你象喝醉一样神志迷糊了！”老婆子想把愤怒引开去，这样说道。“你的丈夫，要为我女儿的不幸，在天主面前承担严重的罪责。”

“不幸！——可不吗，他引诱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年青闺女呀！……哈哈，好一个闺女，在每一棵绿色灌木下面，同每一个男人……”

“闭上你那贫嘴恶舌，不然的话，尽管我眼睛瞎了，我的双手还是一定会揪住你的头发的！”老妇人威胁地叫嚷道，她的手紧紧地握住拐杖。

“啊，你要试试吗？——只要你碰一碰我！只要你敢碰！”她反复说道，夹杂着挑衅的叫喊。

“哈哈！靠着损害街坊邻居养肥自己的人，现在竟敢纠缠、烦扰邻居——象刺果一样难以摆脱吗？”

“你说，我做过什么事损害了你呢？”

“你丈夫将来关到监狱里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乡长的妻子举起拳头向多米尼柯娃扑过去；但汉卡把她拉了回来。汉卡疾言厉色地对她们两人说道：

“太太们，看在天主面上，别吵架了！——难道你们要把我的家变成酒店吗？”

这句话立刻把她们的吵架喝住了。双方都呼吸急促，喘着大气。泪水从遮住多米尼柯娃的眼睛的绷带下面淌下来，但她是首先恢复理智的，她紧握双手，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坐了下来，说道：

“天主宽恕我这个罪人吧！”

乡长的妻子在一阵愤怒之中冲了出去；不过她又折回来，从窗口伸进头去，对汉卡大声说道：

“你听我说，把这荡妇从你家赶出去！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就把她赶走，不然的话，你就要后悔莫及了！别让她在你家屋顶下再待下去了，再待一个钟头也不行，不然的话，这个地狱里出生的害人精，会搅得你自己待不下去的！汉卡啊，保卫你自己吧——为了保自己，你就要残酷无情，不要对她存丝毫慈悲之心。她只是躺在那里等着把你的安蒂克据为己有……难道你看不见她现在为你准备了一个阳间地狱吗？”她把身体再往房间里探进去一些，向雅格娜伸出拳头，用最激烈的憎恨之情叫喊道：

“我还有句话，还有句话对你说，你这个从地狱里出来的恶鬼！我要亲眼目睹大家用棍棒把你驱逐出了列普卡村，我才会瞑目死去，才会作神圣的忏悔！——啊，你这贱人，畜生一样的荡妇，从村子里滚出去，滚到大兵那里去吧！你只配在兵营里卖笑！”

乡长的妻子走了，屋子里就象坟墓里一样地寂静。多米尼柯娃心中悲愤交集，默默地淌着眼泪；玛格达轻摇婴儿入睡；汉卡沉浸在折磨人的思索里，两眼凝视着炉火。雅格娜脸上虽然还保持着同样顽固莽撞的表情，还保持着同样的恶意的微笑，可她的脸色已经变得象尸布一样苍白了。乡长妻子最后那几句詈骂，已经贯穿她的灵魂深处；她觉得仿佛挨了千刀万剐似的，

每一刀都叫她流出生命的鲜血：一种残酷无情的折磨，迫使她竭尽全力大声叫喊，甚至要把脑袋往墙上撞去。可是她强自镇定，拉拉母亲的袖子，痛苦地小声儿说道：

“妈妈，走吧。让我们从这个地方逃出去吧。赶紧逃吧！”

“说得对，走吧；因为我是心力交瘁了。不过，你一定要回来，看守那些属于你的财物。”

“我不愿意待在这儿！我厌恶这个地方，待下去可受不了。——我为什么闯进这个门户啊？哪怕折断一条腿或一只手，也比进这个门好！”

“请问，难道待你这么坏吗？”汉卡平静地问道。

“还不如一头用链子锁起来的狗呢！哪怕在地狱里，也一定比我在这儿身受的痛苦要少啊！”

“那倒奇怪了，你居然能忍受那么长久；这儿没有人软禁你。你象风一样自由自在，说走就走！”

“我要走的。但愿瘟疫叫你咽气，因为你——你是这么一个人！”

“别咒人，不然的话，我也会把我吃你的亏受你的罪，当面痛骂你的！”

“你们大家——住在列普卡村的那么多人——你们大家干么都反对我？”

“坐得正，立得直，行为正派，就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一句辛辣刺痛的话！”

“别说了，雅格娜，别说了；汉卡对你可没有恶意。”

“让她也跟其余的人一起吠叫吧。是呀，让她吠叫吧！既然是狗，他们的种种吠叫，对我就都是恶意中伤。我干了什么事触犯了他们呢？我抢了谁杀了谁呢？”

“你干了什么事？你居然还有脸问呢！”汉卡精神恍惚地叫道，对着她站了起来。“你不要逼人太甚，不然我就要讲出来了！”

“那就请你讲吧！谅你也不敢讲出来！我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呢！”雅格娜大声嚷道，现在她的愤怒达于极点，象大火似的在心里蔓延开来；她什么事都准备干出来，哪怕是最糟的，也豁出去了。

汉卡一想到安蒂克对她不忠实的事，泪水立刻涌到了眼睛里，往事重现，带来了剧烈的痛苦，她结结巴巴的，好不容易才把话说出口来：

“你倒说说，你跟他——跟我的丈夫，干了什么事？你到处钉牢他，从来不肯放松他，你就象缠住人的狐狸精！……”她上气不接下气，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雅格娜跳起身来，她象是一头困守洞穴、陷于绝境的母狼，准备把她碰上的任何东西都撕成碎片。她心中燃烧着最为猛烈的憎恨，愤怒达到了顶点，如疯如狂，她用带刺的话攻击她的对手，一句句从她的嘴唇里迸发出来，就象一下又一下的鞭打似的。

“果真如此吗？——这样说来，倒是我在追逐你的丈夫了，是不是？然而，没有人不知道我总是把他从我身边赶走的！他象一头小狗，老是在我门外呜呜地哀叫，只指望能看到一眼我的裙子也好！——是的，后来他用暴力抱住了我，直至我丧失知觉，由于我昏头昏脑，这才由他摆布，称了他的心愿。——现在我可要把全部真相告诉你了……不过，我一说出来，你就要伤心后悔了！他爱我——他爱我之深，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他躲避你，甚至讨厌你；可怜的男人，他想到你的爱情就要呕吐；梗在他的喉咙里，象一块腐臭的肥肉，又宿又霉，叫人受不了；他回想起你

来，就要极端厌恶地呸呸地吐口水！不仅如此，为了不要再见到你，他情愿伤害他自己。……你追问真相；现在你可知道真相了！——此外，我还要告诉你——你可别忘了——只要我对他讲出一个'爱'字来，那末，你去亲吻他的脚时，他就会一脚把你踢开，他就会紧跟着我走遍全世界！——你把我的话掂掂分量吧，永远别胆敢妄想你自己是和我旗鼓相当的。——你明白了吧？"

雅格娜说得又响亮又激动，说到后来，她成了个摆脱种种约束的女人，无所畏惧，空前美丽。甚至她的母亲也惊讶地听着她说话，惊讶中还搀和着恐惧；因为如今展示在她眼前的是另一个妇女，可怕、邪恶、危险，仿佛孕育着闪电的乌云。

雅格娜的话直刺汉卡，使她痛苦得奄奄一息。这些话残酷地打击她，压倒她，蹂躏她。她感到浑身无力，失魂落魄，几乎同那被霹雳击倒的树木一样地昏迷不醒。她呼吸困难；她的嘴唇发白，她往后瘫倒在凳子上。她觉得她的痛苦似乎在把她撕成碎片——不，简直在把她碾成砂粒；尽管胸中依然激荡着深沉而干涸的呜咽，泪水却已经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剧烈的折磨之苦，使她的脸色发灰。她仿佛诚惶诚恐地凝视着那一片空虚——突然呈现在她眼前的那一片深渊；她战栗发抖，被暴风疾卷、濒于毁灭的麦穗，就是这样发抖的。

雅格娜早已和她的母亲到房子的那一厢去了；犹兹卡在磨坊池塘边牧放小鸭；但汉卡依旧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老地方，象一只给夺走了雏鸟的母鸟，不能自卫，嚷也嚷不起来，飞也飞不到哪儿去，只不过有时扑动一下翅膀，吐出一声哀鸣而已。

不过上天垂怜汉卡，给了她一点儿安慰。她重新恢复了神志，在圣像前跪了下来，痛哭流涕，许愿要到钦斯托霍瓦去朝圣，如果事实证明她听到的是一派胡言的话。

汉卡甚至对雅格娜也不再感到愤怒了；她只是见她害怕；她不时听到雅格娜的声音，她就划十字，仿佛驱除恶魔似的。

接着她就动手干活。尽管她干活时心不在焉，但她富有经验的双手却干得几乎象往常一样地灵巧娴熟；不过，那一天她始终没有想到要把孩子们带到户外去，要把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最后，煮好午餐，装在盆子里，她就叫犹兹卡给田里干活的人们送去。

这时她独自一人，心情不复激动，便坐下来回忆着雅格娜所说的每一个字。她虽然明白事理、心地仁慈，但作为妻子，自尊心受到打击，对此却耿耿于怀；回忆几次三番地使她怒火中烧，回忆招来的折磨使她心痛肠断。她脑子里不止一次地充塞着可怕的报仇雪恨的念头。但她终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说到长得好看，我确实没法儿和她相比。不过，我是安蒂克的结发妻子，我是他的孩子的亲娘。"想到这里，汉卡又恢复了信心。

"哪怕安蒂克误入歧途，追求她，他也一定会回到我身边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她望着窗外，又自我安慰道："安蒂克永远不能娶她作老婆！"

下午正在化为黄昏，这时汉卡心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必须采取的措施。她靠在墙上，考虑了一二分钟；接着她就擦擦眼睛，大踏步走进过道，打开雅格娜的房门，响亮而镇静地说道：

"滚出去，滚！——立刻从这屋子里滚出去！"

雅格娜从高背长椅里倏的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对她看了好几秒钟。汉卡于是从门口往后退了一二步，用嘶哑的声音重复说道：

"你立刻就走，要不我就叫长工撵你出去！——立刻就撵！"

她再一次声色俱厉地强调道。

这时多米尼柯娃老婆子很想干预其事，急于要作些解释和道歉；但雅格娜只是耸耸肩膀而已。

“一句话也不要跟她说——不要跟这个讨厌的稻草人说！她想要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她从柜子底里拿出一张纸来。

“这就是你想要回去的那张移赠契纸和六英亩土地：你拿去吧，吃吧，塞饱你的肚子吧！”

她把契纸丢到汉卡的脸上，鄙夷地找补道：

“吃得你噎死吧！”

接着，雅格娜根本不理会母亲的规劝，立刻动手收拾她自己的一切东西，拿到屋子外边去。

汉卡感到晕头转向，仿佛在眉心里挨了一拳似的；但她捡起了那张契纸，威胁雅格娜道：

“快些滚，要不我就叫狗咬你！”

这时候，惊讶诧异还是在汉卡心上占着压倒的优势。啊！把整整六英亩土地丢了出来，竟象人们扔掉一只破罐子一样？——她怎么能这样呢？汉卡想，这个女人一定神经错乱了；汉卡用惊异的眼睛瞅着雅格娜。

雅格娜再也不注意汉卡了，她正在把自己的照片取下时，犹兹卡大叫大嚷着走进屋子里来了。

“把珊瑚项链留下；那是我的母亲传给我的，那是我的——我的——我的呀！”

雅格娜正要把项链解下来，却又住手了。

“不，”雅格娜答道，“我决不留下。项链是玛蒂亚斯给我的：是我的东西！”

犹兹卡大叫大闹，汉卡终于不得不把她喝住。于是一切又归于平静；雅格娜似乎变得又聋又哑。她把她的东西都清理出来之后，便赶紧去叫她的兄弟来帮忙搬运。

多米尼柯娃不再反对，但她对于汉卡或犹兹卡说的话，却一句也不回答。只是在她女儿的东西都搬上了车时，她才站起身来挥舞着拳头，说道：

“命运中可能发生的千灾百难，都不会放过你！”

汉卡听到咒骂虽然因痛苦而有点气馁，却处之泰然，她在老婆子的背后说道：“维蒂克放牛回来时，他会把你们的母牛送到你们家去的。其余的东西，晚上也派个人来运回你家去吧。”

当她们默默地离开，绕着池塘走去时，汉卡对她们凝望了好久。她没有闲工夫思索考虑，因为雇工们不久就回来了：所以她小心地把契纸藏在柜里，上了锁。但整个晚上她颓丧而又悒郁，听到雅姑斯叮卡赞美她的所作所为，她也并不感觉愉快。

短工们重新回去干农活以后，汉卡就带着犹兹卡一起到亚麻地里去除草，那儿有好几处地方野花都已经长得黄澄澄的。汉卡拚命干活，想借此把多米尼柯娃的威胁恫吓之词从心中驱除出去，可是驱除不了；安蒂克回来时会怎么说呢？她对这一点特别感到不安。

“我把契纸给他看时，他一定会皱紧眉头的！——啊，真是傻瓜！——六英亩土地呢！光是这片土地本身，几乎就是个农场嘛！”

“呀，汉卡，我们把那封关于格利哥里的信给忘了！”犹兹卡叫喊道。

“是呀，我们忘了。——犹兹卡，放下手里的活儿吧！我到神父家去，请他把信念一念。”

可是神父不在家里，当她远远望见脱掉了黑色法衣的神父在和短工们一起干活时，她担心神父会为了她刚才的举动公开斥责她。"因为，毫无疑问，"她想，"现在他必定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所以，她就找磨坊老板去了，老板这时正和马秀一起在看锯床试车。

"我老婆刚才告诉我，你已经把你的晚婆婆象熏蚊子似的赶出去了。哈哈！你看上去象只鹡鸰，却生着老鹰的爪子呢！"磨坊老板一面大笑，一面开始看信，但他刚看了第一眼，就大声叹息道："唉，消息糟透了！你们的格利哥里淹死了。——还是早在复活节季节里的事呢……来信通知你们：到区公署去办好申请手续，就可以领取格利哥里的遗物。"

"格利哥里死了？——那么身强力壮！——那么年轻！——他还不过二十六岁，——而且原来定在秋收季节要回家的。——竟淹死了！大慈大悲的耶稣啊！"汉卡听到噩耗便扭动着双手，呜呜咽咽地哭泣。

"好啦，看来遗产都朝你这边涌来了。"马秀怀着敌意，辛辣地说道。"你只要把犹兹卡撵出家门，波利那家的全部财产就都是你和铁匠的了。"

"你已经和老相好特雷莎丢开手，同雅格娜这个新欢搞上了吗？"汉卡打断马秀的话，回敬道；这么一来，马秀便突然变得全神贯注于试车了，而磨坊老板却不由得发出哈哈大笑。

"啊，好一个一拳来一脚去！——好一个勇敢的小妇人！"

汉卡在回家途中弯到玛格达家去，把噩耗告诉她。玛格达痛哭流涕，说了许多哀伤叹息的话：

"这是天主的意思。……啊！一个象栎树一样的壮健汉子……全列普卡村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的……唉，壮丁的命运啊，不

幸的命运啊！——今天在家里，明天就走了！……然后是遗物归家属：米哈尔明天上公署去，把遗物领回来……可怜的人！他是多么渴望重新回家来啊！”

“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他遇到水总是倒霉的。记得有一回他险些儿淹死在池塘里，克莱姆巴救了他的命……想必他命中注定要死在水里的！”

她们一起哀悼，哭泣——然后便分手了；因为她们两人都有许多活儿要干，特别是汉卡。

消息很快便传开了。从田野里干活回来的人们，已经在谈论格利哥里和雅格娜的事情：大家都由衷地为格利哥里伤心，却并不是大家都为雅格娜惋惜；对于雅格娜的事，意见是分歧的。妇女们（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女人）斩钉截铁地站在汉卡一边，猛烈地攻击雅格娜；男子们，虽然犹犹豫豫，倒是倾向于支持雅格娜的。这甚至引起了一些口角。

马秀从锯木厂回家的途中，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起初他只是吐吐唾沫，表示轻蔑，或者低声咒骂一句；但是，在普洛希卡屋子外面听到人们的议论时，他禁不住愤愤地嚷了起来：

“汉卡没有权利把雅格娜驱逐出家门：雅格娜在那家里有她自己的财产。”

这时，普洛希卡的脸色红润、身材魁梧的老婆，冲着他干起来了。

“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她大声说道，“谁都知道，汉卡并不否认雅格娜的土地所有权。不过，汉卡还担心别的事，因为安蒂克随时都会回家来。谁能提防得了住在家里的惯窃呢？难道叫汉卡声色不动、对他们的偷情也眼开眼闭吗？难道叫她这样吗？”

“胡说！这一切都和这件事毫无关系。你那没遮拦的舌头

唠唠叨叨的，不是为了主持公道，而是出于妒忌和恶意！”

你用棍子捅马蜂窝，马蜂便统统飞出来围攻你；妇女们就是这样围攻马秀。

“啊，真是岂有此理！你倒说说看，雅格娜有什么可妒忌的？因为她轻佻风骚、水性杨花吗？因为你们都象狗一样地追逐她吗？因为你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想和她勾搭吗？她是全村的耻辱，祸根。难道我们对她这些丑事妒忌吗？”

“说不定你们是妒忌的；男子汉可弄不明白你们。你们是衰老的肮脏婆娘，对太阳光都会憎恨的呀！如果雅格娜长得象酒店女招待玛格达一样，哪怕做出最丑恶的事来，你们也会原谅她的；可是，只不过因为她是长得最美的女人，你们大家就都想把她淹死——哎，居然想用一汤匙的水把她淹死呢！”

这一番话引起了一场风波，马秀只得逃跑，他一边儿跑一边儿嚷道：

“臭婆娘，烂掉你们的舌头！”

经过多米尼柯娃家时，他从打开的窗子往里张望。房间里点着灯，可是看不见雅格娜，他便不想走进屋去了；他遗憾地向自己的小屋走去，半路上遇见了薇隆卡。

“啊，我刚才到你家里去过。——斯泰和已经把新宅基搞好了，把树干也准备好了，你这就可以动手把树干锯成木材了，你什么时候来呢？”

“啊，也许永远不来了。我对这个村子厌恶极了，也许有一天我会抛弃一切——翻山越岭，远走高飞！”他一面擦身走过，一面愤愤地嚷道。

“一定有什么事情猛烈地刺痛他了，”薇隆卡向波利那家走去，一路上猜测道：“究竟是件什么事情呢？”

晚饭已经做好了，汉卡好整以暇地把一切都告诉薇隆卡。雅格娜给撵出家门的事，薇隆卡听得津津有味；但，听到格利哥里去世的噩耗，她只是说道：

“他死了，来分遗产的人这就少了一个了。”

“少一个人来分——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再加上大地主为交换森林不得不付出的土地，每人就差不多可以到手十七英亩的田地……想想看！……甚至别人的死亡，对那些已经富裕的人也是一笔收益啊！”薇隆卡懊恼地叹息道。

“我对财富倒不在乎，”汉卡说。不过，当她睡到床上，反复想起这件事时，她感到内心有一种不可为外人道的喜悦。

于是她跪下来作晚祷，听天由命地说道：

“格利哥里既然死了，该是天主的意思吧。”她为格利哥里的永远安息热诚祈祷。

第二天中午时分，安姆勃罗司到她家里来了。

“你上谁家去了？”她问。

“柯齐奥尔家。有个孩子给烫死了。她叫我去的，可是，除了一具棺材和几块泥土，什么也不需要了。”

“死的是哪一个孩子？”

“今年春天她从华沙领来两个孩子，死的是小的那一个。孩子掉在沸水桶里，差点儿给煮熟了。”

“看来这些孤儿似乎同她处得不好。”

“处得不好。——她可没有损失：安葬费她也领到了。——不过，我来看你是为了别的事情。”

她心神不安地瞧着他。

“你要知道，多米尼柯娃带着雅格娜上法院去了——我猜想，大概去控告你把雅格娜撵出家门。”

“让她去控告好了。我不在乎。”

“她们今天早晨去忏悔，接下来就同神父长谈。她们所说的中伤你的话，我一半也没听到；可是她们说的话，使神父愤愤地挥动着拳头！”

“一个神父——居然干涉起别人的事情来了！”她不由自主地脱口说道。可是，这个消息整天痛苦地纠缠着她，她心里充满了惶恐之情和不祥的猜测，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夜间，一辆马车在她家门口停下来了。她气喘吁吁、心惊胆战地跑出门去；但，坐在马匹背后座位上的，只不过是乡长罢了。

“你已经知道格利哥里的事了，”乡长开始说道，“这是灾难，但也无话可说了。——现在我还有个好消息向你报喜。今天——最晚是明天，你就重新见到安蒂克了。”

“你在骗我吧？”她问；这消息实在太好了，一时难以相信。

“乡长告诉你如此这般，你就应当相信。我从官府得到通知的。”

“他回来就好了；确实是他该回来的时候了，”她冷淡地回答道，仿佛一点儿欢喜之情也没有似的。乡长考虑了一会儿以后，便象一个朋友般的同她说起话来。

“你对付雅格娜的那一手，把事情弄糟了！她对你提出了起诉，这将使你受到法律惩处，因为你使用暴力、不依法律、擅自惩罚泄愤。你无权把她从她住的房间里驱逐出去。——虽然事情不大，可安蒂克回家时，你们俩都因此要被关进监牢！——你还是听从我诚心诚意的友好劝告：把事情和平解决吧。我一定尽我所能，叫对方撤销起诉；不过对方所受的损害，你也必须赔偿她。”

汉卡昂然挺胸，站在乡长面前，把她心里所想的，直率地对

他说道:

“你讲这种话,是给我的受害人,或者说,你自己的姘妇,充当辩护士吗?”

乡长的鞭子狠狠地抽打马儿,马儿纵身飞驰而去。

第 四 章

汉卡经历了种种痛苦的事故之后，当天夜里通宵未能合眼。她始终认为她听到有人在家宅周围、大路上，甚至紧挨着房子蹑手蹑脚地走动。她侧耳谛听。屋子里的人都沉沉入睡了。尽管树木飒飒作响，夜是寂静的，夜色也不太黑暗，因为星星闪耀着朦胧的光。

屋子里闷得透不过气来。拦在床底下栖息的小鸭，发出难闻的气味，可是汉卡不愿打开窗子。她身底下的眠床和枕头都是热烘烘的，热得发烫；她辗转反侧，心里愈来愈焦躁不安，脑子里百感交集，浑身大汗淋漓。最后，她愈来愈控制不住自己的惶恐忧惧的情绪，便从床上跳将起来，只穿着内衣，光着脚丫子跑出去，攀着胡乱抓到的一把斧头，跑到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什么都是敞开着的。彼特摊开四肢躺在马厩外边，大声打着呼噜。马儿正嚼着干草，身上拴的链子叮叮哨哨地响。母牛倒没有给拴住了过夜，它们或是在院子里任意走动，或是躺在那里反刍，口角边湿漉漉地垂着涎水，它们向汉卡抬起长着角的大脑袋，转动着深不可测的眼里的黑眼球。

汉卡又回到床上躺下，眼睛瞪得大大的，竖起耳朵静听着，有时候她十拿九稳地觉得自己听到了人声和脚步声。

"也许邻居有人睡醒了，正说着话呢，"她自言自语，竭力给疑团找个解释；但，窗玻璃刚从黑色变成灰色，她就立刻起床，重

新跑到外边去了，这一回她披上了安蒂克的老羊皮。

门廊里，维蒂克的鹳鸟站在那儿睡觉，一只脚缩在身子底下，脑袋伸在翅膀下面；一群鹅挤在栅栏里，形成一团朦朦胧胧的白色。

背后的田野里，泛滥着一大片低垂的灰白色雾霭，只有最高的树冠冒出在雾霭之上，象是浓黑的烟柱。

池塘在黑暗中发出反光，象是盲人的大眼睛，在池塘四周簌簌作响的赤杨，便是眼睫毛；而附近一带，却都笼罩在昏昏然无从透视的雾霭里，沉沉入睡。

汉卡挨着屋子坐下，身体靠在墙上，打起瞌睡来了。当她重新张开眼睛时，她惊讶地看到黑夜已经过去，云层全都燃成红彤彤的，象是一片遥远的大火。

"如果他出发得早，马上就可以到家了，"她朝着大路望去，自言自语地说道。打过一个短短的瞌睡，她神清气爽了；为了消磨日出之前的时间，她拿起孩子们的衣服，到池塘里去洗涤，这时候，天色愈来愈明朗了。

响起了第一声鸡啼，其他的鸡便迅速地跟着啼叫，连成了一片响彻全村的啼声。也听得到云雀在鸣啭，不过是断断续续的；这时候，白色粉墙和浸透了露水的空荡荡的大路，逐渐清晰可见。

汉卡正忙着洗衣服时，有个鬼鬼祟祟的脚步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好奇地向四周张望，这时有个人影儿从巴尔级雷克家的院子里出来，打树丛之间溜掉了。

"啊——那是来和玛丽亚幽会的人呀！他究竟是谁呢？"她看不清拿不准，因为人影儿很快就消失了。"咳！那么骄傲的一个姑娘！一个自高自大、以美丽自豪的姑娘——竟私留情人过

夜！——这种事情谁想得到啊？”

汉卡感到震惊。她再向四周瞧瞧，看到磨坊里的一个长工正从村子的另一头溜回来。

“他那个玛格达住在酒店里，他一定是刚从酒店里回家来！——这种男人啊！到了夜间，就象狼一样东闯西闯！——胡作非为！真气人！”她叹息道，但这时却有一种焦急不安之感，使她神经过敏、情绪激动。她继续在凉水里洗着衣服的时候，这种激动之情倒也很快消逝了；她以虽然克制却依旧热情洋溢的声音，开始唱起赞美歌来。

曙光染红天空，
我对天主歌颂！

歌声在自天而降的露珠上荡漾开去，同正在到来的黎明化为一体。

该是起床的时候了：开窗声，木底鞋的卡嗒声，响亮的呼唤声，都说明村子正在醒将过来。

汉卡把她洗好的衣服晾在篱笆上，跑回去叫醒她家里的人。可是，他们睡得正熟，脑袋刚抬起来又倒在枕头上了。

使汉卡十分生气的是，彼特竟对着她大叫大嚷：

“他妈的！太早了！我要睡到太阳出来才起床！”他不肯动窝儿。

娃娃们在大哭，犹兹卡在哀求：

“亲爱的汉卡，让我再睡一会儿吧！我才上床不久呢！”

汉卡于是哄孩子们睡觉，把鸡群赶到院子里，耐心地又等了几分钟；后来，太阳快要喷薄而出了，天空高处一片熊熊大火，池塘在曙光里映得通红，这时她就重整旗鼓，唠叨吆喝起来，闹得

睡觉的人们不得不起床。维蒂克懒洋洋地搔着痒走过来，在屋角上擦擦背脊，汉卡便用尖刻的话训斥他：

"狠狠地揍你一顿，你才会赶快醒来！——是这样吧？你这小狗，干么要这样呢！你昨夜为什么不把母牛关在牛棚里？你存心要叫它们在黑暗中互相抵破肚子吗？"

维蒂克跟她顶嘴，但是，因为她猛扑过来，他就抢先溜得不见影踪了。接着，她一面向马厩里张望，一面叱责彼特道：

"马儿在啃着空槽哩！——你呢！太阳出来了，你竟然还在床上躺着！你这懒骨头！"

"你咕咕喳喳的，倒象下雨之前的喜鹊，"他嘟嘟囔囔地还嘴。"吓，全村都能听见你的声音了！"

"让大家听见好了！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地地道道的懒鬼子，贪吃懒做的寄生虫，鬼混游荡的二流子！——不过，如今主人就要回家了，我可以担保，他一定会叫你们循规蹈矩的！"

"犹兹卡，"她这一回是在院子的那一头叫喊，"斑牛的乳房涨得硬硬的：给它挤奶要仔细，别象你上回那样，挤一半留一半的。——维蒂克！你吃了早饭就出去；如果你象昨天那样，让羊群迷路，我可要追究了！"……她就这样走来走去，发号施令，到处督促人们干活，她自己也自始至终都在尽力干活：喂鸡，喂那挨在房子附近的猪，把一桶薄薄的面粉蛋奶糊糊端给刚断奶的小牛喝，把煮烂的麦片粥给小鸭子吃了，又将它们赶到池塘里去。维蒂克背上挨了一拳，也到手了一袋食物。连鹳鸟也没有给忘记；她摆好一只小瓦锅在它面前，锅里盛满了上一天煮的马铃薯。鹳鸟克里克—克里克地叫，把长嘴巴伸到锅里，高兴地开怀大吃。汉卡到处走动，事事留神，把一切都管理得十分井井有条。

维蒂克刚把母牛和羊群带去放牧，汉卡就跑到彼特那儿去

了，她对他那种吊儿郎当的样子，实在看不顺眼。

“把牛棚里的牛粪统统收拾干净！”她下命令道。“堆积在那儿，对母牛在棚里过夜有害处，弄得它们浑身都是粪，脏得跟猪一模一样了。”

正是这个时候，太阳的燃烧得红彤彤的眼睛从远方张望着他们，而柯莫尔尼基们也赶来干活了：他们租了亚麻田和马铃薯田，用劳动来偿付田租。

汉卡叫犹兹卡动手削马铃薯皮，她自己给娃娃喂了奶，将围身布裹在头上，嘱咐道：

“这儿的每一桩事情，你都要留点儿神！如果安蒂克回来，你就来通知我：我在卷心菜田里。——来干活吧，好样的人们，趁着天气凉快，还有露水。咱们先把卷心菜掘起来，吃过早饭，再动手接着干昨天的活儿。”

大家沿着从前掘过泥炭的废墟走下去时，有几只田凫在她们头上盘旋，也有些鹳鸟在低洼的沼泽地上跋涉，脑袋向前伸着，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空气里弥漫着沼泽的气味，其中还混和着香蒲和白菖的芳香。——泥炭田的废墟上长满了一丛丛的香蒲和白菖。

于是她们动手干活，一面掘卷心菜，一面便谈起话来，当然是从那没有穷尽的话题——天气说起。卷心菜长得很好，可是杂草丛生：蒲公英又高又大，水萍连绵蔓延，野蓟甚至蔚然成林了。

“人不需要的，不播种的，却长得最多，”一个妇人一面把杂草根上的土块打掉，一面说道。

“一切罪恶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另一个妇女说道，“谁也不播种罪恶，可是世界上充满了罪恶。”

“因为罪恶的生命力强！”雅姑斯叮卡插嘴发表她的独特见

解。"哎呀！只要人活着，罪恶就存在。常言道：'消灭罪恶，断送一切欢乐。'又说道：'要不是不惜代价培育罪恶，人早就死尽灭绝了。'——可见，罪恶必定也有益处，就象杂草一样：罪恶和杂草毕竟都是天主创造出来的啊！"

雅姑斯叮卡的这种神学理论，受到汉卡严厉的驳斥。"什么！……天主创造罪恶？只是因为人象猪一样，用鼻子东拱西拱的，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于是大家就不再说下去了。

太阳已经升到高空；雾霭完全消失时，其他妇女也一群群地从村子里出来了。

汉卡嘲笑她们。

"好样儿的干活能手！一直等到露水快干了才上工，怕沾湿她们的双脚吧？"

"大家可并不都象你那样急着要干活。"

"大家可并不都象我那样给逼得非干活不可啊，"汉卡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哦，你丈夫这就回来了：你可以休息享福了。"

"我发过誓了，如果他回来了，我要到钦斯托霍瓦去过圣母节。乡长通知我，他今天要回来了。"

"衙门里的人必定知道的，所以这个消息是靠得住的。——今年步行到钦斯托霍瓦去的人可多呢。据说，风琴师的老婆也要去朝拜圣地，她还对我说，神父要和大家一起去朝圣呢。"

雅姑斯叮卡拿神父的打算取笑。"谁替他捧着肚子呢？靠他自己可朝不了圣。——不，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神父往常总是说说罢了。"

"我倒和别人一同去朝圣过几次，很想每年去一次，"斐利普卡叹息道，她正从池塘那一边走过来。

“人人都渴望有段闲逛的时光。”

“啊，天哪！”她继续说下去，对别人的嘲弄，根本没在意。“真是开心极了！一路上尽是有趣的事物，看得人乐呵呵的！而且你见识了世界，听到了不少东西，也做了不少祷告！……在几个礼拜之内，你觉得自己摆脱了一切烦恼和忧虑。觉得自己好象重新投胎做人似的！”

“一点不错，好多人对我讲过同样的感受，”汉卡说，“朝圣的人得到天主神恩格外的保佑。”

有个小姑娘，穿行于芦苇和一丛丛茂盛的赤杨之间，正急急忙忙地在向她们赶来。汉卡用手遮住阳光，定睛看去，认出小姑娘就是犹兹卡，听到她远远的在叫喊，还挥动着双臂呢。

“汉卡，汉卡！安蒂克回家了！”

汉卡丢下锄头，跳了起来，仿佛要象鸟儿似的飞回家去；但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放下原来卷起的裙子，虽然欢天喜地之情和怦怦的心跳使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还是象压根儿没听到什么消息似的，平静地说道：

“我不在，你们继续干活就是了；早饭，回家来吃吧。”

妇女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她不过是表面上镇静罢了，”雅姑斯叮卡说道，“不然的话，人家要笑话她想丈夫想得忘形了。——要这样控制自己，我可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但愿天主保佑，安蒂克不再走错路才好！”

“如今雅格娜不再挨着他住了，他总可以改邪归正吧。”

“啊呀呀！一个男子闻到了女人衬裙的气味，他就会跑遍世界钉牢她的！”

“这话说得对。野兽贪食，也不象有些男子好色那样，竟弄

到坑害自己的地步。”

妇女们就这样谈谈说说，松松垮垮，差点儿要停止干活了。这时汉卡正在赶回家去，一路上同犹兹卡和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说着话儿，尽管她对她们说的话也好，她们对她说的话也好，她都没有在意。

“罗赫和他一起来的吗？”她再三问道。

“是的，——我已经回答你好几遍了啊！”

“他的脸色怎么样？——怎么样？”

“这叫我怎么说给你听呢？——他一进门，在门口就问：‘汉卡在哪儿？’我回答了他，就跑来找你——我全都讲给你听了啊。”

“他问起我呢！——但愿天主……！但愿他……”她高兴得身不由己，连说话也不连贯了。

她老远就看见他和罗赫一同坐在门廊里；他一看见她，就走到院子里来迎接她。

她愈往前走，步子愈慢；因为两腿发软，她抓住道旁的篱笆，以防跌倒。她觉得呜咽梗塞了喉咙，脑子里迷迷糊糊的，她口里只迸出了这几个字：

“你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她再也说不下去，因为欢喜的眼泪使她噎住了。

“终于回家了，亲爱的汉卡！”他用充满深情厚爱的、有力的拥抱，把她紧抱在胸前。她以不可控制的热情，偎依在他的胸侧，这时幸福的眼泪流过她苍白的面颊淌了下来，她的嘴唇颤抖，她象孩子一样天真纯朴地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丈夫。

她好久才能说出话来；不过，说实在的，有什么话能表达她心中的感受呢？她恨不得跪在他面前，吻他脚上的尘土；她的唇

边迸发出一句半句话时，它们不过象是奉献在他面前的鲜花，发出幸福的芳香、浸润着她心血的露珠的鲜花；她忠诚的眼睛洋溢着无限的情爱，怀着一片靠主人的意愿和宠爱过日子的小狗的赤胆忠心，把这些鲜花放在他的脚下。

“你可真瘦啊，最亲爱的汉卡！”他温情脉脉地抚摩着她的脸，说道。

“瘦也不奇怪，我吃了那么多苦，等了那么久！”

“可怜的女人！”罗赫这时插嘴道；“她一向拚命干活，劳累过度了。”

“啊！你也回来了，罗赫！我怎么竟把你忘了呢？”她迎上前去，吻他的双手，他笑着答道：

“很容易忘啊！——闲话少说，过去我但愿能把你丈夫弄回家来；如今他可回来啦！”

“是呀，他真的回来了！”她大声说道，她站在安蒂克面前，爱慕地打量着他。同过去比较，现在他白得多了——体态英俊多了——那么美丽，那么一表堂堂——仿佛换了个人似的！她瞧得傻了。

“你的眼睛那么打量着我，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变了吗？”

“不，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总有点儿不一样！”

“噢，我重新干庄稼活的时候，不久就会恢复我从前的老样子的！”

这时，她窜进屋子里，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出来了。

“安蒂克，你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呢！”她大声说道，把大哭大叫的婴儿举了起来。“你瞧瞧吧，可象你呢，好比两粒豌豆，一模一样。”

“多棒的小家伙，”安蒂克用外套的下摆裹住婴儿，摇他哄

他。

“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罗赫！——喂，彼得，到爸爸这儿来呀，”她把另一个孩子推上前去，孩子爬上安蒂克的双膝，咿咿呀呀说着稚气的话。安蒂克温柔地爱抚他，象对待那另一个孩子一样。

“亲爱的小东西！小逗逗！——彼得长得好大啊！——他已经会说上几句话呢……”

“噢，他可懂事呢，还挺聪明！要是他能弄到一根小鞭子，他就立刻噼噼啪啪地赶鹅去了！”她走过来蹲在孩子们身边。“彼得！来！来喊‘爸爸’！”

孩子确实含含糊糊地发出了类似“爸爸”的声音，接着他又象鸽子似的自言自语起来，一面还拉他父亲的头发。

“犹兹卡，”安蒂克说道，“你干吗这样斜着眼睛看我呀？到这里来吧。”

“不过我不大敢．”她说。

“到我这里来，傻丫头，到我这里来吧！”他以和蔼可亲的、兄长的情谊拥抱她。

“如今你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听我的话，就象过去你听父亲的话一样。别害怕：我决不会苛待你的；在我手里，你也不会吃亏遭难的。”

小姑娘想起父亲和淹死的格利哥里，突然痛哭流涕。

“听到乡长告诉我格利哥里去世的时候，我悲痛得目瞪口呆。”安蒂克说。“他同我多亲密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已经考虑好我们该怎样分田分地，我甚至想到给他找个老婆！”他十分伤心地说下去时，罗赫为了使大家的思绪从这个悲戚的话题转移开去，便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道：

“谈谈倒是挺好，不过肚子饿得哇哇叫总不行啊！”

“哎呀！我忘得一干二净了……犹兹卡，你替我捉住那两只黄色小公鸡……咯，咯，咯！过来吧！……你们先吃鸡蛋？还是吃点儿新鲜面包和昨天才做的黄油？——一点不错，先把小公鸡的头宰了，再把它们在开水里烫一烫，去掉毛！……我用不了多少时候就会把一切准备好的……我竟忘了做菜，我真是个大傻瓜！”

“汉卡，别杀鸡了；以后再吃鸡吧。现在我倒想吃点儿家常便饭，吃点儿家乡风味的东西，我吃城里的菜肴都吃厌了：给我马铃薯和酸菜汤就行了！”安蒂克愉快地笑着说道。“不过，要给罗赫另外做个菜！”

“多谢了；说到吃菜，你们和我口味是一样的，别另外做了。”

汉卡出去准备菜肴。此刻马铃薯已经在煮了，她只要到伙食房里去拿一根大香肠来做酸菜汤。

“安蒂克，这是我特地为你留着的。你捎口信叫我杀一头猪过复活节，这香肠就是用那猪肉做的。”

“这大香肠挂起来，倒很象美丽的花彩；不过，靠天主保佑，我们会把它吃个精光的！——哦，罗赫，礼物搁在哪儿呀？”

老人把一个大包裹拖到前面来，安蒂克便从包裹里掏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汉卡，这是给你的，你到外边去时围着吧。”他递给她一条羊毛围巾——正好跟风琴师老婆的那条围巾一模一样！——墨黑的底色上缀着大红大绿的方格花纹。

“给我的！安蒂克啊，你真好，你没有忘记我！”她感激极了，不由得叫了起来。

“罗赫提醒我的，”安蒂克老实说道，“要不，我就忘记了。我们一起去挑选、购买的。”

他们带回来好多礼物：他还给汉卡买了一双皮鞋，一块包头的丝头巾：天蓝色，上面缀着黄色小花。犹兹卡也得到这么一件礼物，不过是绿色的；还有绉边和几串念珠，用一条长缎带扎在一起。给孩子们的是姜饼和口琴；甚至还有一包东西搁在一边没有打开，那是送给铁匠老婆的。维蒂克和长工彼特，他也没有把哪一个忘了。

他把新奇的礼物一件件地拿出来，她们大家都啧啧称羡，仔细端详，并且试试尺寸大小！欢喜的眼泪从汉卡的面颊上奔流而下；犹兹卡惊讶得糊涂了，用双手捂着脑袋。

"这些礼物，你们都受之无愧。罗赫告诉我，庄稼活儿你们桩桩件件都料理得挺好。——大家别说了，我不是来接受大家的道谢的！"他大声说道，因为她们都在挤过来拥抱他，表示感谢。

"我做梦也从来没有想到买这样美丽的皮鞋，"汉卡试穿新皮鞋时说道，她依旧是欢喜得要流泪的心情。"我穿起来稍为紧了一点儿，因为我现在光脚丫子走路；可是到了冬天，皮鞋就合脚了。"

罗赫问起村子里的情况。汉卡都一一讲了，可她忙于准备菜肴，回答得丢三拉四、杂乱无章。没有多久，她便在他们面前摆上了一大盘煮马铃薯，里边夹着许多肥咸肉；还有毫不逊色的一大盆酸菜汤，汤里荡漾着粗大的香肠，从各方面看来都象是个浮动的车轮。

于是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这才是我喜欢吃的菜，"安蒂克高兴地大声说道；"大蒜放得多，香肠才够味儿！吃过这个菜，人才觉得肚子里有点儿东西，踏实了。可是，在监牢里……他们给我吃什么呀——他妈的见鬼去吧！"

“啊，可怜的亲人，你一定饿坏了！”

“唉！弄到后来，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小伙子们告诉我：监牢里给你们吃的东西，只有饿狗才吃得下去，真是这样吗？”

“这话有点道理；不过最糟的还是给关在屋子里头。天气寒冷的时候，倒还可以熬一下；可是，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时候，我闻到了土地的气味，——啊，那时候我就冒火了！我甚至想拆掉窗口的栅栏；可是他们不让我拆。”

“他们在监狱里打人——这是真的吗？”汉卡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当然打人。不过，那时监狱里满满的都不是好东西，天天打他们也是应该的。可是，没有人敢动个手指头碰我一根汗毛！谁敢碰我……吓，我就当场结果他的性命。”

“是啊，确实是这样啊！你力气那末大，世界上有谁能打倒你呢？”她说，得意地用眼睛瞅着他，并且体贴入微地留神着他的眼色和手势。

汉卡已经把床铺和枕头给他们搬到了储藏室里；他们不久就吃完饭，到那儿去睡觉了。

“我可以断定，”安蒂克大笑着说道，“我们两人在那儿都会大睡特睡，睡得骨头都酥了！”

汉卡给他们把储藏室的大门关上之后，她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为了掩饰这种感情，她跑到芹菜田里去除草，她泪如泉涌，不时地向四周张望。她流的是欢喜的眼泪——为什么流泪？因为太阳暖烘烘地晒着她的肩膀，苍翠的树叶在她头顶上飘拂；因为鸟儿歌唱、花香扑鼻；而且她觉得内心深处是那末舒畅、宁静、幸福！——仿佛她刚奉行忏悔礼回来一般——也许比

忏悔之后更加心情舒畅呢!

"主啊，天主耶稣啊，这一切，都是靠你保佑啊，"她抬起泪眼仰望上苍，喃喃地低声祷告，身受大恩，她的灵魂里充满了深刻而难以形容的感激之情。

"一切都不可思议地变了，" 她喜极若狂，唏嘘不已。——在他们睡熟的整段时间里，她始终处于一种甜蜜的魂不守舍的境界。她守护着他们，好比母鸡守护雏鸡一样；她把孩子们远远的带到果园深处，免得他们把睡觉的人吵醒了；她把家畜家禽都撵到院子外边去了，也不管猪是否拱掉新生的马铃薯，鸡是否扒坏黄瓜的秧苗。

这一天长得令人痛苦，但也无可奈何。早餐，午餐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是在沉沉酣睡。她把所有的人都派出去干活了；她不在场，他们究竟在劳动还是在偷懒，她都毫不在意。她或是继续站在那里守望，或是在正屋和储藏室之间悄悄地走过来又悄悄地走过去。

她几次三番把他买给她的东西拿出来，穿穿脱脱，口中嚷了出来：

"世界上还找得到象他这样亲切温存、体贴入微的男人吗？"

可是，她终于跑到村子里，瞧见妇女就招呼道：

"你可知道，我那当家的回来了！如今正在储藏室里睡大觉呢！"

她的眼睛和脸都在微笑，容光焕发；她全身散发出欢欣鼓舞的情绪，使大家都很惊讶。

"那个囚犯在她身上施展了什么魔法啊？哎，她为这男人高兴得疯疯癫癫了。"

"你瞧着吧，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变得自高自大、趾高气扬

了！”

“啊，不过只要安蒂克老毛病重新发作，就会弄得她低声下气的。”妇女们这样多嘴多舌地闲扯着。

妇女们的种种闲话，她一句也没听到。——她立刻回到家里，准备一顿头等的正餐。可是，听到有几只鹅在池塘里吭吭地叫，她就跑出去，把石子连珠炮似的打过去，不许它们吵闹；这就险些儿引起一场同鹅群的主人——磨坊老板娘的吵架。

她刚把下午的便餐给她家在田里干活的人们送去，安蒂克和罗赫两个人便从储藏室里走出来了。房子前面凉爽的树荫底下，已给他们摆好了正餐。啤酒和伏特卡齐全，甚至还有餐后的水果——从神父家捎来的半筐红熟的樱桃。

“好丰盛的正餐，”罗赫微笑着说道；“简直是一席喜酒啊！”

“庆祝一家之主回家，总不该弄点次等菜肴吧？”她答道，她忙着照料他们吃菜，自己却吃得很少。

正餐刚吃好，罗赫便到村子里去了，说是晚上再来；这时，汉卡对她丈夫说道：

“你去看看田地庄稼吗？”

“当然啦！我的‘假期’满了；现在我必须抓紧干活了。——天主啊！真没想到，我竟那么快就继承父亲的田产了！”

他感慨系之，跟在她后面走去。她先带他去看马厩，三匹马和一匹马驹子在厩里喷着鼻息蹬着地面；然后再去看空牛棚和谷仓，仓里堆满了新近刈割的干草。他朝猪栏里边看看，向堆放各种农具和工具的棚子里瞧瞧。

“那马车得搬到打谷场上去，这儿太热，漆正在剥落呢。”

“我嘱咐彼特不止一次了；可这家伙只当做耳边风。”

她把猪和鸡鸭都唤到身边来，因为数量很多，她非常得意；

然后她向他讲起庄稼活儿：种了什么，种在哪块田里，各种庄稼又收了多少。她讲完时，他说：

“我简直想象不出你一个人是怎么料理这许多事情的。”

“为了你的缘故，我还能做得更多！”她悄悄说道；听到他的称赞，她喜不自胜，悄声细语这就热烈地从心底里涌了出来。

“汉卡，你是好样儿的……很能干，很有办法！——真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我不得不干啊，情势所迫，只能这样。”

他们看过樱桃半熟的果园，芹菜田和洋葱田，卷心菜还没有长大的菜田，便回家来了；当他们走过他父亲以前住的房间时，他从窗口向里边张望了一下。

“雅格娜上哪儿去了？”他看到房间里空空如也，诧异地问道。

“在她娘家。我把她撵出去了。”她用坚定的声音回答道，一面仔细观察着他的脸色。

他皱皱眉头，想了一下，便点起一支香烟，用平静而又仿佛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

“多米尼柯娃是只凶恶的野兽；给撵了出去，不打官司是不肯罢休的。”

“我昨天听说，她们母女俩一同去告了一状了。”

“唔，唔，‘从告状到判决，有好长一段时间’；可是我们必须把事情好好考虑一下，别让她施展诡计把我们耍了。”

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他听——当然没提好些细节。他听她讲下去，也不提出什么问题，只是皱紧了眉头。但是，当她递给他那张契纸时，他却嘲弄地哈哈大笑。

“你拿了这张纸也不妨……不过，这纸是毫无用处的！”

“怎么会呢？——这就是你父亲写给她的笔据啊！”

“断了的拐杖有什么用？如果她到公证人那儿去挂失，宣布这张契纸无效，那倒是有点用处的。她把契纸扔给你，是嘲笑作弄罢了！”

他耸耸肩膀，抱起小彼得，向篱笆旁的踏脚墩走去。

“我到田里去看看就回来，”他回过头来对她说道；她听出了话里的意思，虽然很想同他一起去，也就停步了。他走过当初的草堆（如今已修整一新，堆满了新刈的干草），从沉重的眼皮下瞅了一眼。

“草堆是马秀堆好的！”她站在踏脚墩那儿大声告诉他。“光是一个顶，就用了好几十捆干草哩。”

“好，好，”他对这种小事不感兴趣，含含糊糊地答道，沿着田塍，穿过马铃薯田，大踏步地走开去了。

村子里这一边的田地，这一年种的几乎都是秋播作物：所以他没有遇见几个人，遇见的，也只是简简单单打个招呼便各走各的。可是不久他就走得更加缓慢了，因为开始感到彼得抱在手里很重，炎热而没有风的天气也使他怪难受的。他停下步来，几乎对每一块田都仔细检查一番。

“啊！野草长得太多，亚麻简直气也透不过来了！”他瞧着一块块的亚麻田说道，亚麻的花朵蔚成一片天蓝色，可是中间星星点点生满了野草的黄花。

“她买了没有筛过的亚麻子，自己也没有筛就播种了！”

然后他紧挨着大麦田停下步来，大麦发育受阻，干涸缺水，田里长着野蓟、春黄菊和梭模，麦子倒看不大见。

“他们下种的地太潮湿了。——这猪啊！他把田地毁了！他把土地耕得这样，真该扭断这混蛋的颈子！怎么耙的地呀，到处

都是狗尾草和茅草！”他很是恼火。

但，他一会儿就来到一大片黑麦田跟前，麦穗沉甸甸的，在阳光里起伏波动，飒飒作响。这是个鲜明的对照：黑麦长得十分茂盛，麦秆粗壮，麦穗饱满。

“长得象一片松林！啊，那是我父亲播种的……哪怕大地主也拿不出更好的黑麦来！”——他捋下一颗麦粒，放在手里揉搓着。麦粒饱满漂亮，但还柔嫩，容易被冰雹打伤。

不过，他停留的时间最长、赞赏不置、饱看一番的，要数小麦田了。小麦长得倒不很整齐，这儿密密地成丛成簇，那儿稀稀地空出一块来，可是麦穗通体光润，颜色浅黑，密密麻麻，颗粒大大的。

“头等的收获！虽然种在坡地上，却没有遭到一点儿干旱……收获的是足赤纯金！”

走到村子尽头，他回过头来凝望。人们在教堂墓地附近刈割苜蓿，镰刀在牧场上挥动闪烁，仿佛闪电的光芒。一群群的白鹅在休耕地里啄食；人们涌来涌去，象是蚁群。在更高更远的地方，依稀可见孤零零的几处人家，多节拱曲、俯垂在大路上的树木；再就是越来越多的大片土地，连绵溶入远方，仿佛溶入波涛起伏的苍海似的。

万籁俱寂；闷热的空气在颤动；它仿佛是白热火焰化成的气氛，可以看见有只鹳鸟在其中走来走去或敛翅站住，有只乌鸦飞翔而过，热得喙裂，嘴巴张得大大的。

高高的天空但见一片浓烈的深蓝色，只有几朵白云浮游而过。可是在地面上，干燥而炽热的风却在撒野：一忽儿旋转蹒跚象个醉汉，一忽儿突然长啸着跳将起来；再不然就躲藏在看不见的什么地方，然后又出乎意料地从麦田里冒了出来，捉弄着麦

子，吹得它东倒西歪，麦浪涌过来涌过去——同样突然地，风又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它到哪儿去了，这时麦田里一片窃窃私语，仿佛在抱怨风行动粗暴呢。

安蒂克来到森林边缘他家那块休耕地上，心里又冒火了。

“还没有翻耕，也还没有施肥！我们的马儿闲着，牲口的粪成堆地浪费掉了……这些对他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下流的混蛋！——叫一切都……”他狠狠地咒骂着，走近白杨大道旁的十字架。

不过，这时他倦了乏了，还有点儿头晕，喉咙里沾满了尘埃，他在波利那的十字架附近的白桦树荫中坐下。小彼得睡熟了，他把这孩子放在他脱下的外套上；然后他擦掉额上淋漓的汗水，眺望眼前的景色，陷入了沉思。

森林在下午刚投下的阴影，正迟疑不决地转移到麦田里去。阳光下红彤彤闪耀的树冠，正互相飒飒地说着话儿，而下面榛木和山杨的低矮树丛，却颤抖得象患疟疾的人一样。啄木鸟不断地啄着；喜鹊在看不见的地方鼓噪。不时有蜂虎鸟掠过纷披苍苔的老橡树——那鸟可是一团飞翔的彩虹！

从森林里阳光也难得射进去的幽静深处，吹来一阵凉风，这种风饱和着蘑菇与松脂的气味，以及烈日下将沸未沸的池水的气味。

突然见到森林上空有一只老鹰出现；老鹰在田野上盘旋着，它停顿片刻，便向麦田里猛扑下去。

安蒂克跳上前去挡住老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串羽毛从天上飘荡而下，那强盗从空中逃掉了，下面，几只鹧鸪在痛苦地叽叽乱叫，一只吓坏了的野兔乱窜乱逃，白色的短尾巴上下摆动。

“动作干净利落！好勇敢的盗贼！”安蒂克心中想道，重新坐了下去。“是啊，老鹰也得想法子弄点东西吃吃。这是天经地义！”他一边琢磨，一边把外套盖在小彼得身上，因为无数黑色的野蜂和大蜂正嗡嗡地绕着他们飞舞。

他回想起最近的那些日子里，他是抱着多么迫不及待的心情，多么强烈地渴望着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啊。

“这些恶棍，折磨得我好苦！”他咒骂道。接着他就一动也不动了。——正好在他面前，有四、五只鹌鹑互相啼唤着，胆怯地从黑麦田里探出头来，一听到声音却又立刻缩了回去。原来有一群麻雀降落到一棵白桦树上，扑动着翅膀，吵着嘴，打着架，又咭咭喳喳、吵吵闹闹地飞到下面沙土上去了……突然，它们都不吭声了，身体也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一动也不动了。——老鹰又飞翔而过啦，飞得那么近，老鹰的黑影子正在下面的麦田上掠过！

“吵吵闹闹的小东西！老鹰立刻把你们吓得不吭声了！”安蒂克沉思默想。“同人类一模一样的。多少人只消吓唬一下，就立刻不作声了！”

有几只鹡鸰飞到大路上，在他身边跳跳蹦蹦，他伸手一抓，几乎抓到了一只。

“我差点儿就可以给孩子逮到一只蠢鸟呢。”

随后，成群的乌鸦接二连三地从森林里飞出来，看见什么就啄什么。闻到了人的气味，它们便小心翼翼地歪着脑袋凝望，张开丑恶的嘴巴，愈来愈近的跳将过来，绕着他走动。

“啊，不！我可不是给你们当大菜吃的，”他哈哈大笑，把一块泥土向乌鸦扔过去；乌鸦象被人发觉的偷儿一样，悄悄地逃跑了。

可是，过了一阵以后，当安蒂克这样凝望着乡村，全神贯注

于乡村的一切声音与景色的时候，他周围所有的小动物都开始大胆地靠拢挨近他了。蚂蚁在他的背上爬行，蝴蝶再三逗留在他的头发上，瓢虫在他的脸上漫步，绿色大毛虫以极大的兴趣在他的靴子上象勘探似地爬行着；松鼠也从森林里探出头来张望，红棕色的尾巴翘得高高的，仿佛在考虑它们要不要接近他。然而，他对哪一个小动物都没有在意：他的心沉浸于一种梦幻似的境界里，乡村的景色在他的心里唤起了这种境界，使他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快感。

他觉得他自己仿佛就是吹过麦田的风，就是青草上柔和苍翠的光泽，就是流过灼热的沙滩、穿越刈割不久散发清香的牧场的那粼粼溪水。他觉得他自己同那在大地上空高飞的鸟儿合而为一，以"生命"的不可思议的伟大鸣声，朝着太阳高呼：好象他已经变成了麦田的簌簌作响，松林的萧萧摇曳，变成了生长不息的万物的闯劲和动力；好象他也变成了那在欢乐中抚育万物的、神圣的大地母亲的神秘莫测的神力了。他也知道他自己，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荟萃于他一身了：所有他看到的，他感觉到的，他接触到的和理解到的，他捉摸不透而只见到浮光掠影的东西。——他所捉摸不透的东西，许多人在垂死的片刻才清楚地看见；而且只是朦胧地隐约出现于人的灵魂里，蔚然成气，把灵魂高举到未知境界里，灵魂在这种境界里流下不可言传的极乐之泪，而无法满足的渴望却又象石头似的把灵魂压了下来。

但这些个遐想都象浮云似的掠过他的心头：一个还没有能搞清楚，第二个就取而代之，跟第一个同样地具有吸引力，却更加难以领悟。

他是清醒的，然而有一种仿佛睡意的困倦之感，落到了他的眼皮上；他不知怎的被引进了神飞魂越的境界，他所感觉到的，

就象人们在弥撒最神圣的时刻所感受到的一样：灵魂在崇拜敬慕中悠悠飘扬，向着天使居住的花园，向着幸福的土地——乐园或天堂飘去！

他虽天性刚强粗鲁，决不多愁善感，然而在这些神圣的时刻，却准备俯伏在大地之上，用热烈的接吻去吻它，用最亲密的拥抱去抱它。

"究竟是什么东西弄得我这样心醉神迷呢？没有别的，必定是空气的变化，"他擦擦眼睛，皱皱眉头，咕咕哝哝地为自己的感情找个辩解。但事实上确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主宰着他，如今他浑身洋溢着欢乐的安详之感，那是无论如何摧毁不了的。

他知道自己回到土地上来了，回到他的土地，他父亲和祖先的土地上来了；他感到灵魂欣悦，心脏每一次跳动都在欢乐地大声向全世界宣告："我重新回到这里了，我要永远留在这里了！"——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他振奋精神，下定决心迎接新的生活，走上他父亲和祖先的道路：要跟他们一样，弯着腰肩负起艰辛劳动的车轭，勇敢地不知疲倦地拉着那车轭，直到小彼得来接替他为止。

"仁慈的耶稣啊，只要这是你的旨意，年青的就要继承年老的，儿子就要继承父亲，一代又一代的，继续不断地劳动下去，这就是人世的规矩，"他沉思冥想，心中这样说道。

他双手捧着脸，低垂着脑袋；因为如今他百感交集，良心的谴责又唤起了伤心的回忆——他承认自己犯了许多罪恶，而这些回忆所触及的，便是使他蒙受奇耻大辱的辛辣痛苦的真相。

他的这种忏悔是件难事，他发觉要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可大不容易；但他击败自己的固执，克服自己的骄傲，用真正的悔过之心，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以极端的严厉和公正的判断，

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

“我过去不过是个声名狼藉的傻瓜罢了！”他怀着深切的悲哀想道，嘴唇一扭，露出苦笑。“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秩序各就各位。啊，我父亲说得可聪明呢：‘所有的车子在同一条路上行驶的时候，谁从车子上摔下来就倒霉了，就会在车轮下被碾得粉身碎骨。’——不过，每一个人都必须运用他自己的理智，由他自己来认识体会这个道理；这可确实要花很大的代价啊。”

这时从树林里传来了牲口哞哞鸣叫的声音。牲口正在扬起的大片尘埃里纷纷回家：牛群，羊群，看守着牛羊、留神不让它们到田里吃麦子的狗儿；打了好几下才撵回来的、哇哇乱叫的猪群；以及悲伤地寻找着失踪的母亲的小牛犊儿。牧人们有几个骑马，其他的都和牲口一同步行，他们鞭打和吆喝着牲口，吵吵嚷嚷的谈话也滔滔不绝。

安蒂克带着彼得站在路边让牲口走过，这时维蒂克看到了安蒂克，便走过来吻他的手。

“我看你这一阵长得好大啊。”

“我确实长大了。去年秋天给我穿的长裤子，现在不过勉强遮住膝盖罢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女主人一定会给你一条新裤子的。——牧场上的草，可够牛群吃的吗？”

“咳！不够吃，草都干了枯了。如果主妇在家里不给牲口吃饲料，它们就压根儿没有奶了。——把彼得交给我吧，我让他骑一会儿马。”他恳求地补充道。

“那他就一定从马上摔了下来！”

“哪里的话，摔不了：我常常让他骑在我们家那匹小雌马上，

带他到处跑的！何况，还有我在那儿扶着他呢。——他喜欢骑马，喜欢对着马儿大叫大喊！”——维蒂克抱起孩子，把他放在一匹垂头缓步的老马背上。彼得用他的小手抓住马的鬃毛，用他的光脚跟敲打马的肚子，兴高采烈地大声叫喊。

“好样儿的小家伙！我的亲爱的孩子！”安蒂克赞叹道。

西沉的太阳把天空染成一片金黄和淡淡的宝石绿，风平静下来了，降下的露水使麦穗垂倒了头，这时安蒂克便立刻离开大路，找一条直达他家的捷径走回去。

安蒂克缓缓而行，许多回忆接踵而至：回忆中有雅格娜，形象生动，如同真的一样。他擦擦眼睛，想抹掉这个幻影，可是抹不掉。一点也由不得他，雅格娜同他肩并肩地散步，就象从前那样；而且就象那个时候一样，她仿佛全身焕发出一种招人喜欢的光彩，这种光彩使他的热血往脑袋里奔涌。

“汉卡把她撵了出去，也许倒是件好事！雅格娜之于我，好比肉上的溃疡——正在化脓的溃疡！——不过，过去的事情决不会重演了，”他说，一种不可思议的痛苦猛啮着他的心；接着，当他走进家门时，又严厉地责备自己道：“我真是放荡到了极点了！”

院子里，她们都在忙于黄昏时要干的活儿，犹兹卡在牛棚外一边唱着尖声尖气的小调一边挤着牛奶，汉卡在门廊里煮着风肉。

安蒂克走进去看看他父亲的房间时，他的老婆跟了过来。

“我们把这里的东西整理就绪以后，就搬到这边来住。——家里可有点儿石灰？”

“有，我在集市上买了点儿石灰，明天叫斯泰和来：叫他把这房间粉刷一下。——将来我们住在这里一定舒服得多了。”

他一面考虑一面对每个角落都打量了一下。

“你到田里去了?”她怯生生地问他。

“去了。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汉卡,我自己也不会搞得比你更好些。”

听到他称赞她,她高兴得脸都涨红了。

“只不过有个问题,”他继续说道,“叫彼特回去养猪吧,可不要他耕种我的地了!这是个不中用的蠢货!”

“我把他看透了,我已经在物色别的长工了。”

“哦,我来对付他,——如果他不听话,那就叫他滚蛋!”

汉卡听到孩子们在哭,便跑过去了。安蒂克走到院子里,继续查看每一件东西。他摆出一副主人的态度,十分威严,只是偶尔吐出一句半句话来;彼特感到吃惊,维蒂克不敢走近来,跟他保持一段敬而远之的距离。

犹兹卡正在给第三只母牛挤奶,哇啦哇啦地唱得愈来愈响:

漂亮的母牛,
别动,别动,
让我挤奶满桶!

“哎呀,”安蒂克对犹兹卡高声喝道,“你哇哇大叫,简直象是在活活地剥你皮呢!”

犹兹卡沉默了一会儿;但她天性大胆泼辣,不久又唱起来了,只是这一回把调门放低一些。

漂亮的母牛,
我妈向你恳求:
今晚千万别动,

别动，别动！

“你能安静点儿吗？一家之主在这儿啊！”汉卡提着水去给母牛喝，责备地对犹兹卡说道。

安蒂克从她手里接过水桶，摆在母牛面前，大笑着说道：

“拚着命哇哇大叫吧，犹兹卡，拚着命哇哇大叫吧；你这样叫，很快就可以把屋子里的老鼠都赶跑了！”

“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她不痛快地回答道，很想吵它一架。但是，他们夫妇俩刚走开，她就不唱了，只是鼻子里愤愤地哼了一声，仍旧对他哥哥侧目而视。

汉卡正忙着喂猪，搬过来一桶桶沉重的饲料，安蒂克看在眼里，觉得她可怜。

“你干这活儿太累了，叫小伙子来搬吧，”他说，“我要给你找个帮忙的小丫头；雅姑斯叮卡除了狗一样的哀号外，对你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她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

“到她子女那儿去了，去跟他们和好了！——给我找个小丫头？哦，有个丫头倒可以方便些，不过花费太大了！——我一个人也可以想法儿对付的。可是，随你的意思办就是了。”汉卡是那么感激不尽，她没有捧住丈夫的手接吻，那倒是奇怪的了。她欢天喜地，又说道：“有了个小丫头，我就可以养更多的鹅，就可以再喂一头猪出售。”

安蒂克把事情反复考虑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现在我们手里有自己的田地了，我们办事必须配得上大农户的身份，要象父亲一样始终保持体面才好！”

吃过晚饭，安蒂克走出屋子，去迎接兴高采烈地来祝贺他回家的朋友和老相识们。

"我们一直在盼着你啊，"格利哥里说道，"就象大旱盼下雨一样。"

"唉，那群恶狼把我关起来了，关在那儿，跑不掉呀！"

大家在房屋的阴影里坐下。四面八方都是灯光，天空是明朗的繁星；磨坊的池水喃喃细语，有时还发出呜咽的声音；池塘四周的人们正在享受着黄昏的凉意。

罗赫把无关紧要的谈话打断，插嘴道："你们可知道：官方首长已经决定，要在两礼拜以后召开会议，投票创办学校哩！"

"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小普洛希卡说道。"让老一辈的人去管好了。"

格利哥里尖锐地反驳道："把责任推在老一辈身上，自己偷懒睡大觉，那是再容易也没有了。村子里的事情弄得这样糟糕，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一代怕麻烦的缘故。"

"让老一辈把田地交给我们，我们就一定把责任担当起来。"

一场争吵正在开端，这时安蒂克插嘴道：

"我们当然需要办一个学校；不过，官方首长要我们办的那种学校，我们连捐款半个戈比也不应当投票赞成。"

罗赫非常赞同安蒂克的意见，怂恿大家抵制这件事情。

"你们投票赞成每人捐款一个兹罗提，结果却非出一个卢布不可……哎，投票造法院房子的事，搞得怎么样啊？你们捐的钱，把他们养得肥肥胖胖的；他们挺起了大肚子恩将仇报！"

"我坚决反对这次投票，"格利哥里说道，他拿起一本书，坐到罗赫身边不声不响地读着。

以后就没有怎么谈下去；连马秀也不过讲了三言两语，只是两眼牢牢地瞅着安蒂克。他们都准备回家去时，铁匠却出现了。他说他刚从大地主家里来，接着就对列普卡村和村子里的居民

大骂而特骂。

“什么事叫你这么气恼啊？”汉卡从窗子里探出头来说道。

“啊，究竟什么事？我说出口来也觉得不光彩。我们村子里的农民统统都是蠢材和笨蛋！他们拿不定主意。——大地主对待他们，就象对待男子汉大丈夫和有田有地的业主一样；而他们，他们做出来的事，却不过是象牧鹅人一般见识。合同已经搞好了，只要签个字就行了。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这一个搔搔脑袋、咕咕哝哝地说道：‘我签字呢……还是不签字？’这一个巴不得仍旧和他的老婆重新商量商量。另外一个，想把接连自己田地的那一小片牧场弄到手，就嘀嘀咕咕地大发牢骚。——同这种家伙打交道，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地主正生气呢！——大地主不愿意再谈什么合同了，也不许列普卡村的牲口在他的牧场上吃草，谁到那儿去放牧，就罚谁的款。”

这件意想不到的人祸，使大家都心慌意乱；他们对犯了过错的人，责备得怎么厉害也不嫌过分。马秀悲伤地说道：

“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领头的人。我们都象迷路的羊群。”

“米哈尔已经把这一点给大家指出来了，难道他说的还不够明白清楚吗？”

“米哈尔，他啊！哪儿有油水可捞，他就往哪儿跑；他还同大地主勾结在一起；因此没有人相信他。大家只不过听他讲讲；至于照他的话办，那可……”

这时，铁匠赌神罚咒说，他关心的仅仅是全村的公益，他甚至尽义务花了许多工夫奔走说合，要把合同搞成。

“哪怕你在教堂里起誓，”马秀咆哮道，“大家也仍旧不会相信你的。”

“那末，就让别人来试试吧，”铁匠反驳道，“咱们瞧着他怎么搞出名堂来吧。”

“一点不错，当然应该由别人出来一试身手。”

“谁来试试？神父？还是磨坊老板？”有几个人冷嘲热讽地问道。

“谁？——当然是安蒂克·波利那！如果他也不能使大家头脑清醒，那就必须死了这条心了。”

“我？——我吗？”安蒂克慌了，结结巴巴地说道。“有哪一个人肯听我的话呢？”

“大家都愿意听你的话！你是个能干的人，是我们中间头挑的人物。”

“说得对！——对极了，对极了！——你，只有你，没有第二个人！——我们都跟你走！”腾起了纷纷叫喊的声音——看来，铁匠觉得很煞风景。他扭着身体，捻着胡髭，不怀好意地微笑着，这时，安蒂克说道：

“唔，唔，俗话说：‘拿驴子当马骑。’——我只能试试看；咱们下回仔细商量这件事吧。”

客人们临走时，有几个人把安蒂克拉到一边，鼓励他接受下来，作个带头人，并且答允支持他。克莱姆巴说：

“我们必须有个人带领我们；这个人要头脑聪明，手艺高强，还要诚实可靠。”

“还要能指挥大家，”马秀大笑着补充道，“必要时不惜使用棍子。”

罗赫已经到门廊里虔诚地作祷告去了，如今只留下安蒂克独自和铁匠在一起。

他们悄悄地谈着问题，谈得很长久。汉卡这时在屋子里走

来走去，抖掉褥子垫子上的灰尘，换上干净的枕套，自己象要参加什么庄严隆重的仪式似的洗了澡；她在窗口梳着头发，张望着外边儿那两个人，心里愈来愈不耐烦。她也聚精会神地听着铁匠讲话；铁匠劝安蒂克不要担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因为他休想对付得了这些农民，而且大地主也反对他。

"那是胡说八道！"她在窗口向他大声说道，"大地主自己表示过，要在法庭上保释你呢。"

"如果你们知道的多得多，那末，这个问题就不用谈下去了，"他大声嚷道，粗暴凶狠，象只恶狗。

安蒂克懒洋洋地打着呵欠，站了起来。

"不过，"客人最后说道，"再关照你一下，我的话就结束了：你要审讯以后才开释获得自由；谁知道那时候你的事情会怎样呢？处在你这种地位，你怎么能管别人的闲事呢？"

安蒂克坐了下来，陷入沉思。铁匠不等他回答，便回家去了。

汉卡朝窗外看了安蒂克不止一次，可他没有注意她。她终于用小心翼翼的、恳求的声调，呼唤他道：

"来吧，安蒂克，是睡觉的时候了；你一定很疲倦了。"

"来了，汉卡，来了！"他说道，沉重地站起身来。

她一面用颤抖的嘴唇开始作晚祷，一面匆匆忙忙地脱掉衣服。

他万分烦恼地走进房间，心里想："如果要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去，那我怎么办呢？"

第五章

“彼特，搬木柴来！”汉卡在房子门口向外喊道。她浑身沾满面粉，做面包弄得十分邋遢。

烘面包的炉灶里，熊熊的火焰轰隆轰隆地响。她扒动煤块，把煤块摊开，然后就赶紧揉搓面团，做成一块块面包坯子，搬到她已经放在过道里阳光下的木板上，让它们更快地发酵。她急急忙忙地来回奔跑，因为盖着褥子焐暖的揉面桶里，面团涨得几乎要溢出来了。

“犹兹卡，再添点木柴进去，灶里有个角落几乎发黑了！”

然而犹兹卡不在她身边，彼特也不赶快照她的吩咐去做。彼特正在把干粪装上车去，他一边儿堆积、压紧粪团，一边儿同一个在储藏室外忙于搓草绳的瞎眼巡礼乞丐不断谈天说地。

下午的太阳十分炎热，墙上渗出树脂般的液体，吹过来的风倒象是从炉灶里涌出来的一般，人们动一动就觉得疲乏不堪。成千上万的苍蝇嗡嗡叫着麇集到粪车上来了，马儿受到苍蝇的围攻，给惹得十分恼火；为了躲避苍蝇的叮咬，马儿拉扯着缰绳，用足力气挣扎着，差点儿把缰绳也挣断了，也许会把腿也折断了。

院子里暑热蒸腾，还弥漫着刺鼻的粪臭，甚至附近果园里的鸟儿因此都再也唱不下去了；母鸡半死半活地蜷缩在篱笆下，猪咕噜咕噜地在井边烂泥里打滚。巡礼乞丐突然猛烈地打着喷嚏：

原来从牛棚那边迎面扑来了一股更加讨厌的恶臭。

“巡礼老汉，天主保佑你！”

“我知道，那可不是香炉里的香烟；我虽然对臭气也闻惯了，可是这股臭气冲到鼻孔里，却比鼻烟还辛辣！”

“不过，一切事情，习惯了，也就好受了。”

“傻瓜！你可认为我是专嗅粪臭的吗？”

“我不过是把军事教官打我耳光时我老爷爷说的话，重新说一遍罢了。”

“哈哈，哈哈！——请问，你习惯了吗？”

“这种军事训练，我不久就受不了啦，有一天，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里，我遇到了这个混帐军官，我就打得他脸肿得象个大南瓜一样……从此他再也不打我耳光了。”

“你当兵服役的时期长吗？”

“整整当了五年兵啊！我没有钱买通长官，不能退伍；所以我不得不扛着枪杆子。起初，我啥也不懂，不论哪一个人，想欺侮我就可以欺侮我，我缺吃少穿……后来，伙伴们教我：需要什么就捞什么……或者答允同伙房女佣结婚，叫她弄点东西给我吃。那些俄罗斯大兵给我乱起绰号！还嘲弄我讲的话，讥笑我祷告的方式！”

“该死的异教徒，他们竟敢讥笑我们的祷告？”

“他们就是讥笑啊；后来我挨个儿揍他们的肋骨，揍得他们不敢再笑！”

“你必定是个大力士！”

“力气倒并不特别大，”他露出夸耀自己的微笑，回答道，“不过我能一下子打败他们三个人！”

“你上过战场吗？”

“当然。打土耳其人。我们狠狠地打败了他们，我们狠冲狠打！”

“彼特！”汉卡在屋子里叫他；“木柴在什么地方呀？”

“在老地方，”他含糊不清地说道，声音低得听不见。

“你家女主人在叫你呢，”巡礼乞丐说。

“让她去叫吧！嘿，难道要我去替她洗刷锅子吗？”

“你没有耳朵吗？”她大声喝道，从屋子里向他跑来了。

“我可不到灶上去烧火；那不是我分内的事！”他大声顶嘴道。

她这就使出浑身解数把他狠狠地骂开了。

彼特这一边巴不得吵一场，便恶声回骂；她立刻对准要害，更加凶狠地给了他一顿臭骂，他便把木叉往粪堆上一插，愤愤地嚷道：

“现在你可不用同雅格娜打交道了：你吵吵嚷嚷也休想把我吓跑。”

“我要干什么，你瞧着就是了……你可别忘了！”

她一面继续痛骂那蛮横无礼的家伙，一面忙着干活：把一块块面团搬到门廊里，将木头丢进灶膛里，或者照料一下孩子们。但由于灶火旺盛，房间和过道里又闷又热，劳动和逼人的燠热简直累得她精疲力尽。聚集在四壁之上的苍蝇，也是叫人忍无可忍的，她用树枝把它们赶开时气得都快哭了，她浑身大汗淋漓，怒不可遏，愈来愈不耐烦，手里的活儿也愈干愈慢。

她正把最后一块面团做成面包上灶烘烤时，彼特准备赶着车子到外面去了。

“等一下，吃了点心再走！”

“嘔！吃点心呢！——行，我还是吃一点的好：尽管吃过午

餐，我肚子里可已经饿得够呛了。”

“难道午餐太少，你没有吃饱吗？”

“可怜巴巴的一点儿东西，吃到肠子里，象水通过筛子一样，一下子就漏个精光了。”

“你说出这种话来，太蛮横无礼了！怎么，你就非吃肉不可吗？你倒说说看，难道我躲在角落里大吃香肠吗？我给你吃的东西，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节，别的农户还拿不出来，没法给他们的长工吃呢！你瞧瞧柯莫尔尼基吧，人家给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她把一壶酸牛奶和一只面包拿到门廊里，他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有时还丢一小片面包给鹳鸟吃。鹳鸟已经从果园里赶回家来，现在它站在那里，象只狗似的，瞧着他吃点心。

“一点味道也没有，——薄得象撇掉奶酪的牛奶，”他吃饱了便叨咕道。

“看样子，只有吃奶油你才过瘾吧？那你就等到你自己有奶油时再吃好了！”

当他再也吃不下去，拿起缰绳准备出发时，她挖苦地对他说道：“去给雅格娜干活吧，她会把你喂得肥肥胖胖的！”

“那倒是真的。雅格娜在这儿当家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饿肚子的！”他用鞭子打了一下马儿，用肩膀推了一下车子，这就使车子开动了。

他的话刺到了她心坎上，可是在她找到词儿回骂之前，他就跑掉了。

燕子在屋檐下呢喃，一群鸽子歇在门廊里咕咕啼鸣。她把它们赶走了；接着又听见猪叫的声音，她连忙跑出去，生怕她家的猪闯到洋葱田里去。幸亏不过是邻居的母猪在篱笆的那一边

乱拱。

“只要你那猪鼻子伸到我们的篱笆里边来，我就狠狠地收拾你！”

可是，她刚回来干活，鹳鸟便跳到门廊里来，它鬼鬼祟祟地走动了一会儿，先瞪着右眼瞧瞧一块块面团，再瞪着左眼……然后就把长嘴巴啄到面团里，大口大口地吞吃面团！

汉卡发出一声大叫，向鹳鸟直扑过去。

鹳鸟拚命把面团咽下肚去，张开嘴巴飞掉了；但，当她抓住鹳鸟，把它打了一顿以后，它就飞了起来，躲到储藏室的屋顶上去。鹳鸟在屋顶上待了好久：一面发出克里克—克里克的叫声，一面把粘在嘴巴上的面团擦在茅屋顶上。

“啊，你这小贼！只要给我抓住了，我就打得你粉身碎骨！”她吓唬着鹳鸟，同时把鹳鸟在面团上啄出来的窟窿补好。

这时犹兹卡进来了，汉卡的全部怒火便都发泄在犹兹卡身上。

“你这野丫头，你到哪儿去了？——老是这儿那儿地乱跑，象尾巴上缚了个气泡的猫儿一样！——你干活吊儿郎当，我一定要告诉安蒂克！——现在去把灶里的灰扒出来，赶快！”

“我不过是在普洛希卡家陪伴凯特罢了。大家都到田里去了，连一个给这可怜的女孩子拿碗水的人也没有！”

“那么，她生什么病呢？”

“大概是天花；她脸色血红，浑身火烫。”

“如果你传染上了天花，我就送你到医院里去。”

“可能传染吗？我早就在病床边待过，也没受到什么伤害啊。你生孩子时，我就服侍过你，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她用她那独特的、荒谬可笑的、不加思索的方式，唁唁喳喳地讲下去，同时

赶开苍蝇，准备从灶膛里扒出灰烬来。

她扒灰时，汉卡又打断了她："啊！你得把点心给田里干活的人送去。"

"马上送去，马上送去！——我要给安蒂克煎几个鸡蛋吗？"

"煎吧；可是留点儿神，油别太多了！"

"呀，你舍不得给他吃吗？"

"我怎么会舍不得？不过油太多了，他可能不中意。"

犹兹卡喜欢奔跑；所以她赶紧把活儿干完，汉卡还没有关上灶门，犹兹卡已经把三瓶酸牛奶和烘好的面包放在围身布里，跑出门去了。

汉卡在窗口对她大声叫唤道："瞧瞧晾在那里漂白的麻布有没有干，你回来的时候再浸一次水，太阳落山之前，麻布一定会晒干的。"

不过，这冒失的小姑娘这时早已踩着踏脚墩越过篱笆了：听得见她正在唱的歌声荡漾回来，看得见她亚麻布包的头发在黑麦田里一路飘动过去。

在靠近森林的耕地上，柯莫尔尼基们正在把彼特先前运来的大粪撒在地上，安蒂克则把大粪翻到泥土里。结实的泥土，虽然不久前已经耙松过，却又硬得象石头一样，在阳光下烤得干干的；马儿不得不拚命使劲拉犁，挣得挽具都快绷断了。

安蒂克好象胶合在铧犁柄上似的，顽强地扶犁策马前进，他全副精力都集中在这工作上了；他有时也拍的一声一鞭子抽在马屁股上，但大多是他嘴里发出咂咂的声音来鼓励马儿前进，因为这活儿确实是十分劳累。他用坚定稳健的手掌握着犁把，犁出一条条的垅沟，开成笔直的一垅垅田畦，小麦田照规矩都是要耕成这个样子的。

乌鸦沿着垅沟跳跳蹦蹦，啄食蚯蚓；原来在田塍上吃草的栗色马驹子，再三地向母马身边靠拢来，急于要想吃奶。

“这么大了还要吃奶！这贪馋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安蒂克愤愤地说道，用鞭子抽打马驹子的后腿。马驹子跑掉了，尾巴耸得高高的；安蒂克继续耐心地干活，只是偶然打破沉默，和妇女们说一、二句话。他又烦恼又疲倦，彼特来到时，他便大发脾气。

“这些娘们，”他嚷嚷道，“巴不得借口你来得迟了，停工歇手；你却慢吞吞慢吞吞，象个拣破烂儿的！你为什么在森林边上耽搁那么长久？我看见你的！”

“为什么吗？个中原因，还在那儿呢；你自己可以去看；会等你去看呢！”

“你这该死的贫嘴恶舌！——唯—哦，老家伙，唯—哦！”

可是这时马儿走得慢了，浑身冒汗，筋疲力尽了。他自己脱得只剩衬衫和短裤，还是大汗淋漓，他的双手也感到活儿紧张辛苦。所以，看到犹兹卡时，他从心底里大声叫了起来：

“好极了！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大家肚子正饿呢！”

安蒂克把垅沟犁到松林边上便歇手了，他替马儿卸掉铧犁，放它们在森林旁的青草路上吃草；接着，他就把身体往树林边上一躺，象只饿狼似的吃起点心来了。这时犹兹卡始终叽叽喳喳地说个不休，直到他听得厌烦才罢。

“让我安静点吧。——我可不要听你的闲嗑牙！”他暴躁地说道；犹兹卡呢，也暴躁地回敬了一下，便跑到树林子里去采草莓了。

松林安静，干燥，散发出清香，仿佛是在太阳猛烈的光焰下渐渐死去。只看见一小片苍翠之色，可是从松林深处吹出来的轻风，却充满松脂的芬芳，飘送鸟声的啁啾。

安蒂克摊开四肢躺在草上，点起一支烟卷儿，向远方望去，仿佛透过一重浓雾似的，他看见大地主骑在马上，跃过波德尔赛田野，有几个人跟着他，扛着丈量土地用的标杆。

树干呈紫铜色的高大松树，巍然耸立，投下摇摇曳曳的催人入睡的浓荫。安蒂克本来很快就要睡熟了，却传来了货车迅速转动的辚辚声和熟悉的打招呼的声音："赞美耶稣基督！"风琴师家的仆人，正把树干运到磨坊去。

柯莫尔尼基们一个个的走出森林返回家去，每人的肩上都扛着一大捆木柴。雅姑斯叮卡拖着沉重的步子，落在行列的最后头，她背着重担，身体弯得几乎触到地面了。

"在这儿歇歇吧。——啊，你的眼睛都快从眼窝里蹦出来了。"

雅姑斯叮卡在安蒂克的对面坐下，把身上那捆木柴靠在一棵树上，几乎气也透不过来。

"这样重的活，可不是你干的呀，"他同情地对她说道。

"是呀，我现在觉得完全压垮了，"她答道。

"把肥料堆放得靠拢一点儿，再靠拢一点儿！"他大声嘱咐他的长工彼特道，然后又继续同她说话："为什么没有个人代替你干活呢？"

她只是用阴郁的神色回答他的问话，而且把她那充满痛苦的发红的眼睛也转了过去。

"你的模样儿大变了！——你退让屈服……完全换了一个人了。"

"'铁锤之下，燧石也要粉碎。'"她垂倒了头，呜呜咽咽地说道，"而且，'受苦受难使人衰老，比铁锈腐蚀钢铁还快'呀。"

"眼前这个季节，哪怕富裕的农户也很困难啊。"

“困难！只要有野茉乔栾那煮麦麸可吃，那就谁也别说日子难过吧。”

“天啊！今儿晚上到我家来吧；我们总还可以找出二三蒲式耳马铃薯给你们。秋收的时候，你可以给我家干点活儿抵账。”

她控制不住感情，一阵痛哭，连感谢他的话也说不出来。

“而且，”他好心肠地补充道，“可能汉卡还会有别的东西给你呢。”

“要是没有汉卡的话，我早就饿死了！”她呜咽着说道。“说真的，你们什么时候用得着我，我一定什么时候去干活。愿天主赐福于你们！我倒不是替我自己说情；我是挨饿惯了的。可是我家那些可怜的小孩儿在哭哭啼啼的：‘奶奶，给我们东西吃呀！’——但是家里没有东西可给他们吃的！真的，我哪怕斫掉双手，从圣坛上偷了东西卖给犹太人，也要给他们吃东西。”

“这样说来，你又和儿子们住在一起了？”

“难道我不是他们的母亲吗？在这种穷困的日子里，我怎么能丢开他们呢？今年种种灾难似乎都落到他们头上了。他们的母牛死了；他们的马铃薯烂了（连留种的马铃薯也没有，也得买了）；大风吹倒了他们的牛棚；而且，雪上加霜，我媳妇自从上一次分娩以来，一直病到现在。他们如今是听天由命了。”

“确实如此，可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你儿子伏依蒂克嘴巴里老是冒出一股酒气，心里只想着酒店啊。”

“如果他有时候喝得太多，那也是穷困逼得他这样的，”她急于为她的儿子辩护道，“他有活儿干的时候，对犹太人的酒店，倒是连张望也不张望一下的。但，只要是穷人，他喝的每一杯酒，都被认为是犯了罪作了恶。——咳！天主对待穷人一向是冷酷的，十分冷酷的。——天主竟然这样揪住一个贫穷愚蠢的傻瓜不

放，这难道是对头的吗？干么要这样呢？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她咕咕哝哝地说道，抬起眼睛瞅着苍天，满脸愤怒挑战的神色。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难道你不曾咒骂过他们吗？”安蒂克意味深长地说道：“你几次三番地咒骂过他们啊！”

“啊，我们的天主竟然听我愚蠢的叫嚷，这可能吗？”但她又用内心不安的口气补充道：“一个母亲，即便她在咒骂她的子女的时候，也并不真心希望他们倒霉的。——俗话说：‘愤怒苦恼憋死人，破口大骂才解恨！’是呀，何况……”

“你儿子把牧场典出去了没有？”

“磨坊老板肯出一千个兹罗提，可是我不肯答允。东西到了这只狼手里，魔鬼亲自出马也夺不回了。——而且说不定会找到有现钱的主顾吧？”

“确实是一片好牧场——一年能刈割两次草。如果我现在手头有现钱就好了！”他叹息道，十分贪婪地舔着嘴唇。

“玛蒂亚斯要是把这牧场弄到手，一定很高兴，因为牧场离雅格娜的地很近。”

提到雅格娜的名字，使安蒂克吃了一惊。可是他只不过停顿了一下，接着就一面随便眺望着田野的景色，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道：

“多米尼柯娃家日子过得怎么样？”

可是雅姑斯叮卡猜到了他心里的意思，薄薄的嘴唇微微一笑，挨近来说道：

“这个家呀，成了她们大家的地狱了！人人都是一副出丧送葬的面孔；家里一片凄凉苦闷的气象，谁都弄得心都冷了。她们哭得眼睛都肿了，听天由命地过着日子。特别是雅格娜——”

于是她把雅格娜遭的难、受的苦和孤寂的生活，编排了一个故事，讲给安蒂克听——为了引出他的知心话来，还加上种种阿谀奉承的话。但安蒂克仍旧保持沉默，尽管他心里涌起了对雅格娜的狂热欲望，弄得浑身都在发抖。

幸亏犹兹卡从森林里回来了，使局面为之一变。她把捡来的草莓倒在他的帽子里，拿起空奶瓶，跳跳蹦蹦地走回家去。雅姑斯叮卡也不等他说出知心话来，就痛苦地呻吟着站起身来，走掉了。

"彼特！"安蒂克直截了当地下令道："带她坐你车子回去！"

安蒂克重新抓住铧犁的柄，耐心地翻耕晒得又干又硬的土地，他象驾了轭的牛那样，俯身向前，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耕耘上，但心头涌起的欲望却无法抑制下去。

他觉得这一天特别冗长。他几次三番目测太阳的高度，估量田地的长度——还有不少地要耕耘呢。他心里的烦恼逐渐增加，他鞭打马儿，愤怒地对妇女们大叫大嚷，催她们赶快干活。他内心的激动也愈来愈按捺不住，数不清的念头一齐在他脑子里翻腾，所以他手里的铧犁再也掌握不稳，往往一歪，碰到石头上了。在靠近森林的地方，铧犁在树根下面切入太深，犁刀猛地一扭，掉下来了。

毫无疑问，活儿是干不下去了。他把犁刀拿出来，放在轻便橇车上，套上一匹马，跑回家去。

屋子里没有人，一切东西都乱七八糟，沾满了面粉：汉卡在果园里跟一个邻居吵架哩。

"这女人啊！她倒总是有工夫吵架！"他走进院子时咕咕哝哝地说道。他进了院子更生气，因为他从棚子里拿出来的另一把铧犁损坏得很厉害。他修了好久，正不耐烦时，却听到吵架还

在进行，汉卡提高嗓门儿，变成尖声绝叫了。

“如果你赔偿我损失，我就把猪还你；不然的话，我就要告你的状！春天我晾在漂白地上的麻布，是这猪搞坏的，要赔；马铃薯是这猪现在吃掉的，要赔！这猪干的坏事，我都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啊，好一个聪明的娘们呀！——倒想损害我的利益，养肥她的猪，可不是这样吗？可是我决不放弃我的权利！”

汉卡就这样嚷嚷下去，她的邻居用同样凶狠的语言反击，吵架就愈来愈激烈恶毒，双方都伸出拳头，越过篱笆打过去了。

“汉卡！”安蒂克把铧犁扛到肩上，大声喝道。

汉卡立刻朝他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披头散发，象只愤怒的母鸡。

“哎，你哇啦哇啦吵得好厉害呀！全村都听得到你的声音了。”

“我在争我自己的权利！”她大声叫道。“什么，难道听任别人的猪在我家果园里乱闯乱拱吗？糟蹋得这个样子——难道我连一句话也不说吗？”可是安蒂克用一句尖刻的话喝住了汉卡：

“去梳梳头换换衣服，尽量弄得象个人的模样吧。”

“现在吗？我干活儿也必须打扮得象上教堂一样吗？”

他鄙夷地瞅着她，因为她看上去象是有什么人拿她当作扫帚扫过地似的。然后他就走出门去了。

铁匠正忙着干活；老远就听到他的铁锤响亮悦耳的叮鸣声，锻铁炉炽热得象个地狱，随着风箱有节奏地扇出的风暴似的气流，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

米哈尔正和他的助手一起干活——锻造一根根的长铁条；他的脸象个黑人模样，他仿佛出于深仇大恨似的在铁砧上敲打，不倦地敲着打着。

“这些个粗大的车轴是给谁做的？”

“给普洛希卡的运货马车做的车轴。他要把木材运到锯木厂去。”

安蒂克卷了一支纸烟，在门阶上坐下。两个铁锤不断地猛烈敲打，势不可当，一锤复一锤的，有节奏地打在火红炽热的铁条上，铁匠按照用户的意思掌握手里的活儿，使铁条在铁锤的打击下逐渐成形。整个铁匠铺都在震动。

“你也有意思运木材吗？”米哈尔问道，他把铁条深深地插到火焰里面，便拉着风箱扇火。

“照我看来，磨坊老板不会赞成的。我听说他是风琴师的伙伴，他同犹太人又是一搭一档。”

“可是你有马啊，”他亲切友好地说道，“你有马和一切必要的东西。你的彼特啥也不干，光在院子里闲逛。——而且他们给的报酬也不少。”

“秋收之前有点儿钱收入，当然是件好事情；可是话又说回来，难道我去求磨坊老板帮帮我的忙吗？”

“不；要跟木材商人直接打交道。”

“我可不认识木材商人啊！——你肯不肯替我去讲讲……”

“既然你求我，我愿意去讲——我今天就去找他们。”

安蒂克赶紧跑出门去，因为这时铁锤飞舞，火花纷纷向四面八方飞溅开来。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只是去看看他们运回来的是什么木材。”

在锯木厂里，干活儿的人也忙个不停：斧头正在劈削一根根的原木，使之成形成材，锯子发出刺耳的声音，把粗大的树干锯成木板，流水从水车轮上倾泻到河里，象沸腾一般，冒泡泛沫，沿

着狭窄的排水渠两岸涡卷而下。树枝也没有怎么斫掉的松树原木，从运货马车上轰然卸将下来，连大地也震动了。六七个工人忙于挥舞斧头，劈掉丫枝，以便锯成木板，其他的人正在把锯好的木板搬到太阳下晒干。马秀是那儿的工头，安蒂克看得出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一面自己干活，一面指挥别人劳动。

他们两人热情友好地见了面。

“啊，巴尔特克怎么样了？”安蒂克打量着四周，问道。

“他在列普卡村住厌了，离开我们上别处去了。”

“有的人必须老是东奔西跑的！——这儿堆了这么多的木材，看来今后活儿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可干呢！”

“也许要干上一年，或者还不止一年。如果大地主跟我们大家讲妥条件的话，他要把一半森林都斫掉出售的。”

“啊，原来如此！我看见他们又在波德尔赛农场上丈量土地呢。”

“是的：每天总有一二个人讲妥条件的——这些傻里傻气的蠢人！他们不肯大伙儿一起跟大地主订个合同，因为他们希望大地主会让他们多到手一点。如今他们背着别人，单独和大地主秘密订约，人人争先恐后。”

“有的人就跟驴子一样，你要它往前走，你得拉它的尾巴。一点也不错，他们确实都是傻里傻气的蠢人——大地主利用这种情况，当然捞到了很大的好处。”

“眼前你遗产已经到手了没有？”

“没有。父亲才死了不久，而且我们也许不把田地分开；不过我已经把全部遗产仔细清查过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影儿在河对岸的赤杨树之间出现了。安蒂克认为可能是雅格娜。这个想法使他坐立不安，虽然还在

和马秀谈话，眼睛却频频向河对岸张张望望。

“啊，”他突然说道，“我必须去洗个澡：天气热得难熬极了。”说罢便朝下游走去，装出象是要找个方便的地方洗澡似的。可是他走到对方看不见的地方，便加快步子跑起来了。

一点不错，正是雅格娜，肩上扛着锄头，到她的卷心菜田里去干活。

他不久就赶上了对岸的雅格娜，向她招呼致意。

她小心地回头瞧瞧；在他拨开菖蒲丛探出身子来时，她认出了安蒂克，她突然站住，惊惶而又迷糊，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啦，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迫不及待地低声说道，同时试图渡过河去，可是没渡成。

“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她低声答道，一面担心怕事地向她背后的卷心菜田张望。远远的有几个妇女在菜田里，一片苍翠上泼了几块红色。

“你躲在什么地方啊？我哪儿也找不到你。”

“什么地方？你的女人把我撵出来了，我跟母亲住在一起。”

“关于那件事情，我很想跟你谈一谈。来吧，雅格娜，今儿晚上到教堂墓地里来同我见见面吧。我有话要同你说。一定来吧！”他十分恳切地求她。

“来吗？——那么，如果被人看见我又跟你在一起，又如何是好呢？——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受够了啊！”她回答道。可是他那么苦苦地恳求她，她的心就软了，觉得这个男人也是挺可怜的。

“你能有什么新的话可说呢？你干吗要叫我啊？”

“雅格娜，难道现在我已经完全成了陌路人了吗？”

“不是陌路人；可也不是我的人！我再也不想这种事情了。”

“不过你一定来，不会叫你后悔的！——你怕墓地吗？那么

就到神父的果园里……雅格娜，你没忘记这个地方吧？没忘记吧？”

雅格娜扭过头去，她的脸涨得通红。

“别说傻话；你叫人难为情！”她心慌意乱得厉害。

“来吧——来吧——来吧！我一定等到半夜！”

“那就等吧！”她转过身子，向卷心菜田跑去了。

安蒂克贪婪地凝望着雅格娜的背影，心中充满欲望，血管里热情沸腾。真想追上去，当着大家的面，把她紧紧抱住——好不容易才按捺住了。

“没有什么——不过是天气太热，把人烧得昏头昏脑了，”他心中想道，赶紧脱下衣服洗澡。

凉爽的河水使他镇静下来；河水的凉意也使他恢复了理智，于是他开始反省思考。

“我真是软弱得可怜，一点儿小事就弄得我这样激动！”

他感到惭愧，他向四周张望，担心有人会看见他同雅格娜在一起；接着他就把他所听到的种种非难雅格娜的闲话，小心谨慎地进行分析估量。

“你啊，人倒确实是个美人！”他想，鄙夷之中不无遗憾之感。但，当他在一棵树底下站住的时候，雅格娜的幻影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美丽非凡，光彩照人。于是他大声说了出来：

“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象她这样的美人啊！”

这句话是他长叹一声之后的独白，他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再一次见到她，把她抱在怀里，紧紧地抱在他的胸口，尽情地吻她的红唇，吮尽她口中最后一滴甜蜜。

“雅格娜啊，只不过这最后一次！就这一次；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他向雅格娜大声呼吁，仿佛她就在眼前似的。这之后，他

擦擦眼睛，呆呆地瞅着四周的树木，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得以鼓足勇气，走回铁匠铺里去。米哈尔一个人在铺子里，正在修理安蒂克的铁犁。

“装那么重的大量木材，”铁匠问他道，“你的车子吃得消吗？”

“只要有木材可装！”

“我既然答允了，就一定算数：就象木材已经装上你的车子一样。”

安蒂克用一段粉笔在门上演算起来。

“我算出来了，”他兴高采烈地说道，“在秋收以前，我可以赚到大约三百个兹罗提。”

“对你那个案子，”铁匠出其不意地说道，“这笔钱也是迟早有用的。”

安蒂克的脸上立刻愁云密布，他的眼睛也黯淡无光了。

“说到我那个案子，真是象梦魇一样啊！我一想到它，就垂头丧气，连活也不想活下去了。”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可是你至今不曾设法保护自己，我就不明白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总得有点行动才好。牛伸长颈子听任屠夫杀戮；你，男子汉大丈夫，难道你也甘心这样受害吗？”

“没有人能用自己的脑袋把石墙撞破的，”安蒂克辛酸地叹息着答道。

米哈尔使劲儿继续干活；安蒂克坐在那儿陷入了不安和恐惧的沉思，脸色发黑，神情大变，终于跳起身来，惊惶地探首张望。他的姐夫故意让他苦恼了好一阵子，用十分狡猾阴险的眼

睛瞅着他；最后却低声说道：

"莫德利查村的卡西米尔找到了一条出路。"

"就是那个逃到'哈美利加'去的人？"

"就是他。是个机灵鬼！——可不吗，还是个果断的家伙：他知道他非这么办不可，他就这么干！"

"他们有凭据证明他杀了宪兵吗？"

"他才不等他们找到证据呢。他不是傻瓜，不会甘心在监牢里烂掉的。"

"他是光棍一个，他可以远走高飞。"

"一个男子汉，总是尽自己力所能及，救自己的命。你瞧，我并没劝你采取哪一种办法，我不过是把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告诉你罢了。不过，伏里察村的伏依蒂克·该大，劳役监禁十年，去年复活节才刑满回家。哦，总算不是终生监禁，服刑期满还能留下一条性命。"

"十年！我的天哪！"安蒂克揪着自己的头发，喃喃地说道。

"是啊；十年内还要做苦工呢。"

"我什么都受得了熬得住，就是坐牢不行！天主呀，我在监牢里不过几个月，人都几乎发疯了。"

"而你三个礼拜就可以飘洋过海到达那边了：你去问问杨开尔吧。"

"不过，远得可怕啊！我怎么能抛弃一切——抛弃家庭、子女、土地、故乡——逃到远得可怕的地方——永远不回来呢？"

安蒂克完全惊慌失措了。

"可是许多人都自愿到那边去了；而且谁都做梦也没想到要回到我们这个天堂里来。"

"可我别说去了，连想想也受不了。"

“话是不错。不过，你去看一看伏依蒂克的模样儿，听一听他讲劳役监禁的情况吧；你就会觉得，那可连想想也更加受不了呢。你瞧，他这个人还不满四十岁，可是头发都白了，身体弯了，站也站不稳了；他吐血，行动困难，谁都看得出来，他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不过我毋需多说了，你有你自己的头脑，你必须作出决定。”

这时候铁匠就默不作声了；他已经在安蒂克的心里播下了烦恼的种子，满可以万无一失地等待它逐渐发芽成长，带来他所指望的收获。所以，把铁犁修好以后，他轻松地说道：

“现在我要出去找木材商人了。你把你那运木材的车子准备妥当。——至于那另外一件事，也别烦恼了。天命如何——势必如何；而天主是仁慈的。——我明儿晚上去看你。”

然而，安蒂克却忘不了铁匠的话。他吞下了友谊的诱饵，却给钩住了咽喉，就象可怜的鱼儿吞下诱饵，给鱼钩钩牢卡住一样。他感觉十分疼痛，他不得不忍受激烈的痛苦的折磨！

“十年！十年！啊，我怎么能忍受十年的监禁？”这个杞忧使他浑身瘫痪麻木。

安蒂克回到家里，便把运货马车推进储藏室，打算收拾一下，准备明天使用；但他深切地感到浑身疲乏，全然使不出劲儿来，只得对正在井边饮马的彼特大声嘱咐道：

“给马车的车轴上点油；明天要用车，把准备工作做好。明天你得把木材从森林里运到这儿的锯木场呢。”

彼特压根儿不喜欢这种劳累的重活，听到这个命令便恶狠狠地骂街。

“记住了，说话要有礼貌；你按照我的嘱咐干活就是了。——汉卡，明天给马儿三倍的燕麦当饲料；还有你，彼特，从牧场上给

马儿搞点新鲜苜蓿来：马儿必须吃得多才好干活。”

对于汉卡提出的问题，安蒂克只给了个含含糊糊的答复；不久他就转悠到马秀那儿去了。现在他同马秀十分友好。

马秀刚干完活儿回家，饱尝一天暑热之后，正啜着一碟酸牛奶，在屋子外边乘凉。

安蒂克听得出来，在附近什么地方，有一种不绝如缕的声音——一种哀怨伤心的哭声。

“这是谁的声音啊？”

“除了我妹妹娜斯特卡，还有谁呢？她的婚姻大事，真够我受的了！——如今她的结婚预告都公布了，下礼拜日就要举行婚礼了——嗨，你瞧！多米尼柯娃却托村长给我们捎来了口讯：全部家产都是归她一个人所有的；她连一块田也决不分给西蒙，甚至不让西蒙踏进她的家宅！这老婆子说话算数，不会改变；她这个人，我是一清二楚的！”

“那么西蒙呢？他有什么意见？”

“他还说啥呢？打从大清早起，他就坐在果园里，哑口无言，象根木头，甚至跟娜斯特卡也没说过一句话。我怕他神经已经错乱了！”

“西蒙！”马秀向外边果园里喊道，“上这儿来吧。小波利那到这儿来看望我们呢，说不定他能出点好主意。”

过了一会儿，西蒙来了，坐下了，却没跟哪一个说句话打个招呼。他看上去完全垮了，身体单薄得象一块白杨树板。只有他的眼睛在燃烧，他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已经不顾一切地下定决心的神情，世界上没有东西能使他改变这个决心了。

“嗯，”马秀用温和的语调问他道，“究竟怎么办，你打定主意了吗？”

“拿起一把斧头，象杀狗一样把她宰了！”

“傻瓜！这种疯疯癫癫的话，留着到酒店里去说吧！”

“天主在上，我一定要杀死她！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她把我从我父亲的土地上赶跑，把我逐出家门，她什么钱都不给我——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变成了孤儿，啥也没有，给抛弃在这个世界上；我上哪儿去——哪儿去呢？我的生身母亲竟这样虐待我！”他用袖子擦掉眼泪，呜呜咽咽地说道。接着，他突然跳了起来。“不！”他大声嚷道：“我用一切母狗的名义起誓，我决不宽恕，决不——哪怕因此死在监牢里也决不宽恕！”

他们安慰他，使他平静下来。他静坐不动，可是脸色阴沉，处于一种一声不吭的愠怒心境里，所以对娜斯特卡呜呜咽咽的低声细语，他也不愿回答。其他的人在一起商量，考虑他们怎样才能对他有所帮助；可是他们找不到办法，因为多米尼柯娃以她的无可救药的顽固，搞得人无从着手。但，娜斯特卡终于把她哥哥拉到一边，向他提出了一个计划。

“她出了个极妙的主意！”马秀聂回来时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她说：叫西蒙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向大地主买下六英亩波德尔赛农场的田地。——这岂不是个好主意吗？”

“办法倒确实是好。——不过……钱从哪儿来呢？”

“娜斯特卡这个真心实意的人，她自己有一千个兹罗提的现金；无论如何，这笔钱可以为成家立业开个头。”

“一点不错；可是家畜、房子、农具、种子在哪儿呢？”

“在哪儿？——靠这双手！”西蒙突然叫道，他跳起身来，挥动着两只手臂。

“这，说得挺好；不过，你能办得到吗？”安蒂克怀疑地问道。

“只要我有了田地——有了可以耕种的田地……你就看我

的本领吧!”他劲头儿十足地喊道。

“那么，我们只要去跟大地主谈判，把田地买下来就是了。”

“等一下，安蒂克，等一下；让我们把这件事从各方面都考虑一下。”

“你们将来会看到我把一切都搞得好好的!”西蒙忙不迭地说道。“过去，是谁在耕种我母亲的田地？是谁在替她收割庄稼？——就是我一个人！你们说说吧，我农活儿干得不行吗？我是懒崽子吗？让全村的人来评论吧，——不，甚至可以让我母亲自己来作证!……啊，只要我有了田地就好了!……我最最亲爱的兄弟们啊，帮助我把田地弄到手吧，我到死也会感谢你们的!”他大叫大嚷，一忽儿哭，一忽儿笑——由于希望的到来，他欢喜得如醉如痴了。

西蒙稍为平静了一点儿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深思熟虑起来，仔细商量这个计划，看看要采取什么措施。

“只要，”娜斯特卡不放心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只要大地主愿意接受分期付款的办法就好了。”

“如果马秀和我担保如期付款，我想大地主会接受的。”

娜斯特卡感谢他的好意，真想去吻他的双手。

“我自己受过苦，所以明白别人受苦的滋味，”他说，站起身来要走；因为大地上已经黑了，只有天空还是亮的，晚霞在西方红光焕发。

安蒂克踌躇了一会儿，不知脚步要朝哪个方向迈去，但他终于向家里迈出了步子。

他慢吞吞地向前行去；走到后来，还是走近了家门。窗户打开着，已经点上灯了，孩子们在屋子里哇啦哇啦地哭闹，汉卡提高了嗓门儿嚷嚷，犹兹卡用尖锐刺耳的声音顶嘴。安蒂克打不

定主意，直到拉帕高兴地汪汪吠叫着跳过来时，他这才由于一时冲动，大发脾气，踢了那狗儿一脚，转身回到村子里，沿着通向神父的果园的那条小路走去了。他悄没声儿地走过风琴师的家门，所以连一条狗也没吠叫；他在神父的园子外面溜过去，立刻来到分隔克莱姆巴和神父的田地的那条宽阔田塍上。

他完全隐藏在树木的黑沉沉的阴影里。

一钩薄薄镰刀似的新月，已在幽暗的天空熠熠生光。逐渐出现的繁星，数量愈来愈多；晚间虽然炎热，露珠却在降落到大地上来。鹌鹑从黑麦丛里飞出来，嗡嗡鸣叫的甲虫飕的一声在田里飞过，而牧场上的芳香和岑寂，又使人头脑发晕，恍恍惚惚。

看不见雅格娜。

只见教区神父穿一件白色罩衫，正在百米之外走来走去，作着祷告；表面上看来神父十分专心，根本没注意到他那在他自己的可怜巴巴的休耕地里吃草的马，已越界闯到克莱姆巴家的茂盛的苜蓿田里去了。苜蓿田黑魆魆地隆起在田塍的那一边，郁郁葱葱，小花无数。

神父踽踽而行，有时低声祷告，有时仰望繁星，有时驻足静听。一听到从村子那头传来的低之又低的喃喃语声，他就立刻转过身来，好象正在对自己的马儿大生其气似的。

"灰马，你闯到哪儿去了？呀，闯到克莱姆巴的苜蓿田里去了吗？喜欢吃人家的东西，是不是？怎么，要我狠狠的打你的肚子吗？嘿，真要我动手打吗？"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严厉。

然而，神父的几匹马正吃得津津有味；尽管它们把苜蓿田糟蹋得厉害，叫它们不吃，神父却于心不忍。所以，他一面向周围张张望望，一面找理由说服自己道：

"可怜的牲口，让它们吃一点儿吧，让每一匹马吃一点儿吧！

我要为克莱姆巴家老婆子的长眠安息作些祷告，或者用别的办法补偿他们！——啊，这些贪吃的畜生！它们多么喜欢吃苜蓿啊！”

神父重新走过来又走过去，作着祷告，留神着四周的动静，做梦也没想到安蒂克在看着他，在静听着，在越来越焦急地等待着雅格娜。

这样过了一些时刻。安蒂克终于想到走过去把自己的烦恼讲给神父听。

“这么有学问的人，一定想得出好办法来的！”他想，这就从谷仓的阴影里溜出来，大胆地出现在墙角附近，随即大声干咳着踏上田塍。

神父听到有人走近来，便对他的马儿吆喝开了：

“调皮捣蛋的东西！惹是生非的畜生！我的眼睛只能盯牢你们，只要有一忽儿不注意，你们就一定立刻跑到邻居的田里去了！啊，你这蠢东西！——栗色马，你滚开！”他拉起衣服的长长的下摆，迅速地把马儿赶出了苜蓿田。

“啊！原来是波利那！”来人走近时，神父大声说道。“哦，近来好吗？”

“神父，我是来请教你的，我到你府上去过。”

“是的，我出来蹓跶作祷告了，也照料一下马儿，因为伐莱克到大地主家去了。然而我这些不光彩的畜生——请不要见怪！——我简直拿它们没有办法。——你瞧，克莱姆巴田里的苜蓿长得多么茂盛啊……简直象个森林了！他下的种子，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可我的苜蓿遭了霜冻，我田里啥也没长，尽长野菊草和野蓟了。”他沉重地唉声叹气，在一块石头上坐下。

“坐下吧；咱们一起谈谈。天气多好啊！三个礼拜以后，我

们就可以听到开镰收割的叮哨声了。我敢说，一定如此。”

安蒂克坐了下来，竭力倾吐压在心头的苦恼，神父留神听着，还不时地呵斥马儿，一撮又一撮地吸着鼻烟，大打其喷嚏。

“上哪儿去了？哪儿去了？——那可不是我们的地！——你瞧，这些蠢材多么不听话啊！”

可是安蒂克的诉说进展不大；他结结巴巴，有些解释又离题太远。

“我知道你处境十分困难。——跟我说说吧——坦率地统统说给我听吧；说出来了，心里就舒畅了！有话不跟神父说，还能推心置腹地去对谁说呢？”

神父摸摸安蒂克的头，把鼻烟递给他；安蒂克在神父怂恿之下，终于把心里的秘密都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了。

神父听安蒂克讲完，然后长叹一声，说道：

“杀死守林人的事，我来审判的话，只判你违背教规，只要用苦行赎罪就是了。你是为了救你父亲才大打出手的；何况那个人是个荡子，又不信教；也算不得什么大损失。不过法庭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你的。至少要判你四年苦役！至于逃亡……一点不错，在阿美利加，日子可以过得下去。然而出了狱，日子也可以过得下去的。——不过，要在两种苦难中有所取舍，倒是件难事啊！”

神父一忽儿赞成安蒂克马上逃亡国外，一忽儿又劝他待下来服苦役，最后下结论道：“有一件事毫无疑问是要做到的：坚信天主保佑，等待天主大发慈悲。”

“可是他们会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啊！”

“唔，人们还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我就亲眼看见一些回来

的人。”

“就算回来吧，出去了那么多年，我的田地会变成什么局面呢？我老婆怎么能把庄稼活儿维持下去呢？——什么都要搞得乱七八糟了！”

“我真心实意但愿能为你做点事；可是我能做什么呢？——等一等：我要在这儿的基督变容祭台上为你举行弥撒！请你替我把这些马儿赶到马棚里去吧；正是时候了——是的，是的，正是睡觉的时候了。”

安蒂克心烦意乱，把有关雅格娜的事全都忘了，直到他走出神父的院子时这才记起她来，他赶紧去找她。

雅格娜蹲在谷仓的阴影里，正等着安蒂克哩。

“噢，叫人等好久——好长久啊！”

雅格娜的声音变了，嘶哑了……也许是由于露水下降的缘故。

“我怎么能从神父身边溜开啊？”他反问道，他伸出手臂去拥抱她，可是她把他推开了。

“我哪有什么心情做这种事情！”

“你变化太大了，现在我再也弄不明白你了！”她的态度伤了他的心。

“因为你抛弃了我，所以我这个样子！”

“如果你是另外一个人，你也不会更加不同。”他向她挨得更近些。

“你既然长期把我丢在脑后，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从来没有把你丢在脑后；难道我能从监牢里飞到你身边来吗？”

“我孤零零一个人——一个人抱着一肚子悔恨，陪着一个活

尸！"她不寒而栗。

"难道你从来没想到来探监吗？啊，不，你的脑袋里塞满了别的念头！"

"安蒂克，安蒂克啊！"她不敢轻信地叫了起来。"难道你真的希望我去探监吗？"

"难道我能说得尽如何如何希望吗？——我象个白痴，天天趴在铁栅栏上，盼望你来探监。"他突然痛苦得浑身发抖，住口不说了。

"我的天主啊！在那儿，在草堆后面，你不是咒骂过我吗？不是还有往日你对我的宿怨吗？宪兵把你逮捕的时候，你话也不跟我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啊！你对大家都说过亲切的话，对狗也说了亲切的话——我都看在眼里——可你一句亲切的话也不跟我说！"

"雅格娜，我对你可没有什么怨恨。然而，一个人的灵魂受到折磨，他就把自己和全世界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他俩一时说不出话来，肩并肩、臀部挨着臀部站在那儿，月光正照耀在他们的脸上。两个人都呼吸困难；两个人都被炮烙似的回忆弄得心神不宁，两个人都痛苦得眼睛里盈盈欲泪。

"从前，你并不这样对待我的，"他郁郁不乐地说道。

象个小女孩似的，她突然涕泪滂沱地哭将起来。

"那么，请问我该怎么对待你啊？你毁了我的一生，把我糟蹋到这种地步，弄得现在大家都把我当做狗一般看待，难道你还嫌不够吗？"

"我毁了你的一生？——由于我的缘故吗？"他恼火极了。

"一点不错，就是由于你！由于你的缘故，那个凶恶的婆娘，那个贱货，才把我撵出你家的门！由于你的缘故，我成了全村的

笑柄!”

“噢,难道你不再同乡长,还有别的男人,勾搭了吗? 嘿嘿!”他冷酷地叫嚷道。

“这一切——一切——事情的发生, 都是由于你的缘故!”他的话直刺到她的内心深处,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干么象强迫一条狗似的强迫我呢? 难道你自己没有老婆吗?我不懂事;你愚弄我, 弄得我心目中只有你, 看不到世界上还有别的男人。然后你又为什么抛弃了我,让我变成了被男人玩弄的牺牲品?”

可是他痛苦得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说道:

“难道我确确实实强迫你成为我的后母的吗? 后来谁看中你就让谁沾便宜,难道是我强迫你的吗?”

“啊! 你为什么不伸出手指头来阻拦我呢? 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决不会听任我这样下去,而是会挽救我……换了别人早已挽救我了!”她的悔恨是那末明白清楚, 那末真诚, 那末无限深刻, 因此他找不到话为自己辩护了。过去的一切气恼都已经在心里消失无遗,他重新感觉到爱情在心里沸腾。

“别说话了,雅格娜,别说话了,我的小妮子!”他温柔地低声说道。

“而且我还受到这种侮辱:在所有男人中间,你,你居然站出来和别人一起指责我!”她把脑袋靠着谷仓,呜呜咽咽地啜泣。

安蒂克把雅格娜带到田塍上。他把她抱拢在自己的胸前,热情地爱抚她, 摩弄她丝一般的柔发, 擦干她泪水沾湿的面颊,他吻她颤抖的嘴唇, 吻她泪如泉涌的眼睛——她那可亲可爱的充满忧愁的眼睛! 他的种种柔情蜜意,阵雨般地倾泻而下;她的哭泣随即渐渐停歇了,她低垂的脑袋偎依在他胸膛上,她以孩子般的信赖,用手臂抱住了他的颈子。

可是安蒂克此刻百脉贲张，如焚如炽；他的接吻愈加猛烈狂暴，他的拥抱简直要把对方的骨头都压碎了。

雅格娜起初认识不到她所面临的情势，也不明白自己内心的变化。只是在她感到自己完全不由自主、重新领略到他的热吻的力量的时候，她这才竭力挣脱他的拥抱，几乎要哭出来地、害怕地恳求他道：

"放我走！安蒂克，看在天主面上，放我走！——我要叫喊了！"

然而，逃走是不可能的了；安蒂克的疯狂的冲动压倒了一切抗拒，彻底地占着上风。

"最后一次——最后，最后一次啊！"他用嘶哑的气喘吁吁的声音吐出了这句话。

于是他俩都觉得天旋地转，都猛不顾身地投入了沸腾的漩涡。他俩纵情相爱，就象过去他们曾经纵情相爱一样——头晕目眩，心迷神醉，销魂欲死了。

就象以往一样——就象昔日一样——就象回到了过去一样！

他们忘记了一切——除了把他们席卷而去的热情的风暴，除了他们自己的不知餍足的欲望外，他们一切都忘记了。雷霆扑在树木上，树木熄灭了雷霆的火，而自己也被火烧毁了，他俩就是这样在他们自己的情欲的风暴之中互相毁灭着对方。在这最后一次的热情勃发之后，销魂的喜悦瞬将永远消逝，但在这片刻销魂之际，他俩过去的爱情复活了。

一会儿以后，他们又肩并肩地坐了起来，都觉得内心里阴沉沉的。他们偷偷地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仿佛有所害怕似的，彼此都避开对方的流露出羞愧悔恨神情的眼睛。

安蒂克再一次地以他渴望接吻的嘴唇寻求雅格娜的嘴唇，可是没有达到目的，她嫌恶地转身避开了他。

他徒然用他过去深情地呼唤她的爱称在她耳边悄悄叫唤。她仰望月亮，一句话也不回答。她的这种态度，在他的内心里激起愤怒，使他的热情冷却下去，而且让别扭和暴躁取代了热情。

他俩坐在一起，无话可说，谁都不耐烦对方坐在身边，谁都在等待对方站起来走掉。

雅格娜内心的爱情之火，连最后一颗火星也熄灭了，如今只剩下灰烬了；她用难以掩饰的憎恨首先开口道：

"事实上，是你象个强盗一样，仗着力气大，糟蹋了我。"

"啊，雅格娜，难道你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吗？"他想再拥抱她，但她猛烈地把他推开了。

"既不是你的，也不是任何人的！——听明白了！——不，我不是任何人的！"

她重又大哭起来，但这一回他既没有爱抚她，也没有安慰她。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十分严肃认真地问她道：

"雅格娜，你愿意和我一起逃走吗？"

"逃到哪儿去？"她答道，泪眼凝视着他的脸。

"干么不逃到'哈美利加'去呢？雅格娜，你愿意去吗？"

"可你拿你老婆怎么办呢？"

他象给螫了一下似的大吃一惊。

"老实告诉我，你要把她毒死吗？"

安蒂克搂住雅格娜的腰，接吻象雨点似的落在她的脸上，他恳求、乞求她和他一起逃跑——逃到一个地方，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他把他的计划和希望说了好久；他突然想到了同她一起逃走的念头，就象一个醉汉抓住篱笆站稳踉跄的脚步一样。他

说话也象个醉汉，因为他亢奋狂热，不能自已。她听他讲完，然后用冷冰冰的鄙夷口吻说道：

“因为你曾经迫使我犯罪，你就认为我有那么傻，竟相信你这种胡说八道吗？”

虽然他发誓说他讲的都是真情实话，虽然他以一切神圣的东西发誓赌咒，她却连听也不要听，一个劲儿地在挣脱他的怀抱，她说：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跑。我干么要跑呢？虽然孤单单一个人，难道缺吃少穿吗？”她把围身布裹在头上，小心翼翼地向周围打量。“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干么那末急急忙忙呢？难道你家有什么人会来找你吗？”

“倒是你应该回家的时候了：汉卡早已替你铺好了床，迫不及待地渴望着你呢！”

这话使他象狗一样地咆哮起来。

“那边酒店里有人等着你呢，”他恶毒地说道，“我不说也罢。”

“那就告诉你吧，”她辛辣地故意强调道，“不止一个人在等着我呢：可不吗，他们还准备一直等到天明呢！说实在的，你满心想做我独一无二的情人！你也太厚颜无耻了！”

“那你就走吧——滚吧！滚，甚至滚到犹太老头儿身边去吧！”他几乎是把这话啐在她脸上的。

但她站住不动。他俩站在一起，吃力地喘着气，充满憎恨的眼睛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心里都在搜索着最使对方伤心的话。

“你有话要跟我说，现在就说，我决不再跟你见面了。”

“别担心：我决不求见！”

“哪怕你伏在我脚下苦苦哀求，我也不愿见你！”

“那当然啦；你太忙了，你夜夜都要跟那么多男人幽会啊！”

她听到这句话就嚷道：“老天爷叫你象野狗一样不得好死！”她从踏脚墩上跳过篱笆，跑到田野里去了。

他并不跟她跑，也不在后面呼唤她，只是在一旁观看她穿过田野，象个影子似的消失在果园间；他擦擦眼睛，仿佛刚醒过来似的，他愁眉不展，心情恶劣，嘟嘟囔囔地说道：

“我完全丧失了理智！主啊！一个女人，竟能把一个男人这样引入歧途啊！”

安蒂克回到家里，不知怎么的感到万分羞愧。他不能宽恕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些事情象鬼魂一样残酷地纠缠着他，烦扰着他。

屋子里闷热，苍蝇又多，他的床搭在果园里，正等待着他去睡哩。

然而他无法入睡。他躺着仰望天上闪烁的繁星，静听黑夜岑寂的跫音，正在为怎样对待雅格娜而打定他自己的主意。

“跟她在一起也好，不跟她在一起也好，我都不能生活下去！”他低声诅咒她，痛苦地长吁短叹，他辗转反侧，把盖在身上的被单推开，将脚伸到积有露水的长草里沾湿，以求凉快。然而他丝毫没有睡意，他的心事同先前一样地折磨着他。

屋子里，有个孩子哇哇地哭起来了，汉卡喃喃地说了几句哄孩子的话。他抬起头来谛听，但不久一切都重新归于寂静。于是他的心里又开始百感交集，过去的欢乐的记忆，在眼前浮游而过，仿佛春天芬芳馥郁的和风。但他现在不再是旧梦的奴隶了；现在他能顶住旧梦的魅力，镇静审慎地沉思默想，并且面对旧梦下定自己的决心，其态度之庄严，犹如参加神圣的忏悔仪式一般。

“这必须停止——永远停止！——这是冒渎天主的邪恶罪

行！——难道我要人家重新笑话我吗？——难道我不是一个有田有地的人，一个父亲吗？——是呀，我一定要——我现在一定要结束这一切胡作非为了。”

他觉得要把这个决心坚持到底，痛苦是难以名状的；但他还是下定了决心。

一个痛苦而又深刻的念头，兜上了他的心头：“一个人一旦失足犯了错误，就有可能弄到甘心堕落、至死也不能自拔的地步！”

这时天已黎明，天空仿佛披着一件灰白色的斗篷，然而安蒂克尚未入睡；曙光刚来临，汉卡便在他身边出现了。他以充满悲哀的眼睛异常温和地瞧着她，当她把昨儿深黄昏铁匠来跟她说的话告诉他时，他用手亲热地抚弄着她蓬乱的头发。

“如果运木材赚了钱，我一定在市集上买点东西给你。”

男人对她这样殷勤体贴，使她高兴得容光焕发，她逼着他给她买一只配有玻璃的餐具柜，“就跟风琴师家那只一模一样的。”

“用不了多久，你就想买一只象大地主家那样的沙发了！”他哈哈大笑着说道；可是，他满口答允了妻子所要买的一切东西后，很早便起了床，准备重新肩负起劳动的重轭，着手干那始终在等待着他的活儿。

安蒂克同铁匠又作了进一步的谈话；吃过早饭，他立刻派彼特把粪肥运到田里去，自己则带着两匹马来到森林里。

林中空地上，劳动正在紧张利索地进行：许多人正忙于把冬天伐倒的树木加工成为木材；接连不断的斧头斫伐声和锯子磨锉声，使人想起了永远在叩击树木的啄木鸟。列普卡村的马儿正在青草茂盛的林间空地上吃草，几堆篝火的烟雾袅袅上升。

他想起当初在这儿大打出手的情景，现在看到列普卡村的

人们同热普基的“贵族”以及其他的人一起和和气气地工作，他点头称赞。

“苦难给了他们教训：一个十分必要的教训，可不吗？”他对雅姑斯叮卡的儿子斐利普说道，斐利普正在把松木锯成方材。

“不过，毛病还不都出在大地主和大农户身上？”斐利普不痛快地叨咕道，一面继续把松树上的枝丫斫掉。

“不如说，倒还不如说，毛病出在愚蠢的怨恨和恶感上！”安蒂克说道。

他在他从前杀死守林人的地方站住了，自言自语地低声咒骂，因为他觉得当年的愤怒又重新在心里翻腾。

“这混蛋！把我弄到这种地步的，都是他！——如果办得到的话，我真想叫他吃更大的苦头呢！”他愤愤地吐了一口唾沫，便动手干活。

他整天不断地把木材运到锯木场去，活儿干得象卖命一样：然而他的心里既忘不了关于雅格娜的回忆，又摆脱不掉迫在眉睫的审讯。

几天以后，他从马秀那里听到：大地主愿意不仅接受分期付款的办法，而且在木材之外还给他们别的木头；所以娜斯特卡的婚礼推迟了，等西蒙在自己的土地上定居落户时再办。

但他对别人的事情没有多大兴趣；而铁匠却几乎每天都来看他，不断地吓唬他，讲到他的不幸的处境，还说可以资助他逃跑，如果他手头拮据的话。

安蒂克在这种时刻，倒很想抛弃一切，逃之夭夭；可是，瞧瞧周围的乡村，想想逃跑就意味着永远离开这一切，他就惊慌失措，哪怕坐牢遭难也在所不惜了。

然而，一想到坐牢，也使他心里充满绝望。

这些个内心的矛盾斗争把他压垮了，使他日益憔悴、痛苦，对待家里的人也越发生硬、粗暴。究竟是什么在作祟呢？汉卡想尽办法要探究原因，却无从知道。她曾经立刻怀疑到他说不定又跟雅格娜重新勾搭上了。但是，她自己仔细观察，暗中花不少钱叫雅姑斯叮卡留心探查，以及其他人等的察访，都向她证实这两个人现在毫无瓜葛，从未幽会，所以她在这方面倒是放心了。然而，不论她怎样忠诚地象个奴仆似的干活：准时给他准备最好的菜肴，把屋子收拾得成了整齐清洁的榜样，把家畜饲养得十全十美……都没有丝毫效果。他始终愁眉不展，闷闷不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要骂她，而且还不止是没有好言好语。更糟糕的是他默默无言地往来踱蹀，象秋夜一样的凄凉悲伤，不冒火，不发脾气，只是深沉地长叹；他还时常和他的熟人一起在酒店里喝到深更半夜。

她不敢公开问他；罗赫却向她保证，他觉得没有出什么岔子。也许这话不假。老人如今只是到了夜间才在她家露面。白天里他总是带着圣书跑来跑去，教给农民向耶稣的圣心祈祷——俄国政府已严格禁止波兰人在教堂里作这种礼拜。

一天晚上，大家都在一起吃晚饭，狗儿突然在池塘附近猛烈吠叫起来了。罗赫便放下汤匙，全神贯注地静听。

“有陌生人来了。——我去瞧瞧是什么人。”

他一忽儿就回来了，脸色十分苍白，说道：

“路上军刀闪闪发亮。——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到村子里去了。”

他从果园的树丛里溜掉了。

安蒂克倏地站了起来，脸色白得象死尸一样。狗儿在篱笆外吠叫；听得见有人踩着笨重的步伐走进门廊里来了。

“他们是来捉我的吗？”他吓得要命，结结巴巴地说道。

大家都吓得目瞪口呆：宪兵在门口出现了。

安蒂克一动也不动，眼睛瞅着打开的门窗。幸亏汉卡没有完全慌了神，还想到端出椅子来，请他们坐下。

宪兵们说话也还客气，立刻示意要吃晚饭，所以汉卡不得不给他们炒了几个鸡蛋。

“那末晚了，你们上哪儿去啊？”安蒂克终于大着胆子问道。

“有公事在身啊！我们忙得很哪，”宪兵头目答道，向四周扫了一眼。

“一定是追捕盗贼吧？”安蒂克比较放心地说道，他从杂物间里拿出一瓶酒来敬客。

“追捕盗贼——和其他犯罪的人……为我们干一杯吧，户长。”

安蒂克便陪着喝了一杯。于是宪兵们动手吃炒鸡蛋，吃到汤匙刮响了空盆子方才罢休。

家里的人默默地坐着，象吓呆了的兔子一般。

宪兵把盆子里的东西吃干净以后，又喝了一杯伏特卡；宪兵头目擦擦嘴巴，郑重其事地说道：

“你从监狱里出来了好久了吧？”

“这事当然是您队长大人最明白不过了。”

宪兵头目不耐烦地摇晃着身体；接着就突然问道：

“罗赫在哪儿？”

“哪一个罗赫呀？”安蒂克用反问来答复问话，他已经当场弄明白了宪兵的来意，感觉安心放心得多了。

“人家告诉我，有个罗赫和你们住在一起？”

“队长大人可能说的是那个时常到村子里来的乞丐吧？——

一点不错，他是叫罗赫。”

宪兵头目又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用威胁的神气说道：

“别跟我耍什么把戏，大家都知道他和你们住在一起！”

“他确实有时候住在我们这里，可他同样也住在别人家里。他走到哪一家，就在哪一家睡一宵：他一向如此。有时睡在屋子里，有时睡在牛棚里，往往就躺在篱笆旁边睡觉。——队长大人可是在什么方面对这个人感觉兴趣吧？”

“我吗？我对他毫无兴趣；我是来调查的。”

“他是个善良诚实的人，”汉卡这时插嘴道，“他到东到西都不做把水搅浑的事。”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何等样的人！”他有所强调地嘟囔道，然后他使出各种手段探听关于罗赫的情况，甚至不惜把鼻烟拿出来请客。可是他们都回答得很巧妙，他依旧一无所得；最后，他觉得再也追查不下去了，便愤愤地站起身来，大声说道：

“我宣布，这个人就住在你们家里！”

这时，安蒂克冲口而出：“难道你认为我把他藏在口袋里了吗？”

“波利那！”宪兵头目凶狠地回击道：“你放明白点儿：我是为了公事上这儿来的！”——不过，他临走时态度就比较友好了：作为礼物，他带走了十二只鸡蛋和一大块新鲜黄油。

维蒂克一步步地跟踪着宪兵，回来后告诉大家说：宪兵到过村长和神父的家里去，也曾设法到几户窗子里还有灯光的人家去瞧瞧；只是因为狗汪汪地吠叫，他们啥也没有发现，象来的时候一样，一无所获地走掉了。

这件意外的事把安蒂克搞得失魂落魄，所以，剩下他和老婆

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立刻把他的苦恼告诉了她。

她一个字也不打断他的话，一直听他说到已经无路可走，只有卖掉一切，到国外去——甚至到“哈美利加”去。

她这时就在他面前站起身来，脸上苍白得毫无血色。

“我坚决不去！”她大声嚷道，苦着脸皱紧眉头。“不去，也不让孩子们去送死！我可不去！如果你强迫我去，我就用斧头劈开孩子们的脑壳，然后我自己跳井自杀。我现在说的都是真话，不是吓唬你。天主啊，救救我吧！”她跪在圣像面前呼喊道，就象人们庄严宣誓一样。

“嘘，别嚷嚷，别嚷嚷，亲爱的！”安蒂克说道，“我不过说说罢了，决没有走的意思！”

她气也透不过来，好不容易忍住眼泪，继续把话说下去：

“你可以去服劳役，期满再回来。啥也不用担心：我会把一切料理好的，一块田地也不会丢失。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不会丢失的，我会把一切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天主也会保佑我度过这种艰难困苦的日子。”接着她便不出声地饮泣了。

他也沉默了好久。他终于说道：

“听天由命吧！我反正一定要在家乡等候审判了。”

铁匠的阴谋诡计，结果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第 六 章

"安安静静睡那么一觉吧，别打扰我了！"马秀厉声吼道，他情绪不好，翻身睡到另一边去了。

西蒙安静了一会儿；可是马秀才重新打鼾，西蒙便立刻从谷物囤后面溜了出去；因为他们睡在贮藏室里，他自以为看得见一缕缕最早的熹微朦胧的曙色。

他在黑暗中摸索，朝着昨儿晚上就准备好的工具摸去，他心急慌忙，有件工具被他碰倒在地上，砰的一声，闹得马秀在睡梦中骂人。

黑暗依旧笼罩着大地，虽然星星正在逐渐暗淡下去，东方有点儿晨光明灭可见，公鸡扑动着翅膀发出第一阵啼叫了。

西蒙把他所有的东西统统装上一辆手推车，车子偷偷摸摸地经过茅屋，绕着池塘行去。万籁俱寂，只有流水经过打开的闸门，发出汩汩的声音。

大路躺在果园的阴影里，黑沉沉的，只有几处粉墙依稀可见；凭着水面星光反映，才勉强认得出池塘来。

当他经过母亲的茅屋时，他放慢步子，侧耳细听。有人在院子里往来踯躅，不断地喃喃自语。

"谁在那儿呀？"他听得出是他母亲的声音。

他站住了，一声不吭，屏息静气，直到老妇人不再等他答复、重新开始行走，他才敢动弹。

“她在夜间往来徘徊，倒象个受尽折磨的幽灵！”他心中想道，发出悲伤的叹息，惶恐地溜过去了。

他还勉强看得见她——一个用手杖探索着道路、在树木之间悄悄地走动的影子，一面走路，一面还在喃喃地念着连祷。

“她虐待我的种种事情，正在使她的良心疼痛、疼痛呢！”他对自己说道，他心底里有一种奇怪的聊以自慰之感；他走上了尽是车辙和坑坑洼洼的大路。一踏上大路，他便走得飞快，仿佛有人撵他似的，再也顾不上什么车辙和坑坑洼洼了。

他一直没有停步，直走到十字架跟前方始歇脚；两条通向波德尔赛的大路在这儿相交。天色太黑，还不能做什么事情，他便在十字架旁边坐下等待，也缓过一口气来。

“这该死的时辰，叫人连田野和树林都看不出分不清了！”他用眼睛向四周瞅了一下，咕咕哝哝地说道。他周围都是悸动着的黑暗，只有天空里儿缕淡金色的晨光。

等待是十分无聊的，所以他设法作点儿晨祷，但，一只手搁在露水浸润的土地上，他时常把祈祷的词儿忘了，因为这时候称心如意的欢乐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如今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农场！

“我如今把你弄到手了，永远不让你跑了！”他想。他的心里充满了由爱情激发起来的勇气、欢乐和无限的决心，他热情地放眼打量着森林旁边那昏暗朦胧的一片——大地主卖给他的六英亩土地，正在那儿等着他去耕种哩。

“亲爱的孤儿般的土地呀，我一定把你当作心上的宠儿，只要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决不抛弃你！”他一面说话，一面把褴褛衣衫上的老羊皮裹得更紧些。夜间的寒意多少有点冷得彻骨。他把身体往后靠在十字架上，不久就鼾声大作、沉沉入睡了。

他重新跳起身来时，田地方始渐渐看得见了，但还蒙着薄薄的一层灰白色的水气，看不大清楚；麦子上滴着露水，下垂的麦穗起伏波动，碰到了他的身体。

“大白天了！——干活了！”他欠伸着四肢说道，然后跪在十字架面前作祷告，但，这一回不象往常那样不过是机械动作，赶紧作完了事。今天可截然相反，他最最虔诚地恳求天主保佑。他万分热诚地抱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双脚，眼睛恳切地凝望着耶稣受苦受难的脸，祈求耶稣保佑。

“保佑我吧，大慈大悲的耶稣啊！我自己的亲娘狠毒地虐待我。我是属于你的，我好比是个贫穷的一无所有的孤儿，求主庇护我吧！是的，我是罪孽深重的；仁慈的天主啊，你就救救我吧！——我要为你作一次——哦，二次弥撒！我还要供奉圣烛；而且，如果我创业顺利，力所能及，我要造个龛室来供奉你！”他把嘴唇热烈地贴在十字架上，这样许愿道；然后他跪在地上，绕着十字架膝行一周，低首下心地吻着大地——站起来时便感到神清气爽、斗志昂扬，非言语所能形容。

接着，他踏上那块归他所有的土地，欢天喜地的叫了起来："你瞧着吧！啊！你瞧着吧！"这块土地座落在树林边上，一边和列普卡村的田地相毗连。然而，天哪！这是什么土地，什么土地啊！只不过是乱糟糟的一块荒地罢了，遍地是废弃的陶土和沙坑留下的窟窿，在在长满了野梨树，梨树四周又处处是蒺藜和荆棘。隆起的地面上，茜草、野甘菊和羊蹄草丛生，密密麻麻，有的地方还长着一棵矮小的松树，或是一小簇赤杨、杜松之类。地势较低和积水成洼的地方，芦苇和香蒲又长得十分茂盛。总而言之，这是一块俗话所说的“狗也要对它号啕大哭”的土地。甚至大地主也劝西蒙不要买这块地。可是，西蒙坚决要买。

“这地卖给我正合适！我一定在这地上搞出点名堂来！”

马秀看到这块荒芜凄凉的土地，大吃一惊，也劝西蒙别买。“这是一小块贫瘠的泽地，只宜给农民的看家狗在那里庆祝婚礼。”——但西蒙固执己见，用两句话来结束这件事情：

“我已经决定了。有一双好手干活，土地就是好的！”

西蒙因为价钱便宜，——每一英亩才六十个卢布——大地主另外还答允帮助他搞到木材和其他东西，便把这块土地买了下来。

“我那时说过的话，现在一定要做到！”他用灼灼发光的眼睛凝望着四周，大声说道。他把手推车停在小径上，便沿着用树枝插在地上作为标记的地界，走上一圈。

他满怀深切的喜悦，缓步走去，脑子里把工作排了个先后次序：干什么活，先从哪儿着手。他要干的事业，是为他自己，为娜斯特卡，为派吉斯家族的子孙后代干的；他如饥如渴，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创业了，就象刚抓住一头小羊、尝到颤抖的羊肉的滋味的一只野狼一样。

接着他就开始为自己要盖的房子仔细选择地址。

“最好把房子盖在同村子遥遥相对的地方，一边紧挨着森林：这样，暴风雪就可以挡掉，木材运过来也不太远。”

他作出了这个决定，搬来石头标明了房屋的四至，便脱下老羊皮，虔诚地划着十字，随即向手上吐一口唾沫，动手平整土地，把拔去树木留下的窟窿填满。

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金光灿烂；牲口哞哞地叫，井边的辘轳咕咕嘎嘎地响，凉爽的风在麦田里飘拂而过，象往常一样，带来了车声辚辚、人声嘈嘈。对这些事情，西蒙啥也没有注意，只是埋头苦干，不过偶尔歇一歇，伸直一会儿背脊，擦掉额上的汗

水……又重新干起来了，那种毫不放松、得寸进尺的顽强劲儿，就象水蛭一样。他干活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习惯，始终在同他所见到的每一件东西说话，仿佛它是有灵性的一般。

如果他不得不把一块石头从地底下挖出来，他就跟它解释道：

“你躺在那里休息了好久了；来吧，是时候了，去替我的房子奠基去吧。”

斫掉一丛刺李，他就冷笑着说道：

“抵抗也没有用，蠢东西：你抵挡不了我。怎么，难道我会让你站在这儿撕破我的裤子吗？”

对于多年的野梨树丛，他就说：

“你们长得太密，都挤在一起了，非搬掉不可；不过，你们倒可以给我的猪棚铺地，铺出来的地板也不比波利那家的差！”

有时候，他停下来换一口气，他往往用充满热情的眼睛痴痴地望着他的土地，对它低声悄语道：“我自己的——啊，我自己的土地啊！”

这块杂草丛生的、贫瘠的土地，大家都不去耕种、不屑一顾的土地，他对它却十分怜惜，他就象跟一个娃娃说话似的，关怀备至地对它说道：

“耐心点儿，再耐心等待一会儿吧：我一定耕耘施肥，你会象周围的土地一样开花结果的。别担心，我会使你满足、叫你高兴的。”

太阳这时升起来了，阳光直射到他的眼睛里。

“多谢了，老天爷啊！”他眨巴着眼睛大声说道；接着又补充道：“天气还要干热一个时候呢！”因为正在升起的太阳红得不能再红了。

远远地响起了弥撒的钟声，列普卡村的烟囱里，都吐着羽毛似的蓝色炊烟。

“你胃口很好，可不吗？”他跟他自己说道，他把裤带束得更紧一点，伤心地叹息道：“可是母亲再也不会给你送早饭来了！”

波德尔赛的其他土地上，这时也有不少人，象他一样，都在他们新买的土地上干活；他看见斯泰和·普洛希卡正在用两匹健壮的马儿犁地。

“啊！”他想，“老天爷啊！我只要能有一匹这样的马就好了！”

约瑟夫·瓦赫尼克正在用车子搬运石子，给房屋铺地基；克莱姆巴和他的儿子们正沿着他们那块土地的四周掘出一条沟来；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正在大路上靠近十字架的地方，用一根木杆测量着什么东西。

“那儿，”西蒙心里想，“盖个酒店，地点倒是好极了。”

格利哥里把木桩插在地里，标明了他心目中的地址以后，便过来同西蒙打招呼。

“嘿！嘿！”他大声嚷道，惊讶地睁圆了眼睛。“我看你使出这么大的劲头儿干活，简直是一个人可抵十个人啊！”

“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啥也没有！有的只是一条裤子、一双赤手空拳啊！”

西蒙挺不高兴，也不愿打断手里的活儿来聊天。格利哥里劝告了他几句，便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了。继格利哥里之后，其他的人纷纷走过来，有的给他鼓励打气，有的谈天说地，有的只是抽支烟，嘻嘻哈哈笑一阵；可是他们却使西蒙很不耐烦，他终于冲着普利乞克指责道：

“你还是干你自己的活儿去吧，别来打搅别人！干活的日子

嘻嘻哈哈地玩儿——这也太不象话了！”

所以大家也就不再走过来了，西蒙独自一人留在那块荒地上。

阳光亮得叫人睁不开眼睛，热得烤人；太阳把世界笼罩在一片光芒闪烁的雾里。

“噢，好热；可你也休想轻易把我赶跑！”他对太阳说道；看到娜斯特卡给他送早饭来，他便迎上前去，用贪馋的手赶紧接过麦片粥来。

娜斯特卡打量着田地，心情远不是兴高采烈的。

“唉，在这种荒地沼泽地上能长出什么东西来呀？”

“一切庄稼都能长！——你瞧着吧。连给你做糕饼用的小麦也能长出来！”

“啊，一点不错！——那就是俗话所说的：‘青草茂盛时，骏马已饿死’！”

“不会这样的，娜斯特卡。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了；我们过日子就容易得多了——整整六英亩土地啊！”他一面提醒她，一面飞快地把粥喝完了。

“我们能吃泥土？——我们怎么熬过冬天啊？”

“这包在我身上，你别担心。我统统想过了，我会有办法的。”

他放下空罐头，欠伸一下四肢，便带着她去看荒地上的一切，解释给她听。

“这儿，”他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就是我们将来盖房子的地方。”

“我们的房子？也许是用泥巴做的吧，就象燕子的窠似的？”

“用树木和树枝，泥和沙，用我们能弄到手的东西来造房子；凑合着住它二年，等我们富裕了再盖好的。”

“依我看来，你心里想望的还是地主人家那样的大房子呢！”她用不愉快的口气答道。

“住在自己的破屋里总比寄人篱下强。”

“普洛希卡的妻子愿意让我们跟她住过冬天，她真心诚意为我们腾出一个房间。”

“真心诚意！——我知道的，凡是叫我母亲气恼的事，她都真心诚意要干的，她总是跟我母亲过不去。——什么也不用担心，娜斯特卡；我要给你造个房子，有窗，有壁炉，应有尽有。你瞧着吧，从现在起，三个礼拜以后，哪怕我要累得胳膊都掉下来，也一定把房子造起来；是的，就象向天父祈祷一定要用‘阿门’结束一样，一定把房子造起来。”

“那末，你当然是不得不单枪匹马自己来干吧？”

“马秀会帮忙的，他已经答允了。”

“你的母亲，”她结结巴巴地说道，“会不会在哪一方面也来给你一点帮助呢？”

“我宁死也不求她帮助！”他勃然大怒道；然而，看到她十分沮丧，他立刻觉得自己对不起她，便在黑麦田旁挨着她坐下，结结巴巴地作个解释。

“我怎么能去求她呢，娜斯特卡？她把我撵出家门，还骂了你一大通！”

“不过，天啊！哪怕她光给我们一头母牛也好啊！我们就同巡礼乞丐中最低等的乞丐一样：压根儿什么也没有啊！真叫人想想也害怕。”

“可是，娜斯特卡，会有一头母牛的：我脑子里已经想到有一头母牛了。”

“没有房子……没有牲口……什么东西也没有！”她把头靠

在他胸口，哭了起来，他给她擦眼泪，抚摩着她的头发。他自始至终感到万分悲伤，居然能忍住眼泪，倒是个奇迹。——突然，他抓住铁锹，跳起身来，假装生气地嚷道：

“妇道人家，要敬畏天主！有那么多的活儿要干——你却啥也不干，光是唠唠叨叨诉苦！”

她十分尴尬，跟着他站起身来，但啮心的忧愁使她开口道：

“哪怕我们不至于饿死，这荒野里的狼也会把我们吃掉的。”

这一回他可真的生气了。一面转过身去干活，一面对她吐出了严厉的指责：

“上这儿来说废话，哭哭啼啼，还不如待在家里的好。”

她想使他息怒，可是他把她推开了。

“老天爷啊！”他想。“的确，女人和男人的血是相同的，可是男人具备的理智，女人却没有。财富不从天上掉下来，靠我们双手干活去争取，可不靠哭哭啼啼。——女人都跟孩子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怨天尤人。——老天爷啊！”

他继续咕咕哝哝地自言自语下去，后来手里的活儿吸引着他全部的注意力，他就把世界上其他事情统统丢在脑后了。

事情就这样一天复一天地进展下去。他总是天蒙蒙亮就起身，晚上很晚才回家，好几天不跟任何一个人交谈一句话。如今特雷莎或别的什么人给他送饭来，因为娜斯特卡在神父的马铃薯田里做短工。

人们也来看他怎样干活，不过站得远远的，因为他讨厌聊天儿。他的不知疲倦的劳动使大家惊讶不置。

“这家伙有很大的坚强毅力，这可谁也不曾料到啊！”克莱姆巴用喉音说道。

“难道他不是多米尼柯娃的后代吗？”有人哈哈大笑着答道。但，始终仔细地瞧着他干活的格利哥里却说道：

“他干起活来确确实实象只公牛；可是我们，我们应该帮帮忙，别让他累坏了。”

“我们应该帮忙，一定得帮忙，”大家也都同意；“因为他值得我们帮助。”可是没有人自动地挺身而出，人人等着西蒙先来求他们帮助。

西蒙可不愿求人，甚至也没想到去求人。所以，有一天看到一辆车直奔他这边来，他便十分惊奇。

车是安德烈赶来的，他快乐地呼唤道：

“哎，是我呀！告诉我吧，耕哪儿的地？”

西蒙有好大一会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你竟敢这么大胆！——可是，可怜的人儿，你会挨打的！——你瞧着吧！”

“我不在乎。如果她打我，我就到你这儿来，永远不回去了。”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出的主意吗？”

“都是我自己的主意！我老早就想来了，但是开头她们都看住我。——雅格娜也劝我别来。”

他一面准备耕地，一面把全部事情详详细细的告诉西蒙；然后他们就一起耕了一整天的地；临走时，还答允明天再来。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安德烈果真来了。西蒙看到弟弟面颊上有点儿发青泛紫的地方，可是到一天的活儿干完以后，他才问他：

“她打得你很厉害吗？”

“噢，她是个半瞎子，轻易逮不住我；我也躲着她点儿，不让她抓住，”他答道，有点儿伤心。

“那末雅格娜……她并没有告发你吧?”

“当然没告发我……她倒不是这种人。”

“唉,一个女人脑子里想干什么事情,可有什么人捉摸得出来啊?”他深深叹息,嘱咐弟弟别再来了。

“现在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往后,播种的时候,你来帮帮我的忙。”

所以,西蒙又独自一人,日复一日地干着活儿,就象马儿绕着圈子牵动打谷机一样,全然不顾可怕的孤独和炎热。现在的天气比前些日子更热了——象地狱一样热烘烘、红通通,简直是一场大火灾。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在田野里干活,因为活的火焰正从天空倾泻而下。笼罩着一片白热,如烤如灼;没有凉风吹拂,没有鸟儿啼啭,没有人语喧哗,太阳自东徂西稳步运行,不断地撒下暑热和干旱。

然而西蒙仍旧象开头一样天天干活,甚至夜间也睡在田里,以便醒过来就干活,不浪费一点儿走路的时间。马秀竭力劝阻,可是毫无效果。西蒙简短地答道:

“礼拜天我会休息的。”

礼拜六晚上他回到家里,筋疲力尽,吃吃晚饭就睡熟了;第二天他又几乎睡了整整一个白天。直到傍晚他才从稿草床上起身,穿得齐齐整整,坐下来吃正餐:菜肴很多,盆子里堆得高高的,家里的妇女都在一旁侍候,就象侍候大人物似的,仔细留心他的眼色,老是给他添菜,劝他多吃;然后,他吃得饱极了,松松裤带,老爷似的伸个懒腰,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啊,多谢,多谢!——现在让我们出去稍为乐一下吧!”

他就带着娜斯特卡上酒店去了;马秀带着特雷莎也一起去了。

犹太老板向他弯腰鞠躬，不待招唤就把伏特卡送到桌子上来，还称他为“老板”，这使西蒙得意非凡。他按照体面喝了该喝的酒，便挤到头面人物中间，对各种事物发表他的意见。

酒店里已经客满，乐队正在奏乐助兴，但跳舞还没有开始。人们只是相互干杯，象往常一样抱怨着干旱、艰难时势，等等。

连波利那家的人、铁匠和他的老婆也都来了；不过他们走到单间里去了，想必正在那里开怀畅饮，因为犹太老板一再地送伏特卡和啤酒进去款待他们。

“今天安蒂克两眼盯着他老婆，就象狗盯着骨头一样；他变了，不再是过去的安蒂克了！”安姆勃罗司没精打采地咕哝道，眼睛朝着单间里瞅去。单间里传来愉快的寻欢作乐的声音。

雅姑斯叮卡立刻作出了答复：“因为他宁可穿他自己的木底靴，也不愿穿那人人都可以套在脚上的长统靴！”

“是呀，”有人回答道，“不过这种靴子并不夹得脚痛啊！”于是整个酒店里哄堂大笑；大家都知道靴子指的是谁。

西蒙没听见也没大笑。他多少有点儿醉了，双手抱住安德烈的颈子，对他说道：

“现在你必须记住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而且要听我的话，服从我！”

“我……我很明白，”安德烈结结巴巴地说道，酒意促使他伤心落泪了。“不过，母亲吩咐……吩咐……”

“母亲再也算不了什么了！现在我是个有田有地的人；要听我的！”

可这时乐队已经奏起了一支舞曲；当人们开始用脚跟蹬得地板砰砰作响，成双作对起舞的时候，西蒙搂住娜斯特卡的腰，解开带兜儿外套，把帽兜抓在一侧，同好手们一起大嚷着“嗒，嗒

哪”，脚下蹬出最响的声音，冲进去跳舞了：眼花缭乱地旋转，摇摇摆摆地前进，欢乐，热闹，喧哗，象是激流猛涨奔腾。

但是，跳过两次舞以后，西蒙便由着妇女们把他带回家去了，到她们家时他立刻醉意全消，他在屋子外面坐下。雅姑斯叮卡陪他坐下，而且同他好好的作了一次长谈；结果，后来虽然夜已深了，西蒙也曾想到要回去，他倒不再急急忙忙地要走了，却彷徨等待，缠住娜斯特卡不放，象只风箱似的唉声叹气。

最后娜斯特卡的母亲对他说话了：

“别走了，就在我家储藏室里住一宵吧：深更半夜的，你还辛辛苦苦地跑到哪儿去呢？”

“我在棚子里替他打个地铺吧，”娜斯特卡说。

“娜斯特卡，别那么冷酷无情对待他啊！”雅姑斯叮卡瞪了她一眼说道。

“什么……你在想什么呀？不晓得你还要说出什么话来呢！”娜斯特卡厉声说道，十分狼狈。

“嗨呀！他不是你的爱人吗？在婚礼前一二天同房又有何妨呢……再说，这个可怜的人，他为了你象头公牛一样地干活，确实也应该有点犒赏才好！”

“啊，说得对极了！娜斯特卡！娜斯特卡！”西蒙大声说道，她逃跑，他就追上去，抓住她，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接了不少的吻，说了不少恳求的话。

“娜斯特卡，心肝，难道你要把我从你身边撵走吗？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也要撵我走吗？”

她的母亲突然要到过道里去料理什么事情了；雅姑斯叮卡退将出来，说道：

“娜斯特卡，别拒绝他啊！世界上的幸福是那么稀少：幸福

来临——就象瞎眼母鸡找到一粒谷子一样机会难得——可别把幸福放过哪！”

她在院子里碰到马秀；马秀机灵地猜到了几分，他对屋子里的西蒙大声说道：

“我可没有你这种忍耐功夫！”

可是第二天破晓又看见西蒙在拚命干活了，而且毫无疲惫之感。只是在娜斯特卡给他送早饭来时，他对麦片粥倒不太馋，而是更加贪婪地要吻一吻她樱红的嘴唇。

“如果你不忠于我，你就会给烫得皮开肉绽！”她一面这样威胁恫吓，一面却偎依在他的胸前。

“娜斯特卡，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决不放开手的了！”他真心实意地喃喃说道；接着又打量着她的眼睛，低声补充道：“头胎准是个男孩！”

“你真是个糊涂虫！不过，是谁把这些顽皮淘气的想法装到你脑袋里去的呢？”娜斯特卡把他推开，满脸涨得绯红，跑掉了。在不怎么远的地方，雅赛克先生出现了：他嘴里含着烟斗，肋下挟着小提琴。他走上前来，说道：“赞美天主，”打过招呼，又问了西蒙一些问题。西蒙洋洋得意，吹嘘着自己取得的成就，却又突然闭嘴，诧异惊讶地转动着眼睛。雅赛克先生竟放下提琴，脱掉外套，动手干起活来，正在翻动、打碎一大块泥土哩！西蒙的铲子脱手掉了下来，他张口结舌，下巴也下垂了。

“你有什么可诧异的？”

“天哪，雅赛克先生竟跟我一起干活？”

“我要帮助你，而且决心帮助你把你的房子盖起来。你认为我办不到吗？——你瞧着就是了。”

他们从此在一起干活。老人确实没有多大力气，对劳动也

不习惯；可是他自有高明的办法使工作进行得更好更快。西蒙口服心服地依照他的一切指示办事，时常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天哪！这可和一向见惯的世道大不相同！他毕竟是个大地主啊！"

雅赛克先生只是莞尔微笑，接着他便和西蒙谈起话来，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奇闻异事讲给他听；如果西蒙有勇气的话，他早就怀着惊讶和感激之情，拜倒在老人的膝下了。到了晚上，西蒙便跑到娜斯特卡那儿，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她，最后发表意见道：

"人家都说他是傻瓜；然而他满脑子都是聪明智慧，比得上任何一个神父！"

"有些人说起话来聪明，做起事来愚蠢。如果他头脑健全，他怎么会忽然来帮你的忙呢？怎么会去照料薇隆卡的母牛呢？"

"确实，这一点我搞不明白。"

"只能说是他疯疯癫癫吧。"

"无论如何，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对于雅赛克先生的慈悲心肠，西蒙是无限感激的。但是，虽然他们同在一起干活，在同一个饭匣里吃饭，在同一条被子里睡觉，在他们的交往之中却丝毫没有亲密无间的情谊。

"他可始终是属于地主乡绅门第的人物啊，"西蒙怀着深深的敬意和万分感谢的心情，嘱咐他自个儿道。在雅赛克先生的帮助下，房子正在逐渐盖起来，简直就象面包发酵一样；马秀也来给他们帮忙时，克莱姆巴的儿子亚当从森林里搞来了他们所需要的大小木料，没有多久，从列普卡村就可以清楚地望见这房屋了，模样儿一天胜似一天。马秀辛辛苦苦干了几乎整整一个礼拜的活，还指挥大家劳动；礼拜六下午房屋大功告成，他在烟囱顶部插上一簇青枝绿叶，又干他自己的什么活儿去了。

西蒙粉刷了屋子，把刨花和垃圾扫掉。雅赛克先生挟着小提琴来了，微笑着说道：

“鸟窠造好了，该请母鸟来了。”

西蒙答道：“明天晚祷以后，我们就举行婚礼了。”便俯伏在雅赛克先生脚边向他道谢致意。

“啊，不过我也不是专诚给你帮忙的！人家把我从列普卡村撵出来的时候，我要到你们家来住宿的！”他点上烟斗，漫步向森林走去。

虽然房屋已经落成，一切都舒齐了，西蒙还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舒展着疲倦的四肢，以喜出望外的欢乐心情打量着新房子。

“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啊！”他反复说道；显然他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手摸摸墙壁，绕着房子走一圈，从窗口往里张望，嗅嗅石灰水和泥土的强烈刺鼻的气味。他回到列普卡村准备明天的婚礼时，已经是深黄昏了。

西蒙要举行婚礼的事，村里人人都知道了；多米尼柯娃也有邻居告诉了她，但她仍旧装出什么也没有听到、毫不知情的样子。

礼拜日清晨，雅格娜好儿次从她母亲的屋子里溜出来，拿着一包包各式各样的东西悄悄穿过果园，把它们送到娜斯特卡家去。老妇人明明知道雅格娜在做什么事情，却压根儿不加阻止，只是默不作声地往来踱蹀，神色阴沉，所以，安德烈直到望过弥撒以后，才大着胆子走近她的身边。他小心翼翼，不敢挨得太近。

“妈，我要出去。”

“倒不如把马带到苜蓿田里去的好！”

“你可知道？……我是去参加西蒙的婚礼。”

“赞美天主，幸好这不是你的婚礼！”她辛酸地答道，“——那就去吧；可是，只要你喝醉了，我就决不放过你，你瞧着吧！”老婆子说完威胁的话，便摸索着走到邻居家去，这时，年轻小伙子把他最漂亮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

“是的，我要喝醉！……哪怕只是为了气死她，我也一定要喝醉！”他叨咕道，赶紧向马秀家跑去，正好赶上他们都要动身到教堂里去了。然而，这是个十分安静的婚礼，没有唱歌声，没有欢呼声，也没有音乐声。教堂里也同样静悄悄的，只点着一对圣烛；娜斯特卡流了不少害羞的泪，西蒙把愤怒、挑衅的眼色，投在周围寥寥可数的贺客身上。幸亏在结婚仪式完毕时，风琴师奏出了美妙轻快的调子，使得大家手舞足蹈，满心欢乐。

婚礼一结束，雅格娜便立刻回到她母亲那儿去了，只是不时地来探望一下。马秀拉小提琴，彼特长笛伴奏，还有人为他们使劲儿狠击铜鼓。尽管是在很小的屋子里，他们也开始跳起舞来，还有好多客人喜欢在户外跳舞，在摆好喜酒的桌子之间往返回旋。有的人在吃菜，有的人在干杯祝酒，谈笑风生。然而，大家都是文文静静的；因为这是大天白日，头脑也没醉得迷迷糊糊，谁都不想大哗大闹。

西蒙老是缠在他的新娘身边，把她拉到角落里，拚命地吻她，因此大家都取笑他；安姆勃罗司心里不痛快，叨咕道：

“可怜的家伙！今儿你享福吧，明儿你就得还债了。”他说话的时候，贪馋的眼睛盯牢着巡回传递的酒杯。

宴会确实不大热闹欢腾；而且也不能指望有多大的闹酒欢宴，因为好多人都是按照礼貌规矩的要求，前来坐上一会儿，稍为吃一点儿东西，夕阳烧红天空时便告辞回家去了。不过，马秀倒是非常轻松愉快，他拉着琴，唱着歌，强迫姑娘们和他跳舞，还

巡回敬酒干杯；雅格娜露脸的时候，他始终陪伴着她，还向她做着媚眼，全然不顾特雷莎的眼睛里莹然欲泪。

雅格娜对马秀很冷淡，可也没有理由避开他。她只是耐心地听他说话，一面却留神着波利那家的人是否到来，她但愿不要遇到他们。幸亏波利那家没有人来，村子里第一流的有田有地的人家，谁都没有来。这些大农户倒并没有谢绝主人的邀请，他们都恰如其分地送来各种礼物，为筹备喜筵协助一臂之力。大农户没有来吃喜酒，引起大家的议论，雅姑斯叮卡作了个很有特色的解答：

"如果有许多美味可口的好菜，满屋子都散发出伏特卡的香味，客人就撵不出屋子去了，哪怕用棍子打也撵不出去了！可是，舌头上滴酒不沾，肚子里空空如也，人家怎么会高兴来呢。"

雅姑斯叮卡这时劲头儿来了，淘气起来了。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独自坐在角落里，悲伤地唉声叹气，擦着鼻子，用眼睛远远地瞅着娜斯特卡；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便去逗他向娜斯特卡大献殷勤。

"你去跟她跳舞吧，能占到什么便宜就占什么便宜！你母亲不会同意你娶她的；可是，如今她有了丈夫了，你就去缠住她大跳其舞，说不定她会报答你的爱情的！"

接着她又滔滔不绝地倒出一番话来，闹得人们震耳欲聋，安姆勃罗司这时酒也喝够了，同样唠唠叨叨嚼起舌头来了，他们俩使全场活跃，人人捧腹大笑。在玩笑和欢乐中度过的、短促的夏夜，终于出乎意外地结束了。

这时大家都走了，留下的只有家族和安姆勃罗司——他要把瓶底里的最后一滴酒喝干。新婚夫妇决心立刻到他们的新居去。马秀希望他们再待一会儿；可是西蒙已经向克莱姆巴借来

一匹马和一辆马车，他不肯听马秀的话。所以他把柜子、日用器皿和被头褥子等装上马车，扶娜斯特卡庄重地坐在马车最高的地方，跪下来接受丈母娘的祝福，然后同他的舅兄接吻，向其他的人深深一鞠躬，自己划了个十字，便扬鞭策马，驱车出发了；全家的人伴送着他。

他们默默无言地向前走去，直走到磨坊附近时，看到有一对鹳鸟高高地在他们的头上盘旋。老婆子见到这个景象，便拍手说道：

“大吉大利！这是最好的兆头，你们将来子孙满堂！”

娜斯特卡稍为有点儿脸红，可是，在后边儿推着车子的西蒙，却洋洋得意地吹着口哨，兴高采烈地东瞧一眼西瞧一眼。

终于只剩他们两个人时，娜斯特卡打量着她的新居，但见一片寒酸凄凉景象，不禁泫然泪下。可是西蒙大声嚷道：

“傻丫头，别哭！别人家东西还要少呢，他们正在羡慕你呢！”

西蒙已经精疲力尽，而且有点儿喝醉了。他和身倒在角落里的一摊稿草上，不久就鼾声大作……而娜斯特卡却挨近窗口坐着，俯瞰列普卡村白色的房屋，继续不断地流泪。

这种闷闷不乐的心境倒持续不久。全村的人似乎都约好了一起来给她援助。克莱姆巴的老婆第一个上门来，一手挟了个母鸡，一手提了个篮子，篮子里是一窝小鸡。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几乎每天都有个主妇来探望她，而且没有一个主妇是空着手来的。

主妇们对她的照顾，使她心里非常感动。

“亲爱的人，”她说，“叫我怎么报答你们才好啊？”

“说句衷心道谢的话就行了，”西可拉的老婆道，她给娜斯特卡捎来了一块麻布。

“你日子过得安逸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送给也是日子难过的人，”普洛希柯娃补充道，她从围裙下拿出一块好大的咸肉来。

娜斯特卡收到了许多礼物，足够她对付好长、好长一段日子了。一天晚上，暮色苍茫，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把他的狗克鲁契克牵来了，拴在靠近她的房子的地方，接着，仿佛怕有什么灾祸会临头似的，拔脚溜掉了。

人家把这件事告诉娜斯特卡时，都开心地哈哈大笑，娜斯特卡却鄙夷地撇着嘴唇皮。

“娜斯特卡，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为你采了不少草莓呢；他母亲把草莓从他手里拿走了！”

第 七 章

雅姑斯叮卡到波利那家去。她采了些野生草莓，给犹兹卡送去。汉卡在屋子外面挤牛奶；雅姑斯叮卡便坐在屋檐下，把娜斯特卡收到的礼物一一告诉汉卡。

"不过，"她下结论道，"她们送她礼物，是要气气多米尼柯娃。"

"同时也是帮助娜斯特卡。"汉卡修正老婆子的话道，"顺便说一句，我也应该给她捎点什么东西去。"

"如果现在有什么我拿得动的东西要捎去，我很高兴去跑一趟，"雅姑斯叮卡告诉她道。这时听到从屋子里传出来一个微弱的恳求的声音——犹兹卡的声音。

"汉卡啊，把我的那只小母猪给她吧！我知道我快要死了，娜斯特卡会为我的灵魂祈祷的！"

汉卡觉得犹兹卡的意见很好；她立刻嘱咐维蒂克把那小猪送到娜斯特卡家里去，因为她不想亲自送去。

"维蒂克，"犹兹卡喊道，"你告诉他，小母猪是我送的。还有她必须赶快来看我；我现在不能走动了。"

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十分悲伤，满肚子不高兴。她已经卧床一个礼拜了，发高烧，浑身是痂皮鳞屑。起初她们让她躺在果园树荫下，因为她坚决这样要求。可是她的病情愈来愈严重，雅姑斯叮卡便禁止她睡在外边了。

“你必须躺在黑暗里,”雅姑斯叮卡说,“太阳光把发出来的痘疹又赶到身体里边去了。”

所以犹兹卡一个人躺在黑暗的房间里,呜咽呻吟,有气无力地抱怨:小孩子也好,她的朋友们也好,都不许进来看她。如今雅姑斯叮卡就充当犹兹卡的监护人,不论谁想进来,就撵他出去,甚至用棍子来撵!

雅姑斯叮卡和汉卡这样说过话,便把野生草莓给生病的小姑娘吃,并且为她准备一种软膏,那是用纯净的荞麦面粉,加上新鲜淡奶油和许多鸡蛋黄拌和调制的。她把软膏涂在犹兹卡的脸上和颈子上,涂得很厚,外面再裹一层湿布。小姑娘驯服地接受治疗,只是有点儿担心地问道:

“痘疱会在我脸上留下麻点吗?”

“只要不去搔它们,就一个麻点也不会留下。——就跟娜斯特卡一样。”

“可是痘疱又痛又痒,天哪!……那就请你把我的双手紧紧缚住吧,不然的话,我就熬不住要搔!”由于犹兹卡认真恳求,而且禁不住要撕破自己的脸颊,老婆子便对她喃喃地念着咒语,点燃干燥的石莲,用烟来熏她,还把她的双手缚在身体两侧;然后,老婆子就出去干她自己的活儿了。

犹兹卡一动不动地躺着,静听苍蝇的嗡嗡声,也静听另一个不时在她脑袋里响起来的、奇怪的嘈嘈之声。仿佛在梦里一般,她也时常听到家里的人踮着脚走进来看她,又踮着脚走出去了。接着她又幻见不少树枝,结着殷红的苹果,低垂在她的脑袋的上方,可是她却无力伸出手去摘取;然后是一群羊挤到她的四周,可怜地咩咩地叫着……可是维蒂克走进房间里来了,她立刻认出了他。

“你已经把我的小母猪送到娜斯特卡那儿去了？——她说什么来着？”

“啊，她高兴极了，差点儿要跟猪尾巴接吻了！”

“你这淘气的小鬼！竟拿娜斯特卡开起玩笑来了！”

“不过我说的是实话！——她嘱咐我跟你说，她明天一定来看你。”

突然之间，犹兹卡开始左右摇晃着身体，惊惶地大声叫了起来：

“把它们撵走！——它们要把我踩倒了！——咩！咩！咩！”

接着她又突然虚脱，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沉沉睡去似的。维蒂克走出房间，但经常过一会儿就进来探望。有一次，她焦急地问他道：

“仍旧是中午吧？”

“快要到半夜了；人人都睡熟了。”

“的确；天很黑。”

“把这些麻雀拿出去吧；它们啫啫喳喳叫得象没有长毛的小鸟。”

他正在给她讲麻雀窠的事，犹兹卡突然大叫着坐了起来。——“灰牛到哪儿去了？维蒂克，别让它走失啊，不然的话，父亲要用鞭子打你了！”

接着她又把他喊到身旁，跟他说悄悄话：“汉卡不许我去参加娜斯特卡的婚礼；可是我不听她的，我还是要去……穿上深蓝色的紧身胸衣……还有那条我在赦罪节穿过的裙子……维蒂克！替我摘几个苹果；可是小心别让汉卡把你逮住啊。”然后她又突然安静了，仿佛又迅速地沉沉睡去了。

维蒂克好几个钟头都守在她的身旁，替她赶掉苍蝇，给她喝

水。汉卡嘱咐他待在家里看护她。克莱姆巴的儿子小玛蒂亚斯在放牧他父亲的牲口时，顺便照料一下波利那家的牲口。

呼吸不到自由自在的森林里的空气，维蒂克感到沉闷痛苦；然而，犹兹卡的病情深深地打动了他，为了她，正如俗话所说的，他愿意把天空也拉下来。为了使她感觉兴趣，引她笑一笑，他什么事都愿意干。

有一天，他给她带来整整一窝小鹧鸪。

"犹兹卡，你摸摸它们吧！摸摸它们，它们就会对你啾啾地叫！"

"我没法儿摸它们啊！"她抬起头，呜咽道。

他解开她的双手，她把扑动着的羽毛未丰的小鸟，捧到她那可怜巴巴的软弱而又麻木的手里，挪近她的脸和眼睛。

"啊，它们的灵魂在它们的身体里扑腾扑腾地跳！可怜的鸟儿，它们多害怕啊！"

"什么？我亲手逮到的，难道我放它们走吗？"他抗议道，不情愿把鹧鸪放走。然而他还是把它们放走了。

另外一次，他给她弄来了一只小野兔，他提着野兔的耳朵，把它放在盖着犹兹卡的鸭绒被头上。

"亲爱的小野兔，逗人喜欢的小野兔，把你从妈妈身边捉出来了！"她低声说道，她象抱个娃娃一样，把小野兔拢在自己的胸前，温柔地抚摩它。可这小野兽却象受到折磨似的叫喊起来，从她手里逃了出去，它窜过过道里的鸡群，吓得鸡群大叫着四散逃跑，而且就在门廊里打瞌睡的拉帕面前冲出门去，跑到果园里去了。拉帕立刻猛追猛赶；维蒂克大喊着紧紧跟上；吵吵嚷嚷，闹得厉害，连汉卡也从院子里跑出来了。这当儿犹兹卡哈哈大笑，险些儿把肚子都笑破了。

“狗儿把小兔子逮住了吗?”她焦急地问道。

“不见得!”维蒂克大声说道,“不;狗儿只看到了小兔子的尾巴,它钻到麦田里边儿就没了影踪了,就象石子丢进水里一样。——兔子可是飞毛腿啊。——别伤心,犹兹卡,我一定给你再逮一只。”

维蒂克能弄得到的东西,他都给犹兹卡送来:有时是好几只金黄斑点的鹌鹑,有时是一只刺猬,有时是一只驯服的松鼠——它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十分有趣,简直是举世无双;再不然就是一窝雏燕,它们啁啁啾啾地啼叫得好不伤心,以致母燕跟着它们飞进了房间,犹兹卡因此叫他把它们送回燕子窝去;有时还有许多别的珍奇新鲜的东西;此外,便是他们两人能瞒着大人吃完吃光的那些苹果和梨子了。可是,到了后来,犹兹卡对一切东西都感觉厌倦,她疲乏地转过脸去,任何东西都再也引不起她的兴趣了。

“这一切,我都觉得没意思!给我弄点新鲜玩意儿来吧!”她喃喃地说道,甚至对鹳鸟也转过脸去,不想看它。鹳鸟这时正大摇大摆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它的长嘴巴伸进每一只锅子和盘子里去,要不它就故意躲藏起来,想对大门口的拉帕来个突然袭击。有一次,维蒂克活捉了一只七彩的叫做蜂虎的鸟儿,给她送来时,她倒欣赏了一会儿,不过也只有这么一次。

“好漂亮的鸟儿!看上去,象是涂了颜色的!”

“可得留神,别让它啄你鼻子:这是只不好对付的恶鸟。”

“它并不想逃走嘛。——这种鸟驯服吗?”

“不驯服,可是我已经把它的翅膀和腿都缚住了。”

这鸟使他们高兴了一阵;可是它憔悴了,一动也不动地蹲在那儿,也不肯吃东西,不久就死了,使全家的人都大为悲伤。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屋子外面，气候渐渐地一天热似一天：白天，人们已不能在田里干什么庄稼活儿，夜间，也不过是在巨大炉灶上度过的、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时辰罢了，即便是在户外和果园里，也是如此。干旱正在迅速地变成灾难。牲口饿着肚子从牧场上回来，哀鸣着回到自己的棚子里。马铃薯干瘪得象榛子那么大；有几块田里，生长不良的燕麦，露出地面不过几英寸；大麦的叶片枯萎了；黑麦过早地干了，不结实的麦穗白漾漾的。人们深深地陷在困难之中，因此，每天夕阳西下时，人们都抱着空虚的希望，寻找天气行将变化的迹象。可是天空中连一朵浮云也没有。人们的头上只有一大片亮晶晶白漾漾的、炫目刺眼的光芒；太阳总是毫无遮翳地落山了，连一丝半缕水汽的影踪也没有。

不少人在天主变容祭台之上圣像之前哀哀哭泣，热心求雨；可是毫无效果。田地愈来愈干，愈来愈燥；果实没有成熟就从树上掉下来了；溪里的流水极少，磨坊和锯木厂都关门了，寂静而又凄凉；陷入绝望的人们联合起来，凑份子举行斋奉圣餐的许愿大弥撒！

他们所作的祈祷是那么真诚和热烈，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不可能不为所动。

天主确实也对他们发了慈悲之心。一点儿不错，第二天又是闷热得厉害，人人大汗淋漓，溽暑炎炎灼灼，弄得鸟儿昏昏然堕落地上，牛儿在牧场上遍地哀鸣，马儿不肯走出马棚，人们疲倦困乏，匍匐在干枯的果园里，不愿离开树荫。却说到了正午时分，当万物似乎就要在白热的炎炎熔炉里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竟出现了奇迹——突然腾起一股浓雾，遮住太阳的光辉，使它黯然失色，仿佛有一把灰尘撒在太阳这个圆盘上了；不久就听

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好象有无数头鸟儿在高空振翅飞翔似的，而铅灰色的云层又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一刻比一刻阴沉，一刻比一刻狰狞可怕，咄咄逼人。

此刻人人满腔都是恐惧之情；虽然忧心忡忡，大家却都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吭。

远处隐隐约约有不少雷声；接着便卷起了狂风，尘灰密集成团，涡卷盘旋着上升天空；太阳发出一种病态的光芒，黄得象沙土似的。于是万物迅速地暗将下来，天上充满了密集的闪电——仿佛有人在空中噼噼啪啪地挥舞着火鞭子。随着第一个霹雳从天上打将下来，人们便从屋子里跑出来了。

立刻腾起了一片吵嚷喧闹的声音。这时太阳完全瞧不见了，在无法形容的旋风所引起的一片大混乱之中，在互相牵连重叠的漆黑漆黑的云块之间，却泻下了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隆隆的雷鸣挟闪电以俱来；接着，倾盆大雨哗哗而下，呼呼大风在树木间长啸而过。

霹雳一个紧接一个打将下来，迸发出亮得叫人眼睛也睁不开的光芒；雨水象瀑布似的倾泻而下，什么东西都被挡住了，看不见了；挟着冰雹的阵风，这里那里地乱刮。

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如今麦子倒伏了，大路变成了污浊冒泡的溪流。接着，风雨的势头缓和了一点儿了，天色在晴朗起来了，但巨雷再一次地隆隆轰鸣，仿佛是几百辆马车在冻硬了的土地上辚辚驰来——而大雨也再一次地倾盆而下。

人们惶惶然地从屋子里向外张望。有的人家点上了供神的灯，念着赞美诗："圣母啊，我们飞到你的身边，求你庇护！"有的人家把圣像端了出来，借以保佑自己，驱除外来的邪魔。后来，感谢天主！暴风雨过去了，没有造成多大损害。只是在风暴临

去之际，雨点开始下得稀稀朗朗的时候，从浮游在乡村市梢上空的一片孤云里，打下来一个霹雳，这团火焰正打在乡长的谷仓上！

片刻之间，火焰和浓烟从谷仓里直窜起来，大家惊惶地向出事地点跑去。谷仓从开头就没有挽救的指望，大火象烧掉一堆干燥的木片儿似的把它吞掉了；但安蒂克和马秀以及其他的人，都使出如疯如狂的劲头儿来救火，保住了柯齐奥尔家的房子及其邻舍。幸亏大路上积水成河，可以随时取用：好儿家的茅草屋顶已在开始冒烟，而无可挽救的谷仓里迸发出来的火星，正又密又快地向四周飞扬开去啊！

乡长出门去了；打大清早起，他就一直在镇上办理公事。不过他的妻子倒在家里，她面对这个损失，一筹莫展，悲伤地到处乱跑，象一只受惊的母鸡。危险过去了，人们都回家去了，这时走到她身边去的，除了柯兹洛娃，还有谁呢？柯兹洛娃两手撑腰，满嘴都是嘲弄的话，又响亮又尖锐。

“你瞧到了吧？乡长太太，因为你损害了我，所以天主惩罚你了！一点不错，天道报应啊！”

乡长的妻子张开手掌向柯兹洛娃直冲过去，大有打一架的可能；可是安蒂克费了好大力气，总算成功地把她们拉开了。他狠狠地责骂柯兹洛娃，所以她象一头挨了一顿痛打的狗儿似的，嗐嗐狂吠着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哼，乡长太太！你逞威风就是了，你！我决不罢休，一定叫你连本带利奉还！”

这时候风暴已经卷到森林地带去了，太阳也已经重新出现。一簇白云横过蔚蓝的天空，空气凉快而清新，鸟儿鸣啭；人们走出屋子去弥补暴风雨造成的损害，开闸放水。

安蒂克在回到自己的家门附近时，出乎意外地遇到了雅格娜，她手里拿着锄头和篮子。他亲热地向她招呼致意；她象头狼似的瞪着眼睛瞧瞧他，便一言不发地走过去了。

"竟那么目中无人！"他愤愤地咕哝道；接着，他看到犹兹卡在院子里，便狠狠地责备她不该跑到屋子外边潮气很重的地方来。

犹兹卡的病现在确实好得多了，他们已经允许她整天在果园里躺着。她的天花痘盖正在顺利脱落，没有留下疤痕；雅姑斯叮卡依旧偷偷地给她敷上药膏，汉卡抱怨黄油和鸡蛋的浪费太大了。

她的病在逐渐痊愈，所以她几乎整天独自躺在那儿，维蒂克如今也重新放牛去了。只是偶尔有个小姑娘来看她一下，罗赫来陪她坐一会儿；再不然就是阿伽沙老婆子来了，象往常一样，说什么她在秋收季节一定会在克莱姆巴家里去世，象一个农家主妇那样体面地去世。但经常给她作伴的只有：狗儿拉帕，它始终守卫在她身边；鹳鸟，她一声召唤它就跑过来了；群鸟，它们飞到她身边啄食面包屑。

有一天，趁着屋子里没有人的时候，雅格娜带了一大把牛奶硬糖来看犹兹卡，犹兹卡还没来得及谢她，她听到什么地方有汉卡的声音，便拔脚跑掉了，只是隔着篱笆喊道：

"但愿牛奶硬糖能补养你的身体！"——说完就没了影儿了。

雅格娜接着就跑到她哥哥家里去，也给他捎点儿东西。

雅格娜看见娜斯特卡站在一头母牛身边，母牛从木桶里喝着水。西蒙正在附近搭一个棚子，使出全身力气吹着口哨哩。

"啊！"她大吃一惊，大声嚷道，"你们那末快就把母牛也弄到手了？"

“是到手了啊：岂不是一头漂亮的母牛吗？”娜斯特卡答道，颇为得意。

“确实是一头很好的母牛：一定是大地主家的良种。你在哪儿买的？”

“虽然不是我们出钱买的，可这头母牛是属于我们的了！我统统都要告诉你的——可你决不会相信我的话。——昨儿大清早，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用身体摩擦我家的墙壁，我想，大概是从牧场里给撵出来的猪，正擦掉粘在身体两侧的泥巴吧。所以我重新躺下睡觉，但还没有睡熟的时候，又听到了模模糊糊的哞哞的牛鸣声。我走出门去；但见门旁站着一头母牛，用绳子拴住，面前放着一束苜蓿，母牛的乳房丰满，母牛抬起头来看我。我擦擦自己的眼睛，以为这是夜间的梦境。然而不是梦：这明明是一头活的母牛，哞哞的鸣叫，还舔着我的手指呢。于是我便断定它是从什么牛群走失的，西蒙也说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找它的。只是有一点倒很奇怪：这母牛是用绳子拴着的。无论如何，一条母牛怎能拴住自己呢？——可是，中午到了，没有人来把它领回去，这时奶水从它的乳房里淌出来了，我就替这可怜的牲口把奶挤掉了。我问遍了全村的人；大家对走失母牛的事，都一点儿也不知道。老克莱姆巴说，这很可能是窃贼耍的诡计，我还是把母牛送到宪兵那儿去的好。我很不乐意，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天中午时分，罗赫也来了，他说：

“‘你是诚实的，你又是穷困的；因此天主耶稣把一头母牛赏赐给你了！’

“‘一头从天上掉下来的母牛！哪怕是傻瓜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啊。’

“罗赫哈哈大笑；他准备走了，说道：

“‘这头母牛是归你所有了：不用担心害怕！没有人会把它从你手里拿走的。’

“于是我以为这头母牛是罗赫送给我的，便跪下来向他道谢；但他却回避开了。

“‘如果你万一遇到雅赛克先生，’罗赫微笑着继续说道，‘可留神别向他道谢啊：他是个用棍子向四面八方乱打的人，因为他不喜欢接受人家的感谢。’”

“如此说来，把母牛送给你的人，原来是雅赛克先生啊！”

“对穷人这样慈悲心肠的，世界上难道还有别的人吗？”

“一点不错，把木材送给斯泰和造房子，还在别的方面帮了斯泰和不少忙的，就是雅赛克先生。”

“毫无疑问，他是个圣人，我一定天天为他祈祷。”

“可你得留点儿神，提防别人把母牛偷走！”

“啊，偷走我的母牛吗？那我就要跑遍世界去找母牛，就要把窃贼的眼睛挖出来！我们的天主决不会容许这样的窃案！——西蒙把牛棚盖好之前，我一定要让母牛夜夜同我们一起睡在屋子里。雅斯耶克的狗儿克鲁契克也会留神保护母牛的。——啊，我亲爱的母牛，我的心肝宝贝！”她大声喊道，用手搂住母牛的颈项，吻着它那粉红色的嘴巴；母牛发出一阵轻微的咯咯的笑声，狗儿欢乐地吠，鸡群吃惊地啼，而西蒙的口哨声又比任何声音都响亮。

“毫无疑问，你们得到了天主的保佑！”雅格娜说道，她凝神望着他们俩，发出类似内疚的叹息。他们俩看上去都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特别是西蒙。过去他始终被认为是个窝囊废，是个代人受过的替罪羊，谁想在他身上擦擦脚就可以擦擦脚——可是现在！能说会道，举动敏捷，仪表堂堂，确实是换了一个人

了！……

沉默了好一阵子以后，雅格娜问："哪些田是你们的？"

娜斯特卡把他们的田地指给她看，并且告诉她：他们要播种什么，种在什么地方。

"可是种子从哪儿来呢？"

"西蒙说我们会弄到种子的；所以我们一定弄得到种子。因为他不说事实上办不到的空话。"

"他是我的亲兄弟；可你说的话，仿佛是说给别的什么陌生人听似的！"

"他是那么善良，那么聪明，那么埋头苦干！……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没有人！"娜斯特卡十分强调地断言道。

"当然啦，"雅格娜悲伤地表示同意道。"垒起土墩标出地界的，是哪一家的田地啊？"

"安蒂克·波利那家的。不过现在还没有着手耕耘，因为他们等着分地。"

"他们要分到的那块地倒是挺不错的，很好的一份家业呀。"

"啊，他们待我们极好，但愿天主十倍地保佑他们！安蒂克向大地主担保我们分期付款，还这样那样地帮了我们不少忙。"

"安蒂克！……担保分期付款！"雅格娜大吃一惊。

"而且汉卡也心肠极好：她给了我一头小母猪。它现在还不过是一头吃奶的小猪，却是头良种，将来长大以后，对我们大有用处呢。"

"你告诉我的当真是件奇怪的事情。汉卡给了你一头吃奶的小猪？这简直不可思议！"

她们走回屋子里，雅格娜从她的手巾包里拿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娜斯特卡。

“这是一点儿小意思……以前我没法儿捎来……犹太人还没把买鹅的钱付给我。”

他们十分感谢她；临走时，雅格娜说道：

“再等上一阵子吧；将来母亲的心肠会软下来，把家产分一些给你们的。”

“我可不要她的家产！她虐待了我，让她带着这种罪孽进坟墓吧！”西蒙突如其来地勃然大怒，气势汹汹，雅格娜因此没再说一句话就走了，她阴郁、沮丧地走回家去，觉得很不舒服。

“我算是什么呢？一根谁也不关心的枯木干柴，”她一面走一面寂寞地叹息。

大约走到半路上，她遇见了马秀。他正朝他妹妹家走去，但他转身和她同行，注意地听她讲西蒙的事。

“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富裕的，”他悒悒不乐地说道。

他们继续谈下去，但他觉得很不自在。他迫不及待地有些话要跟她说，却又十分为难，不知怎样说才好；雅格娜这时正俯瞰着沐浴在夕阳余辉里的列普卡村。

接着，他说道：“在这狭窄的小世界里，我觉得闷死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说给自己听的。

她用疑问的眼神转过来瞧他。

“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吧？你苦着脸，倒象是喝了醋似的！”

听到她这样问他，他就告诉她：他厌恶他的生活，厌恶这个乡村，厌恶这一切，决心远走高飞，到大千世界去流浪。

“哦，如果你想有个变化，那就结婚好了！”她大笑着说道。

“话是不错，我想望的女人要是情愿，那该多好啊！”他大声说道，情急地凝视着她的眼睛；她心慌意乱，也感到不太愉快，就转脸瞧着别处。

"问问她嘛！谁都肯和你结婚的；已经盼望你托媒人去说亲的，也决不止一二个啊。"

"如果她拒绝我又怎么办呢？——那可丢脸、痛苦了。"

"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托媒人带着伏特卡到另一家去。"

"我可不是这种人。我一心一意看中了一个，就没法儿再对别人产生感情了。"

"啊，对每个姑娘，年轻小伙子大多是一样地喜欢，所以他们总是乐于同一切姑娘厮混。"

他对这一点并不否认；但他立刻改变了进攻的方式：

"雅格娜，你可知道，小伙子们就是在等你服丧期满；不久就会有许多媒人带着伏特卡上门来的。"

"让他们自己喝吧！我一个也不嫁！"她声明道，说话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对方不由得仔细琢磨起她的意思来了。她说出了她内心的意愿：他们一个也不在她眼里，她只看中扬尼克——她的扬尼克！

想起扬尼克使她唏嘘叹息。雅格娜喜滋滋地缅怀思念着扬尼克；马秀大为懊恼，转身回到他妹妹那儿去了。

雅格娜用她那不安宁的恍恍惚惚的眼睛，凝望着虚幻的空间，自言自语地说道：

"此时此刻，他正在做着什么——什么事情呢？"

突然，有人抓住了她，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拚命挣扎。

"我受到了大损失，你还不安慰安慰我吗？"乡长冲动地低声说道。

雅格娜大怒，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

"你再碰我，我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把全村的人都叫到这儿来！"

“别嚷嚷，雅格娜，别嚷嚷！瞧，我送你一件礼物！”他把一串珊瑚项链硬塞到她手里。

“去你的！”她说出这种话来，也许有几分是由于心中恼火的缘故。“你送给我的一切礼物，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垃圾罢了！”

“且慢，雅格娜，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乡长给弄糊涂了，结结巴巴地说道。

“就是这么个意思：你是头猪！从今以后，你别再跟我说话！”

雅格娜火冒八丈，甩开乡长，向家里跑去了。

她的母亲正在把马铃薯的皮削掉；安德烈在屋子外面给母牛挤奶。雅格娜也就忙碌地动手料理晚上的家务，尽管她仍旧气得浑身发抖，无法平静下来。暮色四合时，她又出去闲逛了，临走对她母亲说道：

“我到风琴师家去瞧瞧。”

她不久便看到了扬尼克房间里的窗子在黑暗中明晃晃地发亮；米哈尔正在房间里吊灯下写什么东西，风琴师和他的妻子坐在屋子外，享受着夏晚的凉意。

他们跟雅格娜打招呼，顺便告诉她：“扬尼克明天下午就回家来了！”

雅格娜听到这话，喜不自胜，几乎要昏倒在他们的脚边。她的双膝发软，站立不住；她的心跳得厉害，几乎气也透不过来。为了礼貌的缘故，她坐下来和他们闲谈几分钟，然后就沿着白杨大道向树林飞跑而去，速度之快，象一头被人追猎的野兽……“主啊！主啊！”她满怀不可思议的感谢之情呼唤道，她伸开两臂，泪水从眼睛里涌将出来；一种奇妙的欢乐之感兜上她的心头，这种感情是那么强烈，使她迫不及待地要大笑大叫，要如疯如狂地奔跑，要亲吻她周围的树木，亲吻她脚底下在月光里蔚为银色的

田野！

"扬尼克要回来了——要回来了——要回来了！"她自言自语地柔声哼道，突然以飞鸟的速度向前冲去；她被她的欲望和预感所驱策，继续向前奔跑，仿佛是奔向她命中注定的结局，奔向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欢乐。

雅格娜回家时，夜已经深了。全村都是漆黑漆黑的，只有波利那家还有灯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辩论；她一路上别的不想，只想着明天扬尼克要回来的事。

回到家里，她可没法儿入睡。一听到她母亲发出震耳欲聋的打呼噜的声音，她就不再躺在那儿辗转反侧了，她起身坐在门外，能在那儿打个瞌睡就打个瞌睡，要不就等待天明。

她不时能听到波利那家说话的声音越过水面传来，他家的一厢点着灯，她看到倒映在对面池塘里的灯光荡漾抖动。

她的眼睛凝望着灯光的倒影，把万事万物统统忘掉了……却陷在一大堆阴郁的思想情绪里，它们象轻纱似的将她包裹起来，席卷而去，带到那满足不了的渴望的宇宙里。

月亮下去了，乡村一片暗棕色。繁星在高处闪烁；偶尔有一二颗流星以极快的速度从高空摔将下来，吓得她手脚都发抖。有时微微的清风轻轻掠过，好比温柔的手在抚摩；接着是从田野里飘来了怡神悦性的馥郁熏风，使她伸手搼脚、挺直身体，陶醉在芬芳的香气里。

雅格娜全神贯注地沉溺在这种幻境里，个中甜蜜的情趣，非文字所能形容，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象树苗上饱满的幼芽，内部正积聚着树液和葱翠的活力……而夜在静悄悄地小心翼翼地消逝，好象故意不打扰那处于幸福极境的人性。

在安蒂克的房间里，跟他和格利哥里一起商量的人们正在

议论明天要在区公署举行的那个大会——乡长叫列普卡村的农民都去参加这个大会。

房间里大约有二十个农民——安蒂克和格利哥里这一派的全班人马——给他们照亮的，只有那在壁炉架上闪闪烁烁的一支小蜡烛。

罗赫坐在暗影里，他正在详细地解释，官方提出要在列普卡开办学校，最后将造成什么结果；格里哥利则在具体嘱咐每一个人：怎样投票，跟区长该说些什么话。

他们聚首讨论了好久，提出异议的和反对的也很多；但最后全体都同意了，于是便在天色未明时分手，因为他们早晨又得很早就起身了。

雅格娜就这样地一个人待在屋子外面，始终没有合眼，仍旧沉溺在她那夜间的幻境里，仍旧象作着爱的祈祷似的念叨着这几个字：

“他要回来了——他要回到村子里来了！”

如今白昼已在地平线上露出灰白色的曙光，她本能地转过身来，向着东方的天空鞠躬致意。——似乎她很想知道，这将至未至的一天，会给她带来什么。——她怀着恐惧而又欣喜的感觉，把自己委诸势所必至的命运。

第 八 章

时间快到中午了，暑热愈来愈猛烈。人们都聚集在区公署的门外，可是区长还没有出现。文书好几次跑到大门口，用手遮住照到眼睛上的阳光，朝着两旁种植多瘤杨柳的宽阔大道张望。什么也看不到，但见昨天大雨留下的水潭闪闪生光。——有一辆大车缓缓行来，一个农民的白色带兜儿外套在树木之间晃动。

他们都在耐心等候。唯独乡长一个人忙忙乱乱地跑来跑去，坐立不定，心神不安，一忽儿张望着大道，一忽儿又督促着在公署前广场上填平坑坑洼洼的人们赶紧干活。

“快点儿，小伙子们！看在天主面上，快点儿吧！这样拖拖沓沓的，大人来到的时候，你们还没完工呢！”

人群中有个声音嚷嚷道：“留神点儿吧，不然的话，你这样惊慌失措，会出事故的！”

“哦，伙计们，振作起精神来吧！我在这儿有公务在身；这种玩笑可开得不是时候。”

“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们乡长一个人是敬畏天主的！”一个来自热普基的农民说道。

这时乡长勃然大怒，尖声叫嚷道：“如果有谁再说一句话，我就把他关到监狱里去！”——接着他便绕道跑到公墓去了。公墓座落在高地上，区公署也矗立在高地之上。

公墓由许多老树遮荫着，透过老树的丫枝，可以见到教堂的

灰色塔楼，黑色十字架的横档伸展在石墙之上，俯瞰着穿过村子里的大路。

还是什么也看不到影踪。乡长丢下村长一个人和老百姓在一起，径自走进区公署里去了。不断地有人被文书叫到公署里去，文书趁这机会客气地提醒对方别忘了他拖欠的捐税，未付的建筑法庭房屋的捐款，以及其他种种更加重要的事情。文书提到的这些事情，他们每一个人确实都感到头痛：在秋收之前这么艰难的时节，他们怎么缴得起税款呢？所以他们只是卑躬屈膝地向他行礼，有的甚至还吻他的手，也有人把他最后一文钱塞在文书的张开的手掌心里。不过他们都恳求文书宽限到秋收以后，或是下次赶集的时候。

这个文书啊！他可是个狡猾的浪荡子弟，奸诈阴险的老狐狸！他搜刮老百姓钱财的办法可多着哩！他对这个人许下无穷无尽的诺言以敛钱，对其他的人又利用他们害怕宪兵的心理敲榨勒索。对这些人，他因一味地阿谀奉承而占了便宜；对那些人，他以熟不拘礼的友好态度对待他们而得到好处。他总是用某种方法从每一个人身上捞到一点东西。他需要燕麦，他要搞几只小鹅孝敬区长，再不然他让人答允给他弄点捆麦子的草绳来。不论愿意不愿意，他要什么，他们就得答允给什么。然后在他们临走的时候，他又把他最熟悉的人拉到一边，装出友好的姿态对他们说道：

“留神啊，你应该投票赞成创办学校；因为如果你投票反对，我们的区长就会大生其气，说不定要取消你们和大地主签订的关于森林的合同。”

“这是怎么一回事？”普洛希卡诧异地嚷嚷道。“呀，那合同是我们双方自愿签订的啊。”

“是的；不过，你可知道这俗话？‘大地主只和大地主亲密无间，大地主对农民可从来没有交情。’”

普洛希卡大为吃惊，走掉了；文书继续把农民叫进来，用不同的方式吓唬每一个人，但都硬压大家做同样的事情——投票赞成创办学校。

许许多多人，大约有二百多个，都聚集在区公署外边；起初他们按村子分成好几群，各人和自己熟悉的村人在一起，例如列普卡村的人就和列普卡村的人在一起。但是现在知道区长的意思是要他们为创办学校的事投票，他们就开始混杂在一起了，按照志同道合从这一群走到那一群。只有热普基村的“贵族”们瞧不起其他的农民，傲然不和他人合群。其余的农民都立即混在一起了，好象盛在盆子里的扁豆，都散布在广场上，但其中大多聚集在墓地树荫之下或是马车附近。

然而人头最密集的地方，却是大酒店周围。大酒店设在区公署对面，周围有一簇树木环绕，仿佛座落在一个枝叶成荫的小树林里；许多人在炽热的日光里站了这么长久了，便上这儿来喝一杯啤酒解渴。酒店里已经挤得满满的，许多人三五成群地在树底下闲逛，议论着听到的新闻，留神瞅着区公署和区公署另一头的房子——文书就住在那儿，那儿最为忙碌，也最为热闹。

文书的妻子不时地从后窗伸出她那肥胖的脸蛋，大声叫道：

“赶快，玛格达！你这懒丫头啊！但愿你折断腿才好呢！”

可以听到这个姑娘时常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脚步很重，震得玻璃窗格格地响；有个娃娃老是使劲儿尖声嚎哭；在什么地方的背后，鸡群在惶恐地呱呱乱叫；还有个警察，气喘吁吁，在麦田里大路上追捕小鸡哩。

“看来他们要办筵席请区长了。”有人说。

“据说文书昨天用马车装回来半车子好酒呢。”

“那他们又要象去年一样喝得烂醉了。”

“哦，他们花得起这笔钱。还不是老百姓拿钱出来？他们伸出手来捞什么东西，又有谁去监督啊？”马秀说道；另一个人连忙大声制止他：

“别说了！宪兵来了。”

“宪兵象狼一样到处巡逻：他们上哪儿去，走哪一条路？——谁说得上来呢？”

所以他们惴惴然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这时宪兵们在区公署门前排成了一行，宪兵附近站着好几个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磨坊老板，乡长以及铁匠——铁匠离得稍远一点，聚精会神而又有所戒备。

“磨坊老板！——他对他们摇尾乞怜，象头饿狗似的。”

“看到宪兵在哪儿出现，就要提防区长啊！”格利哥里走到安蒂克、马秀、克莱姆巴和斯泰和正在一起说话的地方，大声嘱咐道。然后他们便分散开来，同老百姓混在一起，强有力地宣传他们的主张。大家一言不发地听他们说话，有一二个听众露出为难的神情，叹息呻吟，搔搔头皮，或者对那正在互相靠拢的宪兵们看上一眼。

安蒂克背靠酒店的一隅，简短地说着话，但很有信心，很有威信的样子。在另一群人中间，马秀正在风趣地说话，使许多人听了他的笑话哈哈大笑。在靠近墓地的那一群里，格利哥里正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仿佛正在朗读一本打开着的书籍似的。

风格尽管不同，但他们讲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反对区长，要投票反对创办学校，不理会那些平素趋奉官吏的人。

其他的人一言不发，可是全都点头同意：即使是最大的傻瓜，他心里也很明白：创办这种学校，不过是要大家缴纳新的捐税罢了，那可谁也不喜欢。

然而群众心里却七上八下，他们不安地换个腿站站，咳着嗽，清清嗓子——对于反抗区长大人和他那一帮子人物，他们惶恐害怕得厉害。

他们你瞅我我瞅你，不知如何是好，心中暗暗叫苦；人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留神着最富有的大户们流露出来的动向。至于磨坊老板和各个村子的头面人物，看来他们之故意出头露面，是为了在宪兵和文书的心目中留个好印象。

安蒂克去跟他们说话；可是磨坊老板粗暴地答道："除了傻瓜，谁都知道该怎么投票！"说罢便向铁匠转过身去了。铁匠随声附和着每一个人的意见，他老是在从这一群人踅到那一群人，狡猾地窥测着事态发展的风向。他跟文书谈话，同磨坊老板闲聊，请格利哥里闻一撮鼻烟——自己却始终巧妙地不露声色，弄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他究竟站在哪一边。

这时候，大部分人逐渐倾向于投票反对创办学校了。他们连正午的炎热也满不在乎，在广场上分散开来，比刚才更加响亮更加勇敢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就在这当儿，文书从敞开的窗口向外边儿吆喝道：

"喂，来一个人呀！"

谁都没有动弹。

"来个人替我跑到大地主家去取鱼。早晨就该把鱼送到这儿来的，可我们现在还在等着。——来人哪！"文书颐指气使地喊道，"赶快！"

这时有人大胆答道：

“我们可不是上这儿来给你当听差的！”

“让他自己跑去拿鱼吧！他不乐意拖着个大肚子走路呢！”人们听到这话便哄然大笑，因为文书的肚子确实大得象个大鼓一样。

文书破口大骂。可是，隔了一忽儿，乡长就从屋子的后门口出来，绕过酒店背后，到村子外边大地主家里去了。

“他必定是在文书太太的房间里给娃娃们换尿布、洗尿布呢：所以他出去透透新鲜空气了。”

“啊，是的，文书太太不喜欢她的房间里有股臭味。”

“一会儿以后，她又会找到别的活儿叫乡长替她干的。”

“奇怪的是还没看到大地主露面呢，”他们有点儿诧异地说道；但铁匠露出狡黠的微笑答复道：

“大地主可聪明呢，他不会来的。”

他们露出寻根究底的神气瞅着铁匠。

“其中自有缘故，”铁匠解释道，“难道他必须投票赞成创办学校吗？……不然的话，难道他该来和区长大人争吵吗？他决不会投票：想想吧，他得缴多少捐税啊！他才不来呢，他是个聪明人。”

“可你——你站在我们一边吗？米哈尔，你说呀！”马秀急于想知道铁匠的态度，一个劲儿地追问。

铁匠象条给踩了一脚的蚯蚓似的挣扎着，他由于左右为难，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二个字，便溜过去同磨坊老板说话。磨坊老板已经兜到农民们身边，正跟老普洛希卡说着话儿，声音很响，好让其余的人也听得见。

“我的忠告是：遵照官府的意思投票。必须有个学校：最坏的学校也比没有好。你们想要的学校，你们决不会搞到手的：用

脑袋去碰墙壁，那是毫无用处的！你们不愿意投票？——那么，他们就不来征求你们的意见了。”

“不过，”一个在一旁听着的人大声说道，“如果我们不出钱，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你才愚蠢呢。他们会把钱拿去的。你们抗捐吗？——他们甚至会把你最后一头牛也卖掉，而且因为你违抗官府，还要送你去坐牢。这不是一清二楚吗？”他转脸对着列普卡村的老百姓，补充道：“因为，这回你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可不是大地主，而是区长大人：大人可不是好惹的！——我嘱咐你们：遵照他们的命令办事吧，事情不再恶化就谢天谢地了！”

跟他抱同样看法的人们便纷纷随声附和；老普洛希卡沉思了一些时候，突然说道：

“你说得对；罗赫把我们村子里的人引入歧途了。”

一个普热莱克的庄稼汉强调地对这番话补充道：

“他是和大地主站在一边的，所以煽动我们反对政府。”

四面八方腾起了反对他这话的一片叫喊声；可他并不气馁，人家容许他说时他就立刻继续说下去。

“那些人，”他明哲地瞧着周围的人说道，“那些帮助他的人，都是傻瓜。如果有谁不爱听我这话的，那就站出来吧，我一定当面叫他傻瓜。这种人不明白自古以来一向如此：地主士绅反抗政府，却把我们农民弄得家破人亡；清算旧账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不得不受罚遭难的倒是谁啊？嘿，是我们农民！哥萨克兵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是谁挨打？是谁吃苦受罪、被关进监牢？只有我们农民啊！地主士绅决不会为你农民出一把力；他们鬼鬼祟祟地溜掉了，这些出卖农民的犹大，见死不救，把我们抛弃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庄园里请政府官吏大吃大喝呢！”

有个人喊道："咳！在地主士绅的心目中，我们农民算什么东西呀，他们居然会为我们出力吗？"

另一个人嚷道："如果他们办得到的话，他们明天就会把农奴制恢复的！"

前面一个发言人继续说道："格利哥里刚才说：'叫他们在学校里用波兰语教书；如果他们不肯的话，那我们就投票反对，也不拿出钱来给他们办校。'——说得挺好。然而，只有长工能对他的主人说：'我不愿意干了，'当面出他一口怨气，回头又赶紧跑掉，免得挨一顿鞭子。我们农民可不能逃跑，我们必须死守在土地上，忍痛挨打。所以，我说你们赞成办校还是要比对抗官吏少吃些苦头。一点不错，他们决不会在学校里教波兰语；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也永远不能把我们都变成俄国人。我们不论哪一个人，都将象现在那样，甚至象我们的母亲当年教我们的那样，始终只用波兰语对天主祷告，跟自己人说话！

"最后，让我再重复一遍：只为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让大地主们去互相撕得粉碎吧，这可不是我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咬去打吧，这一帮子也不比那一帮子好，都不是我们农民的兄弟。但愿他们统统瘟死！"

他说到这儿时便被挤在他周围的群众大声喝住了。磨坊老板和其他一些人支持他，可是不起作用。拥护格利哥里的那些人挥舞着拳头逼将过来，形势看上去十分险恶，这时老普利乞克大声说道："宪兵听着呢！"

这话使大家沉静下来，也使这个老头儿有机会用愤怒的声调吐露他的意见：

"他讲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道理：我们必须关心我们自己的利益！——大家静一静嘛！你们已经发表了你们的意见，也让别

人讲讲他们的意见啊!——这些家伙吵吵嚷嚷,自以为是大人物呢!——如果叫喊就算是开动脑筋的话,那么,每一个嗓门儿挺大的吵吵嚷嚷的人,甚至比咱们的神父都头脑聪明了!你们讥笑我,我倒要向你们重提当年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的波兰贵族们不是反抗了吗?还记得他们怎样蒙骗我们农民,怎样赌咒发誓,说什么只要波兰一旦独立存在,我们就可以称心如意……就可以有我们自己的田地,自己的森林,自己的一切东西。贵族们又是许愿又是演讲,于是我们其他的人都去帮助贵族了;可我们现在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如果你们要当傻瓜,你们不妨听信贵族的话;不过我是头饱经沧桑的老鸟了,决不为谷壳自投罗网的!"

"打他的嘴巴,叫他闭嘴!"有人嚷道。

可老人还是继续说下去:"如今我也是个贵族了,比哪一个贵族也丝毫不差;我有我的权利,谁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嘲笑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把他的话都淹没了。

"你是头猪,对着中意的东西咕噜咕噜乱叫;只要有个猪圈,猪槽满满的,你就高兴了。"

"将来养肥了,你就会尝到脑袋挨棍子、喉咙挨刀子的味道了。"

"上次赶集的时候,宪兵不是揍了他吗?还说没人敢动他一根毫毛呢!"

"他倒是个贵族大老爷,听任虱子吃他。"

"塞在他靴子里的稿草,确实也能说出跟他同样聪明智慧的教训来呢。"

"他连鸡的好坏也辨别不出来,倒上这儿来指导我们了!"

老头儿气得唾沫四溅,可嘴里只是说:

"你们这些土地上的渣滓……对白发老人也不知道尊敬!"

“那又该怎么样呢？难道因为毛是白的，白毛母马就必须受到尊敬吗？”

人们都为之哄然大笑。但人们的注意力不久便转到区公署的屋顶上去了：警察约瑟夫已爬上屋顶，正抱住烟囱，向远处张望哩。

“约瑟夫！”他们嘻嘻哈哈地对他喊道。“闭上嘴巴呀，不然的话，就有东西掉到你嘴里去了！”因为有一群鸽子在他头顶上打盘旋。但警察只是用足全身力气大声叫喊：

“他来了……来了！已经走过从克里莱克村拐过弯来的地方了！”

群众密密地聚集在区公署周围，静静地沿着道路望去，路上也还是空无车辆行人。

文书赶紧穿上他最讲究的衣服；空气中重又充满了他老婆的吆喝声，盆子碟子的叮当声，移动家具的隆隆声，以及许多人来往奔跑的脚步声。不多一忽儿，乡长也出场了：他站在门槛上，脸红得象甜菜根，汗水直冒，气喘吁吁，却已经挂上了乡长的绶章。他向周围的群众扫了一眼，厉声喊道：

“大家肃静！区公署可不是酒店。”

“上这儿来，彼得！我有话跟你说！”克莱姆巴对他大声喊道。

“这儿可没有彼得！我是政府官吏，”他傲慢地答道。

这话立刻引起了注意，大家拿它大大地取笑了一番，直笑得前仰后合；但，乡长突然庄重地喊道：

“让路！给区长大人让路！”

一辆马车在大路上出现了，又震又摇地越过车辙和坑坑洼洼，在区公署大门前停了下来。

区长把手举到帽子附近，农民们纷纷脱帽，一时肃静无声，

乡长和文书便快步跑上前来，扶区长下车，宪兵们笔挺地摆出立正的姿势，站在大门两旁。

区长走下车来，脱下白色的防尘罩衣，转过身来望望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他摸摸亚麻色的胡须，装出一副威严的神气，点了点头。接着他就踅进文书的住宅，文书正在屋子里低头哈腰请他进去。

马车驶去了，农民们在早已摆好的桌子旁边围拢来。他们以为会议现在就要开始了。但，事实上区长要过好一阵子才露脸哩，此刻倒是从文书的屋子里传来了碰杯声和欢笑声，以及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的香味。

农民们等得焦灼，也热得耐不住了，许多人设法溜到酒店里去。可是乡长不准他们走。

“别溜了！——谁缺席，就要罚谁缴纳罚金！”

这话把大家喝住了；可是人们瞧着文书家拉上了窗帘的窗子，心里很不耐烦，说了许多骂街的话。

“他们不好意思给人看见大吃大喝！”

“他们倒也做得极对：我们只有唾沫可咽，看见人家喝酒，只会使我们觉得更渴啊！”

拘留所设在区公署同一幢房子里。如今从拘留所里出来了一个警察，他揪住缰绳拉着一头巨大的牛犊，牛犊使劲地反抗。突然向警察冲将过来，把他掀倒在地，便撒腿飞跑了，尾巴在扬起的尘埃中翘得高高的。

“捉贼！捉贼！”人们大笑着喊道。

“啊，好一个大胆的无赖，竟冲出拘留所，对乡长大老爷翘起了尾巴！”

人们还对警察说了许多嘲弄讥笑的话，要不是在场的全体

村长帮忙，他就没法儿把牛犊拉到院子里去。他们经过一番追逐，喘息未定，乡长这时却又下令把拘留所彻底打扫干净，乡长亲自监督大家好生干活，自己也帮了不少忙，生怕区长大人要巡视检查一番。

"不过，亲爱的乡长！你还得点上香把拘留所熏一下，不然的话，区长的鼻子会闻得出拘留所里拘留了什么东西！"

"不用担心：再喝上几杯，世界上任何气味他都闻不出来了！"

其他的揶揄讪笑是对乡长而发的，他都听到耳朵里去了，只是牙齿咬得紧紧的，眼睛里冒出火来。然而，人们热得够呛，饿得够呛，等得够呛，最后连讥笑嘲弄也进行不下去了。所以，尽管乡长唠唠叨叨的，大家都急急忙忙地朝酒店里和树荫下走去了；格利哥里冲着乡长说道：

"你尽管叫嚷到天黑吧，我们可不做跟在你脚跟后面的走狗！"

格利哥里说罢，看见不再受到宪兵的监视，十分高兴，便重新在农民中间走来走去，分别提醒每一个人，应该按照什么方针投票。

"再说呢，"他下结论道，"别害怕，正义是在我们这边。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投票，事情就会按照我们的意思办理；我们不愿意要的东西，谁也不能强迫我们接受。"

不过，农民们还没有在树荫底下摊开四肢躺一躺，或是在酒店里开始吃上一口东西，各村的村长就大声叫唤自己村子里的人们回去。乡长也来到了，他威风凛凛地喊道：

"首长已经在这儿啦！——赶快来吧！——现在我们就要开会了！"

“闻到了油水，他就来劲了，”农民们很不高兴地咕哝着，慢吞吞地向区公署走去。“我们可不必着急；让他等着吧！”

每一个村长都站在自己那一村的老百姓的前头，乡长挨着文书的助手，坐在桌子旁边。助手吹口哨吓唬鸽子，鸽子在屋顶上打着盘旋，形成一团飘浮移动的白云。

有个宪兵突然立正，用俄语喊道：“肃静！”

然而，使老百姓失望的是，出来的只有文书一个人，他手里拿着几张纸，挤到桌子后边的一个座位上。于是乡长摇铃，威严地说道：

“良民们！我们开会了——那边，莫德利查村的人，静一点！——我们的文书就要给你们宣读关于创办学校的文件：你们要仔细听着，这样你们就可以了解全部要领。”

文书戴上眼镜，开始宣读文件，读得缓慢而又清晰。

屏息静气听了一会儿以后，有人叫道：

“唉，我们啥也没有听懂！”

“用我们的波兰语宣读！我们听不懂俄语！”许多声音附和道。

这时，宪兵们开始目不转睛地对老百姓虎视眈眈。

文书的脸上怒气冲冲，可他还是把文件译成波兰语宣读下去。

这下子大家都肃静无声了，集中注意力听着文件里的每一个字。文书慎重其事地读下去：

“有鉴于此，已决定在列普卡村建立学校一所，兼供莫德利查村、普热莱克村、热普基村以及邻近村落上学之用……”

文件接着指出：教育之益处极大，政府日以继夜考虑者，唯人民之启蒙与进步之道，以及防范种种恶劣影响之法而已……

文件接下来便转到经费概算上了：购置土地需款多少，建筑校舍需款多少，教师薪金每年需款多少，最后则以预算结束：老百姓理应投票赞成征收附加税每英亩二十戈比。——文书不读了，他擦擦眼镜，用他的个人意见补充道：

"区长已经向我保证：如果你们现在投票赞成附加税，他就批准今年动工修建校舍，这样，明年秋天你们的子弟就可以上学了。"

文书用这番话结束之后，老百姓谁也没发表什么意见。人人沉思默想，耷拉着脑袋，仿佛被新的负担压倒了。最后，乡长说道：

"我们的文书刚才给大家宣读的文件，你们都听到了吧？"

"确实听到了！我们又不是聋子！"有几个人答道。

"那么，谁反对这个计划的，不妨站出来讲讲吧。"

然而，他们只是我瞅你、你瞅我，你推我、我推你，要挺身而出，却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那么，"乡长提议道，"让我们立刻投票解决附加税问题，然后大家就回家吧。"

"好极了，"文书按照正式手续庄严地问道："诸位一致同意这个计划吗？"

"不！不！"格利哥里大声嚷道，还有二十多个人纷纷响应他的话。

"我们不需要这种学校！我们不想创办这种学校！捐税原来就够重的了！——不要学校，不要！"四面八方响起了反对的声音，而且愈加大胆了。

听到喧闹的声音，区长走了出来，站在大门口。大家看到区长，喧闹的声音逐渐沉寂了下去。区长捋着胡须，十分和颜悦色

地说道:

“哦,善良的庄稼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大人亲自问我们就更好了!”站在最前面的人说道,后面的人要涌上前来听区长说话,推推搡搡的,挤得他们身体左右摇晃。这时区长把身体靠在大门口的柱子上,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可他老是打呃,削弱了说话的效果。

宪兵们跳将出来,对老百姓吆喝道:

“脱帽!脱帽!”

这时听到有一个声音严厉地责骂宪兵道:“滚开,你们这些害人虫,不要干扰我们的事情。”

区长虽然曾经十分和颜悦色地讲过话,却以发号施令的口气,用波兰话收场道:

“立刻对附加税投票吧,我可没有闲工夫等待!”

区长满面怒容瞅着众人,看来大势不妙。众人不由得诚惶诚恐;他们动摇了,行列里交流着低低的胆小怕事的窃窃私语。

“啊,咱们投票吗?——普洛希卡,你说咱们怎么办?——格利哥里到哪儿去了?——首长命令我们投票啦!——那么,来吧,弟兄们,咱们就投票吧!”

可是,格热拉挺身而出,毫无畏惧地表态道:“为这种学校,哪怕出半戈比的捐税,我们也不赞成!”

“我们不赞成!不,我们不赞成!”上百个人附和道。

区长对这种情况皱起了眉头。

乡长吓得目瞪口呆,文书的眼镜从鼻子上掉了下来。可是格利哥里毫不惧怕地顶住了大人物的眼色,他正要开口说话时,普洛希卡却挤上前来,深深一鞠躬,低声下气地说道:

“请区长大老爷容许我用我们的波兰语说话,用我们自己的

思想考虑问题。——至于投票创办学校，我们倒是情愿的，不过，一英亩地要缴二十个戈比附加税，我们是负担不起的。如今正是艰难的季节，现款短缺。我说完了。”

区长不作答复，仿佛心无二用，正在深思似的，只是有时点点头、擦擦眼睛罢了。乡长鉴貌辨色，心领神会，便强烈地为创办学校辩护；属于乡长一派的人也照样发表主张，其中磨坊老板最为突出；格利哥里一派的人插话辩驳，也遭到嘲笑；格利哥里终于发怒，大声叫道：“这叫做空桶往空虚里倒东西——全是空话！”他利用这个机会走到前面，大胆地问道：

“我们倒要请问，这新办的学校是哪一种学校？”

“同其他的学校一模一样！”区长说道，把眼睛张得大大的。

“正好是我们不要的那种学校。创办一个波兰语的学校，哪怕要交半卢布一英亩的附加税，我们也投票赞成；创办其他学校，那就一个小钱也不出。”

“那种学校毫无用处！”有人喊道。“我的孩子在那儿念了三年书，连起码的知识也没有学到手。”

“安静，良民们，安静！”区长怒喝道。

羊在活跃起来，狼在等待时机。

“那些妖言惑众的家伙！他们的煽动，会使老百姓闯祸遭殃的！”

这时，人人都竭力要讲得比旁人响亮，各执己见，喧哗声震耳欲聋。人们三五成群地分散开来，互相争论着，愈争愈激烈，特别是格利哥里那一派，他们反对创办学校最为坚决顽强。乡长，磨坊老板，以及这一派的其他人等，走来走去地解释，恳求，甚至以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相威胁，可是都毫无效果，大部分群众已经控制不住，他们激动得火冒三丈，争论得嗓子都嘶哑了。

区长坐在那里同文书低声商量，仿佛对乱哄哄的情况满不在乎，却听任众人说个畅快；当他认为众人无谓的吵闹已经吵够了的时候，他便嘱咐乡长摇铃。

“肃静！”各村的村长雷鸣似的吼着。“肃静！好生听着！”

大家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区长就发出命令道：

“学校，注意啦，非办不可！所以嘛，就得服从，你们要遵照命令办事。”

区长说话的腔调，极为冷酷严厉；可是众人再也不害怕了，克莱姆巴当场答复道：

“我们对哪一个人也不强迫他用脑袋走路；同样，让别人也容许我们用波兰语说话吧，这原是天主赋予我们的权利！”

“住嘴！”乡长白费力气地摇着铃，尖声喊道。“还不住嘴？你这狗养的！”

“我把我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在我们的学校里，非教波兰语不可！”

“卡尔本柯！伊凡诺夫！”乡长叫唤宪兵。这两个宪兵站在人群的中心；农民们可立刻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听到有个声音悄悄说道：“我们有三百人。只要你们有人胆敢动我们一个人，就叫你们知道厉害！”

于是人群慢慢地让出一条路来，让宪兵走出去；宪兵一走，人潮就冲了过来，把通路淹没了，把区长围住了，汹涌起伏，暴怒的群众发出了低沉而愤懑的咕咕哝哝的声音；人们屏息静气，低声咒骂，时刻有这个或那个发出类似这样的牢骚：

“每个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声音；唯独不许我们讲本国话！”

“老是下命令，除了命令还是命令！农民听着：服从，缴税，用你们的帽子扫地！”

“他们快要弄得我们到储藏室后面去也要请求批准了！”

“那么有权有势的人物，让他下令叫猪仔跟夜莺一样唱歌吧！”安蒂克大声说道。众人哈哈大笑，安蒂克十分激动，继续说道：

“要不就下令叫鹅跟牛一样哞哞地叫吧。猪仔跟夜莺一样唱歌了，鹅跟牛一样哞哞地叫了，我们就投票创办学校！”

“他们要征税，我们就缴税；他们要征兵，我们就当兵；可是留神……”

“别唠叨了，克莱姆巴！——沙皇陛下亲自下的命令，明明白白规定：我们的学校和法庭都要用波兰语！一点没错，沙皇亲自下的命令，我们就要服从沙皇！”安蒂克大声嚷道。

“你是什么人？”区长大人两眼紧盯着安蒂克的脸，追问道。

“我是什么人？——这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安蒂克指着桌子上的花名册，大胆地回答道，尽管他这么回答时，觉得自己的心怦怦地跳。“我可不是喜鹊撒下来的粪便！”他虚张声势地补充道。

区长对文书嘱咐了几句，文书过了一会儿便宣布这个事实：安蒂克·波利那尚未解除刑事罪嫌，不得参加区民大会。

安蒂克气得满脸通红，可是，他还没有能开口说话，区长便用眼色对宪兵示意，并且冲着他大声喝道：“把这家伙驱逐出会场！”

“伙伴们，千万别赞成这种学校！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不用害怕！”安蒂克毫不屈服地叫喊道。

安蒂克于是踏着缓慢的步子，走出村庄去了，一面还回过头来瞧着仍旧钉在他后面、走得更慢的那两个宪兵，就象一头狼炯炯地瞅着两只狗一般。

但，这件意外的事情已经给大会重新带来了混乱。每个人似乎都着了魔似的，他们叫嚷，咒骂，吵架，威吓，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大吵大闹！

他们的詈骂，不仅牵涉到学校和安蒂克，而且扯到了无关紧要和毫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了——仿佛是突然发疯发狂似的。格利哥里和他那一派的人，竭力使大家安静下来，可是毫无效果。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进，他们愤怒地彼此乱叫乱嚷，象饲养场里激怒了的火鸡一样。

后来，有个村长看到屋檐下摆着一只空的大桶，想到了一个主意：用他的手杖如疯如狂地敲打着大桶；木桶发出响亮而空洞的隆隆声，终于使人们部分地恢复了理智。

气得昏头昏脑的区长趁此机会喊道："够了，别唠叨了！肃静，我要讲话了，肃静！——服从我的命令。——投票创办学校！"

大家在顷刻之间给吓得目瞪口呆，感到浑身发冷，毛发悚然。人们面面相觑，也不存反抗区长的梦想。区长站在那儿，冷酷地、威胁地站在他们面前，翻动凶恶的眼睛，瞅着受惊的群众。

区长又坐下了，这时乡长和他那一帮子人便再一次地想方设法吓唬农民就范。

"赞成创办学校吧！——我们非赞成不可啊！"

"你们听到没有？灾难临头了啊！"

就在这同一个时候，文书按照花名册点着名，传来了继续不断、反复不已的"到！""到！""到！"的声音。

点完名，乡长命令那些赞成创办学校的人走到右边，举起手来。

好些人走到右边去了，可是大部分到会的群众却不肯移动一步。

区长便皱紧眉头，下令点名投票，“以便一切严格公正地办理”。

格利哥里听到这个命令吃了一惊。他心里已经料定了：大多数群众会软下来，不敢投反对票。

投票花的时间很长，因为老百姓人数众多；但结果终于公布了：

“赞成，二百票；反对，八十票。”

格利哥里一派的人提出严重抗议。

“我们受骗了！——重新投票！”

“我说：我反对；可是他们把我算到赞成办学校那一头去了。”有人坚决声明道，马上又有许多人跟着声明；最激昂慷慨的人主张把花名册撕了，宣告这次投票无效。

说也幸运，一辆从大地主家出来的马车，这时在区公署门外经过，不管愿意不愿意，老百姓不得不后退让路。区长看了一个听差递给他的一张名单，庄重地宣布道：“这样很好，我们要在列普卡村创办一所学校了。”

谁也没有再说什么话；群众都站在那里默默地瞅着他。

区长在几件公文上签过了字，便登上马车出发了。

老百姓都深深地鞠躬到地。区长可不理会老百姓，连瞧一眼也不瞧，他对宪兵嘱咐了几句以后，马车便转入支路，向莫德利查的大地主家驰去了。

群众的眼光默默地望着区长的马车。最后，格利哥里那一派中有个人说道：

“温顺的羊会露出尖利的牙齿，咬得比狼还深；咳，我们毫不提防的时候，就把我们踩在他的脚下了！”

“除非我们都是傻瓜，又给吓唬住了，他们就压根儿控制

不了我们！”

格利哥里吃力地呼吸着，他瞧瞧周围的人，低声说道：

“就今天来说，我们失败了：斗争是艰难的；可老百姓还没学会怎样反抗。”

“只要什么都能把他们吓唬住，就学不会怎样反抗。”

“天哪！真是个不讲理的人！连法律也被他踩在脚下了。”

“是呀，法律是对付我们的，可管不了他！”

这时，一个来自普热莱克村的农民向格利哥里诉苦道：

“我心里想支持你；可是你瞧！区长的眼睛盯住了我，我话也说不出来，文书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他们作了很多弊，我们很有理由起诉。”

“咱们大家都到酒店里去吧！”马秀喊道。“但愿一个硫磺霹雳把他们都砸个稀巴烂！”然后他向群众转过身来，大声说道：

“你们可知道，伙计，区长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是一群乱哄哄的羊和狗。你们那么服从，会得到重赏的；可你们是那么糊涂的糊涂蛋，不仅应该剪掉你们身上的毛，而且应该活活地剥掉你们的皮。”

他们跟他顶嘴，有的人甚至痛骂他；但他们的注意力这时被一辆马车吸引住了；赶车的是个犹太人，扬尼克坐在车上。

扬尼克立刻被一群人围住了，格利哥里把经过情况告诉他。扬尼克静听着，跟他们说了一会儿话，便坐车走了。

其他的人都聚到酒店里；在那儿喝了两杯酒，马秀便大声吼道：

“我告诉你们，一切都得怪乡长和磨坊老板不好！”

“一点也不错，”普洛希卡附和道，“他们俩始终在游说，施加压力，进行威胁！”

“还有，区长这样吓唬我们，倒象是他对罗赫的事全都知道了呢！”有人结结巴巴地说道。

“如果区长不知道，也一定有人告诉他了。我们中间出了告密的家伙了！”

“宪兵，”格利哥里不安地瞧了一眼，问道：“宪兵都到哪儿去了？”

“朝着列普卡村那一头走去了。”

格利哥里陪同其他的人在酒店里逗留了一会儿，便趁着大家不注意，立刻溜将出来，穿过田里的捷径，向列普卡村走去了。

第 九 章

安蒂克离开会场,心里的滋味,就象猫在牛奶碗旁边被赶走一样。他甚至在考虑是否还是回到会场去的好;看到宪兵在背后跟踪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在路上折了一根大树枝;身体靠在篱笆上,他动手把它削成一根木棍儿,一面用眼睛瞟着那两个"黄狗子"——宪兵们正尽量放慢步子跟着,可又禁不住很快就走近他了。

"上哪儿去呀,老伯伯?"他用嘲笑的口吻,问那年纪较大的宪兵道。

"公事在身啊,庄稼人。——咱们是同路吗?"

"同路,我倒很高兴;不过,我看不见得同路吧。"

安蒂克向四周望望,看到没有旁人,只有那两个宪兵钉牢他,不过离区公署还是太近了;所以他仍同宪兵一起走,身体紧挨着篱笆,仔细留神着突然袭击的时机。

老宪兵一面小心警戒,一面继续用友好的口吻谈话,他恨恨地抱怨:从大清早起还没吃过东西哩。

"文书已经用最丰盛的筵席款待了区长,"安蒂克答道,"他必定留下好东西给你吃呢,老伯伯!——唉!乡下可弄不到这么讲究的菜肴啊!——只有风肉或是卷心菜!——这种东西怎么能请你们这样的大人物吃呢?"他嘲弄着,故意惹他们生气。年轻的宪兵是个魁梧的壮丁,眼睛里闪烁着怒气,嘴里咕噜咕噜地低声

骂街，可是老宪兵却不接碴儿。

安蒂克仍旧在跟宪兵耍贫嘴，这时他加快了步伐，宪兵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撵得上他，他们笨拙地跟在他后面稀里哗啦地闯过水潭，踉踉跄跄地踩在坑坑洼洼里。

村梢空荡荡的，寂无人影，熊熊的太阳在燃烧。这儿那儿偶尔有个农民瞪大了眼睛瞅着他们走过去，或是两三个小孩子从浓荫里向外张望，唯独乡村里的狗坚持不懈地紧跟在他们后面，汪汪地大吠大叫。

老宪兵点了一支香烟，叼在嘴上继续说话，他慨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不论白天黑夜，压在身上的公事没完没了，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

"真的这样吗？这表明如今要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老宪兵口出恶言，痛骂安蒂克，用脏话把他后母的事也骂进去了。安蒂克不想用侮辱的话互相对骂，他紧紧地抓住手里的木棍儿，重新上阵，这回是单刀直入地对宪兵进行攻击：

"我说的是简单明白的真理：你们在乡村里的公事，只会招来狗儿冲着你们吠叫；至多是有时候有些可怜的庄稼汉的最后一文钱落到了你们的口袋里！"

老宪兵虽然心里恨恨的，脸都发青了，手也紧握在刀柄上了，可他还是默不作声地忍耐着。只是在他们刚走过村子里最后一所房屋时，他才出其不意地向安蒂克猛扑过去，并且对他的同伴大声叫道：

"抓住他！"

然而，这个突然袭击失败了。早在宪兵能动手抓他之前，安蒂克就用木棍儿猛击两下，把他们两个都打得踉跄败退。安蒂

克跳到一边，背靠房屋站定身子，挥舞着木棍儿，露出象狼牙一样闪闪发亮的牙齿，吐出嘶哑的、不连贯的、不成句的吼声：

“滚你们的……你们休想逮住我！……哪怕来四个宪兵也太少！……狗东西！……我要打掉你们所有的牙齿！……你们想干什么？……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你们想打一架吗？——很好；可你们先去叫一辆装你们的尸体的大车……那就来吧。——来碰我一下吧。——我倒要瞧你们试试身手呢！”安蒂克怒吼道；飞舞的木棍儿在空中呼呼地响。安蒂克杀气腾腾。

宪兵看到安蒂克这种架势，两个人都呆呆地站住了：对方身材那么魁梧，内心激烈的怒火更使他气焰万丈，手里的木棍儿正发出不祥之兆的声音：嗖嗖……嘘嘘……呼呼！老宪兵觉得进攻是不可能的了，便想方设法把整个事情变成一场玩笑。

“哈哈，哈哈，妙极了！……上当啦！上当啦！我们拿你开了一个绝妙的玩笑！”他突然捧腹大笑起来，同时，仿佛笑得不由自主似的，两个宪兵都后退了几步；但，当他们继续后退到脱险的时候，老宪兵就突然改变腔调，挥动着拳头，凶狠地咆哮道：

“庄稼人，你可不是再也不和我们见面了；咱们后会有期！”

安蒂克也咆哮着回答：“但愿瘟疫首先把你们俩送终！哦，你们怕我揍你们，所以你们就想方设法变成开玩笑了！——我也要跟你们会面交谈的……不过是好汉对好汉，没有旁人！”他一面愤愤地说话，一面瞧着宪兵走得没了影踪。

“这些家伙——动手袭击我呢！”他想。“蠢才！宪兵是猎狗，我是兔子！”——他仔细思量。——“就因为我在大会上说了那一番话！不过这一番话倒是确实不会合乎区长的口味的。”

安蒂克现在走近大地主的庄园了，庄园座落在村子外不太远的地方，他就在那儿坐下休息一会儿，使自己镇静下来。透过

木栅栏望得见地主的白色公馆，背后映衬着一个落叶松林子，打开的窗子阴沉沉地向外张望，象是许多洞窟。圆柱游廊里坐着几个人，可能是在吃点心，因为仆役在他们身边来回走动，还有杯盘相碰的叮当声。有时还听得见兴高采烈的笑声。

"这些人真阔气啊！吃呀，喝呀，啥也不用发愁！"他掏出汉卡放在他口袋里的干酪面包当饭吃时，心中寻思道。

他啃着面包，眼睛浏览着种植在大路两旁的巨大的菩提树，这时树上繁花满枝，蜜蜂嗡嗡麇集，柔和甜润的芳香使人身心愉快。一只鸭子在邻近的池塘里呷呷地叫；青蛙也在那儿懒洋洋地咯咯而鸣；他周围的灌木丛林随着许多草虫的鸣声而簌簌摇曳；从田畴间传来了纺织娘的大合唱，时高时低。过了一会儿，仿佛是由于炽烈的阳光倾泻而下，这一切声音终于都沉静下去了。万籁俱寂；一切生物都躲避着那蹂躏一切的暑热——只有燕子是例外，它们始终象箭也似的急飞突进，闪过来掠过去。

热得厉害，他的眼睛都痛了，即便是坐在树荫里，也还觉得如蒸如烤。水潭都晒干了，一个也不剩了，从差不多成熟了的麦田和干燥硬结的休耕地吹来的风，仿佛是从打开的火炉里吹来的一般。

安蒂克充分休息以后，便向邻近的森林迅速走去；但，他从阴影里步入阳光中时，感到浑身一震，仿佛进入了冒着白色火焰的熔铁炉似的。他的带兜儿的外套早脱了，只穿一件衬衫，象一张炽热的白铁皮似的，粘贴在他潮湿冒汗的身体上。他把靴子也脱了，赤脚踏着灼热的沙子嘎吱嘎吱地向前走去。

低矮的小白桦树，东长一棵，西长一棵的，还形不成什么树荫；黑麦的麦穗萎顿了，在大路边上低垂着，而杂花在燃烧的阳光里也都耷拉着脑袋。

一片闷热的沉寂：看不到人影儿，哪儿也见不着飞鸟或生物的影踪。没有一片树叶在飘动，没有一茎草叶在摇曳。倒象是正午的魔鬼已经扑在乡村之上，正用它那干燥的嘴唇，吸尽昏迷大地的全部力量呢。

安蒂克更加缓慢地向前走去，心里一直想着大会上的事情：他一会儿勃然大怒，一会儿鄙夷地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因气馁而心情沉重。

"这种人，对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刚走过来第一个宪兵，就把他们吓唬住了！……如果给他们下命令，要服从宪兵的靴子，他们也会服从的！——他们都是羊，愚蠢的羊！"他想道，抱怨的心情里混和着怜悯的情绪。

"确实，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人人都象受折磨的鳗鱼一样挣扎着！每个人都是那么倒霉，穷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他干么要为那些跟他关系不大的事情操心劳神呢？咳，可怜的人们，那么愚昧落后，那么穷苦悲惨！他们究竟需要什么，他们还不大明白呢！"想到农民们的悲惨生活，他就感觉痛苦，内心不由得同情他们。

"猪要把鼻子伸向天空，可难呢——人也是如此！"他这样思量着，心中极为苦恼，但也还没有从痛苦中得到任何裨益，只不过感到他自己的境况跟别人一样的困苦——或许更加困苦。

"只有那些从来不动脑筋想一想的人，才能心满意足地把日子过下去！"

他摇摇手作了个绝望的姿势，然后继续往前走去，一路上沉思默想，竟出了神，险些儿在一个犹太人身上绊了一交；那是个收破烂儿的，他正在一块麦田边上坐着。

"你正在休息？这天气确实热得可怕！"安蒂克说，他站住了

一会儿。

“热吗？咱们是在一个大熔炉里，这可是天罚啊！”犹太人突然开口道。他站起身来，把一条带子挽在他那年迈的圆肩膀上，将自己跟手推车套在一起，十分劳累地把车子推动前进。手推车上塞满了破烂儿和木箱，它们的上面高高地堆着几筐鸡蛋和一笼雏鸡。大路上的沙土很厚，天气又热不可耐，犹太人不得不拚着老命推动车子前进，又不得不时常坐下来休息。

“奴契姆，你要赶不上了，安息日就近在眼前了！”犹太人自言自语，含着眼泪责备自己。“推呀！奴契姆，向前推呀！你身体强壮得象匹马一样！来吧，奴契姆！一——二——三！……”发出一声亡命的呐喊，他可以把车子往前推上二十步光景，接着却又停下来了。

安蒂克本想点点头就从犹太人身边走过去了，可是犹太人诚恳地叫唤他道：

“老板，我求求你！你帮帮我的忙，我一定好生酬谢你。我再也推不动了，我确确实实再也推不动了！”犹太人往前倒在手推车上，上气不接下气，脸色象纸一样地苍白。

安蒂克一句话也不说，把带兜儿的外套和靴子丢在车上，抓住车把，使劲地把车子向前推去，车辆轧轧地响，尘土飞扬。犹太人跟在他身边奔跑，一面跑一面喘息，一路上还说些闲话，让那给他帮忙的人开心。

“推到树林边上就行了：那边的大路好走。不远了。我一定给你五个戈比，一个也不少。”

“去你的戈比吧！傻瓜！难道我在乎你的钱？你们犹太人看来，世界上金钱就是一切。”

“别生气，老板，我一定把漂亮的玩具送给你的孩子们。——

不要?——那么，针、线、缎带总要的吧?——不要?——那我就送你面包卷，烤饼，牛奶硬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因为我什么都有——或者，老板，你要不要向我买一包烟草? 或者要不要我送你一瓶高级伏特卡? 就是我只送给我最好的朋友的那种伏特卡——凭良心讲，确实是只送给我最好的朋友的那种伏特卡。"

这时候，一阵咳嗽，咳得他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安蒂克把步子放得更慢，犹太人抓住手推车，设法由他自己来推车。

"这回可要丰收了，"犹太人换了个话题，继续闲聊道，"黑麦在跌价了。"

"是呀，遇上歉收，我们农民的收入就更少了；丰收也好，歉收也好，反正是农民倒霉!"

"不过，天主赏赐给我们好天气，结穗的麦子已经干燥了。"他捋了几粒麦子，放在手里搓了几搓，又送到嘴里尝尝。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天主耶稣对大麦的收成却毫不保佑，大麦全完蛋了。"

他们东拉西扯，终于谈起了早晨的大会。看来犹太人对这方面倒有个特别情报。他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说道：

"你知道吗? 早在去年冬天，区长为了在列普卡村盖学校，已经跟营造商订立了合同! 我的女婿还是他的代理人呢。"

"什么? 在去年冬天，在大家投票之前吗? 你告诉我的是怎么一回事啊?"

"难道区长还要请求别人许可吗? 他在区里，岂不象大地主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吗?"

安蒂克又问了他几个问题，奴契姆一一回答，讲了许多荒乎

其唐的细节，最后用逆来顺受、聊以自慰的口吻说道：

“世界上的事情必须如此。庄稼人靠种田过日子，生意人靠买卖过日子，大地主靠地产过日子，神父靠教区过日子……当官儿的，就靠众人过日子。必须这样，这样就好了。所有的人都该有个谋生之道，可不是吗？”

“照我看来，一个人竟然诈取别人，总是不好的；倒是人人应该正直地生活，并且象天主嘱咐我们那样生活。”

“有什么办法呢？人必须有啥力量过啥日子。”

“哦，我知道那句谚语：‘每个人削他自己种的萝卜的皮。’然而事情因此就搞得糟透了。”

犹太人点点头，但他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

他们终于走到了树林边上，那儿大路上积的沙土不怎么厚。安蒂克放下手推车，替他的孩子们买了一个兹罗提的糖果；犹太人要想酬谢他时，他大声说道：

“你真傻！给你帮忙，我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于是，安蒂克便大踏步朝列普卡村走去。现在他置身于凉快的树荫之中，头上只见到一小块天空，脚下只有薄薄的一道璀璨的阳光。这栎树、松树和白桦树之林，都是高大的百年老柯，枝叶密密层层地挤拢在一起，树根附近又郁郁苍苍地长着下层林丛：榛木，颤杨，杜松，鹅耳枥，以及零零落落的几丛冷杉，贪婪地向天空伸展枝丫，争取阳光。

昨天下过雨，大路上还有许多水潭闪烁生光，折断的树枝和树梢也不少，都散乱地躺在地上。有些地方，有棵细长的树给连根拔起来了，横倒在路上，那儿寂静、凉快而又幽暗，发出一股霉味儿和蘑菇的香气。

树木耸立，静止不动，仿佛在凝望着天空沉思默想：只是偶

尔让几缕阳光从枝叶隙缝里漏将下来，象金色的薄纱似的，落在层层叠叠的苍苔上，而野生的草莓，红如凝结的血块，星星点点，洒在苍白的青草丛里。

树林里的凉爽宜人和深沉的寂静，使安蒂克为之神往，他因此坐到一棵树底下，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来了，只是在听到喷着鼻息的马儿飞驰奔腾的声音时，方才醒来。原来是骑着马出来蹓跶的大地主，安蒂克走上前去打个招呼。

他们按照街坊邻居的方式，象往常一样互相致意。

"热得可怕，啊？"骑马的大地主说道，一面抚摩着他那安定不下来的马儿。

"天是真热。——过一个礼拜，我们就得开镰收割了。"

"在莫德利查那边，已经在收割黑麦了。"

"那边的土地沙多；不过，今年各处都要收割得早一点。"

大地主向安蒂克打听区公署前开大会的情况，瞪着眼睛听他讲会上发生的事情。

"你真的要求创办一所波兰语学校？——公然坚决要求吗？"

"我说过了：我的舌头从不扯谎。"

"好大的胆子啊！当着区长大人的面，提出这样的要求！——妙，妙！"

"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嘛，再清楚也没有了；我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是你怎么会想到要求创办一所波兰语学校呢？"

"怎么会想到吗？因为我是个波兰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其他国家的人。"

"可是，这种想法，是谁教给你的呢？"他挨近身子，压低声音问道。

“不教，小孩子也能学会正确思考问题的，”他躲躲闪闪地回答道。

“啊，”他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道，“我看是罗赫在你们中间做的工作，已经开花结果了……”

“这个人，同阁下的亲属在一起，尽其所能，教我们农民。”

安蒂克打断大地主的话，插嘴道，他在“亲属”两字上加重了语气，而且目光锐利地瞧着对方。大地主局促不安，竭力改变话题；但安蒂克故意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大讲其农民的委屈，农民的愚昧落后和无依无靠的状况。

“那是因为农民对谁的话都不肯听信。我知道得很清楚，神父为了农民的幸福怎样辛苦奔走，又怎样的劝导农民克勤克俭……可这一切心血统统白费了。”

“布道说教可不管用，这和给死人点一炉香差不多！”

“那么，请问什么才管用呢？——我看你在监狱里学到的东西不少啊，”他反唇相讥道。对方的奚落，使安蒂克两眼冒火，面孔渲红；但他镇静地答道：

“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农民之所以吃苦受罪，都是贵族的过错！”

“一派胡言！贵族究竟对你们农民做过什么害人的事呢？”

“害人的事吗？——波兰独立自主的时候，贵族一点也不关心老百姓，只是拿起鞭子逼老百姓干活，压迫老百姓；而贵族自己却寻欢作乐，跳舞跳得国家崩溃毁灭；弄得我们现在必须从基础开始，重建我们的国家。”

大地主是个脾气急躁的人，他火冒十丈：

“你这无礼的庄稼汉！贵族和贵族的所作所为，不用你多嘴多舌！你还不如去关心掏粪吧！你咬紧牙齿，缩进舌头，把舌头

缩在紧里边吧，免得别人替你把舌头割掉！”

大地主对着马儿狠抽一鞭，便沿着大路疾驰而去了。

安蒂克也给惹恼了，怒气冲冲，不亚于对方。

“狗东西！”他愤愤地叨咕道。“当真是什么伟大的绅士呢！还不是狗子狗孙！他用得着农民的时候，就跟大伙儿称兄道弟！真是条害人虫。他本人连烤白虱都不如！”他怒不可遏，大步走去，一路上愤愤地踩烂了不少蕈菌。

安蒂克离开树林向白杨大道走去时，听到了似乎熟悉的、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他向前探望，看到树林边上几棵白桦树的树荫下，有一辆沾满尘土的有篷马车，离马车几步之外，风琴师的儿子扬尼克和雅格娜正站在一起。

安蒂克擦擦眼睛，自以为是眼睛看错了。眼睛倒没看错。这一对儿站在离他二十步路还不到的地方，你凝视着我、我紧瞅着你，容光焕发，喜形于色。

安蒂克大为诧异，他竖起耳朵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话；可是他只听得出他们在大声说话罢了。

起初，安蒂克认为这是偶然邂逅：雅格娜从森林里出来，正遇到扬尼克乘了马车到村子里去。但这时一阵猜疑兜上他的心头，一种具有切肤之痛的辛酸之感，把他纠缠住了。

“不！他们只可能是约好了相会的。”

安蒂克再一次地端详着青年人天真无邪的面貌，看到对方脸上焕发出圣洁的安详的神情，他便逐渐心平气和了，尽管他仍旧不能解释为什么雅格娜打扮得那么讲究到森林里去，为什么她的天蓝色的眼睛那么闪烁生光，为什么她的猩红的嘴唇那么颤动，为什么她那么明显地洋溢着欢喜之情。安蒂克仔细瞧着雅格娜：她胸膛隆然高耸，俯身向前，把一个树皮编成的小篮子

送到扬尼克面前，他从篮子里取出草莓，自己吃一些，喂一些到她的嘴里，这时候他的眼睛闪闪生光，仿佛是饿狼的眼睛一般。

"……他几乎是个神父了，可他还要象孩子一样玩儿！"

安蒂克用怜惜的口吻，悄悄地说了这几个字，便赶紧溜回家去，因为太阳的位置告诉他：已经是下午吃点心的时候了。

"我的溃疡(他指的是雅格娜)引起我的疼痛，但也只是在我偶然碰了它的时候！……啊，她的眼睛多么贪馋地盯着那小青年直瞧呀！好象她要一口把他吞下去似的！——咳，随她去吧！随她去吧！"

不过，不论他想怎么样，他的"溃疡"还是使他感到如受酷刑似的痛苦。

"她象躲避瘟疫似的躲开我！……这小家伙是个新筛子，正好挂在她那个木钉上。——倒也幸运，她和扬尼克在一起可以消除她的烦恼！"他说道，心情愈来愈激动。"咳！有些女人天生是这样的宝贝，不论哪一个男人，只要对她们吹一声口哨，她们就跟着他跑了！"

但是，尽管他跑得很快，火烧火燎的回忆还是纠缠着他。虽然有几个人在他身边走过，他却一个也没看见；走到村子里，看见扬尼克的母亲时，他方始平静下来。她坐在一条水沟旁边，她最小的儿子在她附近的沙土里打滚，一群白鹅在白杨树之间吃草。

"你放鹅放得相当远啊，太太，"他说，站停了擦擦脸。

"我出来接扬尼克的，他这会儿就要回来了。"

"我刚才看见他在森林边上。"

"啊，是他吗？那么，离这儿很近了。"她失声叫道。她跳起身来，叱责白鹅不该闯到道旁的黑麦田里去；白鹅正把麦田糟

蹋得很不象话。

“他的马车停在十字架附近;他好象在和一个娘们说话。”

“是的，他必定是碰到了熟人，聊个天儿。好心肠的孩子!哪怕是遇到一头陌生的狗，他也总是要摸摸它拍拍它才走开的。——那么这女人是谁呢?”

“我没有能看得很清楚，不过，我想她大概是雅格娜吧。”他看见老太婆听到雅格娜的名字便撅起了嘴，他也就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补充道:“我说不上来，因为他们悄悄地走进灌木丛林里去了。毫无疑问，那是因为天气太热。”

“天主的圣徒啊!你的脑袋着了魔中了邪吧?扬尼克!——去跟这样一个女人鬼混!”

“她不比别的女人坏哪!”他突然生气，反驳道。“说不定还比别的女人好呢!”

风琴师的妻子低头编织，她的手指摆动得更加快了。

“什么!快要当上神父的扬尼克，竟同这样一个女人勾勾搭搭?”于是她想起了她听到的某些关于神父的故事，心烦意乱地把一支编针插在头发里，她决心追究这件事情，并且问问……可是安蒂克已经走了;而大路上这时扬起了大团尘埃。两分钟以后，扬尼克以最温柔的感情拥抱着她，从心底里叫唤道:

“我的亲爱的，我的心爱的妈妈!”

“天主的圣徒啊!——松手呀，你这年轻的大力士，松手呀:你抱得这么紧，我气也透不过来了!”但，儿子松开手时，母亲却扑上来抱他吻他，如饥如渴地上下打量着他。

“可怜的小家伙。学校使你瘦得多了!我的可怜的儿子，你脸色多么苍白，神情多么憔悴!”

“喝圣水的人可长不胖啊!”他大笑着答道，随手把他的小弟

弟向空中抛去，直抛得小弟弟喜滋滋地格格大笑方始罢手。

“不用担心：我们立刻会把你喂得饱饱的，养得胖胖的，”她疼爱地抚摸着他的面颊，说道。

“哦，咱们坐车回去吧，亲爱的母亲，这就可以快一点到家。”

“哎，那些鹅！主啊，主啊！又跑到黑麦田里去了！”

他跑过去赶鹅，因为鹅正在任意拔麦秆吃麦穗。然后他把小弟弟放在车子里，自己则在大路中央步行。

“你瞧！”他母亲大声说道，“这小鬼抹得满脸都是红色？”她指点着马车上的孩子。

“是的，他自己动手把我的草莓吃起来了。吃掉吧，吃掉吧！——我遇到雅格娜从森林里采了草莓回来，她给了我一些。”他的脸涨红了。

“波利那刚才告诉我，他遇见了你们俩……”

“我没看见他；他必定是在远处经过。”

“孩子啊，村子里的人，隔了一道墙，啥也看得见——连压根儿没发生的事情也看得见。”她字斟句酌地说道，眼睛却俯视着她那闪闪发光的编针。

扬尼克显然没有领会母亲的意思。看到一群鸽子在黑麦田里低低飞翔，他把一块石子对准其中一只扔过去，开心地说道：

“这些都是神父的鸽子：吃得那么胖，谁都一看就知道了！”

“别多嘴多舌的，扬尼克！说不定会给人家听到的！”她温和地责备儿子道，可她心里已经设想儿子成了教区神父，她在他身边颐养天年，在和平与幸福里安度一生的余年。

“那么，菲列克斯什么时候回来过暑假？”

“哎，妈妈，你不知道吗？他坐牢了。”

“天主的圣徒啊！坐牢了！做了什么坏事啦？——我过去常

常说，我早就说在前头，他会落得一个糟糕的下场的！——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如果他成为一个低级文书，对他说来，也就是人尽其才，到了顶了；可是磨坊老板偏要把他培养成个博士！……而且他们是那末趾高气扬，为他们的宝贝儿子骄傲得不得了！如今他坐牢了——对他们倒是一大安慰呐！"她说道，因为幸灾乐祸而浑身发抖。

"不过，妈妈，不光是坐牢呀，他给关在华沙的城堡里了。"

"关在城堡里？那么，"她压低了嗓门儿，"一定是什么政治犯啦！"

扬尼克讲不出更多的情况给她听，也不想讲给她听；她结结巴巴地继续说道：

"我的亲爱的孩子，你要记住，你永远也不要和这种政治上的事情有什么牵扯！"

"不会的！在我们神学院里，任何人谈论政治就要被开除的。"

"你明白吗？如果有什么牵扯，他们就要开除你，你就永远做不成神父，而我——我就会因耻辱和悲痛而死去！天主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的亲爱的母亲，你不用为我担心。"

"你是知道的，为了使你有更好的前程，我们吃辛吃苦、拚死拚活；家里的困难可大呢——我们人口多，我们的收入始终在减少；要不是我们自己有点儿田地，那神父会弄得我们都饿死的。哎，现在神父直接和农民打交道了，不论是婚礼也好，葬礼也好。谁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的吗？神父说你父亲拿农民的东西太多了——神父自己充当农民的恩人，却拿别人的利益充当牺牲品。"

“不过，”扬尼克结结巴巴地插嘴道：“父亲确实也拿得太多了。”

“啊！你站出来审判你自己的父亲吗？——即使是确实的吧，他又为谁贪心来着？为他自己吗？不，为了你们大家；为了你，为了供你上学！”她感到伤心之至。

扬尼克正要请求母亲原谅，但恰巧在这时候听到池塘对岸传来叮叮当当的铃声，他大声说道：

“妈妈，你听！一定是神父给哪一个病人送临终圣餐去了！”

“不见得吧，神父大概是在摇铃阻止蜜蜂逃跑；可能蜜蜂正聚集在他的园子里呢。神父关心他的蜜蜂和公牛，超过了教会的工作。”

他们刚走过教堂墓地，突然听到蜂群嗡嗡轰鸣的声音，扬尼克险些儿来不及向马车夫大声叫道：

“蜜蜂来了！——拉紧缰绳，把马稳住，要不马会脱缰逃窜的。”

一大群蜜蜂正发出嗡嗡轰鸣的声音，在教堂广场附近飞行，它们象一团隆隆震响的云霾似的腾空而起，来回盘旋，寻找一个栖息的好地方，有时低掠下来，在树木之间飘浮。跟在蜂群后飞跑的是神父，他只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脑袋，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从圣水器里把水撒到蜜蜂身上。追随在神父附近的是安姆勃罗司，他在灌木林的树荫下匍匐前进，使出全身力气摇铃呐喊。他们绕着广场跑了两圈，一点也没有放慢速度；因为蜜蜂飞得愈来愈低了，仿佛要降落在哪一间茅屋顶上似的。吓了一跳的孩子们已经从茅屋里逃出来了；可是蜜蜂接着又飞得高了一些，笔直地朝着扬尼克的马车飞过去了。扬尼克的母亲发出一声嘶叫，把衬裙翻过来往头上一盖，跑到最近的沟渠里蹲下去；

鹅群蹒跚着逃开了；马匹险些儿脱缰逃窜，幸亏马车夫用布罩住了它们的眼睛。然而扬尼克平静地昂首站在那儿，蜂群在他头顶上空盘旋了一下便走了，向教堂钟楼飞去。

“水！快，趁它们还没有重新逃跑！”神父大吼着追了上来，赶到蜜蜂跟前，就把水象阵雨似的向它们身上大量泼去；蜜蜂的翅膀沾湿了，没法再往前飞了，便开始在钟楼的窗口停留下来。

“安姆勃罗司！拿梯子和筛子来！——赶紧，不然它们又要飞走了！——迈开步子，赶紧哪！——扬尼克，你可好吗？替我搬个香炉来，里面放几块火炭：我们必须用香来熏，熏得蜜蜂安静下来！”神父精神十分紧张地大声嚷道，一面向那正在停留下来的蜂群不断地洒水。神父还没有来得及说声“福哉玛利亚！”，梯子就搬来了，安姆勃罗司摇着铃，扬尼克让香炉里升起了馥郁芬芳的冉冉烟云，仿佛是从烟囱里冒出来似的；这时候神父便爬上梯子，俯视蜂群，在蜜蜂中搜索蜂王。

“哈哈，蜂王在这儿哪！谢天谢地，如今它们逃不走了！——不过它们在疏散开来了：扬尼克！用香烟从下面熏蜜蜂！”神父喊道。他手套也不戴，便把一堆堆蜜蜂捧到手里；这是很大的一群蜜蜂，他把它们倒在一只大筛子里。尽管蜜蜂躲在他头上，爬在他脸上，他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始终在跟蜜蜂说着话儿。

“留神哪！蜜蜂在生气，会刺人的，”神父从梯子上走下来时，向其他的人警告道。他周围的蜜蜂蔚为一大片云霾，嗡嗡轰鸣，正从四面八方向他涌将过来。神父踏到地上时，他高举着筛子，谨慎而又严肃，仿佛高举圣体龛似的。扬尼克摇晃着手中的香炉，在一旁伴随神父；安姆勃罗司跟在后面，一会儿摇铃，一会儿向蜜蜂洒水。他们就这样地排成仪仗向神父的养蜂场走去。在神父的住宅背后，单独拦了一块地方，便是养蜂场，里边约有几

十个蜂房，嗡嗡轰鸣，仿佛每一房蜂群都快要分房了。

神父正在把蜜蜂放进新的蜂房，这时扬尼克觉得好不疲倦和饥饿，便悄悄地溜回家去了。

一家人看到扬尼克都兴高采烈，对他殷勤体贴的那股热闹和忙乱劲儿，简直无法形容。第一阵热情勃发之后，他们叫他在桌子边坐下，给他端来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哄他吃，逼他吃，纠缠不清地要他吃，大家都想来到他的身边或是侍奉他一下，直闹得满屋子都是喧哗的乱哄哄的声音。喧闹之际，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闯了进来，焦急地问他们可曾在什么地方见过罗赫。可是他们没有见到过他。

"我哪儿也找不到他，"格利哥里忧心忡忡地说道，也不坐下来谈谈，便到别的人家去寻找罗赫了。格利哥里刚走，神父又派人来叫扬尼克。扬尼克磨磨蹭蹭，尽可能拖延时间；不过，拖到最后，当然啦，他还是不得不去。

神父正坐在门廊里，他象个父亲那样拥抱扬尼克，叫他在他身边坐下。他十分和蔼可亲地说道：

"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祈祷了。——不过，你可知道我今年新添了多少蜂房？十五个！新蜂房跟老蜂房一样兴旺繁盛，跟哪一房老的都比得上；有的新蜂房里，已经积存了四分之一的蜂蜜。我还有蜂群要分出来；我嘱咐安姆勃罗司照看着蜜蜂分房，他却睡熟了，真是蠢材！如今蜜蜂都到哪儿去了呢？到树林里、森林里去了！——还有磨坊老板偷了我一窠蜜蜂；我说，确实是他偷了！蜜蜂飞到他家的一棵梨树上，他就说蜜蜂是他的，请他还给我，他竟不理不睬。他为那头公牛的事，心里恼火，这就是他的报复……这强盗！——你听到菲列克斯什么消息吗？……啊，这些混账东西，它们象黄蜂一样刺人！"神父

突然中断了谈话，用手帕赶走那些飞到他秃顶上来的苍蝇。

“我只知道他给关在城堡里。”

“如果光是坐牢倒还罢了！……我那么苦口婆心地告诫他！……这蠢驴不肯听我的话；如今他可大难当头了。……那老头儿是个吹法螺的粗人；我倒替菲列克斯可惜：一个聪明年轻的淘气鬼，拉丁文念得滚瓜烂熟，不比哪一个主教差！……俗语怎么说来着？哦，‘不作非分之事，不犯违禁之罪’……还有，‘驯良的牛犊长膘，胜如吸双倍的奶。’……当然罗……当然罗……”他一面赶走苍蝇，一面继续说话，声音愈来愈轻了。“你回忆回忆，雅西奥，你回忆回忆。”神父的脑袋往后一靠，便萎倒在他那大扶手椅里，睡熟了。然而，扬尼克站起身来要走时，神父却张开眼睛，喃喃地说道：“那些蜜蜂累得我筋疲力尽了。——改天晚上你来同我一起祈祷……你要注意，别跟农民太亲近啊。记住这句老话：‘同谷壳混在一起，就要一起被猪吃掉！’真的，给吃掉了，也就什么都完了。”神父说完这话便把一块手帕盖在自己的脸上，转瞬之间就睡熟了。

扬尼克的父亲认为：神父所讲的话无疑都是至理名言。所以，当长工从牧场上把马儿带回家来，扬尼克跨上其中一匹的时候，老头儿大声叫道：

“立刻跳下马来！一个神父，骑没有鞍子的马，跟牧人混在一起，成什么体统！”

扬尼克尽管很喜欢骑马驰骋，也只好顺从地跨下马来；这时暮色已经降临，他到园子里去作晚祷。但他心不在焉，无法全神贯注地祷告。有个小姑娘，在附近什么地方颤声唱着歌儿；有几个妇女在隔墙的果园里闲谈，一字一句都掠过露珠沾湿的青草，传到他的耳边；孩子们大叫大嚷着在池塘里洗澡；从另一个方

向，又传过来哈哈大笑的声音；接着是母牛哞哞的鸣声，神父喂养的珍珠鸡响彻夜空的金属般的啼声。整个园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仿佛是个嗡嗡轰鸣的蜂房一般。这一切都使他心神不定，当他终于静下心来，跪在黑麦田的边缘上，抬头仰望星空，神游天外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叫喊、嚎啕和咒骂的声音，他吓了一大跳，十分震惊，便跑回家去问他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真是打架还是开玩笑。他的母亲恰巧出来叫他回去吃晚饭，她说：

“哦，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约瑟夫·瓦赫尼克多喝了几杯，刚从警察所放出来，正在跟他老婆斗呢。这婆娘早就需要好好揍一顿了。不用你操心，她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的。”

“可她大叫大嚷，象是在活活地剥她的皮啊。”

“她总是这样闹的，如果他拿起棍子打她，她倒会挺安静了。明天她会回报他的，她会温温和和的！——来吧，亲爱的，晚饭都快凉了。”

扬尼克疲倦极了，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便上床睡去。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出来，他已经在走动了：他在麦田里徜徉，采些苜蓿喂马，惹得神父的火鸡愤愤地对他咯咯乱叫，还跟狗儿友好戏耍，逗得狗儿摇尾乞怜，几乎挣断了身上的铁链；他把麦粒撒给鸽子吃，帮小弟弟驱赶牲口，替米哈尔劈柴；他瞧瞧果园里的梨子熟了没有，跟马驹子闹着玩儿；他各处都跑遍了，对他所见到的一切东西，都象朋友和兄弟一样，用热情的眼睛打着招呼——哪怕是花朵盛开的蜀葵，晒在阳光里的小猪，哪怕是野草和荨麻。而他的母亲则满脸慈爱的神情，在后面望着他跳跳蹦蹦，她一面对着这少年莞尔微笑，一面喃喃自语：

“他发疯了——完全疯了！”

扬尼克就这样逛来逛去，他容光焕发，好比七月的天气：明媚，灿烂，充满温暖，以深切的爱拥抱着整个世界……他直逛到弥撒的钟声开始叮当作响，这才离开一切，赶紧向教堂走去。

这是谢恩弥撒。扬尼克穿着新法衣，法衣上鲜明地镶着红色缎带。他从圣器室里出来，走在神父的前头。风琴奏乐，唱诗班发出宏大的男低音，歌声使圣坛上的烛火摇摇曳曳。一大群信徒围着圣坛跪下，礼拜开始了。

扬尼克充当弥撒的助祭，主持法事的神父朗朗吟诵，他应答唱和，在间歇的时刻里，他狂热地作着祷告；不过，他还是忍不住要留神瞧瞧雅格娜，瞧瞧她那紧盯着他的、亮晶晶的深蓝色的眼睛，瞧瞧她那微启红唇上似隐似现的微笑。

弥撒结束以后，神父立刻把扬尼克带到家里，叫扬尼克替他抄写许多东西；他一直抄到中午，才有工夫去拜访村子里的熟人。

扬尼克先到他最近的邻居克莱姆巴家去看看，可是他们一个人也不在家里。他穿过两头敞开的过道望去，但见有个什么东西在角落里动弹，并且听到了一个嘶哑的声音：

"我在这儿……我，阿伽沙！"她撑起身体，惊异地举起双手。"主啊！原来是扬尼克少爷！"

"请躺着吧，别撑起来！……啊，你身体不好吧？"他温和地问她。他搬来一段树桩，坐下来端详她的脸，脸是那么衰老那么消瘦，他几乎认不得她了。

"我正在焦急地等待天主，盼望天主大发慈悲。"她的说话里有一种奇怪的庄严声调。

"你生什么病啊？"

"没有病。不过是油干灯草尽，死神临头了。克莱姆巴家把

我收留在这里，只是为了让我不死在外头：所以我躺在这儿——祷告天主，等待我的末日……等待死神敲门说道：'你这疲倦的灵魂，跟我走吧！'"

"可你为什么不住在里边——住在房间里？"

"咳，不到我的最后时刻，我不愿意打扰他们。眼前的情况是：他们一定得把牛犊牵出去，才能给我腾出地方来。……不过，他们已经答允了，在我快要咽气的时刻里，他们会让我躺在他们自己住的房间里——躺在圣像下面的床上，点上临终的圣烛，握在我的手里……然后去把神父请来，替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给我举行一个真正的主妇的葬礼！再说呢，我已经把一切费用都付给他们了，而他们又都是诚实的人：也许他们不会欺骗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的吧。——我不会长久麻烦他们了；他们是当着证人的面，当着证人的面答允我这些条件的！"

"你一个人躺在这儿不觉得厌倦吗？"他说话的声音象要哭出来似的，也有点儿颤抖。

"扬尼克少爷，我在这儿其实过得很好。从过道望出去，我可以看到许多东西：人们在路上行走，人们互相谈着话儿：有的人进来看看，有的人还同我说几句亲切的话，说我也可能健康起来在村子里走动呢。当他们都去干活的时候，我可以看看鸡在垃圾堆里搜扒，然后是麻雀跳进过道里来，或者是太阳在下山之前往这里张望一会儿，或者是有个淘气的孩子朝我这儿扔一个泥块；白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还有……到了夜里……他们来看我——啊，好多人呐！……"

"他们？谁呢，啊，来的是谁呢？"他俯身凑近老婆子，仔细端详着她那似乎已经失明的眼睛。

"我自己的亲人，去世已久的亲戚和老相识。——我告诉你，

小少爷，他们确实来了！——还有一次，”她露出不可名状的喜悦，悄悄地说道，“有一次，圣母亲自来了，温和地对我说道，‘躺在那儿吧，阿伽沙，天主耶稣会赐福于你的。’她就是钦斯托霍瓦的圣母，我看到她那缀满黄金和珊瑚小珠的帽子与披风，立刻便把她认出来了。她抚摩我的头发，说道：‘孤独的人啊，你不用害怕；在天国的宫廷里，你将成为第一流的贵妇，地位极高的夫人。’”

老妇人软弱无力地哼哼唧唧地说着话儿，象正在逐渐睡去的小鸟低声啁啾一般；扬尼克俯身凑近老人，凝视着，谛听着，就象探视深不可测的深渊的人，静听某种隐藏着的东西在发出潺潺之声，静观人心界限外神秘的闪光明灭！他感觉心惊胆寒，然而又不能迅速跑掉，躲避这人性的残渣，这枯萎的麦穗，这颤栗的生命——象一道幽光，即将在黑暗中熄灭了，却还在梦想着未来的新生与光荣呢！他还从来没有如此贴近地亲眼目睹人的残酷命运，认识到这一点时，他自然是惊惧气沮的。他的心中充满悲伤，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睛里；他低头弯腰，满怀深切的同情，嘴唇颤抖抽搐，吐出了热烈的祈求。

年迈的阿伽沙振作精神，抬起头，万分激动地喊道：

“扬尼克啊！最最纯洁的年青人啊！亲爱的神父，我的贴心的亲人！”

扬尼克后来又待了好久，他靠墙站在那儿，身上感受着阳光的温暖，眼睛饱览着灿烂晴日的景象。他所看到的生命，在他的周围欢跃沸腾。

就在附近，有个人的灵魂在死神的手掌里挣扎，这，究竟有没有什么大不了呢？

太阳依旧照耀，麦田簌簌作响；遥远的高空里白云飘浮而

过；孩子们在大路上玩耍；枝头成熟的苹果红通通的；铁锤打着铁砧；人们正在修配一辆货车，并为来日的收割淬好镰刀；空气里飘扬着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妇女在一起闲谈，头巾在篱笆、田野和院子之间往返移动。——人仍旧象平常一样，万世不易地过着日子，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充满了忧愁和小小的计谋，没有人会想到谁将首先堕入死亡的深渊！

所以扬尼克不久便摆脱心上的悲哀，继续到村子里去串门子了。

扬尼克在马秀身边逗留了一会儿，马秀正在给斯泰和的屋子砌墙，垒得相当高了；跟普洛希柯娃聊了一阵，她正忙于漂白麻布哩；拜访了一下犹兹卡，她仍旧卧病在床；他听听乡长老婆大发牢骚；看看铁匠给镰刀淬火，替钩镰安上锯齿形的刀刃；也望望妇女和姑娘们在园子里干活：大家看到他都很高兴，象欢迎朋友一样地欢迎他，而且颇为自豪地瞧着他——列普卡村的好孩子，农民们的自己人！

扬尼克最后拜访的是多米尼柯娃家。她正坐在屋子外面纺纱，他心里感到诧异：她眼睛上蒙着绷带，怎么还能纺纱呢？

"我的手指摸得出纱线是粗是细，"她说。扬尼克来访，老婆子十分高兴，便叫唤正在院子里干活的雅格娜。

雅格娜立刻跑来了，身上薄薄地只穿着衬衣和衬裙；她一看见扬尼克，脸红得象樱桃，赶紧举手遮掩，跑进屋子里去了。

"雅格娜，给我们拿牛奶来吧，扬尼克少爷想必要吃些点心了。"

雅格娜拿来满满一壶牛奶和喝牛奶的杯子。她已经在身上披了一块披肩，但还是狼狈之至。当她垂头低眉把牛奶倒出来时，她的两手发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扬尼克在场的时候，雅格娜始终没说一句话；但，他要走的时候，她送他到大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望不见影踪为止。

扬尼克身上自有某种东西不可抗拒地吸引着雅格娜，以强大的力量激得她热情奔放；为了制止自己赶上去追她，她飞跑到果园里，抓牢一棵果树，双手抱住，用足全身力气抱了个满怀。她站在那儿，上气不接下气，几乎发疯发狂，苹果累累的树枝低低垂下，仿佛给她披上斗篷似的，把她掩盖起来了。她半闭着眼睛，幸福的微笑隐约浮现在唇边，尽管她也感到一种模糊的恐惧，一种害怕而又愉快的激动之情——类似她在春日之夜望着窗子里的扬尼克时所体味到的那种感情。

雅格娜也吸引着扬尼克，尽管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吸引力。他常常顺便到她家里去看望，逗留片刻，内心里觉得这种拜访自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乐趣。她天天上教堂，望弥撒时始终跪着，似乎正在热烈地甚至是出神地祈祷；他亲眼目睹这种情景，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有一天，他同他母亲谈起了她的这种热烈的虔诚行为。

母亲的回答是："哦，如果说有什么人需要祈祷天主请求宽恕的话，她倒是一个！"

扬尼克的灵魂洁白无瑕，好比世上最白净的花朵，所以他压根儿没听懂这些话的真正的意思。而且，由于雅格娜经常在风琴师家出入，家里的人都喜欢她，他又觉得她的虔诚行为很了不起，他确实对她的人品毫无怀疑。他只是觉得奇怪：自从他回家以来，她怎么一次也没有来过。

他的母亲答道："我刚才派人去找她来了。家里有许多衣服要烫呢。"

雅格娜不久就来了，可是穿得很漂亮，他觉得奇怪。

“怎么？你要去参加婚礼吗？”

有个姑娘大声说道：“倒不如说：她接受了什么人的求婚。”

“谁敢向我求婚！我立刻把他撵走！”雅格娜大笑着答道，脸红得象一朵玫瑰花，因为大家的眼睛都瞧着她。

扬尼克的母亲安排她立刻烫起衣服来，他的妹妹们也参与其事，扬尼克便和她们一起厮混。一会儿以后，他们大家都很开心，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引起哈哈大笑，老婆子终于不得不斥责他们了。

“安静点儿吧，你们这些咭咭喳喳的喜鹊！——扬尼克，你还是到园子里去的好。你坐在这儿咧开嘴嬉笑可不合适啊。”

扬尼克这就不得不出去了，按照他往常的习惯，他总是到村庄外的田野里去，甚至一直走到列普卡村边界上，坐在那儿读书或是沉思。

雅格娜对扬尼克常去的地方，心里一清二楚，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哪怕只是用心灵的眼睛去找；她永远绕着他飞行，就象飞蛾绕着烛火一样，而且她也不由自主。因为她是被一股温柔的力量驱向扬尼克的，她毫无抗拒地听从自己的冲动，她心甘情愿地屈服于那股力量——它象泡沫直冒的汹涌春潮般把她冲向前去，而她甚至也不问春潮会把她冲到哪一个海滩上，这一切又如何了局。

不论她深夜躺下休息的时候，还是她清晨起身的时候，她都是心里卜卜地跳，嘴上继续不断地反复念叨道：

“我要见到他——见到他——再一次见到他！”

每当神父出来念弥撒经的时候，她时常跪在圣坛前面；风琴奏出动人心弦的乐曲，香炉里升起馥郁的烟氤，低声的祈祷涌向

天主的宝座；而她那充满崇拜之情的眼睛，却一味凝视着扬尼克。——他穿着白色法衣，身材修长，容貌美好，合着掌，在芳香的烟霭里和透过彩色玻璃窗泻进来的斑斓的光芒里来回走动。在她看来，他便是真正的天使：从画框里走将出来，露出甜蜜的微笑，渐渐向她走近来的天使。于是整个天国进入了她的灵魂，她俯伏在尘土之中，亲吻着他的脚走过的地方；热烈的激情势不可当，她心醉神迷，因纯粹的人间天福而进入了如疯如狂的状态，她就随着其他的人高唱赞美诗："神圣，神圣，神圣啊！"

有时候，弥撒结束了，人们已经回家去了，安姆勃罗司拿着叮叮当当的钥匙来锁教堂的门了，雅格娜却依旧跪在那里，凝视着空空如也的、扬尼克曾经站过的地方——身心沉浸在神圣的恬静里，沉浸在陶醉的欢乐里，这种欢乐甚至强烈到令人痛苦的程度——流着大滴大滴的透明如水晶的眼泪。

对于雅格娜说来，如今每天都象是庄严隆重的节日，纵情欢乐的良辰，永不休止的崇拜之乐激动着她的灵魂；当她眺望着村庄的时候，成熟的麦穗，晒热的土地，果实累累、枝条下垂的果园，遥远的森林，以及象天主一样君临世界的伟大的太阳，——凡此种种，都协调一致地，在她的灵魂里一齐唱着同样的赞美诗："神圣，神圣，神圣啊！"声音直达天庭。

"处在这样的时刻，"她想，"人感到自己是多么强大啊！人可以和天主角力——压倒死亡——甚至同自己的命运搏斗！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况里，人生永远是一大欢乐；哪怕是最起码的虫豸也得到他的仁爱！……他每天早晨跪下来感谢天主，每天晚上祝福那过去的一天；他心甘情愿地献出他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将依旧富裕；随着这些奇迹般的日子一天天地继续下去，他的仁爱的力量将日益增长！

“而他的灵魂升得高高的——高高的——高出在大千世界之上！他瞧着繁星就象瞧着近在身边的东西！他多么勇敢地把他的手伸向天国和永远幸福的日子，他看得清清楚楚，世界上没有东西能束缚他的仁爱的力量，也没有东西能把它撇开！”

在此期间，那些令人腻烦的准备夏收的日子，象往常一样地滑过去了。她东奔西跑、辛勤劳动，可她满口歌声，不亚于任何云雀；她兴高采烈，不知疲倦，脸上处处都透露出喜悦来，那是喜悦之花，象玫瑰花丛或欣欣向荣的蜀葵，也许更象天国乐园里的奇葩——她那明眸光艳动人，朱唇永远莞尔微笑，真是可爱可掬！甚至老年人的眼睛也在欣赏她；青年农民们重又三五成群地来到她家附近，为了爱情而长吁短叹。不过，她把他们一一拒绝了。

“你高兴的话，赖在这儿不走也行；可你休想得到什么好处！”她嘲笑地对每一个青年说道。

“她瞧不起我们大家！她目中无人，就象大地主家的贵夫人一样！”他们向马秀诉苦。马秀只是辛酸地唉声叹气。他自己难道有更大的特权吗？他也不过是在黄昏时分跟她的母亲聊聊天，瞧着雅格娜在屋子附近匆匆来往，听着她唱歌罢了。他瞧瞧听听，每次回家时总是情绪愈来愈低落，中途弯到酒店里去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从酒店回来，就把心里的气恼都发泄在周围每一个人身上。特别是对特雷莎，他折磨得她十分痛苦，使她觉得人生是一大包袱。有一天，她遇到雅格娜，禁不住要表示她心头的怨恨——她背转身子，啐了一口唾沫！

可是雅格娜神情恍惚地走着路，看也没有看见特雷莎就走过去了。

特雷莎勃然大怒，对那些在附近池水里洗衣服的姑娘们说

道：

“瞧她高视阔步地走过去了——不论白天黑夜，对谁也不瞧上一眼！”

“而且，”另一个姑娘说道，“打扮得花花哨哨，倒象今天是地方上的节日似的！”

“她每天坐在那里梳头发，要梳到中午才罢休呢！”

“她老是在买缎带和首饰！”姑娘们齐声附和道，心中充满了憎恶。最近一些时候以来，不论雅格娜什么时候在村子里出现，总是处处有妇女们咄咄逼人的眼光盯着她，这种眼光象猫脚爪一样地尖利，象毒蛇的牙齿一样地伤人。她们每一次都要找点岔儿来责骂雅格娜。雅格娜路过的时候，主妇们正在普洛希卡的院子里嘁嘁嚓嚓地议论：

“她竟然把自己抬举得比我们大家都高贵，真叫人受不了！”

“而且打扮得象个地主太太；她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难道她没有得到乡长的宠爱吗？”

“据说，安蒂克对她也很慷慨的。”

不过，这时雅姑斯叮卡插嘴了。“啊，不是这样，安蒂克对她，不过象狗对第五条腿一样，满不在乎了！如今她来往的是另外一个对象！”她微笑，露出一脸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气；所以大家都纠缠着她，要她讲出来这对象是谁。她不肯讲，她对她们说道：

“我可不是散布流言蜚语的人！你们有眼睛，自己去弄个水落石出吧！”

从此以后，成百个妇女的眼睛空前严密地侦察着雅格娜的一切举动。那么多的猎狗追逐着一只兔子！

雅格娜尽管经常受到刺探隐私的眼睛的监视，却完全不知

不觉，我行我素；如今她天天看到扬尼克，整个身心都沉溺在他的眼睛里，既然获得了这样的幸福，她就无论如何也不会留神那些监视了。

雅格娜几乎每天都要到风琴师家里去，而且总是在扬尼克在家的时候。有时候，他偶然坐在她的身边，她知道他的眼睛在瞧着她；于是她的脸上容光焕发，烧得通红通红的，她的双脚颤抖，她的心卜通卜通地跳，象铁锤敲打。有时候扬尼克在隔壁房间里给他的妹妹们上课，她就屏息静气地谛听着，全神贯注于他那甜润的嗓音，以致老婆子也问她为什么这么热心地侧耳细听。

"因为扬尼克少爷教的学问那么高深，我压根儿啥也听不懂！"

"那么你很想听课吗？"她问道，露出了可怜雅格娜的微笑。"我的儿子念的可不是什么稀松平常的学校！"她自豪地补充道，而且继续把她的扬尼克大大吹嘘了好些时候。她是喜欢雅格娜的，而且欢迎她常来；这女人干各种家务活儿都心灵手巧，并且时常带些东西来送给她——梨子啦，野生草莓啦，越桔啦，有时甚至还送她一块新鲜黄油呢。

雅格娜热心地仔细听着老婆子所说的话；但，扬尼克一离开家，她也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她说她要到她母亲家去了。她喜欢隔着一段距离凝望着扬尼克；有时候她也躲在黑麦田里或是大树背后，爱慕地端详打量他好久好久，心里柔情洋溢，泪水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

但，她心中最为快乐，倒是在短促晴和的夏夜里。她母亲刚睡熟，她就立刻把卧具搬到果园里了；她朝天躺在那儿，透过树梢的间隙，仰望星星闪烁，甜蜜地梦想着"无穷无尽的世界"。闷热的夜风在她的脸上吹拂而过，繁星俯瞰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从

芬芳馥郁的黑暗中传来的鸣声，气也透不过来的树叶的低语，周围沉沉入睡的人们断断续续发出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叹息，受到压抑的沉重的呼叫，胆怯的吃吃的笑声——都在她心里融化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音乐，如火如荼地刺激着她，使她喘气，颤栗，从床上掉了下来，就象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一般，在沾满露水的凉爽草地上打滚。她摊开四肢躺在那里，浑身无力，落在强有力的万能的大自然的手掌之中，就象成熟的稻田，果实累累的树枝，辽阔的黄澄澄的小麦地一样，等待着镰刀，鸟雀，疾风，等待着行将到来的任何命运，漫不经心地期待着一切命运！

雅格娜就这样度过了短促晴和的夏夜与灼热的七月的白昼：昼夜象愉快的梦一样在她的身边逝去，梦一再反反复复，总是愈来愈称心如意。

而雅格娜往来走动，也是如在梦中，不知道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

多米尼柯娃注意到雅格娜有些异乎寻常的变化，但她不知道是什么变化；她只是对雅格娜的出乎意外的万分热烈的虔诚行为感到高兴，时常对雅格娜说道：

“雅格娜，我告诉你：谁寻求天主，天主就会来到他的眼前！”

雅格娜这就文静谦逊地露出了对幸福有所期待的微笑，可是她什么也不说。

有一天，雅格娜完全意外地遇见了扬尼克，他手里拿着书，正坐在作为村庄界标的土冢旁边。她没法儿逃走，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心慌意乱，脸涨得红极了。

“呀，雅格娜，你在这儿干么啊？”他说。

她结结巴巴地说了些话，生怕他猜到她是怎么一回事。

“坐下吧；我看得出来，你又热又疲倦。”

她正在犹豫要不要听从他的话，扬尼克已经拉住她的手，使她坐在他的身边了；她赶紧拉拉裙子，盖住她那赤裸的双脚。

扬尼克也并不安逸自在；他似乎又狼狈又苦恼，惶惑地向四周张望。

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列普卡村的屋顶和果园，象遥远的岛屿似的浮现在麦子的海洋上，麦浪在轻风中翻滚起伏。有一种野麝香草的温暖芬芳之气，同黑麦的香味混和在一起。一只鸟正在他们头上高空里翱翔而过。

为了打破难堪的沉默，他开口道："天气热得可怕啊。"

"昨天也是挺热的，"她答道，心里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嗓音嘶哑，几乎话也说不出来了。

"快要开始收割了。"

"是呀，快收割了，"她附和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脸庞。

他莞尔微笑，竭力用一种无拘无束、随随便便的语气，对她说道：

"啊，雅格娜，你一天比一天长得漂亮了！"

"我漂亮吗？不，不见得吧！"她结结巴巴地说道，脸色变得绯红，深蓝色的眸子放出火焰般的光芒，嘴唇微微颤抖着露出了内心喜悦的微笑。

"告诉我老实话吧，雅格娜，你不想再结婚吗？"

"再也不结婚了！现在我独身，不是很幸福吗？"

"难道你看得中的人，竟一个也没有吗？"他问道，胆子逐渐大起来了。

"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她摇摇头，显示内心幸福感的、梦一般的眼睛，固定不移地凝望着他。他探身向前，端详着她眼睛里的蔚蓝深处。在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到一种充满了甘之如

怡的和深切信赖的祈祷，仿佛一颗虔诚崇拜的心在望弥撒最神圣的时刻所发出的强烈呼喊。她的灵魂在她胸中激荡，好比阳光普照田野，好比鸟儿在大地上空高高飞翔、放声歌唱。

扬尼克突然畏缩起来了，心里乱得奇怪，他擦擦眼睛，站起身来。

"我必须回家了。"他向她点头告别，穿过田野，向村子里走去，一面打开书本，且读且走。他的眼睛偶然离开书本，向四周看望，他猝然站住了。

雅格娜跟着他呢，在他背后不过几步路！

"这条路，"她怯生生地解释道，"也是我回家最近便的路。"

"那我们并肩走吧，"他答道，态度生硬，不大喜欢跟她作伴；他一路走，一路小声地读书。

"书上写些什么？"她瞧了一眼打开的书本，问道。

"你要听的话，我就给你念一些。"

附近有一棵亭亭如盖的大树；扬尼克便坐在树荫下朗读。雅格娜在他对面蹲下，一只手支住下巴颏儿，热心地静听着，贪婪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把他看了个饱。

"你可喜欢这些描写吗？"过了一会儿，他从书本上抬起头来，问道。她脸红了，眼睛瞧着别处，不好意思地随口答道。

"我说不上来。——这不是关于国王的故事，不是吧？"

他有点生气的样子；他继续念下去，这回可又慢又清楚，每一个字都不轻易放过。他念到田野和玉米地……座落在桦树林里的地主庄园……大地主的儿子回到家里……一个姑娘带着孩子们坐在花园里！这一切都是用诗体写成的，就跟虔诚的赞美诗集里的诗一模一样，听起来同神父在讲坛上朗诵的诗篇差不多。诗句深深地打动了她，她觉得很想唏嘘叹息，划十字和流眼

泪。

不过，他们坐的地方却热得可怕。他们周围都是黑麦田，被矢车菊、野豌豆和牵牛花纠缠得乱七八糟的，形成一堵厚厚的墙，一丝使人凉快的风也透不过来。一片岑寂；打破这寂静的只有麦穗摇曳的簌簌声，枝头麻雀的啁啾声，蜜蜂飞过时的嗡嗡声。扬尼克的念书声甜润悦耳；雅格娜虽然目不转睛地象欣赏最美丽的图画似的瞧着他，一字不漏地侧耳细听着他所念的一切诗句，却不由得时常要打盹儿，因为她感到昏昏欲睡，要保持清醒实在费劲。

幸亏这时扬尼克停止诵读了，直瞪瞪地看着她说道：

"哎，不是写得确实美丽吗？"

"是，很美丽，很象神父的布道！"

扬尼克眼睛里闪出光芒，面颊涨得渲红，向雅格娜滔滔不绝地讲解着这首诗，而且他还引证了好几段描写田野和森林的诗行。雅格娜却插嘴道：

"呀，小娃娃都知道树木在树林里成长，水在江河里流动，人在田地里播种，干么还要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印成书呢？"

扬尼克大吃一惊，不高兴了。

"我，"雅格娜继续说道，"我只喜欢那些讲国王、毒龙、鬼怪的故事——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心象炭火一样燃烧的故事……罗赫有时给我们讲这种故事：我可以整天整夜地听他讲下去！——你可有讲这种事情的书？"

"谁看这种书？不过是废话连篇罢了，不过是荒唐的传说罢了！"他鄙夷地说道，很是恼火。

"荒唐的传说？哎，罗赫念给我们听的嘛：白纸黑字印成书的啊！"

“那么，他念给你们听的，都是些胡言乱语、毫无意义的东西！”

“怎么，难道这些神奇好听的故事只不过是胡言乱语和凭空瞎编吗？”

“不过如此！”

“那些白昼见鬼的故事也是胡言乱语吗？连那些毒龙的故事也是胡言乱语吗？”她问道，愈来愈大失所望。

他忍耐不住了。他说：“我告诉你，这一切都不过是胡言乱语罢了。”

“不过，一切都是胡说吗？——耶稣基督和圣彼得一起旅行呢？”

扬尼克来不及回答她的问话；因为柯兹洛娃突然出现了，象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他们面前了，而且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冷眼瞧着他们这一对儿。

“扬尼克少爷，”她悄悄地说道，“他们在找你呀，整个列普卡村都找遍了。”

“出了什么事吗？”

“满满的三车宪兵，到村子里来了。”

扬尼克吃惊地跳起身来，心烦意乱，力求得体地赶紧跑掉。

雅格娜也深为烦恼地回村子里去了，柯兹洛娃在她一旁走着。

“我怕是打搅了你们俩……的祷告吧？”柯兹洛娃蛇鸣似地说道。

“没有。他正从书上给我念诗体故事呢。”

“噢，我倒以为是另外一码事呢。他母亲托我寻他……我来到这一带，往周围一望，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想到看看梨

树底下……这就瞧见了，原来我的斑鸠正在咕咕地谈情说爱呢。——这倒是个方便的好地方……谁也瞧不见！——呀，呀！”

雅格娜愤怒地摆脱掉柯兹洛娃，大声叫道：“烂掉你的舌头，叫你永远哑口无言！”

柯兹洛娃在雅格娜背后嚷嚷道：“你老是要有个人听你忏悔、赦你的罪啊！”

第 十 章

雅格娜一跑进村子，立刻就看出来了：村子里正在发生异乎寻常的事情。院子里的狗乱哄哄地吠叫，孩子们躲在果园里，从树木或是篱笆后面向外张望；虽然离太阳落山还有一大段时间，农民们却赶紧从田野里回来了；妇女们三五成群地窃窃私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焦急不安的表情，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露出惊惶和担忧的神情。

"出了什么事情呀？"雅格娜朝着房子周围东张西望，向巴尔绥雷克家的小姑娘问道。

"我说不上来；好象是从森林里开来了大兵。"

"耶稣玛利亚呀！大兵来了！"她吓得双膝发抖。

"小克莱姆巴说，"普利乞克家的小姑娘跑过的时候补充道，"是从伏拉开来的哥萨克兵。"

雅格娜十分惊惶，匆匆赶回家去；她母亲坐在大门口纺纱，正跟几个妇女正正经经地说着话儿。

"我们两个亲眼看到同样的事情——弟兄们坐在门廊里，他们的长官和神父在屋子里边。"

"而且他们派风琴师家的小伙子米哈尔去叫乡长来了。"

"叫乡长来！那就不可能是什么小事情了。啊，啊！看来要出什么乱子了！"

"说不定他们只不过是来收税的。"

“收税，要带这么多人马？不，一定是为了比收税更重大的事情呢。”

“也许是这样；可是，你听着，大兵来到，决没有好事情！”

雅姑斯叮卡走过来了，她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兵为什么开到我们这儿来。”

大家围了上来，象许多鹅儿似的伸长了颈子。

“大兵是来把我们女人抓到军队里去！”她说道，还发出了老鸦叫似的笑声；谁也没跟着她笑，多米尼柯娃生气地批评她道：

“你老是讲些叫人不痛快的笑话，还非讲不可呢！”

“把鼹鼠丘说成大山，老是小题大作的，是你！你抖得这么厉害，牙齿都快从你脑袋上掉下来了；可你们大家都还一心想听到要出什么事呢！村上来了宪兵，我心里可真发愁担忧啊！”

这时，普洛希柯娃挺起她那肥大的身体，走上前来，开始讲给她们听：她看到那些车子的时候，她自己如此这般地碰到了一些事情……

“别多嘴了！格利哥里和乡长从那边来了，正在快步朝着神父家跑去呢。”

她们的眼睛紧盯着池塘对岸两个正在移动的人影儿。

“嗳呀！还要格利哥里出场哩！”

她们的估计错了。格利哥里只是把他的哥哥推进屋子里去，他自己却站住了瞧瞧停在那边的马车，问问车夫坐在门廊里的是些什么人。然后，他就十分惶恐地跑去找马秀了。马秀正在给斯泰和盖房子，他横跨在房梁上凿洞，以便架上椽子。

“宪兵们还没走？”马秀问道，他仍旧凿着木头。

“没走；最糟糕的是，我们搞不清楚宪兵是冲着谁来的。”

“一定是灾难临头了，”老别列察结结巴巴地说道。

“也许宪兵是为了开大会的事情上这儿来的。那时候，区长威胁我们，宪兵走来走去，侦查谁是教唆列普卡村民的人。”马秀说着话，从屋梁上悄悄下来。

“那么，宪兵们大概是来捉我的吧！”格利哥里重新接口道，突然担忧得气也透不过来了。

“不，我认为宪兵是存心来捉罗赫的！”斯泰和断言道。

“确实是这样，他们已经查问过一次罗赫的情况了，我怎么忘得干干净净了呢？”他自己放心了，可又立刻为别人的命运担忧。

“毫无疑问，如果宪兵来捉人，那就准是来捉罗赫的！”

“不过，难道我们就让他们把罗赫捉去吗？”马秀大声嚷道，“他真是我们大家的父亲啊！”

“唉！我们无法抗拒宪兵，休想抗拒哪。”

“要让罗赫在什么地方躲起来——我们首先要赶快给他通风报信。”

“不过，说不定他们是为了别的公事上这儿来的，”斯泰和自己也不大相信地说道，“例如，为了乡长的事。”

“无论如何要给罗赫通风报讯，”格利哥里大声说道；他钻进黑麦田，绕过几个菜园子，不久就到了波利那家。

安蒂克坐在门廊里，正在一个小砧上，给钩镰刻上锯齿形凹槽。一听到如此这般的情况，他惊惶地跳起身来。

“他才进屋啊——罗赫！”安蒂克大声叫道，“你来，我们有事找你。”

“什么事呀？”老人从窗口探出头来，问道。但，他们还没来得及交谈，风琴师家的小伙子米哈尔就跑进屋子里来了，他跑得气喘吁吁。

“安蒂克，你要知道，宪兵现在上你家来了，已经走到池塘边了！”

“来抓我的！”罗赫低头叹息道。

“耶稣玛利亚呀！”汉卡在大门口尖声叫了起来，掉下泪来。

“哦，安静点儿！”安蒂克低声说道；他正在苦苦思索如何对付。“我们必须想出点办法来！”

“罗赫！”米哈尔大声嚷道，他折断一根粗大的树枝，露出怒目而视的样子。“我要跑遍列普卡村大喊大叫传播这个消息，我们决不抛弃你！”

“别开玩笑了！——罗赫！立刻跑到干草堆后面，钻进黑麦田里去吧。爬到垄沟里，好生躲藏起来，等我叫你时再出来。——赶快！趁宪兵还没有到这儿，先跑吧！”

罗赫抓起几张他放在房间里的纸头，递给躺在床上的犹兹卡。

“藏在你的身子底下，别让人把它拿走啊，”他低声嘱咐道。

罗赫不戴帽子也不穿上衣，窜进果园，象石子投在水里似的消失了，只看见干草堆后面的黑麦微微晃动而已。

“哦，格利哥里，你赶快走吧！汉卡，你仍旧干活去！米哈尔，你回去——一个字也别说出来！”安蒂克指挥停当，便坐下来干他那一度中断的活儿。他重新动手给钩镰刻上锯齿形凹槽，依旧不慌不忙，镇静自若。他时而把钩镰拿到亮光中去仔细端详凹槽，同时也向四面八方瞧上一眼；因为狗吠声愈来愈响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听见宪兵逐渐走近来的皮鞋声，军刀的晃动声，以及宪兵说话的声音了。

他的心在怦怦地跳，他的手在抖；可他竭力把活儿干下去，把凹槽刻得均匀整齐，还有板有眼地锤打着，直至宪兵们来到他

的面前，他才抬起头来看看。

“罗赫在你家里吗？”乡长问道，他怕得要死。

安蒂克向这帮子人瞧瞧，深思熟虑地说道：

“他一定是在村子里吧，我想。从今天早晨到现在，我还没见到过他呢。”

“把门打开！”宪兵队长雷鸣似地吼道。

“呀，门是开着的啊！”安蒂克也咆哮道，他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宪兵队长和他手下的一些人走进屋子去，其余的人监视着果园和棚屋。

这时，村子里半数的人都跑出家门来到大路上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望着宪兵们进行彻底的搜查。安蒂克不得不指这指那，把什么都打开来给宪兵查看，汉卡靠窗坐着，给婴儿喂奶。

搜查当然是毫无结果；不过他们到处寻找，十分留神，什么也不轻易放过，有个人甚至朝床底下张张望望！

有几本捆在一起的小书放在桌子上。宪兵队长向小书猛扑过去，极端仔细地查看起来。

“这些书你怎么弄来的啊？”

“大概是罗赫丢在那儿的……也就一直这样放着。”

“这儿的女主人不识字，”乡长解释道。

“你们中间有谁识字吗？”

“没有，”安蒂克答道，“学校里教得太好了，连祈祷书里的字，也没有一个人能拼得出来！”

宪兵队长把小书交给他部下，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去了。

“这儿怎么回事啊？——是个病人吗？”他一面说一面向犹兹卡走上一步。

“是的。她躺在床上两个礼拜了：出天花！”

宪兵队长赶紧退到过道里去了。

“罗赫长住在这一家吗？”他问乡长道。

“这一家也住，旁的人家也住，随他自己高兴：巡礼乞丐的习惯就是这样的。”

宪兵们把每一个窟窿，每一个角落都查看过了，连圣像背后都看过了；犹兹卡恐惧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吓得浑身发抖。有个宪兵走近她的身旁，她如疯如狂地叫了起来：

“噢，难道我把他藏在床底下了？那就在这儿搜查吧，搜查吧！”

当他们搜查完毕之后，安蒂克便走到宪兵队长面前，深深一鞠躬，谦恭有礼地说道：

“请问，可是罗赫偷了什么东西了？”

宪兵队长把自己的脸逼近安蒂克的脸，瞪着眼睛，字字着力地答道：

“如果发现你窝藏罗赫，你们，你们两个人，就要一起流放！——听到没有？”

“我当然听到了，可是我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搔搔脑袋，好象挺迷糊似的。

宪兵队长愤愤地瞪了他一眼，走出屋子去了。

宪兵们挨次查了好几户人家，到处搜寻，盘问了许多人，直闹到太阳落山、大路上满是回家的牛羊的时候，他们才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地回去了。

现在村子里的人又自由自在地呼吸了，人们开始谈起搜查的情况——在克莱姆巴家、格利哥里家和马秀家的搜查情况——人人都说自己比别人看得清楚，一点儿也不害怕，却尽情

干扰、耍弄了宪兵们一番！

但，安蒂克单独和汉卡在一起的时候，却压低嗓门对她说道：

“我看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再也不能留他在我们家住下去了。”

“怎么，撵他走吗？那么一个圣人！做了那么多好事的人啊！”

“真他妈的！烦死了！”他左右为难，想不出办法，便大声叫喊起来。然而格利哥里不久就同马秀一起来了；川流不息地有人来打听消息，正屋里总是客满，不宜商量事情，他们便躲在储藏室里，锁起门来计议。

他们从储藏室里走出来时，天色已经很黑了。汉卡已经挤罢牛奶，彼特也从森林里回来了。安蒂克套好了马车，格利哥里和马秀一走，他就立刻赶着车子，煞有介事地到处去寻找罗赫，其实是故意使全村的人弄不清真相。

村里的人原来以为罗赫一定是藏匿在波利那家的什么地方；给他一问，大家确实感到惊奇。但那两位朋友却放出风声，说是罗赫吃过午餐便立刻离开波利那家了，从此他就杳无音讯了。

“他倒幸好走了，不然的话，可要戴上脚镣手铐流放啊！”

于是，正象他们所计议策划的那样，村子里的人普遍都知道中午以后列普卡村内便见不到罗赫的影踪了。

村子里的人很是高兴，互相谈论道：“他预先察觉大难来临，所以跑到‘生长胡椒的地方’去了。”

“我说，让他别回来了；我们不需要他，”普洛希卡老头咆哮道。

马秀大吼着顶撞他道："他碍你什么事了？他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你了？"

"他扰乱了安宁，给列普卡村带来不少麻烦。为了他的缘故，我们大家都还要吃苦倒霉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抓住他，把他交给宪兵呢？"

"如果我们大家有个默契的话，我们老早就该这么办了！"

马秀骂了一句，要扑过去打老头，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夜色深沉，大家便各自回家去了。

大路上寂无人影，人人都在家里吃晚饭，油煎咸猪肉的香味，随着快乐的谈笑声和汤匙盆子的叮当声，飘送到屋子外而来了。——安蒂克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刻，他赶紧把罗赫带到犹兹卡睡觉的房间里；不过他一支蜡烛也不让点亮。

老头儿匆匆忙忙吃了一顿饭，把他留在屋里的衣服穿在身上，便同妇女们告别。汉卡伏在他的脚边，犹兹卡虔诚地流泪恸哭。

"天主和你同在！我们会重新见面的！"他泣不成声地说道，象慈父一样地把她们紧紧抱在怀里，亲吻她们的额角；但安蒂克催他赶快动身，他再一次地祝福妇人和孩子，自己也划了个十字，这就走出屋子，朝着靠近干草堆的篱笆旁的踏脚墩走去了。

"马车停在波德尔赛村西蒙家门口，马秀会驾车送你的。"

"不过我还得到列普卡村来一次——咱们在哪儿见面呢？"

"在靠近森林的十字架那儿，我们可以立刻赶到的。"

"那就好了，因为我有许多事情要和格利哥里说呢。"

不多一会儿，就听不见罗赫的声音，看不到罗赫的影踪了。

安蒂克给马车套上马，把一蒲式耳黑麦和满满一袋马铃薯装在车上，单独和维蒂克商量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儿，故意用

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

“维蒂克！驾车到斯齐梅克家去一趟就回来，听到没有？”

小家伙目光炯炯，飞也似的出发了；安蒂克在他后面叫唤道：

“跑慢一点，小淘气，要不你会把马跑瘸了的！”

罗赫这时候偷偷地走到了多米尼柯娃家。他有点儿东西留在她家；他关起内室的门收拾东西。

安德烈在大路边上望风，雅格娜不时地探出头来向院子里张望，老婆子坐在外室里听着动静，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罗赫过了好一阵子才走出来和多米尼柯娃单独讲了几句话，接着他就要背起袋子出发了。可是雅格娜坚持着要替他背东西，至少替他送到森林边上。罗赫同意；他向其他的人告别，走到外边麦田里，小心翼翼地，悄没声儿地，沿着狭窄的田塍慢慢走去。

夜色晴朗，星光闪烁；大地寂静无声地沉沉入睡，只是偶尔有一阵狗吠的声音。

他们走近森林时，罗赫突然站住，拉着雅格娜的手：

“雅格娜，你听我说，”他用温和的口吻说道，“而且把我要说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吧。”

雅格娜侧耳细听，尽管有一种不愉快的预感使她焦躁不安。

于是，罗赫就象听忏悔的神父那样说起话来，他向她提到了她的交往……她同安蒂克……她同乡长……特别是她同扬尼克的交往。

雅格娜背转着羞红的脸，十分屈辱地听他讲下去；但当他提到扬尼克时，她却不服气地昂起了头。

“不管怎么样，我和他可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

罗赫温和地给她指出了他们所面临的引诱……以及魔鬼可能借此引起的罪恶和丑闻。

可是雅格娜不再听下去了；充塞她的心灵的，只有扬尼克的形象：不知不觉地，怀着热烈疯狂的爱情，她的鲜红的嘴唇喃喃念叨道：

“扬尼克，扬尼克啊！”

她的燃烧着热情的眼睛凝望远方，在幻觉之中绕着她所崇拜的头旋转。

“啊，我情愿跟他到天涯海角！”她不知所云地声明道。罗赫听到这话打了个冷颤，对她张大的眸子看了一眼，从此以后他就默默无言了。

树林边上，靠近十字架的地方，若明若暗，看得见有几个穿白色带兜儿外套的人影儿。罗赫顾虑重重，停住了脚步：

“那儿是谁啊？”

“就我们几个——都是自己人！”

“我累了，得休息一下，”他说着就在他们中间坐下了。雅格娜把袋子递给罗赫，便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十字架下，枝繁叶茂的浓荫里。

“哦，但愿你们的麻烦至少到此为止吧！”

“你离开我们以后，”安蒂克说道，“最糟糕的事情可要发生了。”

“不过，有可能，很有可能，有朝一日，我会回来的！”

这时马秀气炸了。“狗东西！”他嚷嚷道，“这样追捕人……简直是一群癞皮狗！”

格利哥里哀叹道：“为什么，天主啊，究竟为什么？”

“因为，”罗赫庄严郑重地声明道，“因为我为人民要求真理

和正义！”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艰苦的；但，坚持正义的人，命运更是艰苦。”

“格利哥里，别悲伤；恶会变成善的。”

“我也这样想；我不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们正在等待夏天来临，狼却在这时候把马儿吃掉了，”安蒂克叹息道，眼睛张望着黑暗中的白斑——雅格娜的脸。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谁拔除莠草播下良种，谁在秋收时便会粮食满囤！’”

“如果他颗粒无收呢？——那样的事情也发生过的呀。”

“是的，不过播种的人总指望有百倍的收获。”

“那当然啦，谁愿意白白辛苦呢？”

他们在心里深思着这些事情。

起风了，白桦树在他们头顶上簌簌地响，从森林里传来一片萧萧之声，而麦浪起伏的沙沙声也从田里响到了他们的耳边。两排白云在天空里形成一条通道，月亮沿着这通道缓缓浮动；树木投下阴影，阴影里亮着斑斑月光；夜莺默不作声地在他们头上盘旋而过。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雅格娜默默地流泪，她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要流泪。

“你何以如此悲伤？”罗赫象个慈父一般把手按在她的脑袋上，问道。

可是其他的人也一样，全都郁郁寡欢，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罗赫，如今他们把他当作圣人看待了。他正坐在十字架之下，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仿佛俯下身来，为他疲乏的白发苍苍的头祝福。

接着，罗赫向他们说出了一番充满希望和信心的话：

"你们啥也不用为我担心。我不过是结实累累的麦田里一颗麦粒罢了。如果他们逮捕我，我牺牲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留下的人何止千万？——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事业而牺牲！……时机到了，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和乡村，从茅屋和庄园，揭竿而起，一个接一个的，不断地牺牲生命，成堆成堆地垒在一起，化为石头，建筑我们所希望的神圣的教堂！我告诉你们，这个神圣的教堂将巍然矗立，万世长存，任何恶势力都无法压倒它，因为它完全是用鲜血和生命建筑而成的！"

接着他又告诉他们：一滴鲜血，哪怕是一滴眼泪，都不会白流；任何努力，也不会毫无结果。在每一个方面，就象在大量施肥的土地上一样，都会有新的力量、新的保卫者、新的不惜牺牲的烈士，茁壮成长起来，幸福的日子不来，是决不会罢休的。那可是神圣的日子，给全国带来复活、带来正义和真理的日子！

罗赫用火一般的热情讲着。他时常讲到某些高深的道理，所以他们不能完全听懂他所讲的话；但，他的热情之火也燃烧着他们，他们的心灵兴奋激动，随着他的说话升到了强有力的信仰与渴望的境界。安蒂克终于说道：

"天主啊！——你作我们的领袖吧，我至死也要紧跟着你！"

"我们大家都愿意紧跟着你，把一切阻挡我们的，不论是什么东西，都踩在脚下！"

"有谁抵挡得了我们，压得倒我们？有的话，让他来试试吧！"

大家纷纷说起话来了，说到后来，罗赫不得不叫他们停止大喊大嚷，安静下来；他要大家向他更靠拢一点，然后低声告诉他们，大家期待的日子是如何美好，大家的辛勤努力又将如何加速这一天的到来。

罗赫给他们讲了不少他们从未梦想过的事情，他们屏息静

气地谛听着，心里充满了一则以惧一则以喜的感情；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又强有力地激起他们的信念，正如人们在领圣餐时所感受的那样。他打开天堂，使乐园的景象呈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的灵魂拜倒在地，喜极欲狂，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不可磨灭的奇迹，他们的心里响起了甜蜜的希望的赞歌。

"你们是有力量使这一切实现的，"他结束道，这时他已筋疲力尽了。月亮恰巧被云遮住；天空是灰色的，景色是朦胧的；树林发出口齿不清的呜咽，麦田簌簌地响，仿佛是害怕得发抖了。远远的有狺狺狗吠的声音。而他们依旧坐在那儿，沉默，驯服，凝神静听，因他的话而兴奋若狂，心里的感受就跟刚发过庄严誓言的人的心情差不多。

"此时此刻，我非走不可了！"他说道，于是站起身来，拥抱每一个人，紧紧地抱在心口上。他跪下，作了一个短短的祈祷，摊开双手俯伏在神圣的母亲——也许他再也见不到的土地——的胸膛上，这时候他们都忍不住流泪了。雅格娜出声地呜咽，其他的人情绪激荡，勉强忍住了眼泪。

他们和罗赫就这样分别了。

唯独安蒂克直接回列普卡村，同雅格娜一起回到村子里去了；其余的人都消失在森林边缘的阴影里。

他们俩默默地走了好久。后来他才说道："小心别把你听到的话说出去，不论是谁，啥也不说。"

"请问，难道我是穿街走巷贩卖新闻的长舌妇吗？"雅格娜生气了。

"还有，"他声色俱厉地郑重其事地补充道："天主不容，决不能让乡长听到什么风声！"

她的答复只不过是急急忙忙赶路；但他不愿意放她走掉，便

大踏步地傍着她行走，再三地瞅着她那泪水晶莹的愤怒的脸。

月亮重放光芒，把他们俩并肩行走的小径染成银白色，把树木歪歪扭扭的黑影子投在小径上。突然他的心怦怦地急速跳动；他的双臂，受到一种贪婪的欲望的冲击，微微发抖，他横跨一步，向她靠得更拢了。——他很可能突然伸出手去把她抱在怀里。但他没有拥抱她——他不敢这么做。她的顽固的、瞧不起人的沉默，使他退缩不前，他只是辛酸地对她说道：

“看来你好象是要躲避我似的。”

“因为我确实要躲避你！有人会看见我们在一起；大家就会多嘴多舌乱说乱讲了。”

“你可是赶紧要飞到什么人的身边去吧？”

“是的。谁有资格阻拦我？难道我不是个寡妇吗？”

“据说，（我想，也不是无稽之谈）你打算替某一个神父管理家务啊。”

她象一阵风似的迅速跑掉了，她的泪水象大雨滂沱似地沿着面颊淌下来。

第十一章

在良田里，人们已经在收割了；在瘠土上，人们也在为行将到来的收割作好各种准备。

那是在罗赫逃跑后不过几天光景。列普卡村里正在纷纷收拾好运麦用的车子，打扫干净储藏室，打开门户通风；在果园树荫里，人们正忙于搓草绳；在屋子里，妇女们正忙于为收割的人烘面包煮菜肴。这一切都引起了喧哗与忙碌，村子里看上去仿佛是在盛大节日的前夕似的。

而且还有许多人从邻近的村落赶到列普卡村来，特别是磨坊前东来西往的道路上，挤得象赶集的日子一样。大部分是带着麦子来磨粉的；仿佛故意刁难似的，水流很浅，只有一个闸可以放水，那水也还是泻得有气无力。但，人人都耐心地等着轮到他磨粉，因为大家要把储藏室里的陈麦赶在新麦入仓之前磨成面粉。

另外有不少人到磨坊老板那里来赊些面粉或碎麦片，有些甚至是赊几块面包。

磨坊老板本人卧病在床，但他仍旧指挥一切。他的老婆坐在外边儿靠近打开的窗子的地方，他老是大声对她吆喝道：

“对热普基人，一文钱也不能赊欠！他们袒护神父的公牛；如今让神父去帮他们的忙吧！”

他对一切恳求和哀求都无动于中：凡是“袒护”过神父的公

牛的人，谁都连一夸脱面粉也赊不到。

“他们不把我的公牛放在眼里，宁可偏袒神父的公牛，”他嚷嚷道，“如今就让他们到神父那儿去借面粉好了！”

他的老婆是个容貌丑陋、好发牢骚的女人，脸上缚着绷带，往往耸耸肩膀了事；遇到可能时，她也偷偷地把东西赊给好几个人。

克莱姆巴的妻子来商量，要赊一夸脱小米。

“拿现钱来！我一粒也不愿意赊给她！”

这可使她十分狼狈；她根本没带钱来。

“你的汤马斯跟神父亲密极了，叫神父把你要的小米儿借给你吧！”

克莱姆巴娃听到这话可生气了，她挑战地答道：

“是的，他同神父很亲近，而且还要亲近下去；但他再也不会踏进你家的门了！”

“常言道，‘蔑视困难，痛苦减少！’到别处去赊你的粮食吧！”

克莱姆巴娃退了出来，但心里苦恼，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家里确实是一文钱也没有了。她在半路上遇到了铁匠的老婆——她坐在关上店门的铁匠铺附近。克莱姆巴娃开始向她埋怨磨坊老板的势利时，她脸上露出笑意，答复道：

“让我告诉你吧，他有钱有势的日子也不会长了。”

“咳，谁对付得了这么有钱的人呀？”

“附近盖起了风力磨坊，我们就能对付他了。”

克莱姆巴娃惊讶得张大了眼睛，盯着她直瞧。

“我的丈夫，”她解释道，“正在盖一座风力磨坊。他刚和马秀一起出发，到森林里去搞木材了；磨坊将要盖在波德尔赛，靠近十字架的地方。”

“呀！——米哈尔盖一个磨坊！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啊……好，好啊！——这个重利盘剥的家伙，倒是活该：他发财发福得太过分了。”

克莱姆巴娃的气愤得到了安慰，便兴高采烈地赶回家去了。看到汉卡在屋子外洗衣桶里洗衣服时，她走过去把这个出乎意外的消息告诉了她。

安蒂克在附近收拾他的马车，听到了柯莱姆巴娃说的话，插嘴道：

“玛格达讲给你听的事情是真的。铁匠在波德尔赛买了二十英亩的地，就在靠近十字架的地方……磨坊老板会气得发疯的！不过，他对待大家这么坏，谁也不会同情他的。”

“可有什么关于罗赫的消息吗？”

“什么消息也没有，”他答道，赶紧转身走开了。

“我认为，那可奇怪了。我们已经有三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啊，过去他也时常是这样的，失踪了，可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你们可有什么人到钦斯托霍瓦去吗？”汉卡问。

“有的：艾娃和玛蒂——今年有好几个人要去巡礼呢。”

“我也要去的，我现在洗的衬衫就是准备巡礼时穿的。”

“我想也还有许多别的村子的人吧。”

“她们选定的时节可真好呀，——正赶上农活最辛苦的时候！”安蒂克咕咕哝哝地说道；不过他倒不想阻止汉卡，她要去巡礼的目的，他心里一明二白。

雅姑斯叮卡走过来了。

“你们知道吗？”她大声说道，“一个钟头以前，约翰从军队里

回来了！”

“特雷斯卡的丈夫啊！特雷斯卡说他要到秋天才回来呢！”

“我刚才看到他的；穿得端端正正的……一心盼望着重新回到家里哪！”

“约翰是个好人，可又是个十分倔强固执的人……特雷莎在家里吗？”

“不在家，她在神父家里帮忙：把亚麻拔起来。今后会出什么事，她也心中无数。”

“列普卡村里又要闹纠纷了。人家当然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立刻告诉他的。”

安蒂克注意地听着，很是关切，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汉卡和克莱姆巴娃都真心真意地替特雷莎难过，而且担心会出乱子。雅姑斯叮卡打断她们的话，插嘴道：

“这种所谓公道根本算不了什么！她的丈夫几年几年地把她丢在那儿，孤零零地一个人过日子；可怜的人，如果她犯上点儿错误，他就准备宰了她！这有什么公道可说啊？他不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不妨由着性子胡闹：谁也不会说一句责备他的话。——世界上的事情搞得这样乱七八糟，真叫人气愤！——请问，难道妇女不是跟男子一样是人吗？难道妇女是一块石头，一段木头吗？……如果一定要惩罚妇女，那就让犯罪丝毫不比她轻的男人，也同样受到惩罚吧。为什么男的享受种种乐趣，而女的却遭到种种惩罚呢？”

“哎呀，”克莱姆巴娃说道，“开天辟地以来就是这样，而且还要这样下去，直到世界末日呢！”

“是的，事情会这样下去的——使人们伤心，使魔鬼开心；不过我却巴不得把世界上的事情翻个身。谁勾搭了邻居的老婆，

谁就非得终生养她不可……如果不养她——那就打他几十棍，把这个混蛋关进大牢！”

安蒂克看到老婆子那么义愤填膺，禁不住笑了出来；但她象复仇女神似的向他猛扑过去。

“你以为这是件可笑的事情，是不是？对你说来，这是可笑的！你这恶毒的坏东西，每个姑娘都是你最心爱的人儿——一直到你把她弄到手为止！……弄到手之后，你就嘲弄耻笑她了。”

“快要下雨时的喜鹊，也没有你吵闹得厉害！”安蒂克反唇相讥道，他有点儿恼火。

雅姑斯叮卡走掉了，可是晚上又哭得很辛酸地回来了。

“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了？”汉卡惊讶地问道。

“什么不幸的事？我尝到了人世苦恼的滋味；好比喝酒，呷一口，头就晕了。”她又泫然泪下，一面啜泣，一面说道：“柯兹洛娃管起约翰的闲事来了，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啊，不过，她不告诉他的话，毫无疑问，也会有别人告诉他的。”

“可是我告诉你，那屋子里会搞出一些可怕的事情来的！我到那儿去过一次：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刚才我又顺便去瞧瞧。他们俩都坐在那儿——哭泣。桌子上放着他带给她的礼物——都打开了，可东西都没拿出来。主啊！我浑身哆嗦，我觉得倒象是瞧着墓穴似的。他俩啥也不说，一味地哭泣。马秀的母亲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了：我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你可知道，”安蒂克问道，“他说了什么牵涉到马秀的话没有？”

“他深恶痛绝地咒骂那个野汉子。他永远不会饶恕他！不，不会！”

“难道你认为马秀会苦苦哀求他宽恕吗？”安蒂克用生气的腔调答道，接着就赶到娜斯特卡家去给他的朋友送讯了。

他看到马秀正在和他妹妹深谈，便把他拉到大路上，把听到的话统统告诉了他。

马秀唏嘘地喘不过气来，还咒骂了一阵。

他们一起回到村子里，马秀神色阴沉沮丧，一再地长吁短叹。

“我看得出来，”安蒂克字斟句酌地说道，“你心里万分苦恼。”

“为她苦恼吗？——我可不！她象块骨头一样梗在我的喉咙里，我巴不得吐出来呢。不，是别的事情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安蒂克觉得很诧异，可他不愿意探听查问。

“我相好过的女人不少，要为每个女人懊悔悲伤，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她自己送上门来，我就同她勾搭上了，有谁不逢场作戏的呢。不过，说实在的，我那场欢喜，不过是小狗掉进了井里罢了：她哭哭啼啼的，泪水抵得上十个女人。我躲避她；她钉牢我，就象我的影子一样。如今让约翰跟她寻欢作乐吧！——我再也不渴望谈情说爱了，我向往的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的确，是时候了，你也该娶个老婆了。”

“娜斯特卡方才也在说这话呢。”

“我们村子里的姑娘，象罂粟花那么多，你大有选择的机会。”

马秀不加思索地信口答道：“这倒是早就选定了的。”

“那就让我替你去做媒，粮食收进仓后就结婚吧。”

不知怎么的，结婚这个主意却使马秀不高兴；他更加详细地问起约翰的情况，谈起西蒙开垦的田地，而且似乎漫不经心地透

露了一个消息：据安德烈说，多米尼柯娃要控告安蒂克侵占老波利那的未亡人雅格娜的权益。

"不过，没有人否认父亲曾分授财产给她。"安蒂克说道。"那份土地我决不放弃，但一定把土地的代价全部偿还给她。这好斗的丑八怪纯粹是为了喜欢打官司才起诉的！"

"雅格娜真的把地契还给了汉卡吗？"

"还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她存心不到公证人那里去撤销财产分授权益啊！"

这事使马秀得到极大的安慰，他无法掩盖自己心里的全部感情，嘴里漏出了几句赞美雅格娜的话。

安蒂克不久就明白对方的全部心计了，他只是带着嘲笑说道：

"你可曾听到现在她们在说她什么坏话吗？"

"啊，那些老太婆始终是她的冤家对头！"

"好象她是在追求扬尼克——风琴师的儿子。"为了加强效果，他补充道，"而且十分厚颜无耻呢。"

马秀怒气冲冲，发火了。

"你亲眼看见的吗？"

"没，我才不去侦查她的行动呢：我跟她早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倒是很有些人天天看见她去和扬尼克幽会……在森林里……或者在麦田里……"

"好好地揍她一个两个，这种流言蜚语马上就会停止的！"

"试试看吧；也许你会把她们吓唬住的；"安蒂克故意这样回答，虽然想到马秀可能成为雅格娜的丈夫，他的心里就因为妒忌而万分痛苦：象给疯狗咬了一口，中了毒似的。

马秀的说话大多是恶意的，甚至是冒犯的，安蒂克对他所说

的话却不作什么答复，不然的话，他内心的痛苦就要泄露出来了；不过，在他们分手的时候，安蒂克露出恶意的微笑，禁不住说道：

“谁娶这女人做老婆，谁就会有许多……复杂微妙的关系……”

于是他们便不大友好地分别了。

马秀走了一小段路，脸色便比较开朗了。

“她在冷淡他；正是这件事使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让她去追求扬尼克吧！——他还不过是个娃娃呀；她爱的主要是神父的身分，人倒还在其次呢。”

他的想法很是宽大为怀，因为从安蒂克那里听到地契和财产分授权以后，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娶雅格娜做老婆了。他放慢了步子，心中计算着他需要用多少钱偿付安德烈和西蒙，才可使二十英亩土地完全归他自己所有。

“那老太婆倒是个麻烦，不过她也活不长久的了。”

回忆起雅格娜的轻佻胡闹来，确实也使他心烦意乱，可是他说道：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如果她要耍什么新的花招，我一定立刻使她断绝关系！”

他的母亲正在屋子外面等着他。

“约翰回来了！——他统统知道了。”

“这倒好了。我不必撒谎了。”

“特雷莎来过不止一次了：她说要投水自杀呢。”

“的确，的确……她可能自杀的啊！”他这样想着，心里痛苦得可怕，连晚饭也没碰一碰；他坐在那里，静听着跟他家只隔着一条小径的约翰的果园里可有什么动静。他的不安增加着，他

推开菜盆子，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纸烟，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怎么也控制不住。他咒骂他自己也咒骂全体女性；他竭力把愚蠢的事情付之一笑，可是全不管用。他的恐惧愈来愈厉害，折磨得他难以忍受。他几次三番站起身来，要想走出家门去找伙伴——然而他依旧留在家里，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夜色降临时，他听到有脚步声渐渐走近，接着，特雷莎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双手抱住了他的颈子。

“马秀啊，救救我，救救我！——天哪！我一直在等你找你啊！”

他让她在他身边坐下，可是她象个娃娃似的偎依在他胸前，淌着眼泪，在极端绝望之中向他呼吁。

“人家统统告诉他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回来！……有人来给我报讯时，我正在神父家亚麻地里干活……我几乎当场晕倒死去，我心里凉了半截，象个死尸似的走回家去。……你出门了……我去找你，可是找遍列普卡村也没找到你……我徘徊了好久，可是最后不得不走进家门——他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得象被单一样；他捏紧拳头向我窜过来……要我老实讲出来。讲出真情实况！”

马秀四肢发抖，擦着脸上的冷汗。

“所以我就老实告诉他了：撒谎有什么用呢？……他抓起一把斧头，我以为我丧命的时刻近在眼前了……我向他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你就可以使我们俩谁都没事了！’可他连碰也没有碰我——只是瞪了我一眼，便靠窗坐下，哭起来了。……如今，我这个可怜的人，怎么办才好呢？我上哪儿去呢？……你救救我吧，不然我就要跳井了，或者用别的办法自杀了事！……救救我吧！”她尖声叫喊着倒在他的脚边地上。

“可怜的女人……我怎么能救你呢？……我怎么能救你呢？”

他深感辱没了自己，结结巴巴地说道；她如疯如狂地怒喝一声，跳起身来，说道：

“那么，你干吗要看中我？干吗要引诱我？干吗要引我犯罪作孽呢？”

“嘘，别嚷嚷！全村的人都要来看热闹了！”

她再一次地倒在他的怀里，疯疯癫癫地拥抱他亲吻他，以她的爱情、恐惧和失望的全部力量，大声喊道：

“我的唯一的亲人，我的千中挑一的亲人啊！你可以杀死我，可别拒绝我！——你爱我吗？你说呀，你爱我吗？——你就安慰我这一次，给我最后一次安慰吧；把我抱在你的怀里，可别听任我痛苦和毁灭！——在这广大的世界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是啊，只有你！只要让我跟你厮守在一起……我就象任何狗一样忠心侍候你……是的，我要做你的奴隶！”

这些便是从她破碎的心底里涌上来、从她呜咽的嘴里吐出来的热情的言语。

马秀象是被老虎钳钳住的人一般，辗转扭动着想挣脱束缚。他避免正面答复，尽力用接吻、拥抱和甜言蜜语去安慰她，对她所说的一切，都随声附和；与此同时，却又不耐烦地害怕地向四周看望，因为他怀疑约翰正坐在外边儿篱笆旁的踏脚墩上。

片刻以后，特雷莎对真实情况突然恍然大悟了；她把他推开，破口大骂，象拳击似的抨击他：

“撒谎的恶狗！你过去老是对我撒谎，可是今后你休想再欺骗我了！……你害怕了——你害怕约翰要揍你；所以你现在躲躲闪闪、扭扭捏捏，象一条被踩住的蠕虫！而我却信赖你象信赖最善良的男子汉一样。天哪！天哪！至于约翰，他待我这么好！他

带回来许多礼物——给我的礼物！——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不亲切不和气的话，而我又怎么报答他的呢？我却把我的信赖，托付给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一个恶棍！……你去勾引雅格娜吧！”她尖声叫道，握紧了拳头向他冲了过去。“你去吧——绞刑吏会让你们俩结为夫妻的！——一个荡妇和一个小偷——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她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昏倒在地上了。

马秀站在她身边，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母亲靠墙坐着，呜呜咽咽地哭。——这时约翰从果园里大踏步走到他妻子的身边……跟她说着温柔而又辛酸的、安慰的话。

“回到我家里来吧，被遗弃的人啊，回到家里来吧！别怕我；我决不虐待你！啊，决不！事实上你也受够了苦了。——回到家里来吧，我的妻子！”

他搀着她的手，扶着她走上踏脚墩、跨过篱笆；然后转过身来，对着马秀怒吼道：

“不过，你玩弄欺侮她的事，我可永远不会饶恕你——我这条命还活着的时候，我决不饶恕你！——天主保佑我吧！”

马秀羞愧得很，为之语塞，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的灵魂里充满了辛酸，充满了折磨人的痛苦，他飞也似的跑到酒店里，喝了个通宵达旦。

这件事立刻传遍了全村，大家对约翰的行为充满了钦佩和尊敬之情。

“象他这样好的男子汉，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来！”妇女们说道，甚至感动得流泪了，但她们同时都十分严厉地责备特雷莎；只有雅姑斯叮卡一人是个例外，她十分热心地为特雷莎辩护。

“特雷莎可没有错！”听到果园里、院子里一片责备的话，她

大声说道："约翰开始服兵役的时候，她还不过是个小丫头。孤零零的一个人，小孩还没生一个，她需要有个爱惜她的人在自己身边。马秀象头猎狗一样追逐她；他奉承她，爱抚她，带她出去听音乐会……终于弄得这可怜的傻姑娘晕头转向了！"

有个妇女叹了口气，说道：

"为什么没有法律惩罚这种欺骗女性的男人呢？"

"他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了，可依旧老是在追逐女人！"

"一个可怜的光棍，如果不偷人家的婆娘，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年青小伙子嘲笑着反驳道。

"如果她没有错，那么，他也错不到哪儿去，"斯泰和·普洛希卡说道："没有奉送的，就没有沾光的。"这句下流话几乎引起了全体女性的攻击。

但这桩事情也没议论多久，因为收获近在眼前，天气又极好。高地上，黑麦仿佛是在请人及早收割；大麦的成熟也不太晚，他们天天去查看。富裕的农户已经在雇佣割麦人了。

风琴师家第一个开镰收割，有十来个雇佣的割麦女工在干活，他的老婆和女儿们也帮上一手，风琴师自己全神贯注地监督着大家。扬尼克只是在弥撒完毕以后来帮帮忙，他对割麦的乐趣也没享受多久，正午的炎热刚开始，他的母亲就叫他回家去了，生怕太阳会晒得他头疼脑胀。柯兹洛娃咕噜道：

"他到雅格娜家去找荫凉的地方了——这才是他的出色行当！"

然而，家里不仅十分闷热，而且因为苍蝇无情袭击，十分讨厌，所以扬尼克便逛到村子里去了，他在克莱姆巴家的门外走过。他听到呻吟的声音从门户洞开的屋子里传出来。

原来是阿伽沙，她躺在靠近门口的过道里；其他的人都出去

割麦了。

扬尼克把她抱进房间，放在床上，喂她喝水，使她复苏过来，过了一会儿，她这才张开了眼睛。

“这可是我的大限到了，少爷，”她露出稚气的微笑，说道。

他本来想跑出去请神父来，但她拉住他的法衣，不放他走。

“今天圣母玛利亚对我说：‘疲倦的灵魂，准备明天动身吧！’所以，还有点时间呢，少爷！——明天！多谢了，多谢了，最最仁慈的天主啊！”她说话结结巴巴，声音逐渐沉寂下去了。一丝微笑在她的唇边若隐若现，她紧握着双手，瞩目遥望，落入了深沉的内心祈祷的境界。扬尼克断定老婆子寿终的时刻正在临近，便出去找克莱姆巴了。

只是到了下午，他才重新回到那儿去。她躺在床上，神志完全清楚。她的开了锁的小柜放在她身边的一只凳子上，她的冰冷的手，已经把她准备临终用的一切东西统统从小柜里拿了出来：一块垫在她尸体下的干净尸布；崭新的床单；圣水和仍旧完好的圣水刷；一大段临终用的圣烛；一个她死后要放在手里的钦斯托霍瓦圣母像；一件新的衬衫，一条条纹美丽的裙子，一只额前镶着深大褶边的帽子，一块裹在帽子上的头巾，以及一双从来没有穿过的鞋子。这一整套入殓时的装束，都是她生平行乞过程中乞讨搜集拢来的，如今她把它们摊放在她的周围，每一件都使她心里喜欢，她向她身边的那些人称赞它们质量优美；她甚至偷偷地往镜子里看了一眼，心满意足地悄悄说道：

“穿戴起来，多么富丽堂皇啊！我看上去简直就象能干的当家主妇了！”

她要大家在第二天黎明时分用这全套华丽的装束给她穿戴起来。

没有人反对或阻挠她；人人都设法使她的弥留时刻过得尽可能快乐幸福。

直到黄昏，扬尼克始终坐在她床边高声念着祷告，她跟着他念，不时隐约露出微笑。

大家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要吃炒蛋；但她也不过吃了一、两口就把盆子推开了；然后，整个儿晚上她都静静地躺着，只是在她睡熟之前才把老克莱姆巴叫到身边。

"一切都很好，"她急不及待地说道，"我不会打扰你长久了……不会长久了！"

第二天早晨，按照她的愿望穿戴好了，便把她移到克莱姆巴的老婆的床上去睡，但用的是她自己的被褥。她留神着一切都安排妥当，并且用她自己的颤抖的手，抚平她那薄薄的羽毛被子，把圣水倒出来，把圣水刷放在盆里，然后，一切都准备好了，她叫人去请神父来。

神父捧着天主圣像来了，在给她做好临终仪式之后，便要求扬尼克留在她身边送终。

扬尼克留下来了，坐在那儿诵读祈祷文。克莱姆巴一家人也留在屋子里，雅格娜不久也来了，她静静地躲在一个角落里。大家都肃静无声，象影子似的来回走动，眼睛忧虑地盯视着阿伽沙——她躺在那里，手里拿着念珠，神志仍旧十分清楚，同所有走进房间来的人道别。有几个孩子在门口和窗口向里边张望，她给了他们几个戈比。

"这是给你们的，"她兴高采烈地低声说道："可是要替阿伽沙作个祈祷啊。"

她按照"当家主妇理应如此"的规格，盛装躺在床上，头顶上方挂着圣像——正和她生平梦寐以求的临终仪式一模一样！她

处于一种宁静欢悦的心境，一种不可言说的幸福境界，愉快的眼泪从她的面颊上滚滚而下。她的唇边浮现出隐隐约约的然而是大喜若狂的微笑，而她的眼睛凝望着那苍穹深处，那点缀着铮铮作响闪闪发亮的镰刀、堆起一捆捆成熟沉重的黑麦的辽阔麦田，——还凝望着那些只有临终的灵魂才瞧得见的、更加遥远的深渊。

白日将尽，夕阳的红光泛滥全室时，她突然浑身猛烈地颤抖；她坐了起来，伸出双臂，用一种响亮而又完全改变了的声音喊道：

“现在我的大限到了——大限到了！”

她喊罢又倒了下去。

一阵响亮而又悲痛的嚎咷大哭之声突然爆发了，大家都在她床边跪下，扬尼克念着临终祈祷文。克莱姆巴娃点上了送终的圣烛；阿伽沙手里捏着圣烛，跟着扬尼克念祈祷文；但她的声音愈来愈微弱，终于消失了；她的那双被人生累得疲惫困乏的眼睛，也象将尽的夏日一样逐渐昏暗朦胧。永久的灰暗暮色笼罩着她的面孔，圣烛从她手里掉下来，她死了。

这个可怜的巡礼乞食的老太婆就这样去世了——仿佛她曾经是列普卡村首屈一指的贵夫人似的！安姆勃罗司在她咽气的时刻赶到，给她合上了眼睛；扬尼克为她的亡灵作了热烈的祈祷，全村的人成群结队来到她的遗体周围，祈祷——哭泣——并且不无妒忌地，对这样幸福的逝世、这样安宁的结局，感到惊讶。

可是，扬尼克凝视着这双没有生命的眼睛，这个被死神的爪子犁出皱纹的脸，这种饱经冰霜的冻土似的肤色，他感到十分震惊，非常惶恐，他就逃走了；他跑到家里，倒在床上，把脑袋埋在枕头里，大声哭了起来。

雅格娜紧跟着扬尼克追了上来。她自己也是又苦恼又沮丧，可她还是勉力安慰他，替他擦眼泪。他，象寻求母亲的抚慰一样，求助于雅格娜的安慰，他把疼痛的头靠在她的胸上，伸手抱住她的颈子，发出了一阵暴风雨似的呜咽哀泣的声音：

“我的天主啊！”他大声喊道，“死亡多么可怕啊！真使人毛骨悚然啊！”

正在这当儿，扬尼克的母亲进来了，看到了。她一看到这情景便气得满肚子都是怒火。

“这成什么体统呀？”她嘘声责骂道，向他们直冲过去，好不容易才中途站住了。“瞧她，瞧我们这温柔的保姆！可惜——可不是吗？——可惜扬尼克现在不需要保姆了，他长得够大了，自己会擦鼻涕了！”

雅格娜抬起泪水盈眶的眼睛，心慌意乱地把阿伽沙去世的事告诉她。扬尼克也走上前来，急于把全部事情解释清楚，说是他被这件事弄得心烦意乱、痛苦不堪。然而他的母亲早已被流言蜚语惹得十分恼火，她打断了儿子的说话：

“你是一头愚蠢的小牛犊儿！你最好还是什么也不要说，不然的话，你就要倒霉遭殃了！”

她大踏步走到门口，把门开得大大的，高声嚷道：

“至于你这个女人——出去吧！……以后再也别踏进我家的大门，不然的话，我就放出狗来咬你！”

“可是，我做了什么坏事啊？”雅格娜结结巴巴地问道，因为羞耻和屈辱，她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你给我立刻滚出去，不然我就放出狗来了！——汉卡和乡长太太都哭过了，我可没有意思象她们那样为了你哭泣！你这轻骨头！贱婊子！你再到我家里来谈情说爱，我就要教训教训

你！我就要教训教训你！——叫你一定记住这个教训！”她拚命提高嗓门儿叫嚷。

雅格娜淌着眼泪飞跑出房间……扬尼克震惊地站在那儿。

第十二章

扬尼克突然起步，要冲出去追雅格娜了。

"上哪儿去？"他的母亲挡住去路，严厉地问道。

"为什么——为什么你撵她走？因为她对我那么好心好意吗？这是不公平——不公平的——我不愿意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说看，她究竟做了什么错事呢？"他大声嚷道。母亲使出狠劲儿抓住他，他正猛烈挣扎。

"安安静静地坐下吧，不然我要叫你父亲来了……嘿，她做了什么错事吗？——我马上就告诉你。你是个要当神父的人；我不愿意看到你在我的屋顶下搞个情妇，我不愿意看到你出乖露丑蒙受耻辱，在路上走过的时候，也被人指指点点地指责！这就是我把她赶出去的缘故！现在你可明白啦！"

"万能的天主啊！——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他愤愤地喊了起来。

"我说的是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事。——我晓得你跟她常有约会；可是，天主可以作证，我从不怀疑你做了什么坏事！因为我想，如果我的儿子穿上神父的法衣，他是不会让他的法衣拖在污泥里的——不会使我永远咒骂他——不会逼得我把他从我的心上撕掉，并且在撕掉的时候把我的心也撕碎的！"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燃烧着神圣的怒火，使扬尼克惊惶得呆若木鸡。"柯兹洛娃第一个使我张开了眼睛，"她继续说道，"如今我亲眼目睹

这婊子正在想方设法勾引你！"

他突然泪水直涌；他断断续续地——夹杂在一阵阵的呜咽以及对母亲荒谬猜疑的抱怨之间——把他们的约会的情况，统统坦白告诉了母亲，这就完全恢复了母亲对他的信任。她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给他擦眼泪，抚慰他。

"我为你担心，你也用不到奇怪。可不吗，她是全村最恶劣的婊子！"

"雅格娜……最恶劣的……！"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讲起这种事情也感到羞耻；可是，为了你的前途，我必须讲出来。"于是她就把外边儿流传的那些攻击雅格娜的丑闻，毫无保留地统统倒了出来。

扬尼克害怕得发抖，他终于跳将起来，大声喊道：

"这不可能；我决不相信她是那么卑鄙无耻！"

"你要注意：说这话的是你的母亲；她可没有丝毫撒谎捏造。"

"不过这种话必定是撒谎。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他失望地使劲绞着自己的手。

"你这样拚命为她辩护，究竟是什么缘故？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必须为任何人辩护——只要他是无辜的。"

"你是个十足的傻瓜！"她按捺不住了；他不相信她的话，使她深感痛苦。

"如果你以为我是傻瓜——不说也罢——不过，如果雅格娜那么坏，你怎么能让她到我们家里来走动呢？"他问道，脸涨得血红，象一只愤怒的小火鸡。

"我做的事情，不必向你说明我的道理，你是个糊涂虫，没法

儿了解我的意思。不过，我可要嘱咐你：别跟她接近！因为，如果我碰到你和她在一起，我一定要——是的，哪怕是当着全村的人的面，我也一定要——打她一顿棍棒，叫她一个月也恢复不了健康！——你呢，也可以尝尝棍棒的滋味。”

她说罢这些话就碰上门出去了。

扬尼克压根儿没想到为什么雅格娜的好名声对他是那么重要，他呆在屋子里思考着母亲所说的话，反刍似的作着痛苦的反省，他的灵魂终于因这种令人作呕的臭味而恶心反胃了。

“她是那种女人吗？她，雅格娜吗？”他深恶痛绝地叹息道，如果她这时出现在他眼前，他也会愤怒厌恶地转脸不理她的。唉，这种事情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怀着愈来愈大的痛苦思考这种事情！他有好几次差点儿跑出门去，把这许多罪孽和丑事通通抖出来，当面责骂她。“让她知道人家在说些什么，如果可能的话，让她亲自洗刷清楚。让她公开声明：这种种都是胡说八道！”他激动地继续思量着，愈来愈倾向于认为她也许没有什么过错。……他为她忧心忡忡，然后他心里又产生了对她的秘密的思慕……他们过去的约会，又追忆回想起来了，而且不无甜蜜之感……于是他的两眼蒙上了一层朦胧喜悦的雾霭，逐渐模糊起来了；他的心里一阵神秘的疼痛，他跳起身来，仿佛对着全世界叫喊似的，大声叫了出来：

“这都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吃晚饭的时候，他一直低首瞧着盆子，避开母亲的眼光，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尽管别人都在谈论阿伽沙去世的事。他脸色阴沉，吃东西挑剔，使他的妹妹们感到他讨厌，他抱怨屋子里太热，晚饭刚吃完，就站起身来，走到神父家去了。神父嘴里含着烟斗，坐在门廊里，正忙于和安姆勃罗司谈起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回避他们，带着痛苦的思想作伴，到树荫下去散步了。

“然而，也许是真的啊！母亲决不会无中生有的！”

正屋窗子里泻出一长条一长条的灯光，照耀在草地和花坛上，狗儿便在那里蹦跳戏耍，汪汪地闹着玩儿。从门廊里传来了粗浊的说话声。

“你到猪谷去看过大麦吗？”

“麦秆还有些青呢；麦粒可干得象胡椒了。”

“你该晾晾法衣啦，都快霉坏了。——把我的白法衣白长袍拿到多米尼柯娃家去叫雅格娜洗一洗。——今儿下午谁把他的母牛牵到我这儿来了？”

“一个莫德利查村的人。磨坊老板在桥上碰见了他，就吹嘘他家的公牛壮健，甚至还说可以免费用他的公牛传种；可是这人宁可要用咱们的公牛。”

“这人是对的。出了一个卢布，就可以得到终身的利益……养出头等品种的牛来。——你可知道，阿伽沙葬礼的费用，克莱姆巴家付不付啊？”

“不用他们付钱，阿伽沙自己留下十个兹罗提作葬礼的费用呢。”

“她的葬礼，要庄严隆重，跟村里哪一位当家太太都比得上。哦！顺便说一句，你去告诉‘兄弟会’的人，我愿意卖给他们没有漂白过的蜂蜡，他们要的漂白蜂蜡，得上别处去买。明天，米哈尔要照料教堂里的事；你得出去走一圈，催促割麦的人赶紧干活。晴雨表上指示着‘天气变化’，我们要有一场暴风雨了。——到钦斯托霍瓦去的人，什么时候动身？”

“他们要求在礼拜四举行谢恩弥撒。”

这种谈话，扬尼克听着觉得讨厌，便走得远一点，来到隔开

果园和养蜂场的花格子矮篱笆附近，沿着一条树木成荫的狭窄小径往来徘徊，果实累累的枝条时常碰着他的脑袋。

这是一个闷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夏晚，附近散发着蜂蜜的芳香，稍远是刚割下的黑麦的气息；酷热的空气里饱和着溽暑。刷了石灰水的树干在阴影里闪着白光，象是晾出来晒干的衬衫。听得见忧伤的呻吟似的挽歌从克莱姆巴家传来。

扬尼克对自己的烦恼考虑得厌倦了，他正要回家时，听到了养蜂场里有人情急地窃窃私语的声音。

他看不见人，但他站停了，屏息静气地谛听着。

“……你走吧……别缠住我，不然我要叫喊了。”

“……真傻……干么挣脱呢？……我做的事并不错啊……并不错啊！”

“……有人会听见的……看在天主面上，松手放开我吧……你快把我的肋骨都弄断了！”

扬尼克听得出是谁的声音：波利那家的长工彼特和神父家的女佣玛莉娜！扬尼克走了开去，对他们的私情多少有点儿感到兴趣；但，他走了几步以后，又走了回来，全神贯注地偷听着。由于灌木枝繁叶茂，夜色漆黑，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但他不久便能听清楚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了；这时更加清晰，更加热烈，仿佛火焰喷射而出；有时候，他也听到扭斗和深长的呼吸的声音。

“……漂亮，比得上雅格娜的随便哪一个……你将来会明白的，玛莉娜……只不过……”

“真的信任你吗？……难道我是这样的女人吗？……看在天主面上，让我松口气呀！”

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的声音，灌木枝丫劈里啪啦地折断了；接着，他们好象又从地上爬起来了，又象先前一样柔声低语，吃吃

地笑，相亲相吻了。

“如今我完全睡不着觉了……都是因为想念你呀，玛莉娜……最最亲爱的，都是因为你呀！”

“你对每一个姑娘都说这样的话！……我一直等你等到半夜……你却在向别人求爱……”

扬尼克战战兢兢，象一片白杨树的叶子。——起风了，风使树木微微地簌簌作响，仿佛树木在梦中说话似的；从养蜂场飘送过来的浓重的甜香，压得他气也透不过来；他的眼睛水汪汪的，一股亢奋的热流流贯全身，一种朦胧的欢乐之感浸透了他的身心。

“……她离我远远的，就象随便哪个星星一样！——如今她看中的是扬尼克啊！……”

扬尼克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从矮篱笆上方探出身子，侧耳细听，也顾不得心里愈来愈激动了。

“一点不假，她夜夜都到他那儿去……柯兹洛娃撞见他们一起在树林子里……”

这时，一切东西都开始旋转起来了，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几乎要晕倒了。与此同时，接吻、浅笑和低语的声音仍在继续。

“如果你……我就要用开水烫伤你的脑袋！……彼特！……彼特呀！”

他听够了。他快得象一阵风似的跑掉了，一路上扎破了法衣；他到家时脸红得象甜菜根，大汗淋漓，激动得发烧。幸亏谁也没注意他。他的母亲坐在壁炉旁边，正低声唱着黄昏赞美诗：

　　今日我等所作所为，

尽皆上呈我主足下。

同时她还纺着纱哩。他的妹妹和正擦着教堂烛台的米哈尔，也参加合唱。他的父亲已上床睡觉了。

他走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开始念祈祷文。但是，尽管他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拉丁文句上去，他的心却老是重新听到了他刚才偷听到的喁喁情语和接吻的声音。最后，他的脑袋伏在祈祷书上，他不自觉地屈服于象热风一样袭上心头的遐想。

“如此这般？……事情都是如此这般的吗？”他沉思默想，越发恐惧欲栗，可又不无愉快之感。“事情都是如此的！”他突然大声重复道；为了摆脱使他心绪不宁的、可怕的幻想，他把祈祷书挟在胁下走到母亲身边，用压低了的声音告诉母亲：他要到阿伽沙遗体旁边去为她祷告。

“好，去吧，亲爱的：我过些时候去接你！”她回答道，满怀慈爱地看了他一眼。

克来姆巴家的屋子里几乎是空空如也。只有安姆勃罗司一个人在那儿，他在白布遮盖的遗体旁边，对着一本祈祷书含含糊糊地诵念。床头上点着送终的圣烛，圣烛插在一个小壶里。果实累累的苹果树枝从开着的窗口伸进来；不时有个晚归的过路人也从窗口往里边张望。狗儿在过道里低声吠叫。

扬尼克靠近圣烛跪下，十分热心地祈祷起来，安姆勃罗司究竟是什么时候站起身来，蹒跚地走回家去的，他可一点儿也不知道。克来姆巴一家人已经在果园里躺下休息了。——鸡啼第一次后，他的母亲才想了起来，方始赶来接他回家。

可是，回了家他也眼皮不重，不能成眠。每一次朦朦胧胧打个瞌睨时，雅格娜的形象总是出现在他眼前，维妙维肖，象真的

一样，他重新惊醒过来，擦擦眼睛，惶恐地向四周张望——但见整个屋子一片寂寥景象，只听得父亲在大声打呼。

"啊!……也许……也许那才是她所渴望的?"他回忆起她如烤如灼的亲吻，燃烧着的眼睛和嘶哑的声音时，心中这样思量。"而我——我却以为不过是……"羞愤交集，压得他浑身颤抖。他从床上跳起身来，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坐在窗台上，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沉思默想着他无意之中犯的罪过、受的诱惑，一直想到破晓方才罢休。

第二天早晨举行弥撒时，他不敢抬起眼睛看人；但他越发热情认真地为雅格娜祈祷。如今他完全相信雅格娜罪孽深重了，虽然要他憎恨和厌恶雅格娜他却完全做不到。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弥撒结束之后，神父在圣器室里对他说道，"你拚命地唉声叹气，几乎把圣烛也弄灭了!"

"我的法衣憋得我热死了!"他转过脸去，避不正面答复神父的问题。

"一旦你穿惯了法衣，就同披上自己的皮一样轻易了!"

扬尼克吻过神父的手，便回家去吃早饭，他沿着池塘，拣那树荫的地方走过去，因为暑热真是火辣辣的。他在路上遇到了玛莉娜，她嘴里哇啦哇啦地唱着歌，手里抓住神父家的瞎眼老马的鬃毛，牵着马往前走。

关于玛莉娜的回忆，刺中了他的心坎，他愤愤地向她走去。

"玛莉娜，是什么使你这样快活呀?"他抱着羞答答的好奇心，目不转睛地对她注视。

"我血液里的青春活力!"她答道，满脸笑容四溢，雪白的牙齿都露了出来；她揪着老马的鬃毛继续前进，嘴里的歌也唱得越发热闹了。

“高兴极了！……在干了那样的事情之后啊！”他急急忙忙转身离开这个姑娘——她的裙子高高卷起，几乎露出雪白的膝盖——走到克莱姆巴家去了。阿伽沙堂而皇之地陈设在住房的中央，身上穿着节日的盛装，戴着帽子，帽沿上的褶边覆盖着额角，颈子上挂着好儿串念珠，下身穿一条崭新的条纹裙子，脚上是系着鲜艳红鞋带的鞋子。她的脸仿佛是白蜡塑成的，洋溢着不可思议的喜悦。她的冰冷僵硬的手指捧着圣像，多少有点儿歪歪斜斜；床头点着两支送终的圣烛。雅姑斯叮卡正用树枝赶着苍蝇。壁炉里煨着杜松果，烟雾弥漫全室。时常有人进来为她的灵魂祈祷，几个小孩子在屋子外边儿玩耍。

扬尼克有点儿惴惴不安地往黑沉沉的房间里张望。

“克莱姆巴家的人都到镇上去了，”雅姑斯叮卡低声说道，“因为她遗留给她们的钱数目不小，她们为了给她送葬，不得不打扮一下。难道她不是他们的亲戚吗？当然是罗！不过，遗体要到今天晚上才抬出去，马秀还没有把棺材做好呢。”

房间狭小；蜡一般的脸及其不变的微笑，看上去阴森森的，扬尼克不得不划着十字，赶快跑出去了。他在门前台阶上遇到雅格娜和她的母亲一起进来。她一看见他就站住了，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便擦身走过，甚至也没象往常那样打个招呼，说声“赞美耶稣基督！”只是在走近篱笆时，他才漫不经心地回过头来。她仍旧站在他擦身走过的地方，悲伤地从背后呆望着他。

他回到家里，推说头痛，不肯吃早饭。

“出去散散步，头痛就会好的，”她母亲劝他道。

“妈妈！我上哪儿去散步呢？你立刻会瞎疑心的……谁知道会疑心到什么事情上去呢？”

“扬尼克，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不是吗，妈妈，你难道没有把我关在我们家里吗？如果我非得不跟人说话不可，我还能出去吗？”

他的神经过分紧张，结果使母亲也很苦恼。……虽然如此，她用浸了醋的敷布裹住他的脑袋，叫他在遮暗了的房间里躺下以后，这一切也就结束了。她把小孩子们撵出了院子，象母鸡守着雏鸡似的照料着她的儿子，直到他美美地睡了一觉，饱饱地吃了一餐才罢。

“现在你可以出去散步了；沿着白杨大道走过去，那儿树荫浓，凉快些。”

他并不回答，然而，看到她小心留神着他走哪一条路，他就故意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他在村子里闲逛：他到铁匠铺里看看熔铁炉，瞧瞧铁锤震耳欲聋地在铁砧上打铁；他朝磨坊里边张张望望；他进入一个又一个园子，走过亚麻田和凡是看得见鲜明猩红的妇女衣裳的地方。接着，他坐下来跟那个在田塍旁边照料薇隆卡的母牛的雅赛克先生谈天，又走到波德尔赛村西蒙的茅屋里，他们拿出牛奶来款待他。他逛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回家，可哪儿也没看见雅格娜。

扬尼克在第二天阿伽沙的葬礼上才遇到雅格娜；从仪式开始直到结束，她的眼睛始终盯牢着他。他的祈祷书里的字母在他眼前跳动，他把连祷中应答的祈祷文都念错了。遗体送往墓地时，她几乎挨在他身边行走，全然不理睬他母亲的凶狠眼色和大声唠叨；她感到自己在他的面前融化了，宛如白雪在春天的阳光里融化一样。

当棺材降落到墓穴里去的时候，大家按照习俗发出了嚎咷哭声，他的耳朵里便听到了她的哀号声；但他心里很明白：这些呜咽不是为阿伽沙而发的，而是从一颗疼痛受伤的心里涌出

来的。

“我必须——必须跟她说说!”

他参加葬礼回来就在这个问题上下定了决心，但是他不能立刻脱出身来。为了参加朝圣巡礼，在中午前后，许多人从其他的村子，甚至从邻近的教区，都来到列普卡村了。

第二天早晨，为谢恩弥撒唱过赞美诗以后，巡礼者便将立刻出发；现在大家都在慢慢集合拢来，所以池塘旁边的大路上挤满了车子。也有许多人跑到神父的办公室去了，扬尼克不得不留下来帮助神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在黄昏早已来临的时候，他才找到一个方便的机会，挟着书，从储藏室后面悄悄溜出去，走到他一度和雅格娜坐在一起的那棵梨树下。

他根本没把书打开，却把书丢在草丛里什么地方了。然后，他看看田野的四面八方，便钻进黑麦田里；他偷偷地，几乎是四足爬行地，向多米尼柯娃家的园子行去。

雅格娜这时恰好在那儿掘马铃薯。她想不到有人在目不转睛地瞅着她。她时而疲倦地欠伸一下身子，用十分悲伤的眼睛东瞧瞧西看看，发出一声沉重的长叹。

“雅格娜!”他怯生生地喊道。

她的脸突然苍白得象块白帆布，她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乎把他当作神奇的幻影。

扬尼克的眼睛里充满了光彩，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情绪。但他控制着自己，只是默默地坐了下来，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喜悦之感，凝视着雅格娜。

“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扬尼克少爷!”

仿佛一阵芳香的风从草原上吹过来拂在他的身上，她说话的声音沁入他的灵魂，使之因不可言说的狂喜而激动万分。

“昨天晚上，在克莱姆巴家门外，你连看也不想看我呀！”

她站在他的面前，脸色红红的，象一丛盛开的蔷薇花；又象一枝因情热而低垂的苹果花，娉婷多姿，秀丽可爱。

“我因此想到我的心要碎了！”她补充道，泪水象金刚钻似的沾在她长睫毛上，蒙住了眼睛里蔚蓝色的天空。

“雅格娜！”他喊道；这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一声呼喊。

她在附近的一条垅沟里跪了下来；她身体紧挨着他的双膝，用她那炯炯有神的深邃的眼睛，牢牢地瞅着他。——她那一双眼睛啊，象天空一样地澄澈清明，又象天空一样地深不可测；——她那一双眼睛啊，一个眼风就直印到你的脑里，就象接吻一般，就象亲热的手的爱抚一样；——她那一双眼睛啊，既充满了微妙的诱惑，又洋溢着绝对的纯朴。

他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挣脱掉她施展在他身上的魅力，他声色俱厉地跟她说话，按照他母亲所告诉他的，历数她的种种罪恶和缺德的行为。她的眼睛牢牢地盯着他，他所说的话，她都如饮甘露，迫不及待地听到耳朵里去了，可是她压根儿没听懂他说话的意思，她的思想感情全然集中于一点上：她的灵魂从众生之中所挑选的那个人儿，就站在她的身边，嘴里说着话，眼睛发着光，而她自己则跪在他的面前，宛如跪在圣像的面前，满怀对于爱情的深之又深的信仰，正向他祈祷哩！

“现在你说吧，”他用强有力的请求，结束了他的那一番说话，“说吧，雅格娜，你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都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她反复说道，而且显然说得十分真诚，他不能不相信她。接着，她俯身向前，胸膛靠在他的膝头上……用低沉颤抖的声音坦白了她的爱情……她对他打开了她的灵魂，就象对那听忏悔的神父一样；她和身拜倒在他的面

前，就象迷途的倦鸟倒栽下来一般；她吐露了听上去和祈祷相仿的热烈恳求，她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他的爱情……情愿做他想要和她一起做的无论什么事情。

扬尼克颤抖得象在暴风骤雨中颠簸的一片树叶，他要想推开她逃走；但他的脑子迷糊了，他只能低声细气地说道：

"别响，雅格娜，别响！别提这些事情，这些都是罪孽深重的！"

接着，她感到筋疲力尽，便停止说话了。他们俩都默不作声；他们谁也不敢正视对方的眼睛，但他们还是紧紧地挨在一起，彼此能听得见心跳和胸中又热又闷的喘息声。双方都感到欢天喜地；泪水从他们苍白的面颊上淌下来，但微笑却荡漾在他们两人的唇边，他们俩的灵魂都沉浸在深厚、宁静的幸福里。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大地沐浴在一片夕照里，好象披上了金色的露珠。万籁俱寂，万物都默不作声，仿佛是在静听着奉告祈祷哩；似乎一切都在祈祷——祝福一天终了的、感恩和平静的祈祷。这时候，他们俩便穿过黑沉沉的田野走将出来，沿着长满野花的小径走去，边走边拨开垂倒的麦穗，越过了成熟的小麦田。他们俩向前走去，眼睛凝望着西方火一般的晚霞，凝望着辽阔的深邃的金色天空；他们的眼里是天堂，心里是天堂，他们的周围是天堂似的光环。

他们话也不说——连一句话也不说；不过，有时候他们的视线碰在一起，宛如电光闪烁：他们各自都因情焰的自燃而筋疲力尽，也不知道对方有什么感觉。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唱着神奇的赞美诗，这诗从他们灵魂深处涌将出来，飞向四面八方，笼罩黑沉沉的田野。

他们也不怎么知道他们身在何方，走向何处，要达到什么

目的。

突然，一个刺耳嘶哑的声音打破了他们的美梦：

“扬尼克！——回家去！”

他立刻猛醒过来：原来他们走到白杨大道上来了，而他的母亲就站在他们两人的面前，面目狰狞，冷酷无情！——看到这个局面，他脚步蹒跚，言语支吾，只说出几个毫无意义的字来。

“回家去！”

她抓住他那毫不抗拒的手，拉他走开，他驯服地跟她去了。

雅格娜好象着了魔似的，跟在她们后面走来。老婆子从大道上拾起一块石子，用足全力向雅格娜扔过去。

“滚开！——你这母狗，滚到你的狗窝去吧！”她用下流恶毒的话尖声骂道。

雅格娜向四周望望，她确实不晓得这些话是故意骂她的。他们母子两人走得没了影儿时，她在小巷里徘徊了好久。全村的灯光都灭了，她才走到自己的家门口，在那儿一直坐到又一个大白天来临。

时间一点钟又一点钟地逝去；村子里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起身，去干他们每天的活儿了；雅格娜依旧坐在那儿，沉浸于有关她的扬尼克的白日梦里：他跟她说的话，他们相对而视的眼色——他们挨得那么近！他们向一个地方走去，他们唱着歌……他们唱什么歌她可记不起来了……总是，总是同一个美梦，没完没了，反反复复！

她的母亲使她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世界；但汉卡更是大见成效地使她清醒过来了。汉卡穿着巡礼的衣服来到她家，小心翼翼地向她伸出手来，同她们言归于好。

“我要到钦斯托霍瓦去朝圣了。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了你们

的地方，务请原谅我吧。"

"你说的话是亲切和善的，我谢谢你，"老婆子咕嚕道，"可是你做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了。"

"咱们不提这个吧！——我最最真心诚意地请求你们原谅我。"

"我心里对你也不记恨，"多米尼柯娃沉重地叹息着答道。

"我也不记恨，尽管我吃的苦不小，"雅格娜庄严地说道；这时弥撒的钟声响了，她去穿衣打扮，准备上教堂。

"你们可知道？"汉卡过了一会儿说道："风琴师的儿子扬尼克，要同我们一起到钦斯托霍瓦去。他的母亲亲口告诉我说，他自己坚持要去巡礼朝圣。"

听到这话，雅格娜打扮了一半就从房间里冲出来了。

"有小神父作伴，我们的巡礼就比较好比较体面了……那么，再会吧！"

她们友好地分别了；汉卡到教堂去，一路上把她得到的消息告诉大家。大家都很诧异，老婆子雅姑斯叮卡摇摇脑袋，说道：

"其中还有眼睛看不到的奥妙呢！如果扬尼克去巡礼，那可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才不愿去呢！"

不过这时候可没有人议论这件事情：村子里一半的人都在教堂里，巡礼弥撒已经开始了。

扬尼克象往常一样充当助祭者；但他的脸看上去更加苍白，而且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痛苦的表情。他的两眼变了颜色，仍旧泪水盈眶，他象透过雾霭一样地透过泪水看着教堂，看着伸展两臂始终躺在砖地上的特雷莎，看着雅格娜的诚惶诚恐的眼光，看着坐在教堂里地主座位上的、他的母亲，看着进来领圣餐的巡礼者们。——这一切他都是透过泪水模模糊糊地看到的，与此同

时，他那被致命的苦恼所压倒的心，阵阵剧痛，都快四分五裂了。

神父在圣坛上同巡礼者们告别，当他们从教堂里推推搡搡走出去时，他向他们洒圣水，给他们祝福。旗子举起来了，闪烁生光的十字架在前面为他们开路了，赞美诗唱起来了——巡礼者们便上路了。

雅格娜跟她的母亲和村子里其余的人一道为巡礼者们送行。她的气色不好，她的灵魂被痛苦折磨得发抖。她吞下辛酸的热泪，目不转睛地牢牢盯住扬尼克（他是她的一切的一切）；但现在她远远地望着他了，因为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妒忌地挤在他的四周，她甚至连看也看不真切了，跟他说话的机会，那就更少了。

马秀，雅格娜的母亲，还有其他几个人，都跟雅格娜说过话，她却毫不在意。她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她的扬尼克永远走了，她永远，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他们把巡礼者一直送到森林边上十字架附近；那些人唱着赞美诗继续前进，终于走得没了影儿了，只有扬起的一团尘埃，朦胧地显示出他们已经走到哪儿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村子里，悲伤地叹息道。

"我要倒下了，我要死了！"她确实把她内心的感受，看作是死亡的到来，因为她所忍受的痛苦，使她的体力丧失殆尽。

"啊，我如今怎么办，怎么办才好呀？"她眼睁睁地望着白昼说道，在她看来，白昼是多么荒凉，光芒刺眼，又是多么可憎。

她十分强烈地盼望着黑夜寂静无声的时刻，但夜深人静也没给她带来安慰。她通宵达旦地徘徊。她在家门附近走动，沿着大路走出去，甚至远达波德尔赛村和她最后一次看到扬尼克

的、十字架附近；她以她那用力过度而剧烈疼痛的眼睛，仔细审察着漫长宽阔的沙土道路，仿佛是要寻找扬尼克走过的脚印，扬尼克人影儿掠过的地方，扬尼克双脚踩过的一块泥土。

咳！对她说来，不论什么地方都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再也没有爱情——再也没有希望了！

尽管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可怕的凄凉与绝望的神色，象深不可测的忧愁之泉一样地闪闪烁烁，她的眼泪，终于也流干了。

在她祷告的时候，她的唇边往往迸发出辛酸的哀诉："我的天主啊，这种种受苦受难，究竟是什么缘故，什么了局啊？"……

第十三章

多米尼柯娃家里，日子迅速变得过不下去了。雅格娜象个神经失常的人似的在外面乱跑，世界上的一切她都漠不关心。安德烈干活吊儿郎当，到西蒙家去玩儿的次数愈来愈多。田里的庄稼落到了全然无人管理的地步。有时候，母牛没有挤奶便给放到牧场上去了，猪整天饿得咕噜咕噜地叫，而马啃着空无所有的饲料架。老婆子眼睛半瞎，又蒙上了绷带，不得不拄着拐杖，摸索着走来走去，她一个人可干不了这全部的活儿。如果她因为烦恼和耻辱而勃然大怒，那也是情理之常，不足为奇。

多米尼柯娃雇了一个柯莫尔尼基人干活，她自己也竭尽全力：有的事她自己干，有的事她想方设法叫子女干。不过，雅格娜对她的一切请求和规劝，似乎都充耳不闻；而安德烈呢，如果痛骂他，他就蛮横无礼地顶回来：

"你已经把西蒙撵走了；你就自个儿干活吧！他不需要你，他处境也不困难，他有一间茅屋，他有钱，他有一个老婆，一头母牛——他是一个出色的好农民！"——不过，他一面说这些话，一面留神着跟母亲保持一定距离，使她要打也够不着。

"是呀，是呀，"她意气消沉地叹了口气，答复道："一点不错，那个不孝的东西倒搞得一切顺利呢。"

"是的，他搞得挺不错，连娜斯特卡也大吃一惊呢！"

"我必须雇个人手，定期帮我干活，"她把心里的打算，大声

说了出来。“或者干脆找个长工。”

安德烈搔搔脑袋，有点迟疑不决地说道：

“不过，干么要找个陌生人呢？明明有西蒙在此，只要你肯说一声就成了。”

“没请教你的时候，你就少管闲事！”她怒喝道；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这是她要吞下肚子去的一丸苦药——她或迟或早总得让步，同西蒙重归于好。

但，最使她焦急的倒是雅格娜的情况。她从雅格娜那里得不到任何线索，便继续不断地把种种猜测、种种不相上下的不愉快的臆想堆积起来，终于弄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于是就在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带了一只肥大的鸭子作为礼物，摸索着走到神父家去。

她到了黄昏时分才回来，心情十分激动，大喊大哭，象黑夜里的秋风；但她一言不发，直到吃过晚饭，只和雅格娜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方始开口。

“你可知道，”她说，“关于你和扬尼克，有些什么流言蜚语在传播啊？”

“我可不爱听人家说闲话！”雅格娜挺不情愿地答道，她抬起眼睛，眼睛里放出狂热的红彤彤的光芒。

“不过，你得知道这一点，也得记住这一点：什么事情也瞒不过街坊邻居的眼睛。——‘你悄悄地做着的事情，人家在哇啦哇啦地讲。’——人家在议论着你所做的最最可怕的事呢！”

于是她就把她从风琴师妻子和神父那儿听来的丑闻，详详细细地都说了出来。

“……当天夜里，他们审问了扬尼克；他的父亲打了他一顿；神父用他那长长的烟斗柄，又打了他几下；他这就被送到钦斯托

霍瓦去了，保护他，免得他再受你引诱！——这个你听到没有？啊，你想想吧，你干的好事！”她愤愤地大叫大嚷道。

“耶稣玛利亚呀！——扬尼克挨打了！——挨打了！——天主啊！天主啊！”她跳起身来，象要做出什么疯疯癫癫的事情来似的……但她又重新坐下，咬牙切齿地咒骂道：

“叫他们胳膊枯瘦，双手烂掉！瘟疫来的时候，叫他们死得一个不剩！”接着她就辛酸地哭起来了，泪水从她肿胀的眼睛里流出来，就象鲜血从新的伤口里淌出来一样。

多米尼柯娃丝毫不顾女儿的痛苦，仍旧继续斥责她；她每一句话都是狠狠的一拳。她把女儿的许多罪恶和越轨行为，一桩不漏地，都给她揭了出来；同时也把她自己长期以来默默地忍受的一切痛苦，当着女儿的面，统统倒了出来。

“你难道看不出，这一切都必须结束、你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吗？”她愈来愈冷酷无情地叫嚷道，虽然她自己也在哭泣，泪水从绷带里沿着面颊淌下来。“你岂不要被人看成是下贱女人中最最下贱的吗？你如今岂不要被所有男人点点触触地指责吗？——善良的主啊，这是我晚年多大的耻辱，多大的耻辱啊！”她绝望地喃喃叹息道。

“我听说，你年青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比我好！”

这话十分有效地把多米尼柯娃的嘴巴堵住了。——雅格娜这就动手烫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的绉裥。这是一个刮风的晚上，树木都在簌簌作响。月亮在布满斑斑云彩的天空中浮游而过。村子里小姑娘在户外唱歌，有人拉着小提琴慌腔走板地伴奏。

她们听到乡长的妻子在门外经过，正说着话哩：

“昨儿他到警察局去了；去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昨儿晚上，”回答的是马秀的声音，“他到区公署去了；据村

长说，区长已经派人来叫村长和文书去一趟了。”

等他们走过以后，老妇人又重新说话，不过这一次没有先前那样粗暴苛刻。

“你为什么把马秀往外撵呢？”

“我嫌他讨厌；既然讨厌他，干么还要他坐在这儿呢？我可不寻求男人，我也不需要什么男人！”

“不过，现在可到了时候了，是的，是到了给你自己找个丈夫的关键时刻了！有了丈夫，人家就再也不会这样攻击你了。即便是马秀吧——也不应该瞧不起他；他是个聪明伶俐的人，诚实正直的人。”

老婆子十分认真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她的意见，说了好些时候，可是，雅格娜手里忙于烫衣服，心里充满了自己的烦恼，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所以她的母亲也就不说下去了，她拿起了念珠。夜深了。万籁俱寂，只听得树木萧萧摇曳的声音，水磨辘辘转动的声音。月亮如今完全被稠密的云层遮掩住了，虽然云层的边缘是银白色的，云层的隙缝间也漏出了寥寥几束银辉。

“雅格娜，你明天必须去忏悔。你摆脱了自己的罪恶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心情舒畅得多了。”

“为了什么目的呢？——不，我不愿去！”

“你不肯去忏悔！”她母亲的声音诚惶诚恐，十分刺耳。

“不去。赶紧惩罚，且慢帮助！——神父这种人，就是这么一回事。”

“嘘，别说了。不然的话，为了你说的这些恶言恶语，天主可要惩罚你啦！——而且我要嘱咐你：去忏悔，苦修赎罪，请求天主的宽恕吧；你这么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还苦修呢！我受的苦还少吗？请问，究竟因为我做了什么

错事啊？毫无疑问，因为我恋爱，因为我受苦，所以我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对我说来，可能发生的最悲惨的事情已经临头了！”她以悲愤的心情继续为她自己恸哭。

唉，可怜的人儿！她没有预感到——一点儿也没有预感到她即将遭到的惩罚——远远没有预料到的、远为严酷的惩罚！

第二天是礼拜日，举行大弥撒之前，全村便传遍了一个谣言，一个难以置信的谣言——说是乡长盗用村子里的公款，因此被逮捕法办了。

起初，没有一个人相信；尽管每个钟头都传来新鲜的和更加可怕的细节，还是没有什么人信以为真。

村子里比较严肃的人们只是说：“没事干的人喜欢编个故事，到处传播取乐。”

然而，铁匠从镇上回到家里，一一加以证实之后，人们就相信了，杨开尔就在酒店里讲给全村的人听了：

“这都是确实可靠的！村社里的公款短缺了五千卢布。他的田地要没收抵账，如果还不够的话，余款就得由列普卡村偿付！”

这就引起了一场猛烈的抗议的风暴。这是什么话呀！村子里大家处境都十分困难，到处是一片愁穷话苦的声音；再也没有塞饱肚子的东西了，许多人不得不借贷度日，勉强拖到夏收之后——在现在这样的当口，难道他们大家必须为盗用公款的贼还债吗？简直是忍无可忍了；整个村子都气疯了，诅咒、威吓和下流的骂人话，纷纷纭纭地嚷起来了，象一阵冰雹一般。

“我又不是跟他搭档的：我决不替他还债！”

“我也不是他的搭档呀！他吃喝玩乐过了，我现在倒必须吃辛吃苦，为他的胡闹还债吗？”不少人十分苦恼地这样说道，还忍

不住掉了眼泪。

"我的眼睛早就留神着他了；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也早已警告过大家的。那时候你们都不肯听我的话，现在你们可都看到了吧！"老普洛希卡别有用心地说道；他的老婆不愧为天作之合，当场就来个一吹一唱，什么人愿意听，她就重复说一遍。

这个消息难堪地压在大家的心上，那天上教堂去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都在家里议论这件事。由于大家都感到气愤难平，他们便在屋子里和园子里，特别是在池塘边上，一起大发牢骚。最使他们疑惑不解的是：乡长这家伙，究竟把那么多的钱花到哪儿去了呢？

"他必定是藏在什么地方吧？他绝对花不了那么大的一笔钱！"

"不，他相信文书正直可靠；这会弄到什么地步，我们是很明白的。"

"可怜的人！他搞得我们大家都倒霉了，可他自己比哪一个都倒霉得厉害！"有几个老成持重的村民说道，这时候，普洛希卡的老婆挺着肥大的身体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她装出同情的样子，擦着没有眼泪的眼睛，走上前来：

"我说呀，可怜的妻子哪！——她过去是一个那末高贵、那末骄傲的夫人——现在她怎么办呢？田地和房产都要没收入官了，这可怜的女人就不得不去借房子住，替别人帮工了！花掉的这许多钱里面，好象她并没有享到多少福啊！"

"啊，不过实际上她倒是很享福的！"柯兹洛娃嚷嚷道，她象普洛希柯娃一样地攻击乡长的妻子，不过用的是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这两个快乐开心的恶人，他们俩过的都是王爷般的生活！——天天吃肉，她喝的咖啡要放半壶砂糖！他们俩都用平底

无脚杯喝不搀水的朗姆酒！我亲眼目睹他们从镇上装回来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满满的半车子！养得他们肚子这么肥大的，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呢？无论如何，决不是饿饭！”

尽管她的结束语荒谬之至，大家还是肃静无声地倾听她说话。不过，决定大家的态度的，却是风琴师的老婆。她碰巧（至少看起来是偶然的）在她们跟前经过，听着她们谈话，外表上漫不经意地说道：

“呀，难道你们不知道，乡长把这么多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吗？”

大家把她团团围住，硬是要她讲出来。

“那是够清楚的了：钱花在雅格娜身上！”

这可是个惊人消息，她们惶惑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自从春季以来，所有的教区都是别的事不谈，一直都在谈论这件事呢。——我一句话也不说；不过，你们倒是去问问，问随便哪一个人都行，哪怕到莫德利查村去问……你们就可以听到事情的真相了！”

她似乎不情愿再讲了，装出要同大家告别的样子；可是她们紧跟着她，简直逼得她走投无路。于是她就把那不能再声张出去的秘密告诉了她们：乡长给雅格娜买了好几只纯金足赤的戒指，好几条最最精美的丝头巾，此外还给了她不少珊瑚项链和大量现款！这些自然都是显而易见的谎话，可是她们都毫无保留地相信她了。只有雅姑斯叮卡愤愤地大声叫了起来：

“伟大的圣徒呀，这家伙原来是假慈悲和伪君子，替我们求求天主吧！——夫人，这一切，你都亲眼目睹的吗？”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而且我可以起誓，哪怕是在教堂里起誓也行：乡长偷盗公款，就是为了雅格娜；是的，而且也大有可

能是她怂恿他干这勾当的！唉，她本来就是什么罪恶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这个无耻的、没有良心的女人，她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淫荡的畜生，老是在列普卡村里东逛西逛的，她跑到哪儿，就把耻辱带到哪儿！……可不么，她甚至还用尽心计引诱我家的扬尼克呢，那孩子天真无邪，单纯得象个娃娃！不过他逃出了她的手掌心，来到我的身边，统统告诉我了！只要想想这一点就够了：这个荡妇连个小神父也不肯放过，非要勾引他不可！"她上气不接下气，住口不说了，因为她心里的怨毒使她叽叽呱呱地说得太快了。

她的这些话，效果极为厉害，好比火星溅到了火药上。以前对雅格娜的种种反感——一切妒忌、争风吃醋和怨根憎恶的感情——现在都重新复活了；在场的人都说出了她们要谴责她的话，吵吵闹闹，无法形容。每个人都大声嚷嚷，要把别人的声音压下去，其中还夹杂着愈来愈响的尖叫声。

"我们基督徒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妖孽呢？"

"谁造成了波利那的死亡？你们难道忘记了吗？"

"她甚至还费尽心机勾引小神父！啊，大慈大悲的耶稣呀！"

"啊，多少酗酒、吵架和罪过，都是由于她的缘故才闹出来的呀！"

"她是败坏全村的祸根，就因为她的缘故，列普卡村被大家瞧不起！"

"只要她住在我们村子里，罪孽、邪恶和淫荡就永远不会断绝！今天乡长为了她偷盗公款，明天另一个人也会偷盗的！"

"驱逐她！把她象麻风病人似的驱逐到森林里去！"

"只有驱逐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驱逐她！"她们吵吵嚷嚷，群情愤激，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由于风琴师

妻子的建议，她们成群结队地赶到乡长家里。她们看到乡长的妻子泪水满面，凄凄惨惨，丧魂落魄，便抱着她哭泣，用最最温柔的话来安慰她。

过了一会儿，扬尼克的母亲提起了雅格娜。

“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乡长的妻子绝望地哭泣道，“雅格娜是这一切的祸根……呀，她作孽犯罪，叫她象狗一样地死在沟里吧，她使我丢脸吃苦，叫她被蛆虫吃掉吧！”她倒在扶手椅子里，悲痛得肝肠欲断，她抽抽噎噎地哭了一阵子，欲罢不能。

大家也为她发愁、哭泣了好久；但由于日落西山，终于都回家去了。只有风琴师的妻子留了下来；她们两个关起门来商量，计议着要采取某种措施。接着她俩就挨家挨户地奔走，向全村进行游说，为她们正在着手的冒险阴谋作好准备。

参与她们这一阴谋的，有普洛希卡的妻子和她那一帮女人，有其他赞成她们的意图的几个女人；她们便和这些人一起去拜访神父。然而，神父对她们摊开双手，说道：

“我同这种举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无法阻止它，但我根本不想知道全部情况，明儿我要到查尔诺甫去整整一天呢。”

那天晚上到处是吵架，争执和密谋，闹得沸反盈天；暮色降临时，那些参与阴谋的人都到酒店里去了，风琴师在那儿请大家喝酒。农户中的头面人物以及列普卡村里几乎所有的已婚妇女都到场了，她们再一次地辩论着考虑着。大家已经一起商量了一会儿时，普洛希卡的妻子大声说道。

“安蒂克·波利那，他在哪儿啊？我们大家都聚会在这里了。他是我们中间首屈一指的人物；他不到场，我们作出的决定就没有效力啊。”

“是的，我们一定要去请他来；他非来不可！”她们大声喊道；

“他到场以前，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

“如果他偏袒她呢？”有个声音问道。

“难道他敢反对我们吗？我们，就是村社！因为我们大家——大家，大家都已经下定决心了！”

安蒂克已经上床睡觉，但村长去把他叫醒了。

“你必须去表明态度。如果你不肯去，那么，她们就会说你偏袒她，在我们开会时临阵脱逃！你过去犯的错误，妇女们也永远不会饶恕你了！——来吧，我们非把这一切解决不可了！”

安蒂克确实去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去了，怀着沉重难堪的心情去了。

酒店里挤得满满的，喧哗的声音嗡嗡地回响震荡。这时风琴师站到一条长凳上，象布道似的作了一番演说。

“……没有别的办法了！一个村子就象一座房子，如果一个贼偷走了一根大梁，另一个就会贪婪地捞去椽子，第三个就会拆掉墙头里的一根柱子；这样，房子一定会立刻坍下来，压在住在房子里的所有的人身上！依此类推：如果我们人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偷盗、杀人，做各式各样的坏事，行为放荡淫乱，请问我们的村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告诉你们，它就不再是个村子了，在每一个正直的人看来，它不过是耻辱罢了！大家都要远而避之，一听到提起这村子时就划十字！哎，我告诉你们，天罚迟早要临到这样的村子头上，就象当年惩罚所多玛与蛾摩拉①一样！是啊，天罚临头，天罚要临到我们大家头上了，因为，无论是本人作恶的，或是容许罪恶增加的，都是有罪的！因为，《圣经》上也这样说过：‘倘若你的手触犯了你，就把它斫掉；倘若你的眼睛犯

① 所多玛、蛾摩拉：典出《旧约》。这两个城市都曾繁荣一时，后因居民罪恶累累，不知悔改，天降大火惩罚之，乃惨遭毁灭。

罪，就把它剜掉，丢给狗吃。'——而且，我告诉你们，雅格娜害人，比时疫还要厉害，比任何瘟疫还要厉害；因为她散播道德败坏的种子，违犯天主的十诫，给我们招来了天主的震怒和可怕的报应。因此，要在眼前还来得及的时候，趁早把她赶出去！雅格娜罪大恶极；清算她罪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象公牛吼叫似的下了结论，面孔红得发紫，眼睛都快从眼眶里冒出来了。

"是呀，是呀！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村子里的老百姓，不论是罚是赏，都有权执行！——把她从村子里驱逐出去！"大家高喊道，愈来愈慷慨激昂。

格利哥里和其他的人也讲了话，但是没有什么人听他们的。因为风琴师的妻子在讲雅格娜和扬尼克的事情，乡长的妻子对每个人都滔滔不绝地诉苦，加上其他的人也插嘴说话，这就喧哗得越发厉害，满堂都是怒吼咆哮的声音了。

唯独安蒂克一句话也不说。他靠近柜台站着，神情阴郁，牙齿咬紧，由于内心忍受着痛苦而脸色苍白；他几次三番按捺不住，真想抓起一条长凳，把这群乱叫乱嚷的人全部打成肉酱，踩在他的脚下：他对他们可厌恶透了！他虽然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酒，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是向地上啐几口唾沫，低声咒骂而已。

过了一会儿，普洛希卡招呼安蒂克了，他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响亮地说道："我们一致主张把雅格娜驱逐出村；安蒂克，你对这件事发表意见吧。"

群众突然肃静无声；每一双眼睛都盯着他：他们全都确信他会反对他们的。然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把肩膀往后一靠，挺起胸膛，用洪钟般的声音回答道：

"我和村里的居民生活在一起，同村里的居民是一致的。你

们要驱逐她吗？驱逐就是了。你们要抬举她吗？抬举就是了。——对我说来，反正都一样。”

他分开众人走了出去，对谁也没看一眼。

他们继续辩论了好久，甚至吵到了天色黎明；然而最后还是决定把雅格娜驱逐出去。

只有寥寥几个人为雅格娜说话；这几个人被大家一轰，也压下去了。唯独马秀无所畏惧地把他们大家挨个儿都骂到了；他在一阵极端愤怒之中把全村的人都辱骂一通以后，终于离开酒店，去恳求安蒂克搭救雅格娜了。

“你可知道作出了什么决定吗？”马秀在黎明时分问安蒂克道，他脸色苍白得象死人一样，从头到脚都在发抖。

“我知道。法律和习惯都在他们那一边，”安蒂克一面在井边洗脸，一面简短地回答道。

“让这种法律见鬼去吧！这都是风琴师和他老婆搞的鬼……难道我们该容忍这种冤屈吗？——她究竟有什么罪过呀？他们的一切谴责，都不过是撒谎罢了！……天哪！他们岂不是要把她象条疯狗似的从我们中间驱逐出去吗？”

“那么，你要对抗全村集会的决定吗？”

“你说出话来，倒象是支持他们那一边似的！”马秀用严厉责备的口吻大声说道。

“我哪一边也不支持。对我说来，雅格娜不过是块石头罢了。”

“安蒂克啊，救救她吧！——看在天主面上，替她出把力吧！我简直要疯了——疯了！你想想吧，她能有什么办法？能上哪儿去啊？……哎，这些恶棍，这些狗崽子，这些恶狼！……我要挥动我的斧头，把他们斫掉，一个也不放过！”

“我不论怎么样也不愿给你帮忙。他们已经作出决定了：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对抗他们大家呢？——毫无办法！”

“哈哈！——你对她怀恨在心呢！”马秀突然说道。

“恨也好，不恨也好，只是同我自己有关，跟别人不相干！”安蒂克板着脸说道，他把身体往后靠在井栏上，凝望着天空。他对雅格娜的热情，原是克制住了的，可丝毫没有衰退，这时便和痛苦的妒忌一起在他心里翻腾汹涌；这两种感情折腾得他动荡摇摆，仿佛在狂风中呜咽的树木。

他向周围看看。马秀走了。在他看来，这村子成了个离奇陌生的地方了——叫嚣过分，令人作呕。

在这难忘的一天里，天气也有点儿古怪和反常。巨大肿胀的、圆盘似的太阳，在空中放出苍白的光芒，而暑热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又潮湿又气闷的燠热；天空里弥漫着低垂的、形态丑陋难看的云块雾气；常常有间歇的阵风刮将过来，卷得尘土密集地盘旋飞扬。一场风暴快要来了，在林木森然的天边上有电光在闪烁。

这时，人们的起哄骚乱也升到了顶点。他们疯狂地跑来跑去；几乎家家户户都听得见吵闹的声音；妇女们在池塘边上打架；狗始终在纷纷咆哮。几乎没有什么人到田里去干活。牛没有放出去，痛苦地在牛棚里哀鸣。那天也没有弥撒，神父大清早就离开村子了。每个人的焦急不安之感，一刻复一刻地在增长。

安蒂克看到人们都聚集在风琴师家门口，他就扛了一把镰刀，跑到他的一块靠近森林的田里去。大风吹得麦子起伏摇晃，甚至直吹到他的眼睛里，阻碍着他割麦；但他站稳脚步，一路割过去，一面还更加镇静地谛听着他听见的远处的声音。

“也许此刻他们快要动手了！”他的脑子里突然想到这一点时，心就怦怦地跳动，象铁锤敲打似的。一阵愤怒涌上心头，他

挺直身体，大有甩掉镰刀、跑去营救雅格娜之势；但他总算及时克制了自己。

"谁作了恶，谁就得受到惩罚！——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倒垂的黑麦在他的膝头四周粼粼起伏，仿佛起风的湖上的波浪；大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吹干了他脸上痛苦的汗水。他几乎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因为他的精神是在雅格娜身边，——完全在她的身边，只有他那肌肉坚实、技术熟练的双臂在凭着本能干活：挥舞着镰刀，把黑麦一行行地割倒。

然而，有一回，借着风势，从村子里传来了一声尖利的叫喊，响亮而又拖得很长。

他把镰刀甩在地上，在黑麦中间坐了下来，黑麦象垛墙似的围着他。他匍匐在地面上，使劲儿把身体紧贴地面，拚命按捺自己趴下。虽然他的眼睛向列普卡村遥望，虽然他的心在恐惧中大声呐喊，虽然一阵可怕的颤栗从头到脚地震撼着他，他还是竭力约束自己，毫不懈怠。

"一切事物都必须循序进行，必须如此！我耕耘了播种，播种了收割；如果有什么东西阻碍我们，我们就把它象莠草一样地连根拔掉！"

他的灵魂里有一个历史久远的、铁石心肠的声音这样说道。——这究竟是谁的声音？……难道不是大地及其居民的声音吗？

他仍旧觉得自己在反抗，但现在他比较乐意听从这样的话了。

"即便如此吧。但人人都有保卫自己不被狼吃掉的权利！……人人都有自卫的权利啊！"

一些残余的悔恨，一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仍旧象刺骨的阵风

似的袭击他的心头，把他包围在黑暗之中，怂恿他站起来采取行动。

然而，他却跳起身来，磨镰刀，划十字，在手上吐口唾沫——坚决地动手干活了：他使出狠劲儿把黑麦一行行地割倒，他那镰刀的锋刃在空中呼呼地响，他周围好比墙垣一般的成熟的黑麦，随着镰刀的挥舞，应声簌簌倒下。

与此同时，在村子里，可怕的审判和惩罚的时刻已经来到了。那儿发生的事情难描难写。列普卡全村仿佛处于发高烧时的精神错乱状态；居民们似乎完全疯了。那些心肠比较软的人们，或者躲在家里，或者逃到田野里。其他的人聚集在池塘边上，他们沉醉于深仇大恨（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找雅格娜报仇雪恨之前，已经开始用埋怨憎恨的话，互相拿对方泄愤出气了。

但，全体群众一忽儿就出发了，象猛涨的冒着泡沫的洪水，向多米尼柯娃家涌去。乡长的妻子和扬尼克的母亲领先带头，一帮嚎叫着的愤怒的乌合之众跟在后面。

他们象一阵风暴似的冲进屋子去。多米尼柯娃要想挡住，——却立刻被踩倒了。安德烈跳上前来援助母亲，也立刻被打倒。最后是马秀，他在内室的门外，竭力要把大家挡回去；但是，尽管他用足全力挥舞着棍棒，半分钟还不到，他就挨着墙躺倒了，人事不省，脑袋也给打破了。

雅格娜上锁落闩，把自己藏在凹室里。当大家破门而入时，她背靠着墙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但她既没有招架防御，也没有大声叫喊。她的脸白得象死人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料想就要死了，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仇恨搞得人心狠手辣，成百只手赶紧伸出来把雅格娜抓得

牢牢的；象一棵灌木被连根拔起一般，雅格娜被他们席卷而去，拖到了外边院子里。

"把她捆起来，不然她会乘着我们不注意溜走逃跑的！"乡长太太嘱咐道。

路旁停着一辆为雅格娜准备的运货车，车上套着两头黑色母牛，车里装满猪粪，一直堆到车顶。他们把那捆得紧紧的、毫无抵抗的雅格娜，抛进了粪堆里。然后，在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这里面包括哄笑、辱骂和诅咒，每一句话都是存心致人死命的一刀——这个行列就出发了。

行列停在教堂前面，柯兹洛娃咆哮道：

"咱们在这儿剥光她的衣服，在教堂门廊里鞭打她！"

"哎，"另一个喊道，"象她这样的贱货，总是在教堂外鞭打的。"

"咱们要打得她鲜血迸溅！"

但安姆勃罗司已经闩上了停柩门，手里拿着神父的枪，靠近边门站在那儿；众人停下来时，他对他们大声吼道：

"第一个闯进这门来的——我一定开枪把他打死，正如我希望慈悲为怀一样！……我一定象杀一条狗似的杀死他！"他看上去那么冷酷，那么可怕，又拿着枪准备开火，众人便忍耐住了，转个弯子走到白杨大道上去了。

众人急忙赶路，因为风暴随时可能突然袭来。天空变得愈来愈阴沉，高高的白杨树在大风里摇摇晃晃，一团团叫人睁不开眼睛的尘埃，从他们的脚下飞扬起来，遥远的雷声隆隆轰鸣。

他们喊道："赶快，彼特，赶快！"他们不安地望着天空，这时吵闹得也不太厉害了；因为大道中间的沙土很深，都在道旁走着；只有一两个雅格娜的死敌，才不时走近车子去尖声叫嚷：

“你这猪仔！你这荡妇！你这长毒疮的婊子——滚到兵营里去吧！”

波利那家的长工彼特正赶着车，因为别人谁也不愿意干这差使。他在车旁行走，鞭策着母牛，在没人注意、能说句话的时候，就对她说一二句怜惜的话。

“不远了……你受的委屈，一定可以报仇雪恨的；现在暂且忍耐一下吧。”

雅格娜浑身绳捆索绑，躺在猪粪上，鲜血从她挨打过的四肢上渗透出来。她贻羞终身，名誉扫地，凄惨极了，就这样躺在那里，对她周围发生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感觉，然而泪水在她皮青肉肿的脸颊上流淌下来。有时候，她的胸膛也鼓了起来，好象要发出呼喊似的——可是这呼喊却永远没发出声音来。她失魂落魄，呼喊声卡在喉咙里了。

“赶快，彼特，赶快！”众人吆喝着催他迅速赶车；焦急的心情使他们的疯狂多少平静了一部分，他们跑着快步前进，来到标志着列普卡村界的土冢附近。

他们在这儿抽掉车子一边的木板，把雅格娜象令人恶心的垃圾似的连同猪粪一起倒下车来。听到砰然摔到地上的声音；雅格娜仰面朝天跌倒了，就这样毫不动弹地躺在那里。

乡长太太跑上前来，用脚踩着雅格娜的身体，发出蛇一般的嘶嘶的声音：“你再回到村子里，我们就放出狗来把你撵出去！”她举起一块硬得象石头的泥土，残酷无情地打着雅格娜，口中补充道：“这是你害了我的子女的报应！”

另一个人给了她第二个打击：“这是你给列普卡村丢丑的报应！”

“叫你永远、永远毁灭！”

“叫你死了也永远不得葬身在神圣的土地上!”

“叫你只得饿死渴死!”

随着这些恶骂，土块、石子和一把把的泥土，象雨点似的打在雅格娜身上;而她却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仰望在她头上摇曳的树木。

接着是天色逐渐黑暗，一阵密集的大雨开始倾泻而下。

彼特因为“车子上有些东西要收拾一下”而耽搁了，所以众人并不等他，三五成群地走回村去，精神上颇有沮丧、压抑之感。他们走到半途上遇见了多米尼柯娃：衣服撕破了，浑身都是血迹，呜呜咽咽地，拄着拐杖摸索前进。当她发现谁在她身边经过时，她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叫嚷道:

“瘟疫，天灾，大火，洪水——都不会放过你们!”

众人听到这话，耷拉着脑袋，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　　　　*　　　　*

这是一场猛烈的风暴。天空变成猪肝色，尘埃卷成挺着肚子的朵朵乌云;白杨萧萧哀鸣，给吹得弯腰曲背，连树根都动动摇摇的;大风咆哮着同小麦搏斗，又呼啸着向那簌簌颤栗的森林奔腾而去。孕育着冰雹的、歪歪扭扭的、青石色和紫铜色的云块，被那川流不息的、光芒炫目的霹雳劈了开来，化作中间鼓起的绒毛堆和水汽濛濛的圆丘，这里那里地在低空浮游，其实，冰雹不过是稀稀朗朗地下了几阵，打掉了一点儿树叶和树枝罢了。

除掉几次间歇之外，这场风暴闹腾了一整天，黄昏来临时方始停止，接着便是黑暗、凉快而清新的夜。

第二天又是天气晴朗，天空里一片云也没有，遍地露珠闪烁生光。

列普卡村子里，如今一切又恢复老样子了。太阳刚从地平

线上升起来,大家好象事先共同约定一般,立刻就一齐涌出去收割了;田塍上也好,大路上也好,都有车子辚辚而过,煞是热闹。

弥撒钟声当当地从教堂里传出来的时候,人人都在田里站起身来静听钟声;离得最近的那些人甚至能听得见风琴模糊的音调。有些人跪下来作晨祷,甚至大声祷告;有些人发出虔诚的呼喊,从中取得鼓舞劳动的精神和力量;每一个人,至少都划了十字……然后,大家又使出最大的劲头儿着手干活了。

收割就这样整天进行着:这简直是一个艰苦辛劳的、时刻不停的、收获最多的礼拜仪式。几乎没有什么人留在家里。家家户户的门都开得大大的;连孩子、老人和病人也都到田里去了,甚至狗都挣脱了缚住它们的绳子,窜到收割的地方去了。

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站着打量邻居的收获:他们大家都俯身在麦垅之上,额上流着汗,以不知疲倦的勤奋精神,辛辛苦苦地收割麦子。

只有多米尼柯娃家的麦田里仍旧没有收割——仿佛给忘掉了似的。麦粒一颗颗地落到地上,麦穗干燥得枯萎了。没有人上这块田里去,过路的人转过了头,不想看这凄凉景象。不止一个人感到很是同情,若有所思地看了他的邻居一眼;不过他宁可比先前更加辛勤地重新埋头割麦:现在可不是他们站着为毁灭与荒芜而沉思默想的时候啊。

因为现在麦收正是最忙碌的时候:日复一日的,充满了最最辛苦的劳动,可又极为欢欣鼓舞。

最后,天气继续晴朗,他们把割下来的麦子捆成一束束的,每八捆垒成一堆放在田里,以便在方便的时候运回列普卡村去。这时,笨重的运货马车车轮滚滚,在每一块田里,每一条小路上行走,来到村子里每一家的储藏室前。金色麦粒汇集而成的

波浪，一路涌过来，涌进了院子，涌到了打麦场上；有几棵带着胡须一样的黄色麦芒的麦秆，甚至飘浮在池塘里，或者高挂在道旁的树木上；整个乡村里弥漫着新割的麦秸和成熟的新麦的香气。

不少打麦场上的连枷已经在打麦了，因为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要用麦粉做成面包。在外边儿，在收割过的广大田地里，一群群的鹅儿搜寻着落在地上的麦穗，羊群和牛群也在那儿大嚼着。田里点起了一些篝火；小姑娘们整天唱着歌儿，发出欢乐的声音，这同人们的呼唤声和马车的辚辚声交融在一起，使快乐的村民们的被太阳晒黑的脸，更加容光焕发了。

黑麦还没有完全收割，高地上的燕麦成熟得满可以开镰了，而你简直看得见大麦迅速在成熟，小麦黄金般的锈色一天浓似一天。没有时间休息，甚至没有工夫吃饭，他们是那么筋疲力尽，许多人吃吃饭就当场睡熟了，然而，他们晚上回到家里时，列普卡村里却是闹盈盈的，谈天和大笑，音乐和歌唱，一片欢乐的声音。

是的，青黄不接的艰难时节是过去了，仓廪是满的，麦子是多的，每一个人，无论怎样贫穷，都自豪地抬起了头，很有信心地瞻望前途，期待着渴望已久的幸福日子。

就在这些黄金般的收获的日子里，有一天，当他们把大麦收进来时，那年老瞎眼的巡礼乞丐，由他的狗带路，在村子里经过。天气热得厉害，然而老头不愿在任何地方歇一下，他赶紧要到波德尔赛去。歪歪扭扭的两腿拖着沉重的肚子，他要走这一程路可是件难办的事，他只能慢慢地一路挨过去；伸长着颈子，注意听着他听得到的每一个声音。有时候他在割麦人身边停下步来，说声“赞美天主”，把鼻烟递过去，如果有个铜板丢到他手掌里，就含含糊糊作个祷告，而且仿佛毫不在意地问起雅格娜的消息

和村子里的事情。

然而，他听不到什么关于雅格娜的情况；他们很不情愿地回答他，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胡乱说给他听。

但是在波德尔赛村，在走近那个十字架时，他恰巧遇到了马秀——他在附近为铁匠的风车磨坊加工木材。

“请你带我到西蒙家去吧，”巡礼乞丐说道，他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你在他家找不到什么安慰的，他家啥也没有，只有哭泣和忧愁。”马秀回答。

“雅格娜还在生病吗？听说她的脑子出了点儿毛病？”

“脑子倒没毛病。——不过，她老是躺在床上，几乎把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忘记掉了。……她的情况，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感动的……咳，所谓‘人’，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哎，竟这样毁灭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可是，我听说她的母亲要想控告列普卡全村的人。”

“她赢不了这场官司。那个决定是在全体村民会议上作出的：并没有越权。”

“啊，群众的愤怒是个可怕的东西！”巡礼乞丐说话时不寒而栗。

马秀激动得恼火了。“是的，是可怕的；然而也是愚蠢的，恶狠狠的，十二万分不公平的！”

马秀把巡礼乞丐带到屋子附近，自己进屋去了。然而，他只过了一会儿就擦着眼泪重新走了出来。

娜斯特卡正在屋檐下纺纱，巡礼乞丐在她身旁坐下，掏出一个蓝瓶子来。

“注意，这药水必须每天给雅格娜洒三次，也要用它来摩擦

她的头顶；一个礼拜以后，所有的伤疤都会褪掉的。普热洛甫的嬷嬷给我的灵药。”

“愿天主给你赐恩！两个礼拜已经过去了，她仍旧人事不知地躺在那儿。只是有时候露出要逃到什么地方去的样子来……接着是痛哭……是呼唤扬尼克。”

“还有多米尼柯娃，她的情况怎么样？”

“她也象死人一般，不过她老是坐在女儿身边。唉，她看来是活不长的了！”

“那么多人给毁了呀，天主啊！——西蒙在哪儿呢？”

“眼前总是在列普卡村里。如今他肩膀上的责任很重，他不得不照顾两处田里的农活。”

娜斯特卡把一个五戈比的辅币放在巡礼乞丐的手里，但他不肯接受。

“给她捎瓶药水来，是我自己的一番心意……我还要在基督变容祭台上为她祈祷！——她是个心肠最好的人，象她这样关心穷苦人的，还很少见呢！”

“这倒确实不假，她的心肠是很好的……不然的话，她也许会少吃点苦。”

奉告祈祷的钟声从列普卡村飘扬过来了，随之俱来的是辚辚的车声，砥石上磨镰刀的霍霍声，以及遥远的断断续续的歌声；而西方空中的尘埃，蔚为一片金黄色，开始笼罩茅屋、田野和森林，把它们的轮廓弄得模糊了。

巡礼乞丐拄着拐杖站起身来，把村子里的狗赶走，把自己的乞食袋掖掖好，说了声：“亲爱的人们，愿天主永远与你们同在，”便上路出发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译毕）